
武俠世界
第36年
4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聖手」。姜子牙與夫人洛妃退隱山林，留下書函要魯班面交齊大夫田伯，田伯為人方正，故姜侯將執掌齊國重任交託他，奈何大夫的子女田諸兒、田文姜因兄妹亂倫，欲飽私慾，便設計陷害魯班；加上黑白婆婆、蘇妲己姐妹欲報仇復國，幾人沆瀣一氣，欲置魯班於死地……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故事向以內容博大精深稱著，令人閱來趣味無窮，請細閱年僅十六歲的魯班如何與「血淫煞氣」爭鬥，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刊登西門丁先生撰著的中篇新故事「銀杏山莊」，題材新穎，乃描寫殺手生涯的故事，希望你喜歡。另有龍乘風先生撰著的「白眉太監」，故事刺激，引人入勝。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請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殺虎」，屆時請留意。

* * *

83.5.23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期
(總號18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魯班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機聖手



齊魯國勢　種下危機

周朝天子穆王姬滿，由御者造父，駕驊騮、綠耳、赤驥、白犧、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等八匹「天馬」，西上崑崙山瑤池碧玉宮，拜會普天下女仙之主西王母。

從崑崙山下來，返回周國都城鎬京的途中，忽地有人躍出，欲會周穆王。隨行御者造父大驚，正欲擊殺此人，卻被周穆王喝止住了。

周穆王道：「四面之人呵，你叫甚麼名字？」

這人原來長有四塊面，每一面均有眼耳口鼻，合計八眼、八耳、四口、四鼻，的確可耳聽八方、眼觀四面，怪異之極。

四面怪人道：「吾並無名姓，但世人以『四面怪人偃師』稱之而已。」

周穆王道：「你有些什麼本領？」

四面怪人偃師道：「也沒什麼，隨心所欲吧了！」

周穆王更奇道：「如此說，要你做什麼也可以啦？」

四面怪人偃師道：「吾既然隨心所欲，自然無遠弗屆，世間萬物，皆可造形現世。」

周穆王大笑道：「好啊！你就造一個活人來看看吧！」周穆王心道：世上任何物件皆可造，但活人卻是萬萬不可，這下子可把你難住了吧！誰叫你自稱「隨心所欲」呢？

不料四面怪人偃師卻毫不猶豫回道：「好！明日早上，吾便向皇上進獻這活人吧。」

第二天，四面怪人偃師，便果然帶着一位服飾怪異的紅面人，進周朝都城鎬京王宮晋見周穆王。

周穆王在宮中接見四面怪人偃師，他一見紅面人，便奇道：「他是什麼物體？」

四面怪人偃師微笑道：「皇上，他便是會唱戲的活人啊！我製造出來，請王上驗證。」

周穆王向紅面人仔細一看，只見這人的一舉一動，果然如活人一般無異，心中不由更感驚奇，便下旨着他的愛妃盛姬和宮眷都出來欣賞紅面人唱戲。周穆王心道：我一個人或許瞧得差，但衆眼之下，眞假必無所遁形。

紅面人向上拜了拜，便開始演唱。只見他一面唱歌，一面舞蹈，搖着頭兒，晃着細瘦的胳膊和腿兒，唱得美妙動聽，舞得也優美極了。

周穆王越瞧越驚駭，暗道：他之舞千變萬化，果然是「隨心所欲」，莫非他眞的是一個活人，四面怪人偃師不過是故弄玄虛嗎？

此時，紅面人的演唱已臨近完場，忽然，他的眼睛凝注不動，落在周穆王的愛妃盛姬身上，色迷迷的，更飽含萬縷柔情愛意。

周穆王一見，更斷定紅面人必乃活人無疑，而且竟敢當衆侮辱他的愛妃，罪大惡極！他大喝一聲道：「衆武士！把這兩人推出去斬了！以懲愚弄孤王之罪！」

衆武士未及上前，四面怪人偃師卻不慌不忙，一手把紅面人揪過來，肅然道：「你雖然是我製造出來，但我並沒教你公然向王妃眉目傳情的技倆啊！你犯下如此大罪，可饒你不得了！」

四面怪人偃師說時，已毫不容情，右手一扭，已把紅面人的腦袋擰下來了！接而又拉掉他的手脚，剖開他的胸腹……剩下的一副軀殼，砰然倒地。

周穆王定睛一看，只見紅面人胸腹被剖開，卻並無丁點鮮血流出；而胸腹裏面，全是以皮革、木料爲支架，再配上各種色彩的顏料、膠漆製成，包括裏面的心、肝、肺、腎，以及外面的四肢、軀體、毛髮、牙齒等等，琳琅滿目，令人睹之驚心動魄。

周穆王呆了一會，仍不大相信，又下令道：「偃師！在孤王面前，你能令他再復活嗎？」

四面怪人偃師微笑道：「這有何難哉？」說着，他當着周穆王面前，把地上的東西，一件一件的併合裝配起來，很快又回復一個活生生的紅面人了。

但紅面人此時已不再唱跳，只是專心一意的向周穆王的妃妾眉目傳情，直到周穆王的愛妃盛姬忍不住開口相求，紅面人才又唱又跳起來。

周穆王不由又喜又忌，他呵呵一笑，向四面怪人偃師道：「偃師，他雖然是假人，但讓外人瞧了，公然於宮內逗引孤王姬妾，到底有失禮儀！你能否令他不再如此失態呢？」

四面怪人偃師一聽，歎了口氣，道：「好吧，既然皇上不喜歡，我就教他變成又聾又啞又跛罷了！」偃師話音未落，即把紅面人的心臟摘去，紅面人馬上便唱不出歌聲；把他的肝臟挖掉，紅面人的眼睛就立刻失去神采，猶如睜眼瞎子了；把他的腎臟剖開，紅面人就連路也走不動了……在周穆王面前的，果然只剩下一位又聾又啞又盲又跛的睜眼瞎子。

滿腔醋意的周穆王這才大喜道：「很好，偃師，如此孤王就放心了，以免他壞了宮中的禮儀！」周穆王一頓，又對偃師道：「你的手藝竟可化死物爲活人，驚人之極！你可否留在宮中，爲孤王效力呢？」

四面怪人偃師一聽，八眼向上下左右、東南西北一瞧，即呵呵大

笑道：「皇上，偃師只善製造活生生的東西，如此不死不活，又聾又啞又盲又跛的怪物，要來作甚？偃師又何必為此花費心血呢？」

四面怪人偃師說罷，即大笑而去，留下那「又聾又啞又盲又跛」的紅面人，冷眼也不瞧。周穆王知偃、師怪他忌心太重，也不好意思挽留。

自此之後，紅面人便留在周穆王的內宮了。他曾着天下名匠進宮，欲令紅面人又聾又啞又盲又跛，重復活人神采，但直到他仙遊逝去，竟難如願，成了周穆王一生中最大的一宗遺憾事。而到後來，就連這「又聾又啞又盲又跛」的紅面人，也不知所踪了。

而那位令天下震驚的「聖手四面怪人」偃師，也從此失去任何的踪跡。

聖手四面怪人——偃師，到底往何處去了呢？這個千古奇謎，唯一可以破解的，便只有後世的另一位「風水聖手」魯班大師了，但這已是十數年後的事。

* * *

此時，以「釣天神鈎」，替周家釣取八百年天下的一代「玄機祖師」姜子牙，與他的生死患難紅顏知己夫人洛妃一道，正帶引姜子牙的昔年好友魯牛、吳氏夫婦，以及魯牛的一雙小兒女魯班、魯英等，一行六人，離開魯國境內的烏龜山，返回姜子牙的封地齊國。

姜子牙把魯牛一家安頓下來，便與洛妃分頭教授魯班和魯英這對小兄妹。

姜子牙判斷魯英非其玄機中之人，因此只肯收魯班為徒，魯英的功夫，便由洛妃教授了。

姜子牙教授魯班的是「玄機八卦」的驚世神通，極重氣質內涵，幸而魯班已誤打誤撞，替姜子牙吸蛇毒血時，已一併吸取了姜子牙的「八卦眞氣」，足抵世人苦練三十年的功力，魯班自姜子牙替他祖墳化煞後，悟性又如獲神助，因此很快便能領悟「八卦玄機」的入門功夫了。姜子牙亦暗暗驚奇，因為世人欲達此境界，非要花上十年八載的功夫不可，但魯班年僅八歲，短短三數月間，竟已穩穩步入「八卦門」了。

魯班尚是娃娃心性，他聽師傅姜子牙讚他，不由心花怒放，得意之下，急欲向別人顯露，於是抽空便跑到洛妃教授魯英練功的河邊。

此時洛妃不在，剩下魯英一人，正戰戰兢兢的在河邊欲前不前的演練功夫。

魯班一見，便向魯英招手道：「妹妹！快過這邊來！」

魯英理也不理，詐作聽不到，因為她正暗暗埋怨姜子牙伯伯不肯收她為徒，累她終日要在這河邊練這些不好玩的功夫，因此氣惱之下，連魯班也懶得理睬了。

魯班心中正洋洋自得，也沒留意妹妹的心眼兒，他見妹妹不肯過來，便跑上前去，在河邊的沙上蹲下來，一面笑道：「妹妹！快來看，哥哥畫一些玩意你瞧瞧！保你必定喜歡！」

魯英一聽，果然忍不住心中好奇，便邁開小腿兒走了過來。她向沙上一瞧，見魯班在沙上畫了一個古怪的圖案，不由低呼道：「哥哥！這是什麼啊？」

魯班得意的笑着，指着沙上的古怪圖案，悄聲道：「噓！不要大聲說！哥哥這是從師傅那兒學來的，師傅吩咐不可向外人洩露呢！」

魯英一聽，便恨恨的咬唇道：「哼！稀罕麼？你不說便不說好了！」

魯班十分愛護他這位小妹妹，他一聽便慌道：「哥哥又沒說不告訴你，你稱師傅為師伯，想來也不算是外人麼！哥哥這便告訴你啦！」

魯英這才轉嗔為喜，格格笑道：「好哥哥，這才是好哥哥！那你快告訴我啊！這到底是什麼？」魯英見了魯班在沙上畫的古怪圖案，她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早已充滿好奇，急欲探知究竟。

魯班見妹妹如此有興趣，心下更為得意，他也顧不得理會師傅所授的是否可以向妹妹洩露，伸指往沙上一點，便笑着道：「妹妹！師傅說，這叫八卦符號！」他忽然一頓，緊張的接了一句，「你是我妹妹，告訴你無妨，但你須發誓，絕不向其他人外洩！」

魯英哼了一聲，道：「稀罕麼？」但到底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終於還是豎起小指頭，認眞的道：「好嘛，我發誓，不向別人說好啦！」

魯班一聽，這才鬆了口氣，接着道：「好！你乖乖聽話，才是我的好妹妹！妹妹，告訴你，這便是師傅的『八卦玄機』奇學的入門功夫呢！喏，這是第一卦號，其名叫『乾』，師傅說『乾』即『天』，代表天上一切，包括星象、天機！」

魯英一聽，又羡又奇，嚷道：「了不得！小小一個符號，便可代表天上的一切，包括日、月、星星了！但這『天機』是什麼東西？」

魯班聽魯英這一問，不由一怔道：「什麼『天機是什麼東西』？師傅是這麼教授的，到底是什麼我怎麼知道啊！哥哥跟師傅學藝也只有數月呢！」

魯英見魯班也不知道，不由既失望又有點高興，因為她不懂的，

哥哥也並不比她强多少呢！她格格笑道：「好！哥哥，你不知道便算了，也不用說啦！你只管把知道的說出來吧！」

魯班當下也不猶豫，對魯英道：「妹妹，這『乾』符下麼，便是『澤』符，再往下依次是『火、雷、風、水、山、坤』六符號，以『乾』作始，以『坤』為終，合計是八大符號，每一符號代表一種卦形，因此亦稱為八卦符號呢！」

魯英眼珠一轉道：「哥哥，這八卦符號有甚妙用？」

魯班聳然動容的道：「不得了！師傅說，這八卦符號，可以演化天地萬物、乾坤萬象，簡直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呢！總之厲害極了！」

魯英笑道：「如何『厲害極了』？」

魯班一怔道：「厲害極了便是非常厲害啊！」

魯英道：「那『非常厲害』又如何厲害呢？」

魯班一聽，不由一陣發呆，他忽然醒悟，知妹妹設法套他的秘密，便不由笑道：「妹妹也不必再轉小心眼了！你便再問下去也沒用呢。」

魯英嗔道：「哥哥說話吞吞吐吐，我只好設法讓你說得明白，為甚沒用？」

魯班歎了口氣道：「哥哥不想瞞你，但哥哥其實也並不知道，到底如何厲害！又怎麼告訴你呢！」

魯英卻不高興了，她的俏嘴兒一扁，道：「哼！稀罕麼？就算你知道不說也並沒甚了不起，我不會問姜師伯麼？就算姜師伯也不說，魯英也總有辦法弄明白的！哼，你等着好啦！」

魯班一聽，不由呆了呆，他料不到妹妹對「八卦玄機」奇學，竟有這麼大的興趣，但為什麼師傅卻判斷，她並非此道中人呢？好不奇怪啊！

「英兒，什麼等着好啦？你又跟誰鬥氣啦？」

魯班心念未了，在河水的上流，一抹如煙如幻的麗影已飄忽而上，人未到，一聲脆響已傳過來了。

魯英一聽，大喜叫道：「師傅姑姑！你來得好！師伯和哥哥，串起來欺負英兒呢！」

如煙如幻的麗影，自然便是善使「凌波玄步」的齊國侯姜子牙的夫人洛妃了。洛妃的音容笑貌至今未變，依然是昔日那位嬌野的少女，只是臉上已添滄桑歲月的痕跡。此時洛妃的娘親已然去世，因此洛妃對塵世已沒有掛牽，唯一令她放心不下的，便是甚討她歡心、亦甚合她脾性的乖巧刁蠻小姑娘魯英了。為了讓魯英盡快成材，洛妃甚至不惜花耗功力，以眞氣助魯英打通奇經八脈，以便立刻可以傳授「凌波玄步」的入門功夫了。普通人欲練「凌波玄步」的入門功夫，悟性高如洛妃，亦足要花十數年功力為根基，但魯英竟以七歲女娃兒的功力，便直接步入此絕頂神通門徑，洛妃對魯英的偏愛，簡直有如她自己的女兒一般了。

此時洛妃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嘿！普天下誰敢欺負我這位不失時機、討人歡喜的女徒兒啊？」

洛妃說時，已從河面上一掠而至，她於河面上飄掠，竟連鞋子也沒沾濕一點。魯班一見，連忙向洛妃拜道：「班兒拜見師叔姑姑！」

洛妃亦甚喜姜子牙這位得意傳人，她含笑向魯班微一招手，一股渾厚無形的柔力，便把跪拜的魯班托了起來，然後向他點點頭，含笑道：「班兒，你師傅呢？他沒教你練功嗎？為甚英兒說你和師傅欺負她了？」

魯班忙道：「師叔姑姑，你別聽妹妹胡說，師傅和我怎會欺負她？不信，師叔姑姑問妹妹便清楚了！」魯班深知這位師叔姑姑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生怕妹妹不小心闖禍，便連忙分辯了。

洛妃微微一笑，她自然深知魯家這雙小兄妹的脾性。魯班這位小哥哥，性極忠厚，又極重親情，簡直與他的師傅姜子牙一般無異；而魯英則聰明刁蠻，智計多端，她的小心眼，聰慧如洛妃有時亦猜不透呢！

洛妃瞧了魯英一眼，故意板起笑臉，認眞的道：「英兒，師傅姑姑決不容任何人欺負你，但也決不許你隨便冤枉別人，知道嗎？」

魯英見師傅姑姑忽然扳起俏臉，沒了笑意，心中不由一慌，忙道：「是，師傅姑姑，英兒決不會冤枉好人的！」

洛妃忍住笑，道：「那好吧，你且說說，師伯和哥哥如何欺負你了？」

魯英眼珠一轉，亦很認眞的道：「是，師傅姑姑，那請問師傅姑姑，是否懂得那『天機八卦、乾坤萬象』的奧秘呢？」

洛妃一聽也不由怔了怔，然後才點點頭道：「英兒，你師伯精於此道，師傅姑姑自然亦略悉一二啦！」

魯英一聽，更理直氣壯了，她小手往腰肢一叉，道：「這便是啦，師傅姑姑，你也是女的，英兒也是女孩子，為甚師伯他只教哥哥，不教英兒呢？這不是串起來，欺負我這小女娃兒麼？」

洛妃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

氣，但魯英所氣的，又似乎並非全無道理，魯班這位小哥哥得意之下，跑來向妹妹顯耀他的「八卦玄機」，自然更勾出魯英這小姑娘的好奇了！她這種好奇心乃求學的先決條件，但也不可放縱，也不可挫傷，否則便白白傷害了一位學藝的女天才了！

洛妃心中轉念，便向魯英道：「英兒，你眞的想學那八卦玄機學問麼？」

魯英決然的點點頭道：「是！師傅姑姑！英兒決定要學！」

洛妃道：「爲甚如此堅決？學了又如何運用呢？」

魯英不假思索，便認眞的道：「師傅姑姑，因爲英兒覺得，世上之人，皆渾渾沌沌，自身不知自身的吉兇禍福！例如當日我和哥哥，被妲己妖后的師傅東夷姥姥算計，幾乎被她害死，爹爹和娘親尚被蒙在鼓裏呢！若非姜師伯和師傅姑姑駕臨烏龜山，哥哥和我必定嗚呼死去了！世上這等例子太多了！因此啊，爲救人，爲自救，英兒也非學會不可！」

洛妃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英兒有此自救救人的念頭與決心，甚合「釣天鈎大哥」姜子牙的宗旨呵，爲甚他不肯向英兒傳授呢？其中莫非隱含連我亦窺測不透的玄機奧秘麼？哼，看來此事非要向我那「釣天鈎大哥」問清楚不可！

洛妃心中雖然已有主意，但並沒道出，她向魯英微一點頭，便決然的道：「英兒，你有此志氣，師傅姑姑很歡喜，日後亦會設法助你達成心願。但師伯他既精於八卦玄機之道，他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凡事不可强硬勉强而求，强摘的瓜兒不甜，硬捕的魚不鮮，你記住了！」

魯英一聽，不敢再糾纏了。因爲她亦知道，師傅姑姑是出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嬌野祖宗，聽姜師伯說，她當日連堂堂周天子周文王亦敢頂撞反駁呢！既然連她亦不敢爲她出頭求姜師伯，顯然暫時此事是無望的了。魯英心性極爲乖巧，她心思一轉，便格格一笑道：「是，師傅姑姑，英兒一定牢記師傅姑姑的吩咐！但師傅姑姑也別忘了今日的話啊！」

洛妃微一怔道：「什麼話？」

魯英道：「師傅姑姑答應，日後必助英兒達成學那八卦玄機的心願啊！」

洛妃不由微微一笑，她從魯英身上，似乎看到自己兒時的影子，只要有所追求，便鍥而不捨，決不會中途放棄。洛妃欣然笑了，她向魯英道：「英兒，你既有此心志，師傅姑姑必助你達成心願罷了！但你師伯的八卦玄機奇學，非同小可，首重內力根基，當年師傅姑姑研習時，亦積十數年的功力，才勉强可抑制演練時心神的浮蕩，稍一不愼，心神浮躁，便會心脈受損，以至成了形如行屍走肉的白痴！你怕不怕？」

魯英咬牙道：「英兒必定勤學苦練內力根基，以便有朝一日可以研學姜師伯的八卦玄機！」

洛妃點點頭道：「如此甚好，英兒，師傅姑姑授你的『凌波玄步』，便是增强內力根基的最佳門徑，只要你達到可於河上踏葉飛渡的境界，師傅姑姑保證屆時必助你研學八卦玄機的奧秘！」

魯英一聽，知師傅姑姑在苦心引導她，也不敢再頑皮，正正經經的答應道：「是，師傅姑姑，英兒明白了！從今之後，必不怕艱險，勤學苦練師傅姑姑的絕頂功夫！」

洛妃欣然一笑，她又轉向魯班，道：「班兒，你師傅授你的八卦玄機，乃奪天地造化的絕世功夫，絕不可輕易炫耀賣弄，否則便有違你師門三大規條了！這三大規條，你可記牢了？」

魯班一聽，忙肅然的道：「是，師叔姑姑，師傅訓示，上識天機、下察地脈、中助蒼生，三大規條，班兒決不敢忘記！」

洛妃一聽，欣然一笑，忽地身子一飄，掠到魯班身前，玉手疾伸，向魯班腦殼上咯咯的輕叩了三下，然後微笑道：「你師傅已知你必跑來與妹妹頑耍，他着我如此向你示意，你明白師傅的意思了麼？」

魯班尚未及答話，魯英一見，卻失聲尖叫道：「不！師傅姑姑！不關哥哥事，是英兒頑皮，請姜師伯莫責罰哥哥！」

洛妃微笑，她知魯英其實極愛她這位小哥哥，一見便以爲魯班會受責罰，情急之下，也不去細思其中的含意了。洛妃不由欣然笑道：「英兒，你怎知你哥哥會受責罰？」

魯英道：「不是麼？姜師伯不是要師傅姑姑打責哥哥麼？」

洛妃一聽，向魯班含笑道：「班兒，是否如此，由你這小哥哥回答吧！」

魯班亦笑着點頭道：「是，師傅的意思，班兒明白了！」

魯英大奇道：「哥哥！你明白什麼？姜師伯他責罰你，你還如此高興嗎？」

魯班向妹妹悄聲道：「不，妹妹，師傅吩咐師叔姑姑，輕叩我腦頂三下，即是向我暗示，今晚三更時分，前去見他，他即傳授『天機奧秘』於我呢！」

魯英仍迷惑不解道：「爲什麼？」

魯班道：「輕叩三下，即暗示三更時分，叩於腦頂，即暗示腦頂之上，而腦頂之上，豈非『天』嗎？合起來，也便隱含『今晚三更傳授天機奧秘』之意啊！多謝師叔姑姑成全魯班！」

話音未落，魯班已呼地跑走了。他身上潛伏姜子牙的「八卦眞氣」，足抵世人三十年功力，因此他的步法也甚爲輕捷了。

魯英又驚又奇，忙道：「是這樣嗎？師傅姑姑，哥哥說的，當眞如此嗎？」

洛妃目注魯班的背影，喃喃的道：「班兒果然天生乃天機道中之人，釣天鈎大哥所言，吾尚有疑惑，但如今看其悟性，決非世人所能俱備也！英兒，你務必加倍刻苦練功，不然，你便決難於趕上你這位哥哥啦！」

洛妃說罷，也沒再理會魯英的問話，隨手摘了十數塊綠葉，呼呼地向河上飛去。然後縱身而下，足踏水上綠葉，向魯英道：「英兒！依師傅所授之法，氣升胸腹，意與風雲相滙，大膽上來，踏葉凌波吧！」

魯英一聽，心中雖仍戰戰兢兢，但洛妃令下，不容她退縮，只好咬緊牙根，揑着小手兒，依洛妃所授的妙法，猛一頓足，小巧的身形，果然飄升而起，直向河上的綠葉射去了……

＊ ＊ ＊

就在魯班、魯英兄妹，隨姜子牙、洛妃夫婦，研學「八卦玄機」，以及「凌波玄步」的絕世神通的日子，在齊國南面的荊夷（即今湖北一帶）之地，有兩位絕色女郎，正施展妙絕人世的身法，沿漢水之濱一路東面的楚國都郢城飄掠。兩人身法之妙捷，竟與齊侯夫人洛妃不遑多讓，其妖媚之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原來這兩位女郎，便是心懷復國大志的有蘇國公主蘇妲己、蘇玉姬姐妹。自當年商湯朝廷覆滅，商紂王鹿台自焚，姐妹二人，隨其師東夷姥姥逃出朝歌皇城，至今已數年光陰。在這數年歲月中，姐妹二人心懷復國大志，更刻苦練功，因迷紂減損消耗的功力，不但全部恢復，且大有進境。蘇妲己的「玉面神功」更精進一層，已達「玉面妖艷」的極高境界。蘇玉姬的「千面神功」，亦已抵隨心所欲的境地，因此她的「千面」應該加上「幻變」二字，應稱爲「千面幻變神功」了。

蘇妲己、蘇玉姬姐妹二人再向西面掠行一段，楚國都郢城便隱隱露出高聳的石築城牆了。

蘇玉姬忽然悄聲向蘇妲己道：「妲己姐姐，據師傅之判斷，此行入楚，眞的可以復國有望麼？那楚侯熊繹是否眞有稱霸天下的運命氣概呢？若他一如商紂這蠢材，吾姐妹二人，豈非又再次白費一番心血麼？再白費一次心血不打緊，只怕吾姐妹二人已時日無多矣！」

蘇妲己一聽，不由微一怔道：「爲什麼，玉姬妹妹？」

蘇玉姬微嘆口氣道：「姐姐，人貴有自知之明，你我姐妹私語，也不必轉彎抹角，彼此均心知肚明，吾等青春已逝去多時，按世人的算法，該算是中年歲月了！雖然憑吾等功力，勉强尚可保青春少女容顏，白天以此艷容現世，尚從容自如，但到晚間月黑風高之夜，小妹欲保持少女艷容，便有點力不從心了！假如再花二、三十年心血，又付諸流水，吾姐妹二人的『女人艷煞神功』優勢，必定損耗殆盡了！這豈非時日無多嗎？」

蘇妲己沉吟不語，她向十數里外的楚都郢城掃了一眼，目中精光閃爍，忽地身形驟起，向左面的一座山峯上掠去。蘇玉姬一見，深知蘇妲己智計過人，策劃大事的本領，決非她所能企及，便也連忙躍縱而上。

這是楚都郢城（即今日湖北省江陵市）郊的一座護城山，名爲太平山。山高數百丈，立於山巓，若功力深厚，荊楚以至中原千里之地，皆可收攝眼底。

蘇妲己掠上山巓，挺立於山風呼嘯中，屹然不動。她的衣裙飄拂，秀髮輕揚，俏艷之處，猶如仙女下凡。蘇玉姬隨後掠上，目睹蘇妲己的身影，不由暗暗讚道：「姐姐歷經數十年風霜歲月，竟仍俏艷如少女，她的『玉面妖艷神功』，似又精進不少了！憑她之能，再加上自己的『千面幻變神功』，還怕楚侯熊繹不乖乖就範嗎？」

蘇玉姬心中轉念，不由心神一振。她掠到蘇妲己身邊，含笑道：「妲己姐姐，你在施展師傅的風鑑神術麼？可有甚發現呢？」

蘇妲己俯覽山下的楚都郢城，一會又極目向北面遠眺，忽然輕輕吟道：「陟彼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哎，天下人又豈知我蘇氏姐妹一片復國苦心呢？」

原來蘇妲己此時所吟，乃「此山──小雅」，其意是：登此山啊，多所感歎……普天之下，哪一處不令我憶起當日的有蘇國土？有人在家中安安逸逸，有人在爲國事筋疲力竭；有人飽飯高寢無憂，有人在道路往來奔走，有人不曉人間煩惱，有人身心不斷操勞，有人隨心意悠游閑散，有人卻爲王事耗盡心血！蘇妲己此時所吟所欲，雖仍

陷於復國野心不能自拔，但其中隱露的意志，卻堅忍卓絕，令人敬歎。

蘇玉姬一聽，不由亦長歎一聲道：「妲己姐姐，吾姐妹二人，終生為復國大計竭盡心力，卻落得個一代妖姬的稱謂，與逝去的先父王相比，吾等似又艱苦多了！有時午夜夢迴，也不知是否值得呢！」

蘇妲己仰天長歎一聲道：「蘇妲己之名，後世必與妖物同矣！但這又如何？凡事有得總有失，有收穫必有付出，在世人眼中，吾等不錯是千古罪人，但在吾有蘇國民心中，吾等卻是萬世功臣啊！但得有人明白此點，我妲己心願足矣，餘則夫復何求哉！」

蘇玉姬默默不語，她的心結似仍難解開。自經迷紂滅商一役，蘇玉姬對復國美夢成空，一直耿耿於懷，也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了。也因此無形中她的復國意志，便比妲己消沉了。

好一會，蘇玉姬才喃喃的道：「姐姐，雖然如此，但今日入楚，看來已是吾等最後的機會了，未知是否有勝算呢？」

蘇妲己目注山下楚都郢城，沉吟道：「按楚都之地脈形勝，似有虎踞龍盤之勢格，其北有漢水奔騰之氣，南有江水廻環護衞，西有太平山為屏障，位踞中原之南。其勢格之雄，已足與中原齊、晉、魯、宋諸國屹立。荊楚之地，勢極雄豪，中原諸國，雖有所偏見，呼為南夷，與吾有蘇國之東夷屬同一類之稱謂，但其地力之雄厚，絕不比中原諸國遜色也！因此只要能在楚國立穩腳跟，則北取中原，南克吳越，指日可待！於吾等復有蘇國之大計，當有極大裨益。唯一可慮的，卻是吾姐妹二人的昔日生死對頭啊！」

蘇玉姬一聽，忙道：「姐姐！為什麼呢？」

蘇妲己咬牙恨恨的道：「玉姬妹，你看此地極東之處，是何地域？」

蘇玉姬凝運「千面幻變神功」，聚眞氣於雙目，向東面極目望去，但見在極東之處，距脚下的荊楚之地足達千里，煙霧朦朧中，隱隱聳起一座山峯，透射出瑞氣千道，一派龍盤虎踞的雄偉氣象。蘇玉姬的閱歷亦甚豐富，她微一沉吟，即歎道：「那不是極東之地、巍巍泰山麼？咦？泰山脚下千里，不正是齊魯之地？」

蘇妲己微一點頭，道：「不錯，泰山脚下，正是齊魯之地！魯國乃周天子兄弟，且不必理會，但齊國起自泰山屬之琅玡，北止於海，沃土二千里，物產豐盛，百姓富足，國力之强，乃中原諸國之首也。再者齊國侯乃姜子牙，此人之能，驚天地泣鬼神，連師傅亦為之折服，足證其神通已達可稱天下之霸也！如此一來，齊國必成吾等復國大計之最大障碍！哎，吾有蘇國運，竟處處受制於姜子牙這老匹夫啊！」

蘇玉姬一聽，登時勾起她當日被擒，兵敗商都朝歌之恨，她狠狠的咬牙道：「姜子牙這老匹夫，三番數次壞吾姐妹大事，玉姬此恨難平！姐姐，莫若先潛入齊國，殺死姜子牙這老匹夫，再行迷楚復國大計吧！」

蘇妲己默默不語，良久，才歎了口氣道：「姜子牙之神通，連師傅東夷姥姥亦自歎弗如，再加上姜子牙身邊的齊侯夫人洛妃，姜子牙有如虎之添翼，你我姐妹二人聯手，甚至再合師傅之力，亦未必可操勝算，若貿然出手，只怕洩恨之心難成，便先行葬身齊地矣！就算可全身而退，亦必打草驚蛇，被姜子牙洞悉吾等復有蘇國的圖謀，他身為諸侯之首，被周天子授予征伐諸侯之無尚權威，他一聲令下，吾姐妹二人，只怕難於天地立足，更遑論復國大計了！萬萬衝動不得啊！」

蘇玉姬並不知入齊刺殺姜子牙後果的嚴重，剛才所言不過是欲洩一時之恨，此時聽蘇妲己陳述厲害，不由悚然驚心，亦明白此時此刻，決非當年挾商紂王為所欲為之日了！蘇玉姬不禁喃喃的道：「哎！若有姜子牙從中作梗，吾輩復國之願，只怕是鏡中花水中月矣！」

蘇妲己一聽，卻斷然的道：「不！玉姬妹妹，此時此刻，吾等雖處劣勢，不可輕舉妄動，但只要吾等站穩脚跟，迷住楚侯熊繹，利用楚國之力，先行對付旁邊諸弱小之國；再尋機挑引天下大亂，吾有蘇國便可於亂中重生也！」

蘇玉姬一聽，深知蘇妲己智計超人，她既有此卓絕之志，料想必有成功的把握，當下也信心大增。蘇玉姬的玉掌不由一拍，擊掌為誓道：「好啊！姐姐所論，莫非便是你那『迷楚復國』的妙計麼？假若如此，迷楚以圖天下，則有蘇國復國有望也！玉姬決與姐姐共進退便了！」

蘇妲己欣然一笑道：「好啊！這才是吾有蘇國的堅貞之士！玉姬妹妹，不必猶豫，這便下山，入楚都郢城去吧！」

蘇玉姬亦肅然道：「是，妲己姐姐，吾等復國大計，便憑此驚天一擊了！」

蘇妲己、蘇玉姬二人，當下更不猶豫，掠下太平山峯，一路向楚都郢城掠去。

三日後，楚國都郢城，便出現了二位絕色麗人，一位叫旋波、一位叫千月。兩人的身材窈窕，風姿綽約，肌膚如美玉雪白溫潤，走路時輕盈婀娜，更會飄散一股如花的幽香，令人聞之陶然欲醉。

旋波、千月兩位絕色麗人，在楚都郢城現身不到七日七夜，立刻便令郢城震動了。操練的武士見了其形，從馬背上摔下；做生意的商販遇上，連賣貨的錢也不收了，只目瞪口呆的連聲道：「免了！免了！」也不知他心中「免了」什麼？或者是見了這兩位絕色麗人，就連黃金也失去價值，因此免談了吧？

這一天早上，楚侯熊繹剛散朝返回後宮，負責宮中內務的百夫長，便興衝衝的走到熊繹身邊，先是神秘的一笑，然後才向熊繹說道：「楚侯爺，知否城中降下仙之物嗎？此物只宜天上有，決非世間可出也！」

楚侯熊繹年正四十，血氣方剛，受周天子封邑楚地，雖偏處南蠻之地，但地土也算寬廣，人口也不算稀少，心願已足，倒也無多大奢求。這數年來，每年按時向周天子朝貢，與周邊諸國，以及中原諸大國，也相安共處，因此治下的荊楚地域，倒也一片太平。

此時熊繹見百夫長如此神秘，不由奇道：「百夫長，此物到底是什麼？」

百夫長笑道：「眼下城中之人，皆聳然動容，滿街私議，說此物絕古無倫，曠世罕見呢！彼等便是不知來自何方的兩位絕色麗人，一位叫旋波、一位叫千月，其人之艷，竟連武士滾鞍難穩，商販頓忘生意營生，當眞令人歎為觀止！」

熊繹多年偏處荊蠻之地，又正值盛年，境內也太平無事，不由便靜極思動了，因此一聽百夫長之言，登時大感興趣，忙對百夫長道：「既有如此尤物，怎不設法請入宮中？讓寡人開開眼界，消遣一二？」

宮內務百夫長一聽，他本就有意討楚侯熊繹的歡心，此時便連忙道：「是，楚侯爺既有此雅興，小人這便立刻去辦妥便了！」

百夫長說罷，即出去召集宮中武士，以及四名宮中侍婢，一道出宮，邀召那兩名絕色麗人去了。

百夫長果然辦事快捷，到中午時分，便把兩名絕色美人帶返宮中來了。這兩名美人，一位自稱叫旋波，一位叫千月，果然是美艷之極。

楚侯熊繹一見，心中不由突然一跳，就如黑夜中乍睹「波中明月」，他心中喜悅，便吩咐以最好的東西招待兩位絕色美女。

百夫長遵照熊繹的旨意，專門為她兩人佈置華屋。以華麗的薄絲柔絹作帳幔，以「瑤珉」的美玉作汁液，供兩位美女飲用，以丹泉之米粟作兩位美女的食用。百夫長明白楚侯熊繹的心思，他已深深喜歡這兩位美女了。

過了三日，楚侯熊繹便把兩位美女，召到他專用的崇霞台上。熊繹自己，已抖擻精神，與一羣歌姬一道，殷切等候。

不一會，宮中侍婢，便把兩位絕色美女，引領步上崇霞台。當她兩人踏上崇霞台時，一陣幽香隨即如風撫面，她兩人的脚步邁動，猶如飄浮於雲彩之間，輕盈妙曼之極，令人睹之已不能自持。

* * *

兩美女並肩上前，向楚侯熊繹盈盈參拜。一位身如美玉的輕啟朱唇，道：「小女子旋波，參見楚侯熊繹大人！」另一位貌若幻變彩雲的嬌聲道：「奴家千月，拜見楚侯。」

兩位美女，聲如脆鳥鳴唱，熊繹一聽，心中早已一蕩，不克自持的笑道：「呵呵，原來是旋波、千月姑娘，芳駕降臨楚地，寡人尚不知曉，有所怠慢，幸勿介意。」

旋波、千月姑娘異口同聲道：「素聞楚侯跟隨周天子伐商紂，功高蓋世，封邑楚地，奴家有幸，蒙楚侯賜見，實已三生有幸，更豈敢有所怨言？今日拜見楚侯大人，果然氣派不凡，實具王者之風範也！吾姐妹二人，當以最佳之舞，以娛樂大人。」

熊繹樂得大笑道：「好！很好！兩位美人欲進獻什麼妙舞？」

旋波姑娘微笑道：「吾姐妹二人之舞，因人而異，隨緣而變，世人有的只可目睹淡然之舞，有人卻可欣賞絕世舞姿。楚侯既有王者風範，吾姐妹二人，自然獻之以王者之舞啊！」

楚侯熊繹一聽，他那「靜極思動」的心事，不由被觸動了，他目注旋波姑娘，微笑道：「旋波姑娘，何謂王者之舞呢？」

旋波微瞥一眼千月，千月隨即便向熊繹道：「回楚侯爺，這王者之舞，即王者才可欣賞之舞。舞分三段，第一段叫『縈塵』，第二段『集羽』，第三段叫『旋懷』三段合稱『王者之舞』也！」

熊繹一聽越發心癢難熬，忙道：「然則又何謂『縈塵』？何為『集羽』？何謂『旋懷』？這等妙論，寡人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啊！」

千月嬌媚笑語道：「回楚侯，這『縈塵』之名，意即舞姿空靈敏捷，望之如雲霧縹緲於星空塵土之上；『集羽』，意即舞時婉轉婀娜，猶如羽毛於空中隨風拂揚；『旋懷』之意，乃指舞姿柔柔輕幻，猶如奴

家身體，在侯爺身周縈繞也！」

楚侯熊繹此時已急不及待，連聲道：「請，請，請兩位美人快快獻舞，教寡人大開眼界！」

只見旋波、千月兩絕色麗人，聞言相視一笑，隨即長袖一拂，隨歌起舞。但見兩人身形光彩耀目，絢麗繽紛，忽而委婉曼舞，忽而舒展騰躍，彷彿彩鳳降舞觀霞台上；在場中不但楚侯已目奪神搖，連他身邊的一羣歌姬，亦目瞪口呆，自歎所睹之舞，決非凡人可及，簡直是天降仙舞了！

楚侯熊繹，出身一介武夫，偏處南蠻之地，幾曾見過如此美妙之舞？當下不由連連擊掌歎道：「妙！妙！如此美妙王者之舞，當眞是天上有地下無！未知旋波、千月兩位美人，仙鄉何處呢？」

此時旋波、千月兩位麗人，已停了舞步。一聽楚侯熊繹發問，兩人互視一眼，均心有靈犀一點通，登時會心的一笑，暗道「迷楚復國」大計的第一步成功了。

原來自稱「旋波」的麗人，便是「玉面妖艷神功」已臻化境的有蘇國公主蘇妲己；而「千月姑娘」，自然便是精於「千面幻變神功」的蘇玉姬了。兩人自重出江湖，入楚國謀復國大計，身份已變，因此日後又稱爲「旋波妲己」、「千月玉姬」。

當下「千月玉姬」向楚侯熊繹嬌媚的一笑，這一笑中蘊含她的「千面幻變神功」的威力，在場的歌姬身爲女子，目睹之下芳心大動，千月玉姬輕啟朱唇，向熊繹道：「回楚侯爺，奴家與旋波姐姐，自小便父母雙亡，流離於天下，遍歷風霜寒暑，天下之大，已無吾姐妹二人容身之所矣！哎，飄零之身，有甚仙鄉可言？望侯爺鑑諒。」

熊繹一聽大笑道：「天空任鳥飛，海闊任魚躍，千月姑娘又何必爲飄零身世嗟歎呢？好，寡人不問便是！但未知兩位美人，除善舞之外，尚有甚妙趣向寡人進獻呢？」

千月玉姬與旋波妲己已微一點頭，似已默許，千月玉姬便忽地收斂笑容，轉而一派肅然凜凜，臉如寒霜，令人睹之便頓生敬怯之意，不敢輕侮。千月玉姬的「千面幻變神功」，其威力果然驚人。楚侯熊繹亦不禁一怔，心道：兩位美人爲甚忽然變得如此凜烈？

此時只聽千月玉姬肅然道：「楚侯爺，我姐妹二人入楚，並非僅爲獻舞而來，而是另有宏旨，乃爲楚侯爺的萬世基業着想呢！」

千月玉姬此言一出，楚侯熊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吾偏處荊蠻之地，對中原諸國的威勢早有恨意，只可惜身邊缺乏大智大勇之士，無從商議！不料如此豪言壯語，竟出自一位絕色麗人口中，莫非吾與楚地之興旺，與這兩位麗人有甚大淵源？

楚侯熊繹心事被觸，不由脫口而出道：「好！美人啊，你如何爲寡人的萬世基業着想？」

千月玉姬此時向熊繹盈盈一拜，道：「楚侯爺啊，若求萬世基業之策，爲甚不向旋波姐姐詢求？旋波姐姐之能，決非奴家所能得及啊。」

熊繹一聽，果然轉向旋波妲己，含笑道：「原來旋波美人眞人不露相，胸懷萬世基業之策，未知何以教寡人？」

旋波妲己此時從容一笑，也不猶豫，即向熊繹朗聲道：「楚侯爺，當今天下大勢，周天子分封諸侯，共計七十一國，其中天子王室便佔五十六國，異姓者僅佔十五國而已。除齊國姜姓得封肥地，其餘非天子姬姓者，皆被封遷於偏遠僻地，其中更以西秦嬴姓，南楚熊姓爲最受歧視，未知楚侯爺以爲然否？」

楚侯熊繹心事被觸，臉色不由一沉，恨恨的道：「不錯！當日周天子岐陽大盟會，周王室諸國均高台華席，卻派寡人及東胡鮮卑小國君看守祭神火堆，不得參與諸國盟會，此乃吾楚國之奇恥大辱也！吾誓不忘懷！咦？旋波美人，你怎會如此清楚天下之勢？」

旋波從容道：「奴家自小周遊列國，天下之勢豈會不知不曉？不但天下之勢，楚侯爺的楚國出處，奴家亦知之甚詳呢！」

熊繹不由一怔，暗道：吾楚地熊姓出處，極爲隱秘，祖先之事，連吾身爲子孫的，亦有所遺漏，漸而失傳，旋波美人，不外二八少齡，怎地知得如此清楚？莫非其中有詐，以欺弄寡人嗎？熊繹的心中創傷被觸動，他此時就連欣賞美人艷舞的興趣也失去了。

熊繹盯着旋波妲己，狐疑的道：「哼！旋波美人，你怎會知道吾熊氏一脈的根底？在寡人面前，切莫心有欺弄之意，否則，哼哼，休怪寡人手下無情！」

旋波妲己何等聰慧，她見熊繹忽地變得激躁，心中便不由微微一笑，她深知此乃擊中熊繹要害之兆！她南下入楚前，已下了一番苦功，遍察天下大勢，再加上她的師承風鑑之術，對天下七十一路諸侯，特別是其中的齊、楚、晉、陳、宋、秦、魯、燕等諸大國，更洞悉透切其根底出處，因此又豈懼熊繹的火燥狐疑？

只見旋波妲己向熊繹從容一笑，便朗聲道：「楚侯爺稍安毋躁，據奴家所知，南方楚地熊姓，乃出自顓頊帝孫重黎，能光融天下，因此天帝命爲『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得孕，懷胎十一年，左脅突然裂開，生下三子，又開右脅，生下三子。六子分別爲夏伯已樊、啇伯彭祖、鄭墟妘會人、邾墟曹安、韓墟董參胡，第六子姓熊名季連，居於苗地。而楚侯爺之曾祖，便即熊季連也！天生神勇，隨周伐商有功，可惜卻受周天子歧視，雖封爲侯，其實不可與諸侯並列……

旋波妲己說到此處，熊繹的臉色不由連變三變，他按捺不住，厲聲道：「還有什麼？旋波美人不妨直說！」

旋波妲己微笑道：「奴家應說已言無不盡矣，往下之論，不便宜之於奴家之口，且看楚侯爺如何決斷而已。」

熊繹一聽，果然沉吟不語，似在思忖，好一會，才忽然猛地擊掌道：「美人果然厲害！連吾祖宗出處亦洞悉透切！所論天下大勢亦復如是，不愧爲女中智慧之士也！既已洞悉吾之處境，未知美人又有何高見？教吾如何於此逆境大勢中自處？」

旋波妲己一聽，深知楚侯爺熊繹已入她的算計大局中了，也再不猶豫，決然的道：「楚侯爺，楚地雖受周天子歧視，中原諸國亦視楚爲荊蠻之地，此乃逆境之勢，若不思進取，貪圖安逸，則不久必爲天子王室諸侯吞併，此乃逆境之危也！但設若於逆境中，砥礪其志，不屈不撓，如處逆水而進，則乃逆境中之大安也！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祈爲三思！」

旋波妲己此時所言，不失爲字字珠璣，因爲她字字均擊中楚侯熊繹的要害。

果然熊繹咬牙切齒的恨道：「天子令吾守火堆之辱，吾誓不忘也！吾誓報此奇恥大辱！但周天子天下之尊，中原諸侯皆從其令旨，若知吾有異志，必令諸侯侵伐，楚地兵微將寡，屆時勢危矣！未知旋波美人有何良策以應付呢？」此時在熊繹的心中，旋波妲己已絕非一位僅供娛樂的麗人，而是一位可以商量國事的大智大勇女中豪傑，而此等人材，恰恰正是熊繹所渴望的。因此旋波妲己與熊繹，雖然目的不同，但欲行的手段卻不謀而合。

旋波妲己已決然確證，楚侯熊繹，已完全墮進她的佈局中，便毫不猶豫，決然的獻策道：「楚侯爺，當今天下大勢，周天子因爲天下之尊，但其王室諸侯，如晉、宋、齊等，國力强大，才是楚地的心腹大患。所謂天子不足爲慮，諸侯方爲大患也！因此楚侯爺宜先行秣馬厲兵，廣積糧草，强大國力，然後向周邊小國，如羣蠻、百濮、盧戎等諸小部落克取，壯大地盤，再行北上漢水，滅姬姓諸小國，然後徐圖進取中原，擇弱而克，佔據要津，最後則一舉與中原諸大國如晉、齊、宋等王室諸侯爭雄，則雄霸天下，不日可圖也！」

旋波妲己此時進獻之「諸侯爭雄、雄霸天下」謀策，是其師東夷姥姥等有蘇國復國遺臣，經多年深思熟慮所擬就，其中的驚人圖謀，便是利用楚國，製制天下亂勢，然後即可從火中取栗，亂中制勝，進而一舉恢復有蘇國之根基大運。因此自然縝密周詳，足以打動人心了。

果然楚侯熊繹聽罷，先是沉吟不語，默默思忖，繼而目露精光，灼灼閃爍，直注旋波妲己，斷然道：「好！果然是逆水而進的一大妙計！吾於今日誓言，既中原諸國視吾爲蠻夷，吾便以蠻夷自居，專力攻伐中原諸侯！吾更留下訓言，楚國子民、熊姓子孫，當以此爲自立宗旨，五年不出兵，即爲奇恥大辱，死後不得與祖宗先人相見！」熊繹此時，一派慷慨激昂，神態決然之極。

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不由相視會心而笑，因爲兩人均已確信，「迷楚復國」的驚天大計，已成功一半了！

只見熊繹一頓，又目注旋波妲己，誠心的道：「旋波姑娘，寡人有不情之請，祈爲接納。」

旋波妲己微笑道：「楚侯爺有甚相求？但奴家姐妹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楚侯熊繹一聽，滿心歡喜，忙道：「實不相瞞，寡人之正妃，已逝去多時，寡人正渴求賢者爲內助，未知旋波姑娘是否願爲寡人之正妃呢？」

旋波妲己瞥一眼熊繹，但見他渴求之情，溢於言表，心中不由微微冷笑，暗道：熊繹的心神，已被吾揪住了！但臉上卻含羞的一笑道：「哎喲楚侯爺！這等女兒家終生大事，怎可輕忽而應？再說奴家與千月妹妹發誓永不分離，設若奴家答應，則千月妹妹將如何容身呢？」

楚侯熊繹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這好辦之極，兩位美人皆女中豪傑，吾日夜渴求也，既旋波美人爲吾正妃，千月美人自然便可爲吾妃嬪也，只是委屈千月美人，未知肯成全寡人一番美意否？」

千月玉姬盈盈向熊繹一拜，嬌聲道：「奴家一切，聽憑旋波姐姐主意，也並無異議啊！」

熊繹大喜道：「如此甚好！旋波美人，你意下如何？」

旋波妲己心中一動，隨道若就此便輕率答應，豈非被楚國臣民輕

覷了？日後便諸多怠慢抗拒了！她心念一轉，便收斂笑意，肅然道：「楚侯爺，吾姐妹二人，雖非金枝玉葉，但到底乃清白人家，豈可如此輕率？但請問楚侯爺欲以何物作聘妃之禮呢？」

楚侯熊繹一聽，此時他已滿心喜悅，因此也不遲疑，決然的道：「好！寡人便以吾楚國國寶麟蓆作聘吧！」

熊繹此言一出，在場衆歌姬、武士均聳然動容，不約而同的賀道：「好不貴重的聘禮啊！也唯有如此，女中豪傑才配得上楚國國寶麟蓆也！」

不一會，麟蓆由一個鳳形箱盛着，由四名宮娥捧了出來。鳳形箱打開時，一股莫名其狀、如幻如仙的香氣，隨即四溢開來，溢滿了崇霞台的每一個角落。再捧出麟蓆，送到旋波妲己手上時，功力高深如她，亦不由心神一蕩，隱隱有肉慾之念，不能自持。

旋波妲己不由猛吃一驚，她默運眞氣，抑住浮蕩心神，向楚侯熊繹拜謝道：「奴家多謝楚侯爺，贈此稀世異寶！但不知此寶物來自何方呢？」

楚侯熊繹一聽，亦聳然動容道：「此乃吾楚國鎭國之寶！其價值可抵一座城池！爲表寡人之誠意，贈於兩位美人，切望珍而重之！」

原來此麟蓆，來歷非凡，不知多少年前，有一隻仙鳥盤旋崇霞台上，口中含着一串谷穗，那串谷穗從空中墮下，旋即長出花朵和果實，落於地上即出根長葉，一年種一次便有一百次收穫，種下一粒谷穗，即可獲得一車美味的食糧。而這幅麟蓆，便是用這種谷穗長出的谷草編織而成，織成之後，旋即現出雲霞、麟鳳的美景，因此稱爲「麟蓆」。

而麟蓆透發的香氣，更爲驚人，織時以一種叫「葦蕪」的香料，來自波斯國，用作熏染，這種香料，用之製成汁液，澆灌土石，能使異香滿地，經久不散；觸到腐朽的草木，即可重生繁茂，以之熏已壞死的肌骨，即可使新肉萌生；製成碎屑鋪散於地，厚積四五尺，於其上歌舞，舞姿百倍輕盈，且絕不留任何痕跡，當眞驚人之極。

旋波妲己、千月玉姬，獲知麟蓆的出處來歷，心中亦不由一陣激動，暗道：有此寶物，人躺其上，必如登仙境，更可大增內力，因此香氣既可令骨肉重生，日後但有損傷，皆無所畏懼了！

當下兩人向楚侯盈盈拜道：「楚侯爺以此作臣妾等聘禮，吾姐妹二人深感侯爺美意，敢不以區微之身奉獻侯爺？當心甘情願，歸入楚國，爲楚侯爺效力！」

楚侯熊繹一聽，樂得大笑道：「得兩位女中豪傑作寡人內助，吾楚國必可保萬世基業也！」

衆妃嬪、歌姬、武士亦同聲賀道：「恭喜侯爺！今日得此女中豪傑，當眞是奇珍異寶配佳人呢！」

當晚，楚侯熊繹，便下令在崇霞台上，舖開麟蓆，與旋波妲己、千月玉姬枕蓆而臥。旋波妲己、千月玉姬經香氣入鼻，登時誘發兩人的媚功妖力，於是不由自主，施展「玉面妖艷」、「千面幻變」神功，侍侯熊繹，頓令熊繹不知人間何世，快活之極。

第二天，楚侯熊繹即下令册封旋波妲己爲正妃，千月玉姬爲副妃。蘇氏姐妹二人，不但可統掌內宮，更可參預國事，權力之盛，顯赫之極。而蘇氏姐妹二人的「迷楚復國」大計，也已穩穩的成功一半，餘下的施爲，便是如何控制楚侯熊繹，令天下大亂了！

齊侯隱居　大夫攝政

乾坤運轉，日月穿梭，眨眼又過去數年時光了。

這一天早上，在神州極東之地的齊國都城臨淄（即今山東臨淄縣），忽然發生了一宗千古奇事。

在齊侯府中，忽然不見了齊侯姜子牙和夫人洛妃的任何踪跡。齊國，上至大夫田伯，下至宮中武士，爲找尋齊侯姜子牙，均亂作一團，但遍尋不獲，齊侯夫婦，到底去了何處呢？

大夫田伯，其位僅在齊侯之下，齊侯不在，他便是監國大臣了，職責所在，當然還有某種原因，田伯不得不苦思謀策。他忽然心中一動，暗道姜子牙和夫人洛妃的嫡傳弟子魯班、魯英，此刻尚在臨淄城魯府居停，爲甚不向他兄妹打聽？或可知悉齊侯夫婦的下落呢！

於是大夫田伯，果然同武士匆匆直奔臨淄城魯府來了。

大夫田伯來到魯府大門前，魯班已在門口等候了。魯班此時已是一位十六歲的少年，由於自小歷練，長得身軀粗壯，樣貌老成，行爲舉止，已大有成年人的氣度了。此時魯班一見大夫田伯，他在姜子牙身邊時，便已多次與田伯見面，因此絕不陌生，向田伯拱手道：「田大夫，魯班恭侯大駕光臨多時了！」

田伯因魯班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按其身份，實即齊國的公子，因此不敢怠慢，並回了一揖，這才奇道：「有勞魯公子相迎！但魯公子怎會事先知道下官到臨？早在此守侯呢？」

魯班此時不知想起什麼，略帶

傷感的微歎口氣道：「回田大夫，並非魯班先知，而是師傅齊侯大人預先安排而已！請田大夫進來，慢慢細說便了！」

大夫田伯不敢遲疑，連忙跟隨魯班進內，來到魯府大廳，魯班的爹娘魯牛夫婦，與魯英一道，出來迎客。魯牛夫婦已呈老態，但魯英卻亭亭玉立，越發俏麗動人了。

田伯大夫的身份，在當時猶如一國的丞相，地位僅在侯爺之下，而居萬人之上，因此魯牛夫婦上前欲行參拜大禮。田伯碍於魯班兄妹身份的獨特，雖無一官半職，但在齊國卻有如公子的身份，因此也不敢托大，受魯班爹娘的跪拜大禮，連忙雙手扶起魯牛夫婦，連聲道：「下官匆匆至此，因有急事，魯兄弟不必多禮！」

魯牛入齊多年，卻絕未涉足官場，因此對這等官場禮儀交際渾然不懂，而齊侯姜子牙夫婦，視魯牛夫婦亦如自家兄弟，根本不必講究什麼尊卑禮數。因此魯牛夫婦見大夫田伯光臨，先就慌了，忙道：「請問田大人，到底有甚急事？莫非小兒魯班惹上官非嗎？」

大夫田伯急道：「非也！非也！只因朝中發生急事，非同小可，下官不得不前來拜訪魯公子！此事關乎齊國生死，下官身爲監國大夫，職責所在，豈敢怠慢？」

魯牛越聽越糊塗，心道：班兒小小年紀，怎的關乎齊國之生死呢？他吃驚之下，連話也說不出了。

此時魯班忽然對魯牛道：「爹爹，師傅他老人家果然預佈安排，留下錦囊，但吩咐只可大夫田伯一人拆閱，請爹爹、娘親、英妹先行迴避好嗎？」

魯英一聽，心中便老大不高興，嚷道：「哼！哥哥！爲甚要我避開？姜師伯好不偏心，什麼都告訴你，卻把我魯英蒙在鼓裏！」

魯英仍在嘟噥，卻被娘親吳氏硬行拖走了。大夫田伯見狀，也不敢猶豫，令跟隨的武士退了出去。魯府大廳，此時就只剩下魯班和大夫田伯二人了。

魯班從貼身衣袋中，取出一封錦囊，交給大夫田伯，道：「田大夫，這是師傅於三日前交托魯班，說三日後朝中大夫田伯，必會先臨魯家，見面時便將此錦囊交給田大夫，切記只可供他一人拆啟。此乃師傅他老人家的吩咐，魯班一一照辦了！」

田伯心中又驚又奇，急欲知悉齊侯姜子牙到底預伏了什麼安排，便立刻把錦囊拆啟，裏面原來有一封密函。

密函寫道：「田伯閱審姜尚呈，虎鬥龍爭勢已平，周天風靜月華清，君若欲覓乾坤訣，八卦峯下玄機聲……」接下又吩咐田伯，若有不明之事，可向魯班詢示。

田伯閱後，不禁大吃一驚，心道：按密函之意，齊侯姜子牙，似已携同夫人洛妃一道，棄齊國政務而去，隱居天地乾坤了！如此下來，治理齊國的重責，豈非降於我田伯身上麼？

田伯這一驚可當眞非同小可，他急問魯班道：「魯公子是否知道，齊侯姜子牙已棄國而去呢？」

魯班此時雖年僅十六歲，但他自小便已吸納姜子牙的「八卦眞氣」，再加上數年苦練，他的「八卦神功」已有一定根基，更奇特的是，普天之下，也只有他魯班是玄機八卦祖師姜子牙的嫡傳弟子，當年的周文王僅屬半師半友，未入「天機八卦」之門，尚且可以據以演周易，魯班身爲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他的「天機八卦」奇學，自然足以獨步天下了。

因此此時魯班一聽，不自禁的便凝運「八卦內力」於目，向大夫田伯周身仔細一瞧：但見他頭頂平正準頭豐，枕骨平橫臉黃赤，背腰平厚腹垂拱，頭短掌方足背厚，聲沉耳厚髮眉濃，眼長顴聳面田字，五岳端莊更相朝！魯班心中不由一陣喜悅，暗道：此乃端正富貴之形格也，有此形格之人，處事必出以公心，不圖一己私利，於自然中遂成大富大貴，師傅交托田大夫監國，果然獨具慧眼也！

魯班心中忖念，不由又向田伯的子嗣宮望去，只見其子嗣宮上有二紅一青三道兒女紋，又紅者帶黑，青者帶藍，心中便不由一驚，暗道：紅者主男，紅中帶黑乃「黑煞」之氣，田大夫所出之男必有「黑煞」之氣纏身，再青者主女，青中帶藍乃「泛煞」之兆，則其所出之女，必定泛煞附體矣！田大夫若成監國大臣，則其子女日後必有染指朝政之心，倒不可不加提防也！

魯班默默思索沉吟，半晌無語。大夫田伯見狀，心中驚奇，忙又追問道：「魯公子！你是否知道齊侯棄國而去的原因？」

魯班的「八卦玄機」奇學，雖已具火候，但他畢竟年僅十六歲，閱歷尚淺，乍然便碰上這等國家存亡大事，也的確難爲他應付了！好一會，魯班才若有所思的道：「據魯班所思，師傅和師叔侯夫人洛妃，早已萌退出繁囂政事，血腥爭鬥兵戰，重返天地乾坤之意，如今眼見天下太平，齊地百姓也安居樂業，心中再無牽掛，也就決然退隱而去了！」

田伯一聽，深知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奇學，鬼神莫測，厲害之極，魯班既然是姜子牙的唯一嫡傳

弟子，料想他的「玄機」奇學亦必有見地，也不容輕覷他的見解，無奈歎了口氣，道：「魯公子既有此判，齊侯想必是決意退隱了！他的密函亦的確流露了重返江湖、翱遊乾坤之意，齊侯這一去，想必是不肯再回頭的了！但齊侯把國事交托下官，當令田伯戰戰兢兢，未知是否可不負齊侯重托呢？這眞教田伯進退兩難也！」

魯班一聽，即微笑一下，很認眞的道：「田大人不必憂慮，齊侯既然把齊國監國政務，交托田大人，魯班以爲必有道理呢！」

田伯忙道：「魯公子，有甚高見？」

魯班道：「師傅他老人家既精於八卦玄機之學，所算必無遺策，所選之人亦必極爲合適，因此田大人不必疑慮，且全心全力，代行齊侯監國政務吧！」

此話若出自其他人口中，田伯未必便肯盡信，但出自魯班之口，他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知師莫若徒，知徒也莫若師，這便極有份量，不容懷疑了。

田伯沉吟半晌，終於慨然的道：「既魯公子亦有此判斷，也不容田伯推辭了，田伯唯有竭心盡力，代齊侯監國效勞吧！」田伯一頓，又意態眞誠的道：「魯公子乃齊侯嫡傳弟子，已盡得齊侯眞傳，田伯勉爲其難，代行監國之務，深感惶恐，亦復力不從心，未知魯公子將以何策相教？以作田伯監國之訓呢？」

魯班一聽，不禁又一怔，心道：這等驚天國事之策，魯班又怎會知悉？田大夫這一詢問，未免是强人所難了！但若不管，又怕挫傷了田伯的信心，魯班想來想去，忽地眼前一亮，暗道師傅曾與師母洛妃論說治國之策，當日恰好魯班在場，耳聽目睹，師傅和師母也不避嫌，似乎另有深意，今日看來，乃欲借魯班之口，向日後的「監國大臣」轉述啊！

魯班如此推判，便不敢猶豫，坦然道：「田大人，實不相瞞，魯班當日有幸聆聽齊侯和夫人，議論治國之策，歸納起來，乃八字眞言也！」

田伯一聽，忙道：「魯公子，是那八字？」

魯班道：「無爲而治，約法三章。」

田伯道：「魯公子請道其詳。」

魯班道：「據魯班當日所悟，無爲而治，即政清刑簡，無爲即有爲，是爲『無爲之治』也。約法三章，即當日齊侯入齊地時，與齊民相約：殺人者死，欠債者還，義勇者賞，其餘商紂朝廷的所有嚴刑峻法，一概廢除。於是民間靖平，官無怨言，自無怨聲，齊地遂成天下樂土矣。」

田伯默默思忖沉吟，好一會，才忽地撫掌歎道：「不錯！無爲而治、約法三章……果然是治國之良策也，田伯必奉爲大旨！以不負齊侯的重托。」

田伯說罷，想起朝中羣臣，因齊侯失踪，均大感彷徨，羣集齊侯府等訊息，便向魯班告辭了。

魯班此時忽地想起，於田伯命格子嗣宮上所現「血泛煞氣」，便忽道：「田大人，請稍等！」

田伯脚步一頓，忙道：「魯公子尚有何高見？」

魯班道：「請問田大人，家中是否有二男一女三位孩兒呢？」

田伯見魯班此時的口吻，猶如一代玄機大師的老氣橫秋，不由大奇道：「不錯！田家正是二男一女三孩兒啊……魯公子從未到田某家中，怎會知道？」

魯班苦笑道：「田大人，魯班乃據師傅所傳玄機八卦判斷。若然準確，則田大人之大兒必年已十八、二兒十五，女兒則爲十四歲，是麼？」

田伯一聽，不由撫掌歎道：「是！是！確然如此，絲毫不差，魯公子的師承之學，果然神奇莫測！但未請教魯公子，吾之三位孩兒，日後的運命當如何呢？」

魯班一聽，不由觸起心事，暗道：田大夫雖然不失爲上佳監國人選，但其兒女輩之運煞，恐怕對田大夫的本命有甚大衝擾呢！屆時對齊國百姓而言，也未知是禍是福了！魯班心念電轉，暗感爲難，未知可否把自己的憂慮坦白相告。

魯班想了一會，他到底心腸厚道，不忍令田大夫爲家事惶恐不安，影響監國重責，便僅略示端倪的一句帶過去了。「田大夫，魯班未見令郎及千金之面，親身細察，又豈敢妄下判斷？田大夫也不必分心，總之遵從『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旨，田大夫自可勝任監國重責也！」

田伯一聽，雖然未得要領，但「齊家治國平天下」七字眞言，卻是天下諸侯均須遵從的法旨，因此也不便追索其底細。他稍逗留一會，也便告辭走了。

大夫田伯剛離開，魯班的妹妹魯英便呼地一躍而出。魯英也不待魯班開口，便把小蠻腰一叉，氣呼呼的嗔怪道：「哥哥！哼！你好！如此天大事兒，也不告訴我魯英！日後見了師傅、師伯，看我不狠狠告你一狀呢！」

魯班一聽，便知魯英這鬼靈精必定藏在一角，把剛才他與田大夫的對答偷聽到了。他也沒責怪她，只是歎了口氣，道：「妹妹，你我

只怕再難與師傅師母相見了！還說什麼告狀呢？」

魯英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因爲她剛才只聽到一小截，只知齊侯姜子牙和夫人離開齊都臨淄城，到外地遊歷去了，心道：出外遊歷，終會返回，就好像當年他兩人到烏龜山探訪爹爹，不久便返回齊地一樣。不料魯班卻說再難相見，魯英對師傅洛妃極爲依戀，簡直比娘親有過之而無不及，突聞此訊哪得不驚惶？

魯英此時也忘了嗔怪哥哥了，她連忙一手抓住魯班的手臂，連聲道：「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再難與師傅她見面？你快說清楚啊！哥哥！」

魯班想了想，忽然問魯英道：「妹妹，師母的『凌波玄步』神功，你學了多少了？」

魯英得意的格格一笑道：「師傅說，凌波玄步神功的精髓，魯英已領悟了，所差的僅是歷練吧了！」

魯班一聽，心中這才稍感安慰，又問道：「那妹妹今年多少年歲了？」

魯英道：「魯英今年十四歲嘛！哥哥明知故問什麼？」

魯班不答，又問道：「不錯，妹妹今年的確是十四歲了，那哥哥問你，假如剩下你一人，你敢不敢在這世上闖蕩歷練呢？」

魯英似乎從未想過這難題，她不由一怔，不解的道：「哥哥！怎會剩下魯英一人？就算師傅不在，也有哥哥你，還有爹爹和娘親啊！」

魯班一聽，便知魯英從未想到這問題了，他微歎口氣，道：「妹妹必須有心理準備，這一天或遲或早必定降臨，屆時便須靠你自己去應付江湖風險了！」

魯英又奇道：「爲什麼？哥哥！」

魯班道：「坦白告訴你，師傅和師母兩老人家，已厭倦了塵世生活，他們這一去，便猶如虎入深山、龍游大海、海闊天空，是決不會再回頭的了！而且按我的推算，我們魯家四人，已屆離異運劫，不必多久，必有災劫發生，令我們一家分離各地也！因此妹妹須勤奮練功，爲日後獨闖風波作好準備。」

魯英知魯班身負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奇學，因此可以推判準確，心中不由又羨又忌，故意沒好氣的鬥嘴道：「哼！說得如此可怕，魯英偏不信，看哥哥你有甚法子令我信服！」

魯班歎了口氣道：「沒有，一點也沒有，因未發生的事，絕不可促其到來，但若要來臨之事，卻誰也阻擋不了，且看看日後如何吧！」

＊　＊　＊

匆匆又半年過去了。齊國在監國大臣田伯的治理下，他遵從姜子牙的「無爲而治、約法三章、刑清政簡」等治國之策，倒也把齊國的安定繁榮保持下來，齊地百姓因此也能安居樂業，一片太平景象。

田伯的大兒子田諸兒，時年已十九歲，生得身高偉岸，粉臉朱唇，天生的一位美男子。女兒田文姜，更艷麗非凡，秋水爲神，芙蓉如臉，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當眞是古今國色、絕代佳人，更兼博古通今，出口成文，因此號爲「文姜」。二兒田通，卻醜陋無比，不但兄妹瞧不起他，連他自己亦非常自卑，把自己關在書房，整整一月可以不步出門。

田文姜雖然是女兒之身，偏有男兒的氣概，她甚至有治國爲王的奇高抱負。可惜她生就女兒之身，不可出入朝廷官場，而且她的父親田伯，雖然對她甚爲偏愛，但也不敢壞了齊侯的規矩，容她出頭露面。因此田文姜常常抱怨自己是女兒之身。

不料田文姜性野傲，終日被困在家中，寂寞之下，竟打起她的胞兄田諸兒的主意來了。而田諸兒與田文姜雖爲兄妹，但各出一母，自小便在家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後來田文姜長大了，又十分早熟，十四歲的少女，便已身材體態豐滿，出落如花似玉，田諸兒年已十九歲，已知男女情事，見田文姜如此才貌，又見她舉止妖媚，每有挑逗之意，心中也不由搖蕩起來了。

兄妹二人，逐漸形影不離，並肩携手，無所不至，只是碍着家人的視線，未至同衾貼肉而已。不料田伯這位做父親的，對田諸兒又極爲寵愛，望他日後繼承自己的衣鉢，光大田家門楣。因望子成龍心切，便連「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國訓中的「齊家」也忘記了。因此以爲田諸兒、田文姜兄妹，只是兄妹友愛，也沒加制止兩人的親暱。

一天，田文姜忽然病了，臥在床上，再不見步出閨房，請來的郎中，也沒一人能斷其癥。田伯也十分鍾愛這位嬌媚的女兒，正着急之時，大兒子田諸兒忽然自告奮勇，說是自己研讀過醫典，可以判斷妹妹的癥狀。田伯一聽，大喜之下，也不理會田諸兒是否另有深意，便連忙吩咐田諸兒道：「諸兒如此好學甚佳，你就前去妹妹閨房，試判斷其癥吧！」

田諸兒奉了田伯的令旨，登時便有恃無恐，再無須顧忌了，當下立刻趕到妹妹田文姜的閨房。田文姜聽婢女說大公子前來探病，雖在病中，亦欣喜的忙道：「快請哥哥

進來啊！」

田諸兒進來，見田文姜臥在床上，婢女又在旁，不敢失態，無奈規矩的站着探問了幾句，但總似言不由衷似的，有話欲言又止。

田文姜聰明絕頂，見狀便已窺透田諸兒的心態，擺一擺手，把婢女均支走了。

田文姜的閨房，登時便剩下她和田諸兒二人世界，田諸兒果然欣喜的笑了。

田文姜在床上半臥半坐，眼皮直往田諸兒身上瞟去，故意道：「哥哥是來探病呢？還是判斷病癥？」

田諸兒一聽，頓悟田文姜之意，亦含笑道：「妹妹，探病如何？判斷癥狀如何呢？」

田文姜媚笑道：「探病麼，只可遠觀不可近身而視；判病癥麼，只須望、聞、問、切，因此只可近身不能遠觀呢！」

田諸兒見田文姜此時半倚半躺，衣飾單薄，玉胸也半掩半露，心中不由大蕩，他也管不得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兄妹不可亂倫的規訓了，一步搶到床前，挨着田文姜坐下，笑道：「妹妹，我自然是來判癥狀啊！」

田文姜此時已心如鹿跳，她也管不得女兒害羞了，仰身往田文姜懷中一躺，媚笑道：「那哥哥便只管替我望、聞、問、切吧！哎喲，你心急什麼？」

原來田諸兒此時已有點急不及待，伸手便在田文姜玉體上游走撫摩起來，直把田文姜弄得俏臉如脂，嬌喘呼呼，若不勝情……

如此過了好一會，兩人才從如膠似漆中分開。

田文姜神清氣爽，病態全消，她歡暢之下，不由脫口吟道：「桃有華，燦爛閃灼，艷如朝霞，君今攀折，切望來春！叮囑兮復叮囑！」

田諸兒但感田文姜的才貌，勝於天下女子，亦回吟一句道：「英有桃，桃英已合。當戶不折，飄而爲野草野花！嗟歎啊復嗟歎！」原來田諸兒心中，已想到田文姜終究是自己的胞妹，日後必要嫁到別家，因此大爲嗟歎。

田文姜一聽，頓悟田諸兒心意，她不由亦深有同感的幽幽長歎一聲。因爲田文姜激情過後，亦忽然驚覺，田諸兒畢竟是她的胞兄，她笑他受困於家規國教，是決無可能長相斷守在一起的！

好一會，田文姜忽地眼神一亮，目灼灼的盯着田諸兒，焦切的道：「郎……哥哥……你是否祈望與文姜永遠斷守不分呢？」

田諸兒長歎一聲道：「姜……妹啊！我豈會不想？但你我受制於家規國禮，不能自主，終究要燕雀分飛啊！」

田文姜一聽，不由欣然一笑，她目灼灼的盯着田諸兒：「郎哥哥！你只須有此心，自然便有辦法達至呢！」

田諸兒一聽，又驚又喜又奇，忙道：「姜……妹！你有甚妙法？可達成……這心願？」

田文姜意味深長的微微一笑，忽然道：「郎哥哥，我問你，這阻人去路的家規國教，是由誰來制訂的呢？」

田諸兒沉吟道：「所謂家規國禮，自古有明訓，有周禮所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誰也不敢違逆啊！」

田文姜卻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雖然如此，但文姜以爲，也有辦法衝破這惱人的禮教呢！」

田諸兒大喜道：「姜……妹！是甚妙法？」

田文姜不作正面回答，卻反問道：「然則這家規禮教，是誰制訂及執掌的呢？」

田諸兒道：「爹爹是一家之主，這家規自然是爹爹執掌的啦！至於這國家禮教，上有古訓，中有周禮，下有齊地法規，執掌之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田文姜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家規先不去論議，這國家禮教一條，雖上有古訓，中有周禮，但決定以及執掌的，依然天下各大諸侯，以及各治國之君！就如齊國而論，爹爹既然受齊侯所托，代行監國重責，他便是齊國實際的君主也！你我之事，只要身爲一家之主，一國之君的爹爹允許，便足以心願達成啦！」

田諸兒一聽，雖驚佩於田文姜的見地，但仍惶恐不安道：「但爹爹對齊侯十分忠心，他又豈會違逆齊侯的治國策訓呢？更休論允許你我……之間的事了！」

田文姜微笑道：「關鍵便在於此了！爹爹今年多大了。」田文姜忽然問道。

田諸兒不由好笑道：「六十多嘛！爹爹的年歲，姜……妹難道不知道麼？」

田文姜意味深長的道：「不錯！那你以爲，日後爹爹的監國大夫之位，將由誰來承繼呢？」

田諸兒吃驚道：「目下爹爹好端端的，你怎會想到這上面去了？」

田文姜道：「郎……哥哥啊！你不是欲保持你我之間……這個關係嗎？那就勢須衝破這見鬼的家規禮教！而要衝破，除非你是齊國之君也！爹爹日後的位置，按道理必會由你承繼，只要成事，那一切便

好辦了！」

田諸兒一聽，先是猛吃一驚，然後又不得不敬佩田文姜的見解，也不得不承認，這的確是唯一可達致兩人長相斷守的辦法！好一會，田諸兒不由喃喃的道：「雖然……但如何可以保證，我必能承繼爹爹監國大夫之位？」

田文姜微哼一聲道：「假如你守株待兔，坐等其成，那當然不能保證啦！哼，但若搶佔先機，先行掃除障礙，那就必成無疑！」

田諸兒道：「是甚障礙？姜……妹乃指二弟田通麼？」

田文姜不屑的微微一笑，道：「二哥這醜八怪，他配麼？連他自己亦自知不配，終日如女子三步不出閨門呢！」田文姜一頓，又神色一凜道：「我最擔心的，並非吾田家中人，而是齊侯姜子牙那面的人啊！」

田諸兒奇道：「齊侯夫婦，已失踪多時，又已把監國重責，付托爹爹，看來已厭倦紅塵，歸隱不返了，齊侯又無兒無女，更擔心什麼呢？」

田文姜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齊侯今番離國，倒不可能再返回了，齊侯夫婦，也果然並無兒女留在齊都；但這並不能絕對保證齊侯夫婦，日後沒有兒女降臨，返齊國承繼齊侯之位，此其一也。再者齊侯夫婦雖已退隱，但仍留下一着棋子在臨淄城呢！這怎能掉以輕心？」

田諸兒一聽，事關他自己的功名富貴，他也不能不緊張了，忙追問道：「是甚棋子？」

田文姜神色凜然道：「這一着棋子，便是齊侯夫婦的嫡傳弟子魯班和魯英兄妹也！」

田諸兒一聽，便不以爲然的呵呵一笑道：「這魯家的兄妹，尚是小娃兒而已，成得什麼氣候呢？姜……妹太敏感了吧？」

田文姜冷笑道：「若如此輕覷魯家兄妹，你便大錯特錯了！你不是聽爹爹親口吩咐過嗎？說齊侯的嫡傳弟子魯家兄妹，猶如公子、公主身份，千萬不可輕忽怠慢？而且據說魯班這小傢伙已盡得齊侯的眞傳，齊侯的『八卦玄機——釣天』奇學，天下震驚，魯班若已悟透，對吾田家必乃心腹大患也！別的不說，魯班憑他的『八卦玄機』奇學，必已算出你我之間的……私情！他只要向爹爹洩露，那爹爹便必定不敢偏私，嚴厲處置吾二人，屆時不但承繼不了齊國君主之位，只怕連人頭亦難保住呢！虧你仍如此輕忽大意！」

田諸兒此時心中亦不由一寒，猛地意識，齊侯的嫡傳弟子魯班兄妹，絕非他想象中無足輕重了！不但如此，且更直接威脅到他的生命和前程呢！田諸兒不由惶然道：「這……這卻如何是好？」

田文姜微哼一聲，「虧你還是男子漢大丈夫，連先下手爲强，後出手遭殃這道理也不懂！」田文姜一頓，又狠狠的咬牙道：「爲了你我……的事，爲了保住人頭，也爲了你日後的前程，也不得搶先一步，殺人滅口也！」

田諸兒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道：「不得了！此事若被爹爹知悉，肯善罷甘休嗎？再說魯班兄妹，既然是齊侯夫婦的嫡傳弟子，武功必定不弱，憑我一人之力，怎能得手？萬一失手，豈非自招奇禍嗎？」

田文姜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對田諸兒附耳低語了幾句什麼。然後嘿嘿一笑道：「爹爹的心性最清楚！這大半年，他的監國大夫位做得不錯，他必然極欲保住現狀，稍有動搖他現狀之舉，必令他震怒，只要抓住爹爹這個弱點，哼哼，對付那魯班小兄妹，還不是易如反掌嗎？魯班小兄妹雖然武功不錯，但又怎能抵敵田家的無敵勇士哉！郎哥哥啊，不必猶豫，且依文姜的妙計，安排好弓弩，去擒捉這對小猛虎吧！」

第二天，監國大夫田伯的大公子田諸兒，即四出活動。跟隨他左右的，尚有田府的四大護府武士，亦即田家的死士無且、無究、無忌、無生四兄弟，均神勇無敵，田諸兒有四人相助，便無往而不利了。

不久，便有各種訊息、風言風語，傳入監國大夫田伯的耳中，各種訊息均直接或間接暗示，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魯班，靜極思動，不安現狀，更私下埋怨齊侯無情，沒把監國的重任讓他承繼，因爲他是齊侯的嫡傳弟子，又盡得齊侯的眞傳，論情論理，皆不應把他冷落了！

一個人說蘭花臭，聽的人都認他是瘋子；二人說時，亦有白痴的嫌疑；三人說了，便令人半信半疑，若更多的人說是，那聽的人便必定心動，漸而便信以爲眞了。千夫所指，無疾而終；衆口所毀，眞金亦被銷融。

監國大夫田伯，面對來自他的家人、親信、心腹的各種訊息，皆聚到一個焦點，那就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魯班的「反叛」，這「焦點」尖銳如針鋒，終於把田伯的心刺痛了！

＊　＊　＊

這一天早上，初升的太陽便份外烈艷，七彩的霞光也帶着灼人的煞氣。原來齊都臨淄位於極東海濱，五月的朝陽，也似極西之地的

中天烈日了。

昨晚魯班整夜心神浮蕩，難以入眠，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因此第二天絕早，魯班便悄然離開魯家，掠上魯府後面的一座山崗，演練師傅姜子牙所傳授的「吐納朝陽」內功心法。

魯班依師承的法門，挺立於山崗之巔，面向東面初升朝陽，雙目低垂，眼觀於心，心念於陽，在魯班的意念中，「朝陽」便渾似一個威力無比的「灼灼八卦」，閃耀萬丈光華，他所演練的「吐納朝陽」內功心法，便有如吞吸「朝陽八卦」的無比光華威力了。

這一套「朝陽八卦」的內功心法，當眞非同小可，普天之下，亦僅有魯班獲玄機祖師姜子牙的眞傳。至於後世的道家、佛家吐納功夫，無不以此為根基而演化。

魯班演練了一會，不知怎的，他今早的演練，似乎格外速效，他吐納了半個時辰，便忽感渾身熱氣沸騰，心胸鼓脹，似有欲爆裂之勢。

魯班暗吃一驚，不知為甚會忽然如此？但他悟性奇高，稍一思索，便忽然驚覺，今早的朝陽似乎特別猛烈，因此吞吸「朝陽八卦」的內功心法，收效也十分奇速。但為甚朝陽今早特別猛烈？魯班的「八卦玄機」尚未達大成境界，因此不可能運用「天機奇學」去推算，也不可能弄明白。況且也根本沒時間容他仔細思忖。

魯班聽師傅說過，練功之時，若體內熱氣沸騰，不可抑止，有欲爆裂之象，此乃練功「走火入魔」的先兆，非常可怕，輕則武功內力盡失，成廢人一個，重則經脈盡斷，立時死亡。而解救之法也十分獨特，可說是「八卦玄門」的獨門秘方。

魯班依師門解救之法，忽地仰天長嘯，盡力發氣，化收為放，化吸為洩。師門的獨門心法果然神效，一會後，魯班的心境終於恢復平靜了。

但就在此時，魯班忽見四隻烏鴉，似受驚而飛，在烈艷的朝霞光中，撲騰而去，竟飛入山崗後面的魯府後園去了。

魯班一見，微吃一驚，即袖占一卦，卻得「玄機八卦」中「斷吉兇篇」的「蒙」卦。魯班微一沉吟，即肅然而驚，暗道：「蒙」卦曰：蒙，即山下有險，而險則來自誣告；初誣告，尚不信，險亦未生，再三誣告，便十分危險了！這豈非大兇之卦麼？

魯班心中已有斷判，轉念又暗道：四隻烏鴉往我魯家飛去，因此兆而得「蒙」卦，「烏鴉」乃陰煞之物，「誣告」亦屬「陰煞」；又「烏鴉」有四隻之數，恰與吾魯家人口相合；然則此卦豈非暗示我魯家四人皆有「受誣而至」之險嗎？

魯班心念電轉，他再也難靜心演練內功心法了。只見他身形一縱而起，便向山崗下面的魯府掠去。

魯班回到家中，尚一切平靜，他才暗鬆口氣，心道：幸虧魯班有師門玄機指引，可以及早趨吉避兇……

不料魯班暗自欣慰之際，卻只見爹爹魯牛匆匆而出。魯班一見，忙問道：「爹爹，你去甚地方呢？」

魯牛見魯班神色匆忙，不由吃了一驚，道：「班兒，你不是前去練功麼？怎的早早便回來？今日是你爺爺死忌，你娘親着我出去買香燭回來拜祭啊！有甚麼事了？」

魯班一聽，心中不由一跳，他不想令爹娘驚嚇，便掩飾的笑了笑道：「沒什麼，爹爹。原來今日是爺爺死忌！這樣吧，爹爹宜與娘親、妹妹一道，先行返吾老家烏龜山，親身上墳拜祭呢！班兒不久亦將返回，與爹爹會合！」

魯牛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因為他深知魯班雖年僅十六歲，但他是一代玄機祖師姜子牙的嫡傳弟子，師門的「玄機八卦」奇學，已有一定根基，因此他所說的，自然與等閑的娃兒大不同了！魯牛急道：「班兒！為什麼要返回烏龜山老家拜祭？你爺爺的牌位不是已帶來這兒了嗎？莫非有甚兇險之事發生了？」

魯班不欲嚇着爹娘，他想了想，便鎮靜的道：「沒事，爹爹，只要速返烏龜山老家，那便可以平安無恙了！」

魯牛奇道：「為甚非要離開此地不可？我等這一走，豈非辜負了齊侯待我魯家的一番心意嗎？」

魯班道：「不，爹爹，師傅他老人家，當年替我魯家破解祖脈煞氣，烏龜山龍氣，從此可以蔭庇魯家子孫血脈，返回烏龜山，自可有兇化兇，有吉趨吉了！況且今日是爺爺的百年死忌，不可草率，理應親身上墳前拜祭一番！爹爹不必猶豫，依孩兒的話，速領娘親、妹妹離開齊地吧！此事的根由，班兒日後再向爹爹細說好了！」

魯牛見魯班一片肅然，深知其中必定隱伏什麼兇險，而且魯班心性穩重，絕非信口而言。便不敢猶豫，匆忙與魯班一道進內堂，準備行裝，以便暫時離開，返魯地烏龜山拜祭祖先。

不一會，魯牛、吳氏夫婦，便帶同女兒魯英一道，悄悄離開魯府，又揀僻靜之處，避開人的注目，神不知鬼不覺的出了臨淄城，然後轉向西面，向魯國境內的老家烏龜山去了。魯英不知底細，便被

帶離臨淄城，奇怪的是，生性嬌野之極的魯英，居然一聲不響，乖乖的便跟隨爹娘出城而去。

魯班見爹娘和妹妹已安全離開臨淄城，他一直暗隨保護，此時才鬆了口氣，悄悄的返回魯家，以便靜觀其變。

出乎魯班意料的是，當魯牛夫婦與魯英一道，進入魯國，又快抵達烏龜山脚時，魯英忽然嘿嘿冷笑道：「爹爹、娘親！你等可被哥哥騙了！」

魯牛一聽，奇道：「英兒，你怎說被哥哥欺騙了？」

魯英笑道：「爹爹啊，我問你，自離開臨淄城，是否皆一路平靜？前面便是烏龜山脚，只要返回老家，哥哥說便安全了？是也不是？」

魯牛道：「果然如此，但也不能便說你哥哥欺騙啊！」

魯英卻古怪的一笑，道：「爹爹，哥哥是否精於姜師伯的八卦玄機？」

魯牛道：「當然啦！齊侯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天下知名，班兒乃他的嫡傳弟子，自然也很不錯呢！」

魯英一聽，見爹爹大讚魯班，心中便不是味，她小嘴一撇，哼道：「哼！稀罕麼？哥哥不過是好運，遇上偏心的姜師伯而已！魯英日後必比哥哥毫不遜色！哎喲不說這些！爹爹！哥哥不錯精於八卦玄機，既然如此，他豈會不知吉兇禍福？他之所以要爹娘和我三人離開臨淄城，表面的理由是返魯地烏龜山拜祭爺爺，實際上哥哥必另有深意，說不定他已發現了什麼兇險之兆，我擔心爹娘你們不懂武功，我魯英又是女娃兒，不想我等遇甚不測，因此想法兒支開我等三人，而由他獨自去面對兇險呢！」

魯英話音未落，魯牛便大吃一驚，忙道：「英兒！你此話當眞嗎？」

魯英點點頭道：「哥哥的脾性我清楚，只怕不會假的啦！」

魯牛更驚，急道：「若然如此，那班兒就危險萬分了！他到底只是一位十六歲的孩子啊！不行，我必須趕回臨淄城去！」魯牛愛子心切，話音未落，便欲轉身重返回東面的大路上了。

魯英一見，連忙一手把魯牛扯住，她雖然是十四歲的女娃兒，但力氣卻竟比魯牛大了不少，因此這一扯之下，魯牛竟如被釘釘住，半步也不能移動了。魯英道：「爹爹你返臨淄城幹麼？」

魯牛道：「我決不能讓班兒獨自遇兇險啊！好歹回去也有人照應！」

魯英道：「哥哥既有此安排，那所遇的兇險必是非同小可，爹爹又不懂武功，行動不便，這一回去，更會加重哥哥的負擔呢！」

魯牛大急道：「英兒！那如何是好？總不能白白瞧着你哥哥一人獨力難支也！」

魯英忽地決然的道：「爹爹！英兒回去照應哥哥！」

娘親吳氏一聽，大驚道：「英兒！你有甚本領，居然敢回去照應你哥哥？只怕你回去是白白送死呢！」

魯牛也苦笑道：「爹爹雖然不懂武功，但脚力仍健，奔走照應總還可以，也勝於你小女娃兒也！英兒不必拉扯，還是爹爹回去照應你哥哥好了！」

魯英一聽，不由格格一笑，她抬頭一望，只見高樹上葉梢之巔，有鳥兒結了一個巢穴，魯英便伸手一指道：「爹爹，你有本事把這鳥巢摘下來嗎？」

魯牛抬眼一瞧，但見鳥巢結於樹巔枝梢，距地面足有十丈，不由苦笑道：「如此高的鳥巢，爹爹並非雀鳥，怎能摘下來啊？」

魯牛話音未落，魯英已格格笑着道：「爹爹！那看魯英如何把它摘下來好了！」說時，魯英依師傳洛妃所授的「凌波玄步」心法，猛吸一口眞氣，她的身子便忽然凌空而升，呼地直飄而上，離地足有十丈，剛好升上樹巔。

樹巔是一片濃密的樹葉，但十分柔軟，鳥飛下來，也自抖搖不止。不料魯英卻穩站於樹巔葉上，格格笑道：「爹爹！你看，英兒伸手便可把鳥巢摘下來了！」

魯英說時，身子已如踏着波浪，輕飄飄的在樹巔葉上游移，很快便移到鳥巢上面了。她撥開樹葉，探頭一看，只見鳥巢上有四隻乳燕，以為是母親叼食回來，紛紛張嘴吱喳亂叫，其狀可愛又可憐。

魯英一見，伸出去摘鳥巢的小手，立刻便縮回去了，她喃喃的叫道：「小乳燕啊小乳燕，你正等着娘親回來，我又怎忍心令你娘親與你等分離呢？不要再亂叫好麼？我魯英不損壞你們一家的巢穴罷了！」

就在此時，魯英的頭上，忽地有一隻燕子降了下來，伸嘴向魯英的腮旁觸了一下，似向她親吻致謝，沒有破壞它一家子的天倫之樂。

魯英仰頭一看，只見這燕子頭頂一片雪白，模樣十分可愛，不由欣喜的笑道：「白頭燕子！你是它們的娘親麼？你不必驚慌，魯英決不會損傷你的孩子！」

白頭燕子一聽，吱喳的叫了一聲，便呼地飛回燕巢，張開雙翼，撫慰牠受驚的孩子。

魯英瞧得不由一楞，暗道：天生萬物，萬物便皆有生息繁衍之權，小如燕子，亦復如是！她的性子本就有點玄幻，此時觸動心思，竟忘了上樹巔的目的，怔怔的立於樹巔，猶如一隻嬌俏的玉燕。

魯牛夫婦在下面見了，魯英在樹巔飄飄然，不由大急，忙道：「英兒！快小心下來！如此之高，摔下來必粉身碎骨呢！」

魯英被爹娘的叫聲驚醒過來，這才一躍而下，穩穩落於地上，她身法的美妙輕靈，猶如於水上踏波。魯英格格一笑，道：「爹爹！那鳥巢有乳燕，我不摘了！但依爹爹看，我是否比爹爹更適宜奔走接應哥哥呢？」

魯牛夫婦一見，這才猛地醒悟，魯英跟隨齊侯夫人洛妃多年，並沒白費工夫，已練成一身飛躍的驚人本事了！魯牛心道：單是這等踏樹巔如凌波的本領，便比我年壯時登山越嶺砍柴的脚力强多了，看來接應班兒的重責，的確非英兒她莫屬也！

此時不但魯牛心許，連娘親吳氏也不由歎道：「齊侯夫婦眞神人也！班兒、英兒在他夫婦調教之下，竟亦練成了一身功夫呢！孩子他爹，看來英兒去接應班兒，的確比你强多呢！」魯牛也點點頭，喃喃地道：「是，是，孩子他娘，天幸魯家這一雙小兒女終於成材了！但英兒啊，你代爹爹走一遭也好，但須依爹爹的吩咐行事，知道麼？」

魯英一聽，大喜道：「好呵！爹爹快說有甚吩咐？」

魯牛道：「你此行不可任性頑皮，一切須聽從哥哥說的話！知道麼？哥哥他畢竟比你穩重啊！」

魯英格格笑道：「知道啦！爹爹，娘親！英兒去啦！」魯英話音未落，身子已如飛燕，呼地掠起，向東面的齊國臨淄城飛去了。

魯牛一見，急得在後面大叫道：「英兒！快去快回！告訴你哥哥，不要貪戀在齊國的富裕生活，吾等窮苦人家，也不求什麼榮華富貴，但得一家團聚，便快活極了！着他速速離開齊國，返回烏龜山老家便了！」

此時魯英已遠在十數丈外，但爹爹的話，卻聽得一字不漏，只聽她格格笑着傳回一聲道：「放心吧爹爹！英兒保證把哥哥他安全帶回烏龜山好啦！」話音未落，魯英的嬌俏身影，已漸消失不見了。

* * *

就在當天下午，亦即魯英一行三人，已抵烏龜山腳，忽然驚覺魯班有兇險，魯英自告奮勇，重返齊都臨淄城，接應魯班的同一時間，魯班的「蒙卦」靈驗非常，果然已陷入生死一線的兇險中了。

魯班早上雖然已據「烏鴉入魯家」先兆，卜得「蒙卦」，意料兇險將至，但這一場危機，到底是誰引發，亦即是誰「再三誣告」，而至令魯家有此殺身之禍？魯班尚未能斷定，因此他一直呆在魯府，並沒有躲避，以便探究明白，以驗證自己所學的「八卦玄機」，到底達到何種境界，日後好刻苦研練。

上午過去，中午也過去了，魯府卻一片平靜。魯班卻絕不動搖，依然穩如泰山般的呆在家中，絕對沒有絲毫不顧而去的意思。

正當魯班心中略爲焦急，思忖「兇兆」何時降臨之際，魯府外面，忽地傳入一片奔跑而近的脚步聲，爲數絕不少，似乎是整整一隊兵馬來臨了。

魯班一聽外面急驟而來的脚步聲，便不由微歎口氣，喃喃的道：「山雨欲來風滿樓，要來的果然不可抗拒……」

魯班話音未落，爲首一名身軀魁壯的美男子，已率十數武士一擁而進，美男子的身後，緊隨四名武士，均精光閃爍、武功極高之輩。

美男子進來便張目四射，卻只見一位年方十六的少年，神色自若的端坐不動，不由大奇，喝道：「魯家中人，均到哪兒去了？誰是魯班？你是魯家的什麼人？」

魯班鎮靜的一笑，道：「這是魯家，你等不請自進，理該我問你，不該反客爲主而問我啊！」

美男子一聽，即傲然道：「吾乃齊國監國大夫田氏大公子田諸兒，今奉田大夫之命，前來擒拿魯家中人！」

魯班一聽，向田諸兒目注一眼，只見他印堂果然隱隱帶黑氣之煞，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當日從田大夫命宮所察，已知其「子嗣宮」潛伏「黑藍煞」，「黑」者血煞，「藍」者淫煞，不料此「血淫奇煞」，竟以我魯家爲導火索也！不過我魯家僅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尚有更可怕的隱伏於後，屆時只怕便非田家之禍，而是齊地萬千百姓的浩劫了！

魯班心念電轉，原來的打算便忽然改變了。他本來有意靜觀其變，不作任何反抗，以便從中探明「蒙卦兇兆」的眞相。但此時他卻忽然明白，自己絕不可貿然便陷入對方的「血淫煞」中，齊國百姓，在師傅的治下，才有「東方樂土」的美譽，豈能因田家的「血淫之煞」毀於一旦？目下師傅雖然不在，但他是師傅的嫡傳弟子，雖然勢單力弱，但無論如何亦須與田家的「血淫之煞」，狠狠鬥上一鬥啊！

魯班這般思忖，便決然的立定主意了。只見他忽地呵呵一笑道：「噢！原來是田公子，請問爲甚



魯班不忍傷害無且兄弟，使出「八卦神功」……

要來擒拿魯家人呢？」

田諸兒身邊有無且、無究、無滅、無生四大勇士助力，膽氣甚壯，他也不畏魯班武功高强，傲然的道：「吾奉田大夫之命，擒拿魯家中人，特別是抓魯班回去審訊，因爲魯班有反叛齊國的瀰天大罪嫌疑！快說，魯家中人在何處？你再不說，便休怪吾手下無情了！」

魯班一聽，便不由暗歎口氣，心道：事情到了這等地步，那一切的辯駁只怕亦徒勞了！因此他也不作任何辯白，坦然的朗聲道：「我便是魯班！既然是我魯班犯有反叛齊國之嫌，便隨你等回去便了，何必累及我的父母家人呢！」

田諸兒一聽，他不由一怔，料不到魯班如此從容鎮靜，更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父母家人。田諸兒又暗道：按文姜之計，魯班乃吾接掌齊國的最大障碍，便把此人除去便了，也省卻了許多痲煩！

田諸兒心中轉念，便道：「很好！魯班，你果然有男兒氣概！既然你肯俯首就擒，本公子也可暫時放你家人一馬，但須着其速離齊地，永不許再返回！不然便休怪吾心狠手辣也！」

魯班微笑道：「放心，魯家中人，決不會自投羅網也！事不宜遲，田公子也必等着擒捉魯班回去交差，這便隨你走一遭吧！」魯班說時，一躍而起，大步向門口走去了。

田諸兒見事情居然如此順利，省了一場厮殺，不由大喜，心道：只要你魯班肯乖乖隨吾回去，不必審訊便可把你投入死牢，屆時下手，便方便多了！

田諸兒也不去留難魯班，只大聲吩咐隨行四勇士道：「汝等四人，負責押送魯班，不可出錯！」

無且、無究、無滅、無生四勇士一聽，立刻縱躍而出，前二後二把魯班夾在中央，嚴密戒備。田諸兒知道四勇士的厲害，由他四人押送魯班，必可萬無一失了！因此田諸兒下令隨來的近百武士，負責在外圍戒備便足矣。

田諸兒率武士押着魯班，走出魯府，很快便走到大街上了。他的估算並沒半點差錯，因爲就連魯班自己亦知道，田家這四大勇士的實力可非同小可，每一人的功力，均可與師母洛妃不相伯仲，而自己僅可接住其中的一人，欲在四人手下逃走，那簡直連一線機會也沒有，因此魯班只好一直乖乖的向前走，並沒有任何的反抗。

在大街上走了一段，眼見前面不遠，便是齊侯府外牆了。自齊侯姜子牙把監國重責付托田伯大夫後，田伯便搬入齊侯府中，儼然是齊侯爺的身份了。因此田諸兒押魯

班入齊侯府，亦即把他押返回家處置。

魯班見自己被押去齊侯府，心中便忽然一動，登時便有脫身之計了。因爲對齊侯府的環境，魯班絕不陌生，他在齊侯府中，已不知練功多少回了。因此若說熟悉，除齊侯姜子牙本人外，魯班便是唯一的人選。

田諸兒卻渾然不知，他眼見齊侯府已近在眼前，心中不由一陣欣然。他深知只要把魯班押進府中，根本不必審訊，便立刻可以把他置諸死地以滅口，然後他便可以穩穩承繼監國大夫之位，進而一躍而成齊侯府，屆時，他與田文姜的私情，便誰也不敢阻撓了！

田諸兒欣然自喜間，田家四勇士，押着魯班，已走入齊侯府了。

魯班一直默默沉思，此時忽地抬頭一看，但見不遠處正面是齊侯府的大堂，亦即商議齊國大事的地方，按理應把自己押入大堂，由大夫田伯親自審訊。魯班心道：此時尚不宜輕舉妄動，且見了田大夫，看他有甚話說，他若不分青紅皂白，殺害齊侯的嫡傳弟子，看他日後如何向齊侯交代！

魯班忖念之際，田家的四勇士，前面的無且、無究二人，忽地把通向大堂的路堵住了，後面的無滅、無生即沉聲道：「轉左！速行！」果然是無滅、無生，連說話也不生不滅，連半句多餘的話也沒有。

魯班一聽，便故作不懂，道：「既然是把我交由田大夫審訊，爲甚不押我去大堂議事廳，左面是甚地方？」

無滅道：「死牢！」

無生道：「囚你！」

無且道：「格殺！」

無究：「勿論！」

這四大勇士，雖然每人僅吐了二個字眼，但魯班悟性奇高，立刻便把這八個字眼，化作一幅可怕的圖文：你魯班已成田家執掌齊政的障碍，因此根本不必審訊，是以便把他囚入死牢了！若有任何反抗，即格殺勿論！

魯班不由被田家的霸道激怒了，因此就連監國大夫田伯也不想見了，他認爲田伯亦已陷進「血淫之煞」中，不能自拔，決不會秉公論處了！

魯班向左面一望，只見不遠是八個圓形的小池，每一個水池又有一條小徑相連，要走去死牢，水池的迴環小徑是必經之路。

魯班微一思忖，即呵呵一笑道：「如此說，田家是必欲置魯班於死地了！好！好！只要能保住齊地這塊東方樂土，便犧牲魯班一人，又算得什麼！」

魯班話音未落，即搶先向左面的死牢方向走去。他此時的步幅忽地加快，只見他微一滑移，便已達一丈遠。負責押送的四大勇士，也突然被拉後了，連忙疾掠而上，緊隨魯班之後，以免他逃走，只要把他收入死牢，那便穩如泰山了。後面的田諸兒一見，也厲聲喝道：「四勇士！切不可放鬆！千萬莫出差錯！若違者殺毋赦！」四勇士一聽，跟得更緊了一點，在這種距離，就算魯班有三頭六臂，也決逃不過四勇士的全力一擊。

魯班似乎也根本沒有絲毫逃跑的打算，因爲他正乖乖的沿着繞水池的小徑，向左面的死牢走去，半步也沒有偏離。繞小池的小徑表面上很短，但走起來卻十分漫長。特別是此時魯班走在前面，後面的四勇士及田諸兒等人，便被逼緊隨不放，走起來便似乎更漫無止境了。

這樣子走了一會，前面的四勇士依然緊隨魯班不放，但後面的田諸兒及一班武士，已開始頭昏腦脹，眼前似乎只剩了永無止境的小徑，加上他自小色心甚重，太近女色，消耗甚巨，因此內力自然比不上田家的四大勇士。因此田諸兒的神思先就迷糊起來，漸而連東南西北也分不出了，眼前但只見茫茫無盡的小徑，以及魯班和四勇士模糊的身影，田諸兒不由又驚又慌，但也不知爲什麼竟會如此模樣？

原來魯班早就發覺，田家把齊侯府中的庫倉，改作囚禁犯人的死牢，而水池小徑，卻是通向庫倉的必經之路，決不能繞過。因此齊侯姜子牙，爲守衛倉庫，早就在八座水池中，佈下玄機妙局了。

水池八個，按八卦的「乾、坤、澤、火、雷、風、水、山」八大卦分佈，而繞池之小徑，則足構成每一個卦象的線條，例如佈成「乾池」的小徑，便分別按「☰」的圖符分佈，整體構成一個「乾卦」；其餘七卦池，莫不如是。更奇妙的是，水池與水池之間，小徑與小徑的不同排列，分別又構成另一卦象，例如「乾池」與「雷池」，構成「雷天壯」的卦象中八卦八變，成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六十四變，成四千零九十六卦象；演繹下去，便至無窮無盡，漫無止境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八卦奇局」，等閑之輩，又怎能悟悉？

但魯班恰恰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是姜子牙的唯一嫡傳弟子，當日姜子牙佈好此局守庫倉時，便向魯班解說過，因此魯班進入齊侯府，心中便大感安然了。齊侯府中，隱伏玄機無數，若不識者猶如身臨刀山火海，懸崖絕谷，至死休想破解而出。

魯班剛才決然的踏上池小徑，

便已暗伏機謀，他自然知道，若欲安全走到庫倉「即田家的死牢」，便須從「坤」卦位起步，然後從「乾」卦位而出，因爲「坤」卦位是唯一的「生門」，其餘皆爲「死門」。但魯班卻故意捨遠就近，搶先一步，踏上「乾」卦位，猶如一下便進入「死門」，自然便決計走不出生路了！

只見魯班從「乾」位轉到「山」卦位，從「山卦」位轉到「雷」卦位，又轉入「山與雷」形成的「山雷驚」卦位，無形中已把八卦化作六十四卦，又把六十四卦化爲四千零九十六卦，如此下去，當眞無窮無盡、漫無止境，至死方休了！

田家四勇士以及大公子田諸兒等一衆武士，哪悉得如此博大精深的「玄門神通」？因此田諸兒等一班功力稍遜者，先就被導入「八卦迷宮」，不但身體，包括其精神境界，莫不受制，因此衆武士中，多半已陷入神思昏迷，以至狂亂中了，哪還有半分的戰鬥力？

田家四勇士功力高深，倒還可以勉強支持下去，因此依然不放鬆前面的魯班，拚命的死追不放。

此時魯班已走到「八卦迷宮」的第六十四卦「乾坤否」了。他回首一看，但見田諸兒等一衆武士，已陷入迷茫意境，在後面如無頭蒼蠅似的亂碰亂撞，根本已不足爲慮。但他身後不遠的田家四勇士，卻依然死命追着不放。魯班心中不由暗讚四人功力的深厚，若能循正道，爲齊國效力，倒不失爲保衛「東方樂土」的一大助力。

魯班心存此念，便不欲置四大勇士於死地，可從「天地否」卦位，轉入「天風雷」卦位，因爲「天風雷」卦位，已經是進入「四千零九十六卦」的首卦了，一旦踏入，便勢必無休無歇，至死方止，厲害之極。就算是田家四勇士，亦決抵受不住。

魯班此時若欲置四大勇士於死地，當眞易如反掌，而且亦可以從容脫身。但魯班心腸厚道，絕不輕下殺手，便只好捨易求難了。

＊　＊　＊

魯班心念電轉，便忽然於「天地否」卦位上一頓。四勇士中的大哥無且，因此緩得一緩，便終於可以接近魯班一丈距離了。但無且雖然在四勇士中功力最强，此刻卻亦已陷入神思半昏迷中，他突然見到魯班的身影，不由大喝一聲道：「魯班！你莫走！無氏四兄弟的生命，在你一人手上也！」

魯班不由奇道：「爲什麼你四兄弟的生命，在我魯班一人手上？」

無且半昏半醒的道：「魯班……你是田家的要犯！若被你逃走，吾無氏四兄弟便太無能，爲天下人耻笑，又豈有顏面再活於世上？天！吾四大勇士，竟被一位十六歲的娃兒鬥敗，這奇耻大辱，如何承受！」

魯班一面引四勇士重回「六十四卦」卦位，這便不至於令彼等心脈迷斷，一面道：「無氏大哥！然則魯班身受被人誣告之災，便應該束手受死麼？世人的生命一般寶貴，豈可以大小而論哉？」

無且道：「誠然，但吾無氏四兄弟，若敗在十六歲娃兒手上，且連一招也沒接上！又有何顏面活於世上？」

魯班一聽，不由又好氣又笑，心道：世人爲甚如此臉皮薄，視面子重於生命？就連無氏四兄弟這等高手亦不能跳出這世俗的羈絆！魯班心中轉念之際，脚下已從「六十四卦之澤風大」，轉入「火風鼎」卦位上了。

魯班心中一動，暗道：既然無氏四勇士如此愛面子，那便露點師門神功，以令其心服口服吧！魯班心意已動，且既已走入「火風鼎」卦位，「八卦神功」中的「火風鼎」一式，也就驀地而發了。

原來玄機祖師姜子牙所授的「八卦神功六十四式」中「火風鼎」一式，施展時身化鐵鼎，重逾千斤，鼎內風火爆發，威力奇大，更者魯班此時也恰恰身處「火風鼎」卦位上，相輔相承，其威力之極，當眞驚天動地。

無氏四兄弟的大哥無且，此時突見魯班猛一廻施，身形已突變，渾身上下，猶如一座鐵鼎，以風雷爆發之勢，排山倒海之威，向自己身前撞來！他不由大吃一驚，暗道：魯班小小年紀，就算自小練功，其功力亦決計難達如此地步。無且心中老大不服，猛吼一聲，便拍出一掌。這一掌無且已使出八成功力，亦威猛之極，若在平日，這一掌便足以銷金碎石。

不料無且這一掌拍去，卻猶如碰上一座大熔爐，呼地一下，便把這一掌的千鈞力度消融了！「火風鼎」依然滾滾而來，無且不由心膽俱裂，他也不敢退後，因爲他後面便是無究、無滅、無生三人，爲三位胞弟的安危着想，無且這位大哥也只能拚死支撐。

無且猛一咬牙，拚將血脈盡斷，使出九成功力，再拍出一掌。這一掌已是無且的最後一擊，因爲世人的十成功力即意味死亡，九成已是活人的極限了，九九已然「歸眞」，更何況十成？因此無且這一擊已是拚命的一擊，若不成功便即成仁，因爲他已使出九成功力，餘下的便僅能保命殘喘了。

此時無且卻突聽魯班於「火風鼎」中發聲道：「無且大哥！你四兄

弟已身處齊侯的八卦迷宮，此乃八卦神功六十四式之火風鼎也，火風鼎又恰處火風卦，足以銷融世間萬物！商朝太師聞仲，亦敗於齊侯八卦神功之下，因此切勿硬抗，否則必經脈盡斷而亡也！」

魯班聲音響時，「火風鼎」已然逼近，無且又驚又駭又奇，他作夢也想不到，一位十六歲的娃兒，竟能使出這等天下震驚的「八卦神功」！但魯班似並不欲置自己四兄弟於死地，否則也不會發聲示警了。無且心念電轉，終於留了二成功力，僅以七成功力與逼近的「火風鼎」相抗。無且立刻便發覺，自己這一着是走對了，因為他發覺自己拍出的七成功力，竟如泥牛入海，盡數被「火風鼎」銷融殆盡……

不但如此，已逼到身前的「火風鼎」，形如雷火爆發，噴薄而出，其威力之極，決非世人肉體所可能抵抗！無且這才猛然醒悟，「火風鼎」這一式的妙處，恰好是先行吸取對手的力度，然後反擊，因此對手越强，其威力便越猛，果然不可能硬抗！無且心中不由哀叫一聲：「罷了！今日遇此玄門神功，為得存三位胞弟生命，便犧牲無且一人吧！」無且說罷，把渾身的功力散去，雙目一閉，挺立不動，欲以自身的肉體，以柔制剛，抵住「火風鼎」一會，以便讓三位胞弟全身而退。

無且這「捨命以肉體制剛」的一着，卻恰恰是化解「火風鼎」威力的唯一有效的法子。無且但感「火風鼎」已撞到身上，卻失去雷火的威猛力度，只覺一股柔力，不可抗拒的令自己身軀緩緩而退，但聽砰砰的三聲，無且已把他身後的三位胞弟撞倒在地上了！

無且驚愕之際，耳邊又突地響起魯班的聲音道：「無且大哥，你為主人效力，擒捉魯班，魯班並不怪你。但齊國乃師傅姜子牙手創的人間樂土，百姓安居樂業，齊侯才隱身而退。目下監國大夫田大人，已受『血淫煞』所侵，若不及早警醒，則齊國只怕將生大禍，屆時百姓便必慘受荼毒矣！切望無氏四兄弟以齊國萬千百姓為念，匡扶正氣，蕩滌為患的『血淫煞氣』！魯班就此告辭了！」

無且半昏半醒之際，抬眼一望，眼前已失去魯班的任何踪跡了！

無且身後的三兄弟無究、無滅、無生，忽地一躍而起，大叫道：「魯班逃走了！快追！」

無且長歎一聲，忽道：「追什麼？吾四兄弟皆欠了魯班一條生命之情，合計是四條人命，就算任他逃走，亦僅還了一條，尚欠三條，還追什麼？況且憑他師傅齊侯的玄門神功，吾等凡夫俗子，功力再高也決非其敵手，又如何追下去呢？罷了，就算田家責怪下來，吾無且這條命，便當先還給魯班吧！」

無且此言一出，無究、無滅、無生三兄弟均大吃一驚，因為無且的功力，遠在三兄弟之上，既然連他亦對魯班拜服，那魯班的神通，豈非天下無敵麼？此人與齊國作對，豈非兇危之極？無究不由驚道：「大哥，魯班的功夫既如此厲害，若不趁此機會追殺，日後豈非成了齊國的心腹大患嗎？」

無且肅然的道：「不然，吾以為，魯班日後不但絕非齊國心腹大患，反而是齊國的救星也！」

無究大奇道：「為甚大哥如此見解？」

無且感慨的道：「二弟，你是否知道？剛才我四兄弟已陷入齊侯的八卦迷宮？尚幸僅進入其中的『六十四卦』陣式，若再深一步，則吾四兄弟必會狂亂神智，直至力竭經脈盡斷！再者大哥曾與魯班接了二招，但覺他的招式決非凡夫俗子所可能破解，因此若魯班取吾生命，簡直易如反掌！但魯班不但沒有出手殺我，反而坦露化解之法，示意我以柔化剛，這才保住吾之生命。不但如此，魯班竟趁此機會，把我撞向後面，推跌你等三人，令你等觸地而清醒！魯班心腸厚道仁義，如此之人，又豈會反叛他師傅齊侯手創的齊國呢？因此田家所疑，似乎另有內幕，或者隱伏了什麼陰謀詭計也！」

無究、無滅、無生三兄弟一聽，均聳然動容，但此話出自無且之口，又不能不信，終於無究長歎一聲道：「大哥，雖然如此，但田家到底是吾四兄弟的主人，如今已壞其事，田家追究下來，吾四兄弟一樣難逃死罪呢！」

無且默默無言，終慨然道：「主人之命難違，但恩義也不可不報！此事壞在我無且一人身上，我自會向田家交代，吾這條生命，便當先還魯班吧了！」

無究等三人一聽，明白無且是打算犧牲自己，獨承罪責，以保存自己三人生命，因此均默默不語，對無且又敬又佩。

無生是四人中的小弟，素來智勇兼備。此時他回頭一看，但見身後十數丈遠處，田家大公子田諸兒，以及數十武士，仍在水池小徑上亂碰亂撞，團團亂轉，猶如缺了頭的一羣蒼蠅。

無生心思突轉，暗道：大哥所言不差，不但吾四兄弟陷入齊侯的「八卦迷宮」，這田大公子及數十武士，只怕陷得更深更厲害！彼等直到此時，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由此足證，齊侯的八卦神通厲害極

了！

無生忽地笑着道：「大哥、二哥不必驚慌！依小弟之見，田家決不會怪責到吾等身上也！」

無究奇道：「四弟，為什麼田家不會怪責下來？」

無生道：「二哥，你且回頭看看，田公子尚如無頭蒼蠅，團團亂轉，顯然他亦陷入齊侯的八卦迷宮了！而且比吾四兄弟陷得更深更厲害，他哪還清楚魯班的去向下落？屆時追究下來，吾等只須推說如田公子一般陷入昏迷，田家也就無從查究也！」

無且、無究一聽，互視一眼，均感四弟無生所言不錯，不約而同的低聲道：「不錯！吾四兄弟全昏迷了！」話音未落，無且、無究領先，立刻往地上一躺，昏迷過去。無滅、無生二人一見，立刻醒悟，亦往地上一躺，合上眼皮。於是，一霎之間，無氏四兄弟昏昏迷迷不醒了。但四人的心卻十分清醒，耳朶張開，留意着四下的動靜。

一會後，無且耳際突聽嘯嘯兩下破空之聲，心中不由一凜，因為無且功力深厚，他根本不必張目，便知此乃高人施展絕頂輕功，凌空而降的先兆。無且連忙張開一道眼縫，向齊侯府的後園處射出搜索目光。

果然是兩人正凌空而降！令無且猛吃一驚的是，其中一人，竟是看似弱不禁風、毫無武功的田家三小姐田文姜！單憑田文姜這一手絕頂輕功，無且便知道，她的武功，並不在四弟無生之下了！而另一位卻是一位婦人，但卻無法從她的外表知其年歲，因為她的頭一邊黑、一邊白，臉上也一邊嬌嫩，一邊蒼老，因此誰也無法判斷，這婦人到底是少還是老。

無且不禁又驚又奇，暗道：田家三小姐田文姜，竟練成一身功夫，這已令人驚奇，她到底師承何處呢？更令人吃驚的是，田文姜身邊的那位「半黑半白、半嬌半老」的怪婦，目中光華閃爍，射出可達三尺，無且知道，這是內力通玄的跡象，達此境界，單憑眼波勁力，便可令人死傷，她功力之高，簡直非自己所可能想象！

無且驚駭之際，田文姜與那位「黑白、嬌老怪婦」，已從後園，向這面掠過來了。只聽田文姜突發一聲驚呼道：「黑白師傅！那小反賊魯班已不見啦！哼，大哥和無氏四兄弟及近百武士，竟擒拿不着一名小賊，當眞丟臉到家了！」

又聽那「黑白怪婦」嘿嘿一笑道：「文姜，你知道什麼？田大公子碰上齊侯姜子牙的八卦迷宮，尚未經脈盡斷而死，已算萬幸了，還敢說擒拿姜子牙的嫡傳弟子魯班這小賊嗎？哼，哼！」

田文姜一聽，她雖然氣惱田諸兒無能，但田諸兒到底是她傾心的「郎哥哥」，因此聽說他有兇險，就連嗔怪也忘記了，連忙尖叫道：「啊！郎……大哥他有危，黑白師傅，請快救他生命啊！」

「黑白怪婦」一聽，目中精光一閃，她目光銳利之極，察言觀色，便已窺透田文姜的私心兒，她不由浮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意，但一閃即逝，隨即微一點頭道：「文姜，你大哥已陷『八卦迷宮』中的『八卦卦位』，要解救不難；但你田家四勇士，已陷入其中的『六十四卦位』，連老身亦無法施救也！要逃出生天，只好看彼等自身的運氣了！」

田文姜與田諸兒有「貼心之誼」，因此也顧不得那些武士，連忙道：「那師傅便莫管其他人，先救出我……那大哥再說吧！」

「黑白婆婆」微哼一聲，身子一晃，便已掠到水池小徑近處，隨即驀地一頓，似乎連她亦不敢貿然而進。好一會，「黑白婆婆」忽然冷笑一聲，身形驟起，向水池小徑掠去。

「黑白婆婆」果然已窺悉「八卦迷宮」中「小八卦」之秘，只見她呼地從「小八卦」的「乾」卦位而入，眨眼便掠到田諸兒的身邊，伸手一挾，便把田諸兒挾離地面，然後左轉三，右轉四，從「小八卦」的「坤」卦位一掠而出。「黑白婆婆」所走的路線，果然是唯一可以脫困的「生門」。

田氏奪權　魯班逃難

「黑白婆婆」把田諸兒救出「小八卦迷宮」，順手又向他的背部按了一掌，只見田諸兒哎喲叫了一聲，神智也便清醒過來了，失聲的叫道：「怎的了？魯班這小賊，送進死牢去了麼？」

田文姜見「郎哥哥」已安然無恙，心兒一寬，旋即又生嗔怒，恨恨的尖叫道：「你！你自己也差點進了死門關，怎能送魯班進死牢？哼！整整近百男子漢，再加四大勇士，竟奈何不了十六歲的小娃兒！」

田諸兒一聽，這才猛地醒悟，自己剛才忽然陷入「追趕狂熱」中，什麼也忘記了，哪還理會得魯班的下落？他吃驚之下，連忙向水池小徑深處望去，只見無氏四兄弟，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均昏迷過去。再看近處，數十武士也倒了一大片，竟無一清醒！田諸兒不由駭然的失聲道：「不好！魯班這小賊逃了！天，這小賊難道會施妖術麼？」

田文姜一聽，不由又嗔怒道

：「哼！早說魯班這小賊非同小可，你偏不信！看麼，成百武士，竟抵不上人家一位小娃兒！哼，若非師傅駕臨，你也早一命嗚呼了！」

田諸兒一聽，才知原來是他的「情妹妹」田文姜，帶同她身邊的「黑白婆婆」，把他救醒了。他連忙道：「好啊！文姜，你什麼時候拜了高人師傅了？這位老人家是誰？爲甚從未聽你提及呢？」

田文姜微哼一聲道：「你！終日就只知女兒家溫柔鄉，你不知的事多着呢！我師傅是黑白婆婆，她老人家救了你，還不去多謝人家麼？」

田文姜這一嗔怒，田諸兒不由便慌了手脚，不敢再追問下去，忙向「黑白婆婆」一揖道：「在下田諸兒，乃監國大夫田伯大兒，謝過老前輩救命之恩！請問老前輩仙鄉何處？既然是三妹的師傅，爲甚不請到田家作客？好讓在下招待一二啊！」田諸兒在田文姜面前，總有一種負疚的感覺，這種感覺令他抬不起頭似的，因此田文姜於他來說，便不得不言聽計從了。

田諸兒這一番表白，倒是出於一番好意，因爲她是田文姜的師傅。不料「黑白婆婆」卻絕不領情，一聽便冷哼一聲道：「田諸兒，你雖然是齊國監國大夫的大公子，但並不在吾眼內，老身救你，絕非瞧你的臉面，而是你三妹田文姜！你知道麼？」

田諸兒因田文姜的緣故，但感自己在「黑白婆婆」面前也矮了半截，對「黑白婆婆」的古怪脾氣，無奈也只好忍受，他低聲道：「在下知道。」

「黑白婆婆」哼道：「你知道就好！因此你也不必追索老身的來歷去處，你只須記住，吾瞧在你文姜妹面上，助你登上齊國監國大夫的寶位，就足夠了，餘則不必多問！明白麼？」

田諸兒一聽，不但不因「黑白婆婆」的傲慢生氣，反因大感欣然，因爲他與田文姜的生命前途，均押在「監國大夫」這寶位上了，既然有「黑白婆婆」如此高人相助，必如虎添翼，他又豈敢計較這等些微小節事？田諸兒欣然自得時，田文姜已瞟過一縷媚波，嬌聲道：「師傅答應助你成大事，還不多謝她老人家麼？」

田諸兒連忙向「黑白婆婆」拜謝。又想起日後大事，決不可少了無氏四勇士的助力，便又向「黑白婆婆」求道：「前面昏倒四人，乃田家四勇士，日後尚有大用，萬望老前輩救他們一救！」

「黑白婆婆」一聽，微一沉吟，即略感爲難的道：「這四人陷入的方位，乃『八卦迷宮』的『大六十四卦』卦位，連老身亦不敢擅自闖進，恐難明其奧也！是否可救，便看此四人的自身造化吧！」

「黑白婆婆」說罷，即疾伸四指，運氣向躺在水池小徑上的無氏四兄弟彈去，只聽嗤嗤有聲，異常尖厲。原來這是「黑白婆婆」以指射氣，助無氏四兄弟恢復神智。

田諸兒一見，忙道：「前輩如此施爲，有甚妙用？」

「黑白婆婆」微哼一聲道：「假如彼等四人，心脈尚未中斷，則吾指氣自可助其恢復神智，然後即可從指氣射入方位脫困！但若彼等心脈已斷，則神仙難救矣！」

田諸兒一聽，不由又驚又佩，也不知是因齊侯姜子牙的「八卦神通」而驚，還是因「黑白婆婆」的「指發神功」而佩服。他但覺得，天下之大，能人異士潛伏無數，他欲成大事，便非要借助這些高人之力不可了！

就在此時，只見昏倒在水池小徑上的無氏四兄弟，忽地一躍而起，略一猶豫，便向「指氣」射來的方位疾掠而出，果然立可脫困了。原來無且已清楚聽到「黑白婆婆」與田諸兒的對答，又觸到射入的指氣，便趁機一躍而起，掠了出來。其實魯班已手下留情，根本便沒損傷無氏四兄弟，就算「黑白婆婆」不

出手相救，無氏四兄弟只要依魯班暗示的「以柔制柔」妙法，一樣可以脫困，只是如此一來難向田家交代罷了。

無氏四兄弟搶先向田諸兒道：「田公子，屬下無能，不知怎地，已昏迷不醒，讓魯班逃脫，請田公子責罰！」

田諸兒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你等不必自責，因爲你等碰上的，便是齊侯姜子牙的『八卦迷宮』，天下人又怎能破解？可惜讓魯班小賊逃了，日後必成齊國及吾田家的心腹大患也！」

無氏四兄弟一聽，皆默默不語。

田文姜氣道：「八卦神通如此可怕，魯班小賊又精於此道，豈非天下能人皆受制於他嗎？哼！不料天下之大，竟無人可以制住一位十六歲的小娃娃！」

「黑白婆婆」聽出田文姜語帶譏嘲，竟連她亦連帶在內，不由冷笑一聲，道：「哼！文姜你也太抬舉魯班這小賊了！吾敢擔保，魯班雖然逃出齊府，但決難逃劫數，此人永不會再在世上出現了！」

姜子牙、田諸兒二人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齊聲道：「爲什麼？爲甚魯班難逃劫數？永不會再在世上出現？」

無且、無究、無滅、無生等無氏四兄弟，感佩魯班的仁義厚道，聞言亦不由心中一凜，暗道：這「黑白婆婆」到底是何方神聖？看她功力之高，決不在吾四兄弟之下，魯班小兄弟不幸遇上她，只怕當眞兇險萬分！但碍於田家是四兄弟的主人，不敢出言詢問。

只聽「黑白婆婆」冷哼一聲道：「魯班雖然精於八卦玄機，但他內力不濟，剛才於迷宮中糾纏，又已消耗內力甚巨，因此必逃不遠！而且，吾亦早已伏下奇兵，魯班必插翅難飛！」

「黑白婆婆」說起「魯班」時，咬牙切齒，仇恨之情溢於言表。田文姜絕頂聰明，見狀不由大奇道：「師傅爲甚如此熱心對付魯班呢？」

「黑白婆婆」怒哼一聲道：「哼！魯班不幸乃魯家之後，他祖輩與吾有血海深仇，這一筆血債，今日便要魯家的後人償還也！」「黑白婆婆」一頓，似不欲多說，又續道：「既然此人阻住田公子的大事，老身便替你田家先把此人除去吧！」

話音未落，「黑白婆婆」已疾如閃電，身子一晃，她的「半黑半白、半嬌半老」身影便不見了。

齊侯府中，田氏兄妹、無氏四兄弟，皆默默不語。好一會，田諸兒才半驚半喜的失聲道：「姜……三妹！得遇如此高人，眞天助我成大事也！但黑白前輩與魯班素未謀面，她又怎識得魯班此人呢？她既不認識，又如何出手殺他？」

田文姜畢竟比田諸兒聰明多了，她微一思索，即得意的格格笑道：「師傅她既自稱與魯家的祖輩有血海深仇，便必然認識魯班的祖父輩，她的神算術驚人，自然可以判別，誰是魯班這小賊了！嘿，今回師傅親自出手，必可除去這塊障碍物啦！」

田文姜得意之下，衝口而出。無氏四勇士的大哥無且一聽，心中又不由一凜，暗道：田家兄妹，爲甚老說魯班是彼等成大事的障碍物？田家欲成的是甚大事？魯班又阻碍他們什麼了？此事看來絕不簡單，難道魯班所說的「血淫煞氣」，當眞已降臨齊國大地上嗎？若然如此，那魯班非但絕非「碍物」，反而是齊國百姓的「救星」了！

無且心念電轉，便決心跟蹤下去，必要時便出手相護魯班這一顆齊國的「救星」。只見無且忽地上前一步，向田諸兒躬身道：「無且願跟踪前去，好助黑白前輩一臂之力，擒捉魯班，以補過失！」

田諸兒一聽，他已知魯班的厲害，因此也不懷疑，欣然道：「很好！無且，你便追踪前去，助黑白婆婆，把魯班小賊就地處死吧！」

無且一聽，身形驟起，亦快如電奔，向黑白婆婆的方向射去了。

此時魯班果然距齊都臨淄城不遠，而且他的身子搖搖晃晃，勉强出了臨淄城後，便心胸氣悶，一口眞氣再也無法凝聚，內力也因而大減了。

原來魯班當時在「八卦迷宮」中，利用「八卦玄機」脫身。他把田氏諸人引入「八卦迷宮」中的「小八卦」，又把無氏四兄弟誘入「六十四大卦」，均安然無恙。他此時只要把無氏兄弟四人，過「六十四大卦」中的「天地否」卦位上，決然踏入「四千零九十六玄卦」的「乾爲天天大玄卦位，便可以安然脫身。

因爲「四千零九十六卦」已達無窮無盡、無休無止的玄幻境界，無氏四兄弟只要跟入，那便即陷入死門關，神智必然錯亂，便不死也成如行屍走肉的白痴了。魯班不忍，便硬生生於「天地否」卦位上逆轉，不入「大玄卦」，重返「大玄卦」，以「火風鼎」警醒無氏四兄弟。如此一來，無氏四兄弟固然平安無恙，但魯班卻因逆走八卦，又出全力警醒無氏四兄弟，這一來他的氣血亦因而逆反而行，受創甚巨，等如身受高手的一記重擊。

魯班當時尚不醒覺，待勉强奔出臨淄城，便突感力氣驟失，他欲提氣調息，卻感心血翻湧，逆走而行，欲左忽右，行右卻左，走前反

後，根本已不受其控制了！

魯班不由大吃一驚，他自隨姜子牙練功以來，每有疑難，總有姜子牙替他解困。但此時只剩他孤身一人，再也沒人能助他解困了。魯班對姜子牙極爲尊崇，此時心中不由一酸，眼淚也幾乎掉下來，他低低的叫了一聲道：「師傅呵師傅！你到何處去了？你可知班兒孤身一人，要應付如此慘酷的變故？你所托付重責的大夫田伯，雖然甚有貴格，但卻不敵其子嗣宮的血淫之煞？齊國眼看大禍將臨了！師傅呵師傅，這教魯班如何去化解呢？」

魯班心潮翻湧，無法抑壓，眞氣也再無法凝聚，身子軟軟的，連普通的男孩子也不如了。魯班畢竟年僅十六歲，雖獲奇緣拜姜子牙爲師，精通八卦玄機，但並未於江湖艱苦歷練，根本不曉應付人世間的艱難兇險。他驟遭此慘變，不由大爲惶恐，心驚之下，更無主意。他離開齊都臨淄城後，也不知如何是好，心道：我只怕快死了，便臨死再見一次爹娘和妹妹吧！

於是魯班一直向西面的魯國境走去。因爲他與爹爹魯牛約定，一家人在魯國的烏龜山老家會面，從此再不返回齊國了。魯班也沒再打算返回，因爲他自感自己的生命已快完結了。

此時天色已近黃昏。西面的陽光斜斜射下，一片金紅燦爛。魯班自小蒙姜子牙夫婦的教授，因此文才也甚有根基，此時他目睹西面的金紅陽光，觸景傷情，不由喃喃的低歎道：「哎……太陽將落，其景也麗，猶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吧！既然快死了，也無謂令爹娘妹妹見了難過，不如尋個地方躺下，就當魯班永遠在世上失踪吧！」魯班念頭忽轉，便再不急着向西面走了。

這麼轉念，魯班連西面也不走了，一心只想盡快尋個幽靜的地方，躺下死去，一了百了，什麼「濟世救人、拯救蒼生」宏觀大旨，什麼代師監管齊國這塊東方樂土，因此而惹上殺身之禍，幾乎累及爹娘和妹妹，種種恩怨是非，從此也就與他無涉了。

但眼前似乎並沒合魯班心意的「死地」，因此他只好一路緩緩的走去。他一路上既自悲又自傷，暗道：師傅臨別托附，自是爲了齊國百姓的一番苦心，但他可知如此一來，卻惹出了田家的「血淫煞」之禍？更連我魯班一家也被捲進這「血淫煞」局中了？這一切師傅他老人家又是否知道？

這般自傷自悲，走了一會，忽見前面百丈遠處，聳起一座奇峯，雖不太高，但異常奇特，就形如一條青龍盤於天地之間。

魯班精於八卦玄機的「天機、地脈、人間」三道，此時雖然內力盡失，但這等驚世學識卻仍牢牢盤於腦海。他一見之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師傅所授的「地脈之道」，不是又稱爲「尋龍之道」麼？眼前這山峯形如青龍盤踞於天地，倒似是爲我魯班而天造地設，看來這便是我躺下死去的地方了。

＊　＊　＊

魯班自傷自悲，他畢竟尚年少，以往的歲月，跟隨姜子牙在齊地練功，生活富足，無憂無慮，根本未知人世間的諸般風險。因此乍然與師傅分別，便頓失了一座宏厚的靠山似的，更驟然遇上涉及國家大事的「血淫煞劫」，他的幼嫩心靈尚不足承負，不由便惶然之極了。

此時魯班也沒別的念頭，一心只想尋個幽靜而有「龍氣」的地方，靜靜躺下，合上眼皮，人世間的諸般恩怨是非，也就與他無涉了。

魯班緩緩的向前那座形似青龍盤踞的山峯走去，他此時內力盡失，力氣便猶如普通的村夫孩童，甚至比野性的山中娃兒也不如，因此好一會，才挨近那座山峯。

魯班抬頭一望，只見山峯近處而觀，倒十分高峻，而且佔地甚廣，橫亘盤踞於齊魯之地。山峯周遭一片青綠，但並非樹木，而是本身的山石地土。加上形體奇特，倒活靈活現，猶如一尾巨大的青龍雄盤壯踞。

魯班也毫不猶豫，抬脚便從山徑攀爬而上，上了一段，他已累得氣喘吁吁了。他不禁又自傷道：若在遇煞劫之前，這一小會，我只怕已掠上山巓了，不料此時僅能爬上一小段……哎，看來師傅判斷我日後前程無限，也只能在再世爲人時應驗了。

雖然如此，但魯班依然毫不猶豫，咬緊牙根，向上攀爬，只要認準確定的事，魯班便決不會中途動搖。

好一會，魯班終於攀上山峯的一大半了，但距峯巓起碼尚有近百丈遠，四周也沒有合意躺下死去的地方，魯班只好再向上攀爬。

再爬上一小段，魯班卻忽然停住，距他約莫一丈遠處，山徑突然斷裂，露出一道青黑色的斷壁。魯班緩緩移近崖邊，探頭一望，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但見崖下騰騰的冒出團團紫中帶青的雲霧，根本便不見底部。再往前一看，更令人驚駭的是，這一道懸崖，竟如一條青紫腰帶，繞山巓捆扎，山巓之地，就有如一根青色巨柱，聳立於青紫的雲霧海中。

魯班不由吃驚道：「如此青海峯柱，只怕連仙神也難飛上去呢……看來我魯班欲尋一處合意的

地方躺着死去也不可能了……」

「嘿！小子，你便是公輸班麼？」

就在魯班感歎之際，他耳邊忽地傳入一聲婦人的尖厲嘯叫，其聲厲如夜梟，聞之刺人心跳。

魯班一聽，不由吃了一聲，因爲他祖宗本姓「公輸」之秘，當世除師傅姜子牙夫婦外，外人決不知，自父輩改姓「魯」後，「公輸班」這姓氏，已沒多少人知悉了。

尖嘯聲響起，魯班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事實上他也有心無力，他此時的功力，比普通的山野村童也不如，在他後面，已驀地閃出一位「黑白怪婦」。只見她由頂至脚，從容貌到外表、衣飾、均以「黑、白」構成，活脫一位「黑白怪人」。

魯班心中不由大奇，他也不去思慮自己的處境，也不理對方是否對自己不利，因爲他斷定自己已屆死期，人將死了，還有什麼值得顧忌？魯班心中剩下的，就只有好奇而已。「你……你是誰？是大嬸還是老婆婆？你怎知我魯班祖宗的公輸姓氏？」魯班問道，他從「黑白怪人」的外表，根本分辨不出，她到底是年輕的阿嬸，還是年老的婆婆。

「黑白怪人」嘿嘿笑道：「你果然是公輸班老賊的孩兒……你只須承認這一點，你就必死無疑了！哼，你不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承受了他的衣鉢，又隻身擊敗田家無氏四勇士嗎？老身倒要看看，你是否眞有如此能耐！小子，你出手吧，快狠狠的向我出招！」

魯班越發驚奇，失聲道：「這位大嬸婆婆，魯班並不認識你，也就無仇無怨，我爲甚要出手打你？魯班師命難違，決不能錯殺任何一位無辜好人，我又怎會向大嬸婆婆你行兇呢？」

「黑白婆婆」見魯班毫無機心，意態眞誠，連她也不由暗歎口氣，心道：這小子果然心性厚道，更不知人世兇險，若非受困於那復國大計，幾乎連我也不忍向你出手了！

原來這「黑白婆婆」，便是當年東夷有蘇國的丞相夫人，即有蘇國公主蘇妲己和蘇玉姬姐妹二人的師傅「東夷姥姥」。她在姜子牙助周滅商三年曾神龍一現，此時又忽然出現了，不過就如蘇妲己已化身作「旋波妲己」，蘇玉姬化身爲「千月玉姬」同一目的，「東夷姥姥」之名號已換作「黑白婆婆」了，而且更新收了一位女徒弟，便是齊國的田文姜。而這一切，自然隱伏了一個驚人的謀策。

「黑白婆婆」心念電轉，終於還是冷哼一聲道：「哼！老身今日非殺你不可！但老身當年曾答應過你師傅，吾與你公輸家的殺夫之仇，因毀你祖宗龍脈而一筆勾銷。黑白婆婆言出必行，決不反悔。但另有原因不得不殺你，因此須尋個殺你的借口，你非要向我出手不可！」

魯班聞說「殺」字，卻毫不驚惶，反而好奇的道：「黑白前輩是甚原因非要殺我不可了？」

黑白婆婆微一沉吟，居然坦白的道：「殺你的原因本來乃吾有蘇國的絕頂秘密，但此地決無第三者，小子你又必死無疑，死人是絕不會洩密的，因此不妨告訴你，也好讓你死得甘心眼閉！小子你不幸犯了齊國監國大夫田家的大忌，恰好吾之復有蘇國大計，又非借助田家不可！因此爲達目標，自然不擇手段，只好把你殺了，賣個人情給田家，方便日後行事！因此小子你死了也莫怨我，只怨你拜了個力足旋乾轉坤的大師傅吧！」

魯班道：「我師傅很好啊！我爲甚要怨他？」

黑白婆婆冷笑一聲道：「你師傅千好萬好，千着萬着，但起碼有一壞、一不着！」

魯班道：「壞什麼？不着什麼？」

黑白婆婆不耐煩道：「小子，你死在眉睫，還敢追問這許多幹嘛？」

魯班道：「魯班有甚不敢？但有辱及我師傅，魯班雖然不能以力維護，但口沒啞，總要追究明白！」

黑白婆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你這小子……死到臨頭，尚以維護師傅爲念，倒也不枉姜子牙這老匹夫教授你一場，可惜白費心血，你這寶貝徒弟今日便代你償還遺民復國大計的血債了！」

黑白婆婆一頓，她似乎也受魯班的勇氣感染，居然坦率道：「小子，你很好，那便教你死得明明白白吧！你知道麼？你師傅姜子牙，當日助周滅商，壞了吾有蘇國遺民復國大計，此仇此恨永無窮期！如今你這小子，不幸成了吾等復國大計的禮物，爲償還你師傅的巨債，你這小子是不是該作出自我犧牲？」

魯班道：「就算我魯班是你等復國的禮物，也該知道，我這禮物送給誰人啊！」

黑白婆婆冷笑一聲道：「死人是不會洩漏秘密的！好！就告訴你吧，吾之復國大計，如今着落在齊國監國大夫田家身上，田家三小姐便是吾新收的女徒弟，田家又恰好要你的人頭！爲吾復國大計，小子你是否非要獻上人頭不可也！」黑白婆婆說到此處，已大爲不耐，尖厲嘯叫道：「小子！你快點向我出手！你若能打敗我，或許便有一條生路了！否則你便不出手，我亦非

殺你不可也！」

魯班此時已明白，自己不幸已捲進「國仇家恨」這等驚天血案中了，既然如此，一切的辯解亦是徒勞，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魯班忽地又記起自己的絕境，他不由一陣心灰意冷，喃喃的道：「魯班的一生乃師傅造就，師傅的心血亦是齊國這塊東方樂土，魯班已無法回報師傅的恩德，便也以這條生命作回報吧！」魯班心念已決，便忽然大聲道：「魯班決不會向黑白前輩出手，但也決不會給你取我的人頭去作禮物！齊國是師傅的心血凝聚，魯班又怎會讓你以我的人頭作亂齊國的踏脚石啊！」

魯班說着，已一步一步的向身前的懸崖走去。黑白婆婆一見，不由又驚又奇，尖嘯道：「小子！你脚下便是萬丈深崖！連老身亦不敢輕窺，你小子有多少斤兩，敢向它挑戰？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你不如乖乖站住，讓我取你人頭吧！」

黑白婆婆說時，已暗聚眞氣，夜梟似的伸爪便欲攫抓魯班！因爲魯班若變成粉身碎骨，便決作不成她復國大計的禮物了！

不料魯班心念已決，他既決心不讓黑白婆婆取他的人頭，作亂齊的踏脚石，便毫不猶豫，快步向懸崖走去。他相距懸崖不到一丈，黑白婆婆的身手再快，亦決快不過魯班向懸崖下面跳去！

就在此時，崖側一丈遠處，一條黑影疾掠而至，快如閃電，不顧被扯落懸崖的兇險，伸手便向魯班下墜的身影抓去！雖然黑影快如電奔，但也只能抓住魯班的外衣一角。只聽黑影大叫道：「魯班！無氏四兄弟尚欠你四條人命，你決不能就此而去！」原來疾掠而至的黑影，竟是田家四勇士的大哥無且。

無且一路跟踪「黑白婆婆」，上了這座形似青龍的山峯。在懸崖側面隱伏下來。不久果見魯班現身，隨後又見「黑白婆婆」向魯班苦苦相逼。無且並不知道魯班爲何令他無氏四兄弟脫困，已至經脈逆轉，內力盡失，根本難與黑白婆婆抗衡，更不知魯班已萌決絕死念。因此一直隱而不發，以觀動靜。黑白婆婆與魯班的對答，無且恰好聽到一半，卻見魯班已毅然向懸崖下跳去！無且也不顧自身的兇險，猛地一掠而至，便欲扯住魯班，不料竟亦慢了半步，只抓到魯班的外衣一角。

魯班衣角被抓，只緩得一緩，他深知無且若不鬆手，便連他亦難逃被扯落懸崖之危。他驀地伸出手去，自己把外衣斷裂，落在無且手上的，便只剩一角衣料了。「無且大哥，魯班已成廢人一個，留在世上已沒意思，又豈敢累及你呢？我放過無氏四兄弟，亦只是爲齊國安穩着想，你並無欠魯班什麼。無且大哥快趕回齊國，但記起魯班之時，便爲齊國百姓出一分力，則魯班便永遠感激不盡了……」魯班的聲音在崖下傳了上來，卻已越來越微弱，最後終於戛然而止，他的身影亦消逝不見了。

無且呆了一會，才轉向「黑白婆婆」，怒道：「你！爲甚要逼他跳崖自絕！他只是十六歲的娃兒！」

「黑白婆婆」此時心思十分複雜，她的確意料不到，魯班竟有跳崖自絕的決心，也不讓他自己成爲她「復國禮物」，如此決絕，只怕就連黑白婆婆也辦不到。因此她冷如冰霜的心，亦不由一抖，怔怔的說不出話來。無且這一聲怒叫，才把她驚醒過來，立刻她便想到更可怕的後果了。

「黑白婆婆」也不理無且的怒叫，反而目灼灼的盯着他，沉聲道：「哼！原來是田家四勇士的大哥無且！你別向老身吼叫，你四兄弟也並不在老身眼內，剛才若非老身救你等，只怕已成『八卦迷宮之鬼』了！老身問你，你來此地有多久了？」

無且怒道：「我剛到便見你把魯班逼跳崖下！你擒拿他便了，爲甚要置他於死地？」

「黑白婆婆」一聽，仍不放心道：「無且你當眞剛剛趕到嗎？你沒有聽到什麼？」

無且見黑白婆婆死纏不放，心中不由一凜，黑白婆婆與魯班的對答，他果然聽到幾句，其中也隱隱露出，黑白婆婆之所以爲田家出力，似乎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又想起魯班剛才的「臨死傳話」，不由暗道：這老怪物與田家勾結，到底有甚驚天大陰謀呢？無且心中轉念，決定回去與四弟無生商量，再決定自己下一步的去向。

無且故作迷惑的道：「我聽到什麼？不是你正向魯班苦苦相逼，逼他跳落山崖自盡麼？你別打什麼主意，把魯班跳崖之事，嫁禍於我無氏兄弟！」無且說着，又揚了揚手揑的一片衣角，怒道：「無且奉命生擒魯班，是你逼他跳崖自絕，我救援不及，有此衣角爲證！」

「黑白婆婆」一聽，心道：無氏四兄弟雖武功高强，但有勇無謀，粗人而已。她因此不但不怒，反而哈哈一笑道：「不錯！是黑白婆婆令魯班這小子跳崖自盡，你回去只管向田大公子如此回覆吧！老身也無暇與你多說，順便替我向田文姜傳一句話，說黑白婆婆另有要事，三個月後再來齊國與她相會！就此告辭！」

「黑白婆婆」說罷，人如夜梟，身形驟起，旋劃之間，已失去她的

踪影。

無且向黑白婆婆消失的方向盯了一眼，目中精光閃爍，恨恨的道：「這老怪物，說去便去，心腸冷如寒石！田家三小姐拜她爲師，只怕有其師必有其徒，田大公子又似乎特別鍾愛他這位文姜三妹，對她的說話言聽計從，莫非果如魯班所判斷，齊國面臨一場驚天浩劫麼？吾無氏四兄弟，世代源出齊地，所以爲田家效力，乃因田伯大夫受齊侯姜子牙重托，監管齊國，這大半年來倒也兢兢業業，遵從齊侯治國良策，保住齊地這塊東方樂土，而絕非貪圖田家的榮華富貴！若田家眞箇成了亂齊的禍根，無氏兄弟又豈可助紂爲虐也！可惜齊侯的唯一傳人魯班，如今已葬身青龍山萬丈絕谷了！哎，都怪我無且爲甚不及早出手相救……」

無且歎了口氣，探身向下面的絕谷極目凝注，但見下面煙霧繚繞，根本不辨深淺，料想如此險惡深崖，人掉下去，哪有絲毫僥倖？無且長歎一聲，百感交集，終亦離開魯班摔下去的青龍山絕谷，返回齊國都臨淄城去了。

* * *

無且功力奇高，施展他無氏家傳的「無影神功」，不一會，便返回臨淄城，逕直向田家居停齊侯府奔來。

無且剛抵齊侯府十丈開外，便突聞府內響起一聲嬌叱道：「嘿！我哥哥魯班，在你齊國境內失踪不見，我不來你齊侯府查探，卻去哪兒尋找！」

又聽一聲嬌喝聲道：「哼！原來你是魯班小賊的親妹！好極了，魯班犯了叛逆之罪，罪該抄斬滿門，你既是他的妹妹，亦即罪犯之身，你既自投羅網，便先把你擒拿！」接而又聽到一陣掌力相拚的打鬥聲。

無且知道，後發聲及出手的，必是田家三小姐田文姜無疑。田文姜原來深藏不露，武功甚高，她此番出手，魯班的妹妹只怕難逃劫數！不知怎地，無且此時不替他的主人家擔心，反而焦慮與魯班有關係的親朋安危，或者這是他欠了魯班四條人命情的緣故吧。

無且的脚步不由一緩，他不能不思索，自己在這種情形下，該如何行事。

就在此時，只聽田文姜又一聲嬌叱：「哼！姓魯的丫頭，你以爲你輕功絕世，便逃得了嗎？你也太輕覷吾田家的實力啦！無究、無滅、無生！你三人速替本小姐把這小丫頭擒下了！」

接而便見一抹紫影，飄幻如波上雲煙，疾掠而出，快如閃電，一搖一晃便從無且身邊掠過了。無且沉吟不語，也並無出手攔截，雖然他完全可以把「紫影」擒住。

接而又有三條漢子電奔而出，一見無且，未及發話，無且已搶先道：「四弟！快效法阻住田小姐所率的武士！二弟、三弟與我去追截此人！其中的內情稍後再說！」原來追出來的，便是無氏三兄弟。

四弟無生一聽，也沒追問，身形便突地一頓，不向前追，反而向後面旋去，一面大叫道：「田小姐！不必擔心，二哥無究、三哥無滅他們追截去了！田小姐大可放心，不必勞動衆人了！此女輕功絕世，人多追去反爲不妙，會被她趁亂逃走呢！」

隨後率近百武士追出來的田諸兒、田文姜，被無生有意無意的堵住去路，田文姜不由尖叫道：「無生！你想作反嗎？爲甚不追那丫頭，反而阻住吾等去路！」

無生是無氏四兄弟中最有智計的一個，他絕不因田文姜的喝斥而慌亂，反而從容一笑道：「田小姐以爲，衆武士的功夫，勝得過無氏四兄弟嗎？有二哥等二人出手，田小姐若不怕人多勢亂，因而被那女娃兒逃掉，那便只管追去吧了！」

田文姜尚未及發話，田諸兒卻插口道：「三妹，田生所言不錯，人多反爲不美呢！況且，你也不宜參與這等兇險之事……」

田文姜一聽，俏眼微嗔，瞪了田諸兒一下，道：「爲什麼？哼！萬一被那丫頭逃脫，師傅黑白婆婆也不知是否追到魯班小賊，若追不到，這丫頭可是吾等手中的魚餌，不怕魯班這小賊不自投羅網！」

田諸兒不知怎的，但見田文姜生氣，心中便不由一慌，連忙陪笑道：「三妹，放心吧，魯班小賊那面，有你師傅和無且追截，還能被他逃脫嗎？至於這姓魯的小丫頭，有無究、無滅去追堵，也足夠了，三妹何必去冒險？人家這是爲你的玉體安康着想嘛！」

田文姜一聽，心中不由一蕩，想起與田諸兒一起的諸般妙趣，心神一陣迷糊，不由也沒再嗔怒了。只見她幽幽的瞪了田諸兒一眼，道：「我……三妹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爲了你的利益着眼啊！」

田諸兒欣然道：「我知道，總之日後大事成功，姜……三妹你居功至上便了！我等先行回府，等候好消息吧！」

田文姜也不再强硬堅持去追，但也不想此時回府，她沉吟片刻，便對無生道：「此事不可大意，無生，你速追上無究、無滅，着彼等務必生擒姓魯的丫頭帶回齊侯府！你速去吧！」

無生一聽，也不多問，立刻便轉身追掠而去。無生心中也正充滿

疑惑，正好趁機上前去問個清楚。

無生剛離開，田諸兒便挨到田文姜身邊，忍不住悄聲道：「哎呀我的姜……三妹，什麼時候你變得如此好心腸？連一名小丫頭也不忍下殺手？」

田文姜似嗔非嗔的伸出小指頭，輕輕的一戳田諸兒的額頭，輕聲道：「你呀！銀樣蠟槍頭，中看不用腦，我這還不是爲了你嗎？你想想，假如師傅及無且，也不能追殺魯班，被他逃脫，他的妹妹不是成了吾等的魚餌寶物嗎？有她在手上，魯班必定有所顧忌，則吾等的秘密便不會外洩，大事可成！屆時再把這丫頭殺了，豈非更乾淨俐落嗎？這等道理也不懂，看你日後怎去做『監國大夫』也！」

田諸兒一聽，恍然明白田文姜的深長用意，他連忙陪笑道：「是！我的姜……三妹，因此諸兒已發誓，永遠不會讓你離開我身邊嘛！」

田文姜似羞嗔的瞪了田諸兒一眼，輕聲道：「哼！你須記得今日的說話才好！」話未落，田文姜已自轉身，返回齊侯府田家去了。

這一面無生一路向東面追踪，他的功力也甚高，不到一刻，便已掠出二十里外了。此時忽見前面有數條身影一掠而過，料想必定是大哥無且他們，便猛一提氣，更快速的掠了過去。

那數條人影，果然是大哥無且、無究、無滅他們，三人此時正風馳電掣的向前面一條嬌小的身影追去。嬌小身影的輕功雖然厲害，但內力不濟，跑了一大段路，漸而便力不從心，掠速也明顯慢下來了，甚至已可聽聞她的微細喘氣聲了。

無且原來全速追趕，此時卻忽地一緩，向前面的嬌小身影發聲道：「姓魯的小姑娘！此地已安全，你不必再驚慌而逃！吾有話要對你說呢……」

那嬌小身影卻不肯停下，依然拚命奔逃。無且沒法，只好猛一提氣，三幾個起落，已搶在嬌小身影前面，然後呼地落下，擋住她的去路。

嬌小身影竟然是魯班的妹妹魯英，只見她此時滿臉細汗，十分狼狽，但口中依然絕不饒人，惡狠狠的叫道：「你有甚話說？哼，你等田家的鷹犬，今日若敢殺我魯英，我哥哥魯班，日後必定把你等殺個鷄犬不留！還有我師傅和師伯，哼哼，他們回來便有你田家好看了！」

無且也不理魯英惡狠狠大叫大嚷，他歎了口氣，道：「魯小姑娘莫驚怪，吾等並非殺你，若動手早就把你殺了，怎會讓你跑離這一大段路？」

魯英想了想，心道：是啊，按這人的功夫，他若想殺我，果然不必跑這一大段路呢！魯英心中不由驚奇，忙道：「你不殺我，那追我幹麼？」

無且長歎一聲道：「實不相瞞，魯小姑娘，你哥哥魯班於吾等兄弟四人，有救命之恩，吾不忍再讓你受損傷，也決不容田家把你捉去折磨！」

魯英心思聰慧，她一聽即大吃一驚，忙道：「什麼再不再的？難道我哥哥有甚兇險不測麼？魯英此行一心尋哥哥的下落，他若有甚不測，魯英也不想活了！哥哥到底如何？你快告訴我！」

無且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不料魯班的這位小妹妹如此烈性，我若把眞相告知她，只怕她必定不顧一切，找田家報仇，目下田家在齊國勢大如天，她此去豈非自投羅網？若我無且連魯班的妹妹也維護不了，無氏兄弟便猪狗不如了！無且這般轉念，便把原來告知魯英眞相的主意改變了。

無且道：「魯姑娘，你哥哥魯班，不知爲甚惹怒了田家，田家欲置他於死地時，他幸而逃了出去。不幸被世外的一位高人追趕，魯班陷入一個迷宮絕谷，短時間再難出來了！你也不必再尋你哥哥，宜早日尋你師傅齊侯夫婦，請他老人家重降齊國，以蕩滌妖邪吧！無且暫時只能說這些，魯姑娘你快逃生去吧，一切善自珍重！」

無且說罷，也不再逗留，向無究等人打了個眼色示意，三人便向另一個方向奔去了。

魯英怔怔的呆立不動，這連串的變故，直把她弄迷糊了，因此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忽地，她耳際又傳來剛才那些大漢的說話聲。只聽有一人問道：「大哥，你這般放走姓魯的小姑娘，回去可怎向田家交代呢？萬一被田家懷疑我等串通叛賊，只怕是難在齊國立足也！」

又聽那「大哥」無且道：「四弟！無論如何，哪怕賠上無且這條生命，魯姑娘也不能不放！」

「四弟」道：「爲什麼？大哥！」

「大哥」慨然道：「四弟！你試想想，當時若非魯班大仁大義，放我等一條生路，吾兄弟四人，豈有命在？僥倖不死，也必成廢人白痴，形如行屍走肉，生不如死，可怕之極！因此吾兄弟四人，欠魯班四條人命之情，如今已無法償還，又豈能坐視他的胞妹送入虎口？若田家追究，吾無且獨承其責，無且這條生命，便當先償還魯班小兄弟吧！」

說時，無氏四兄弟已漸而遠

去，說話聲也聽不到了。

魯英拚命晃了晃腦袋，驀地發覺，此時已是夜色降臨的時分了。山風也漸變清涼，襲上身來，魯英雖不覺冷，但卻精神一振，心神也漸漸清晰過來了。

這一連串的變故，漸漸聯成一線，在魯英的腦海中一一劃過。先是齊侯夫婦突然失踪隱跡，治理齊國的重責交托到田氏手中；然後是魯班口傳齊侯的留言，必因此惹起田家的忌憚；接而魯班便判斷有兇劫將臨了！果然魯班被田家的兵馬追殺，危急之下，不幸走入一處叫「迷宮絕谷」的地方，再也出不來了！而因此田家要斬草除根，連自己也不肯放過……哥哥啊！你到底陷困於什麼地方？

魯英心思亂轉，末了不由悲呼一聲。她自幼與魯班相依爲伴，魯班這位哥哥在她心中的份量，簡直比爹娘更重，爲了哥哥，她甚至連生命也不顧，如今一旦知道他被陷於「迷宮絕谷」，她的三魂七魄便幾乎被弄掉一半了。

魯英轉念又暗恨起來，心道：可惜師伯姜子牙，當年死活不肯傳授我「八卦玄機」奇學，不然魯英豈非可以憑此測算哥哥的下落，然後把他解救出來嗎？師傅呵師傅，師伯呵師伯，你等可知當年一念之差，便把你們的「八卦玄機」傳人，我魯英至敬至愛的哥哥斷送啦！哼，稀罕麼？不教便不教吧，我就決不相信，我魯英不可以學到這見鬼的「八卦玄機」，把我的哥哥魯班救出來！

魯英心中驚惶煩躁，便連她的師傅、師伯齊侯姜子牙夫婦也埋怨起來了。魯英的性子本就有點玄幻，此時加上驚急惶亂，便更加火上加油，頓變一瞎眼小狐狸似的，在山林中亂奔亂闖起來。不知不覺間，她便連東南西北的方向也分不清了。她此時心中只剩一個念頭，就是非要學到那「八卦玄機」不可，然後憑此把她的哥哥魯班，從「迷宮絕谷」中解救出來。她甚至不去細思，「八卦玄機」是什麼奇珍異寶，是否眞如那「無且大哥」所說，陷於「迷宮絕谷」，依然活着？

魯英在山林中亂衝亂撞，不一會，夜色濃重起來，四周黑漆一片，樹木山石，猶如鬼影幢幢，那虎嘯狼嗥也響起來了，入耳刺人心魄。魯英尚僅十四歲，自幼便有爹娘、哥哥照護，近十年八載，更跟隨師傅洛妃的左右，事事如意，根本便沒遇上什麼艱難險阻。此時乍遇如此慘酷驚變，於她來說，便猶如從天堂猛地掉進地獄了。

魯英懋着一肚子悲痛恨怨氣，山林野地漆黑夜中，亂闖亂撞了小半晚，初時尚不覺甚麼，但此時忽感肚子一空，才知已過了吃晚飯時間許久了。肚子一空，身子便立刻發軟，心中那股怨氣也頓時洩掉，漸而便連路也走不動了。餓眼更昏花，入目的，登時化作無數刺人心魄的可怕物事。魯英不由悲從心起，一下跌坐在一塊青石上，哀哀的歎道：「哥哥啊，你到底困陷於何處呢？魯英也快要餓死了，魯英一死，還有誰來解救哥哥你啊！」

就在此時，魯英在悲痛恨怨之際，忽感頭頂被甚麼東西啄了一下，但並不覺痛，只是痲癢一下，魯英心中大怒，暗道：我魯英快餓死了，甚麼東西還來欺負我？她的動作也不慢，疾伸小手，向頭頂抓去。

但卻抓不到任何物體，只聽一聲鳥兒撲飛的响聲，一隻不知名的鳥兒忽地在她眼前撲過。魯英歎了口氣，也沒去追，心道：那鳥兒必也餓得慌了，因此才不顧一切，連魯英的腦袋也想啄食了，哎，假如這能頂肚子，讓你啄一下有甚要緊？魯英雖然嬌野任性，但心裡其實軟得很，甚至連一隻可以捉來燒了吃的鳥兒也不想傷害。

不料那鳥兒卻不領情，不知從甚麼地方飛轉回來，又在魯英的頭頂啄了一下。魯英不由有點嗔怒了，她尖叫一聲道：「好嘛！我魯英尚未死得去，你便來啄食，也該稍等一會啊……」話音未落，她伸出的小手，忽地一癢，一隻頭頂雪白的鳥兒，已落在她的掌心上。

魯英一見，立刻驚喜的叫道：「原來是你麼？白頭鳥……想必你是知道魯英快死，趕來向魯英告別麼？」原來這白頭鳥，便是魯英當時不肯傷害的乳鳥的母親，這雪白的鳥頭，是它非常獨特的標誌。

「白頭鳥」一聽，卻把白頭連搖三下，又上下的點了三點，然後撲地飛起，在魯英的三尺遠處吱喳而叫。

魯英聰明絕頂，她一見微思一下，即恍然道：「白頭鳥啊白頭鳥，你把頭連搖三次，是否暗示我魯英不會餓死？但爲甚麼又連點三次？莫非你在示意，只要我跟着你，便可以尋着食物，塡飽肚子，然後可以學識那八卦玄機，去解救我哥哥魯班麼？」

魯英失意之際，遇着「白頭鳥」，不由如見知己，竟比鳥兒吱喳聲叫得更快，她其實也不寄望白頭鳥眞的聽得懂她說的話，只是絕望中自己安慰一下而已。

不料「白頭鳥」又把白頭連點三點，隨即在魯英面前翻飛而鳴，狀似道：「是呵！是呵……你快跟我來呵！」

魯英一見，心中不由又喜又奇，她心性本就有點玄幻，此時嬌

野心乍起，她也不管是否猜對了，躍起來，便向「白頭鳥」叫道：「好呵！既然如此，白頭鳥！這便請你引路吧了！」

「白頭鳥」果然撲飛而去，但並不快，總在魯英身前三尺距離。魯英也不管許多，緊隨「白頭鳥」便向前走去。前面是甚麼地方？她此去是否可以如願？魯英不知道，亦不想知道。人餓急了，就如遇溺之人，只怕碰上一根小稻草也死命揑緊了！

＊　＊　＊

齊魯交界青龍山萬丈絕谷中，青紫雲霧交相繚繞。

魯班躍身跳下懸崖絕谷，身子先是如滾石飛墜，他心中不可抑止的慌亂起來，心兒也一陣劇跳，强大的吸扯力，似欲把他的心拉出胸腔而飛。

魯班心兒劇跳之下，血脈沸騰，體重陡增，下墜的速度更快，耳際但聽山風尖嘯，如魔似鬼，魯班不由暗道：這豈非已進入地獄鬼門關了嗎？但轉念又暗暗好笑，我魯班既已成待死之身，就算身入地獄，又有甚麼可怕？這般轉念，他的身心反而舒泰起來，漸而便全身放鬆，任由身軀向絕谷深處墜下。

不料魯班卻突感頭頂刺痛，似有一股强大的力度，把他腦袋中的僵滯不動的血脈，逼得開始緩緩向下流動，他的心神也不由一振，漸而但覺眞氣也可以凝聚，內力也似乎慢慢增强了。魯班不由又驚又喜又奇，暗道：這是怎的了？莫非這萬丈絕谷的青紫雲霧作用，令我失去的內力重復嗎？

原來魯班此時尚未醒悟，他兒時於烏龜山脚，曾吸吮過姜子牙的「蛇毒血」，又蒙姜子牙向他體內輸送「八卦眞氣」，助他打通了任督二脈，因此他的內功進境神速，雖年僅十六歲，內力卻已與武林高手並駕齊驅了，但亦因此一來，當他於「八卦迷宮」中，爲救無氏兄弟四人生命，逆走八卦，激反他體內潛伏的「八卦眞氣」，令他驟然內力盡失。

但凡人的經脈，均以自上而下的路線運行，一經逆反，便變成自下而上，經脈驟亂之下，內力自然便驟失了。魯班自懸崖跳下，初時心慌而亂，身體脚下頭上向下飛墜，但當他心境泰然，自忖死並不可怕，心跳減慢，便成頭重脚輕，身子倒轉，變成頭下脚上，向下倒栽。如此一來，他的下墜速度越快，激起的反撞力便越大，漸而這股反撞力，便從他的頭頂逼壓，令他自下而上逆行的血脈，轉而再度逆轉，變作正常的自上而下，經脈順流之下，魯班便感眞氣可以凝聚，內力也漸復了，這便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作用了。

但這種「奇緣」決非任何人均可以遇上，因爲一來經脈逆轉之人，其死念必須堅決，否則便決難達到心境泰然，因而頭重脚輕，變脚下頭上爲頭下脚上，這才能把逆流的血脈反激逼轉成自然順流，二來也必須遇上這等萬丈絕谷，否則也決不夠時間發生如此妙用。

魯班此時雖然尚難明其奧，但他發覺自己的眞氣越來越充盈，內力也完全恢復了。他也就猛然醒悟，他決心跳崖而死，卻反而令他的功力重新回來了。雖然其中的原因是甚麼，他並不知道，亦不想知道，因爲他不明白的疑謎尚多着呢──例如近日發生的種種驚變，田家的「血淫煞」劫，到底如何爲禍齊地百姓？便夠魯班抛不開、放不下了！

魯班一旦發覺自己的生命並非已屆完結，求生的意志便陡然强烈起來，他忽然又想起師傅、爹娘，還有那嬌野可愛的妹妹魯英，他不由咬牙暗道：若自己如此死去，也太辜負了彼等對自己的期望托付了！

魯班心意電轉，雙眼不由便霍地睜開，但見頭下的絕谷，依然雲霧繚繞，也不知何處是底，何處是終，他突然驚覺，若如此頭下脚上，倒栽下去，撞在谷底的石上，必定頭碎身裂，人的腦袋若碎，那便決活不成了。

魯班這般轉念，便猛吸一口眞氣，把內力從頂部向脚下逼去，因此一來，他的腳部的重量便增加了，向下一沉，魯班的身體忽然便變成平躺而墜。魯班發覺自己尚可以控制身軀，不由一陣欣喜，他不由決然的道：我魯班豈甘受絕谷擺佈，雖然你深不可測，但被魯班遇上，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深有多絕……嘿，八卦玄機這等深奧的秘學，也難不倒我魯班，難道倒怕了你「絕谷」不成啊！

魯班這般思忖，此時他的內力已全復，心神也清晰振奮起來，他想起「八卦玄機」秘學，心中猛地一亮，暗道：「八卦迷宮」何等艱奧，魯班尚且可以從容來去，我難道不可以把「絕谷」視作「八卦迷宮」，入「死門」而出「生門」，然後破解而降麼？

魯班心智異常執着，他但認準了一個方向，萌生闖拚的念頭，便毅然決然，絕不退縮。他這般轉念，便果然試着把整個「絕谷」視作一個龐大的「八卦迷宮」，他凝運眞氣內力於雙目，漸而竟被他窺破「絕谷」的奧秘來了。但見絕谷兩面光滑如削，相距足達十丈，憑人的力量，那是決不能飛越的了，下面不斷湧上青紫的雲團，更奇妙的

是，這些青紫雲團，竟是波浪形，一浪接一浪，後浪逐前浪，由下向上翻湧。

魯班目睹之下，心中不由暗道：假若妹妹魯英在此，施展她的「凌波之步」，踏雲浪而下，便不但美妙之極，也安全穩當之極了……可惜魯班並未研習師母這等絕妙功夫。但轉念又暗道：既然妹妹的「凌波之步」，可以踏雲浪穩降而下，那假若我把雲浪視作「八卦」，無數八卦佈成「八卦之浪」，豈非可以憑步走「八卦迷宮」之法，亦來個「踏八卦雲浪而下」嗎？

把絕谷中的雲團，視作由八卦組成的「八卦雲浪」，這當眞匪夷所思，亦只有魯班以「八卦玄機」爲根基，才可以領悟此千年絕谷的驚世奧秘。原來絕谷自下而上翻湧的青紫雲團，果然大有來歷，其神妙之處，簡直非世人所可能理會。

但魯班也不管自己的意念是否荒誕不經，他想到可以「踏八卦雲浪而下」的步法走「八卦迷宮」，便毫不猶豫，決然的一試了。

魯班凝運「八卦眞氣」，聚於雙目，貫於目力之中，投射向青紫雲團，意注「八卦迷宮」的佈局，一會後，竟被悟出青紫雲團的奧秘來了，但見青紫雲團形如波浪，自下而上，朝湧而升騰，但絕不升離谷頂，於谷頂兩面絕壁之中鑽入，似經由石壁重返谷底，由此綿綿不絕、無休無止。而且青紫雲團雖是「後浪逐前浪」之勢，但絕不分離，猶如連環扣，一個扣一個，一浪連一浪，絕無中斷的跡象。

魯班一見，心中一動，暗道：這豈非形如「八卦迷宮」，「小八卦」進而「中六十四卦」，再進而「大四千雲九十六卦」，環環相扣，永無窮期嗎？若依步走「八卦迷宮」之步法，先從「小八卦」爲起始，再走「中八卦」，進入「大八卦」，豈非可與「雲浪」融爲一體，逐浪飄浮，終而穩降谷底嗎？

魯班心中忖念，力隨意生，當下即視身周青紫團爲「小八卦」，身如飄風，向青紫雲團貼近，他連貼八座雲團，身子連翻八次，演畢「小八卦」之數，果然便進入更濃密的青紫雲團。他毫不猶豫，從「小八卦」進入八卦的身法突展，呼地翻入「中八卦雲浪」，連翻六十四次，身如陀螺，颼颼的穿入「四千零九十六大八卦雲浪」中去了。

至此，魯班已成功的妙用步走「八卦迷宮」之法，與青紫雲浪融爲一體，青紫雲浪形如「大八卦」，浪浪相連，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翻湧沉浮，無休無歇，永無窮盡。魯班既已與青紫雲浪融爲一體，也就身如雲浪，翻湧沉浮，忽上忽下，緩緩的墜向谷底了，這種無尚境界，也便是傳說中的神仙「騰雲駕霧」的神通，魯班自己也並不知道，他的「八卦神功」發揮到極點時，竟達如斯仙神境界！

人的潛能本來無限，就看世人們是否被引激發揮出來罷了。人的潛能發揮極限，便即「異能」，而「異能」因其不可思議，也就被視爲「仙神」了。其實「異能」源自世人的潛能，經後天的努力，升華而達至的境界。

魯班的身形與青紫雲浪融爲一體，翻湧沉浮而下，此時若有人見到，必定斷認魯班非人非神非仙，而是一團不可思議的怪物。

但魯班欲重返谷頂也絕不可能，因爲青紫雲浪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魯班既與青紫雲浪融爲一體，根本便無力抗拒，只有隨雲逐浪，降於千丈絕谷之底了，魯班略作提升的嘗試，但身子立刻似與雲團分裂，急速下墜，他無奈歎了口氣，心道：唯有先降下谷底再作打算吧。

魯班自絕谷之巔躍身跳下，到輾轉沉浮，連番幻變，說來話長，但其實僅電光石火般一霎……忽地，魯班但感背部被硬物猛地一刺，連忙翻身一瞧，原來他已脚踏堅實的山石上，亦即已安然降墜於千丈絕谷底了。

魯班抬頭向上望去，僅及十丈，便被青紫雲團攔腰隔斷，也不知到谷頂有多高，到谷底有多深，魯班只知憑世人之力，是決難以重返谷上的了，他不由心中一陣失落，暗道：我魯班只怕從此便得永留谷底了……

魯班不由心慌起來，暗道：若出不去，便餓也餓死了，倒不如被「黑白婆婆」一掌打死，倒還痛快。

過了一會，魯班卻又暗道：「黑白婆婆」既自稱與師傅姜子牙有血海深仇，卻又爲甚麼反而相助師傳所托付的大臣田家呢……莫非田家眞的正在醞釀甚麼驚天動地陰謀嗎？還有爹娘和妹妹魯英，是否會被田家斬草除根，下毒手殺死？魯英這野性妹妹，若自己被田家害死，必定不顧一切，向田家出手復仇，但憑她三人，那是田家的對手？必定自投羅網，送死而已！

魯班心念電轉，忽然便決然地自感，決不能就此永留谷底，非要想個法子，重出絕谷，解決剛才所忖念的一切難題……他主意已定，當下也毫不猶豫，一躍而起，竟絲毫不感疲態。他這才醒悟，雖然不幸身陷於千年絕谷，但也幸而令自己的內力盡復，人有力氣，又有雙手，總能生存下去，再而尋出絕谷的法子。

魯班心念已決，也就不再抬眼

望谷頂，因爲他深知從此處是決無法上去的了，既然無法，思悔無益，也就乾脆不去計較。

魯班向絕谷底的四面望去，但感如置身於迷霧雲海，因爲谷底的青紫雲團，比谷中更爲濃烈，整個谷底一片雲遮霧掩，根本不辨東南西北，甚至連一丈外的物事，也模模糊糊，難以辨認。

魯班既已決定，不但要生存下去，且要活着離開絕谷，去破解心中的疑謎，也不理面前有甚兇險，摸索着就向前走去。

在雲遮霧掩中，魯班前行了一段，忽地額頭一痛，原來不知不覺間，他已碰上一塊巨大的石壁了。魯班忽然覺得，此處的青紫雲霧又特別濃密，他仔細一瞧，原來青紫雲霧竟是從石壁中源源不絕冒出，在石壁近處凝聚，因此特別濃密。

魯班一見，心中不由一亮，暗道：青紫雲霧從谷底浮升，又從谷頂壁沉降，翻湧沉浮，輪番升降，按此異象，青紫雲霧豈非有一道升沉的路徑麼？而眼前這石壁的冒雲霧處，大概便是谷頂雲霧沉降的出口了。既然如此，那循着谷底石壁的出口，一路攀爬向上，豈非可以直通谷頂石壁麼？只要上抵谷頂石壁，便有辦法離開絕谷了！

魯班這般轉念，便毫不猶豫，向冒出青紫雲霧的石壁摸索而進。終於，他摸到一個石壁的開口，魯班心中一陣高興，心道：我的判斷果然不錯，沿此洞口，或許眞的可以離開絕谷呢……魯班探身而入，果然便鑽進石壁的洞口了。

研悟九鼎　另創神功

魯班自覺好像一直向上爬，爬了一段，漸漸巖洞寬闊起來，可以站直身子了，但依然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魯班猶如瞎子似的，摸着石壁，一步步向前摸索而進，也不知走了多久，轉了多少彎，眼前稍稍一亮，他發覺已可模糊見物事。

原來這是一座高大寬闊的地下巖洞，酷似一個大廳，周圍遍佈奇形怪狀的巖石和鐘乳石，不遠處，更有一泓清池。

魯班一見，不由大喜，他正感口渴，便快步走到清池邊，蹲下身來，以手掬水，送入口中，但覺池水甘甜，如飲蜜露，喝了一口，便口渴全消，腹中的饑餓也緩緩消退，不但不饑不渴，反感神清氣爽，魯班不由暗喜，心道：這池水如此奇妙，就算長困絕谷，也不懼饑渴之苦啦……池水爲甚有此妙處？

魯班心中驚奇，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他就連離開絕谷的念頭也忘記了，他俯下身子，貼近池水，探頭細看，但見池水微泛波紋，一圈一圈的蕩漾開去，心道：必是剛才以手掬水，弄皺一池清水了……咦？怎的了？這是甚麼啊！魯班心中忽地驚叫一聲！

原來池水中一圈一圈波紋蕩漾，漸而竟凝聚成一圖案，中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合成「八卦」之形，浮現於池水之上，清晰玲瓏，奇妙之極。

魯班一見，心中不由大奇，暗道：此乃組成師門「八卦」之根基元素，師傅亦必據此而悟創「八卦玄機」奇學，爲甚麼卻浮現於此洞中池水之上，莫非師傅當年亦駕臨此千年絕谷奇洞中麼？

魯班甫遇這等驚天異象，心中驚奇萬分，他也顧不得尋出谷的路徑，卻仔細考究起這一泓池水來了。魯班暗道：欲探清池清水的奧秘，非先查出池水的湧流不可，只要探出池水的發源地，便不難弄清其奧秘了！

魯班於是繞池水周邊摸索而走，他發覺池水方圓足近十丈，前圓後窄，形如一個巨大的水布袋，暗道：但凡布袋形之物，必從狹窄布袋之口爲起始，則此大水布袋的入口處，便是其源流的所在點了。

於是魯班向大水袋形池水的狹窄處摸索而進，原來又是一道長長的巖洞，初則一片漆黑，漸向便有光線從前面射了過來。

魯班一見，暗道：有光亮，那就必定有出路了。他朝着那道光線走去，不久，發現這道光線原來是從兩丈高的圓洞口射進來，圓洞口雖高達兩丈，卻又可攀爬而上。魯班此時內力已復，自然並不畏懼這兩丈來高。

魯班一口氣攀上圓洞口，突然被一股強烈的光線照得幾乎睜不開眼睛，他放眼一看，原來這又是一座大洞，地面比下面的大洞乾爽多了，三丈高遠處，便是巖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青山綠樹。

魯班一看，不由大喜，暗道：原來這便是出絕谷的洞口，不料無意中竟走對路了。

魯班當下毫不猶豫，向那洞口奔去，他跑出洞口，一看之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外面原來是一座狹長的山谷，兩旁盡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峭巖壁，窄窄的光透一線藍天，懸崖似烏雲倒垂下來，似欲隨時掉下令人心驚膽戰。

魯班再向山谷遠處看，但見谷底雜樹叢生，怪石起伏，數十丈遠處，更聳起一座呈九面體的古怪山丘。更奇特的是，九面體山丘的每一面，均豎着一座巨形的黑色的東西，裏面有水下流，九道水流卻不

知流向甚麼地方去了。

魯班一見，又忘了失落的感覺，他感入此絕谷，一切均匪夷所思，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既然如此奇特，他怎會不探究明白，於是魯班也不管是否可以尋路徑出絕谷，向那九面體山丘縱身一躍，掠了過去。

近前一看，只見山丘佔地甚廣，方圓足達百丈，上圓下寬，形如一座巨型墳墓。山丘九面豎立的黑色巨物，原來是九座以不知名的物體鑄造的鼎，鼎內有水，向下流淌，源源不絕，滲入地面，卻不知流到哪兒去了。魯班悟性奇高，他微一思索，不由暗道：洞中那一泓清池之水，其源流莫非便是此九鼎之水嗎？九鼎之水滲入地面，居高臨下，於地下流動，再出而爲洞中清泉，必然如此！

魯班如此推斷，不由更奇，心道：洞中清池之水，不但解渴，且可充饑，此一奇也；九鼎之水，竟源源不斷，流之不絕，此二奇也；九座黑鼎，環立九面墳墓狀山丘，不知是何用意？此三奇也。

魯班此時越看越感驚奇，他不由展開身形，飛快的繞九面體墳墓狀的山丘掠行審察一遍。當他掠到第八面，亦即他作起點的鄰近一面時，魯班不由驀地一頓，神色一陣驚疑，目光再也不肯移離半點了。

魯班的目光牢牢投射於第八個黑鼎之上，只見鼎上刻繪無數古怪的圖案，洞中清池所浮的「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圖案，也僅是其中之一而已。黑鼎的正中，又有數行古怪的文字，如「八卦」一般深奧，幸而魯班精通「八卦玄機」之學，這等深奧的文字，倒也難不倒他。

魯班細加審辨，只見深奧文字書道：「入此千年絕谷、千年古洞，過此千年古鼎，即有奇緣之人，若能研悟此鼎上文字者，更乃萬中無一、前無古者、後無來世，因吾乃大禹王，此乃『大禹之文』也！吾以莫大神通法力，治九州之水，蕩神州妖邪，神州遂成炎黃子孫樂土焉。吾又集九州天降玄鐵，得神助遂鑄此『九鼎』，鼎上所刻所繪，皆九州萬物，正邪善惡、魑魅神怪，以及神工造物、巧奪天工、聖手神訣，研而習之，則天地萬物皆瞭然於胸，可爲民效力，造福萬世，吾之願也，有緣見者切莫等閑視之，切記切記，愼之重之……大禹王東遊誌記鑄於玄鐵九鼎。」

魯班花了好一會，才一一悟解鼎上文字，讀到末了「玄鐵九鼎」四字，魯班驀地憶起師傅姜子牙當年訓示：吾之一脈，雖源自先聖伏義，精於玄機八卦，你拜吾爲師，切勿以此自傲：蓋天下之大，臥虎藏龍；九州之盛，上下三元九千萬年；天地萬物，無窮無盡。例如與伏羲齊名的先聖大禹，治九州之水，鑄九州之鼎，其神通法力，吾亦自知難及一二也……因此學無窮盡，生生不息，切記！切記！

魯班心念電轉，暗道：怪道師傅如此推崇「大禹」，原來這位「大禹」便是爲神州萬民治水的大聖賢呢！看來這位大聖賢不但精於「治水神通」，且胸藏天地萬物，竟可以九天玄鐵，鑄成「九鼎」，若精研領悟九鼎上的物事，豈非可以辨悉一切世間正邪？更可創造萬物，爲世人效力麼？若然如此，豈非比僅精於「八卦玄機」更受天下萬民衆生歡迎？

魯班轉念又暗道：師門三大規條，上知天機，下悉地脈，中助人間，我魯班是要精研「八卦玄機」，上知天機、下悉地脈不難達至，但中助人間，有甚麼比大禹的「九鼎神通」更大妙用？吾師傅在此，只怕也極力主張我魯班研學呢？

魯班豁然而悟，打定了主意，研學大禹的「九鼎神通」，也就毫不動搖，開始盤算，如何在此絕谷「大禹九鼎」之墓形的地方，生活及研學下去。

魯班思想着時，絕壁上面的一線天，突然光線移走，絕谷中便驟然漆黑一片。魯班乃臨此千年絕谷，尚未適應，心中不由慌道：此谷不知深淺，若潛伏毒蛇猛獸，於漆黑中撲出，我便危之極了……心中着慌，幸而剛才喝了那清池的二口水，至今仍不饑不渴，省卻覓食之苦，魯班卻又暗感欣慰，心道：那池水果然是湧自九鼎，奇妙之極，有此一池之水，我便在此呆上一年半載，亦不愁吃喝了！

魯班驚喜交集之際，眼前忽地一亮，但見從「大禹九鼎」中，忽地騰起九道光華，雖不及月亮的光亮，但九道光華合起來，卻已勉強可辨認九鼎上的文字圖案，以及附近十丈的景物。

魯班一見，心中不由又一亮，暗道：原來這是絕谷上的星光，投射到九鼎的水上，再釋放出光華，以供我這有緣人日夜研學，想到此點，他不由又大佩大禹造物的鬼斧神工，暗道：我魯班只須研悟「九鼎神通」一二，便足以令萬世獲益了！

當天晚上，魯班既已決定留下來研學「九鼎神通」，他也毫不遲疑，仔細探究九鼎中第一鼎的文字圖案來了。這一探究，眨眼便過了整整一個晚上，魯班也不感饑渴。直到第二天絕谷上的一線天，有陽光射落時，魯班才忽感肚子餓了。他於是醒悟，那池中之水，喝二口便可頂饑渴一日一夜，有此便利，

研學「九鼎神通」便方便多了，起碼已省卻生存至關重要的尋吃喝之苦。更奇妙的是，每到晚上，到星光閃射時，九鼎便必定放出九道光華，因此連晚上的油燈也可省卻。

就這樣，魯班在「大禹九鼎」旁邊，已不知研學多久了，他但記得，九鼎放出的光華，已歷經九十次，他心道：九十次即人世間九十個晚上，亦即三個月九十天過去了。

數月來，魯班半點不覺絕谷生活之苦，因爲一切那神通廣大、鬼斧神工的「大禹王」，似乎均爲他預籌備妥當，不但吃喝，連晚上的燈光亦設計巧造出來。

但當九鼎的光華，放射到第九十九次，亦即三個月零九日的晚上，九鼎的光華卻沒放出，因爲絕谷上的一線天，有的星光，均被濃密的鳥雲遮蓋了，再過一會，暴雨便傾盆而下，山風捲進谷底，無處渲洩，便如野獸般瘋狂亂撞，原來是一年中的雨季已臨大地上了。

魯班這數月來，已熟悉了谷底的環境，在谷底的東面狹谷，有一座森森古林，但樹葉稀疏，根本不足擋雨。九鼎周圍，只有那光禿禿的九面體山丘，無處可以躲雨。不幸在雨中巖壁濕滑之下，魯班便連那池水洞中也攀不上去。無奈之下，魯班只好緊貼石壁而立，雖不能擋雨，但卻可以借助石壁之力，抵擋狂風，免被捲走。

這一場暴風雨，一刮便下了整整一個晚上，幸而魯班內力已有根基，又自小歷練，才不致被雨風弄出傷病來。到第二天有光線投下來，風雨也忽地停歇了。魯班形如落湯之鷄，渾身上下均濕透了，心中不由暗道：大禹王設計安排周到，但不免有所遺漏，例如我這有緣人，遇上昨晚的風雨，便沒法躲避了！

魯班稍怨一怨，但不由又好笑起來，心道：大禹王那先古年代，慣於以天作被，以大地作床，哪懼此等風風雨雨？不似當世之人，曉得蓋屋子以抵擋冰雪風寒。

魯班想着時，晨風吹近，不由打了個寒戰，原來雨中熱量消耗甚巨，因此連晨風亦被寒凍了。魯班不由低頭看看自己身上的濕衣，這一看之下，連他自己已亦不禁搖頭苦笑，原來他這一身衣服，是在魯府時身上穿的，經過數月的變故，早已破爛，再經昨晚的暴風雨吹刮，渾身上下，便連一塊完整的衣物也沒有，身上只剩一串串的布條，猶如荒山野人，以樹葉遮身。

魯班不由頓悟，雨淋風刮尚可抵擋，但到寒冬時節，若無屋子躲避，豈非凍也凍死了？那山洞比此地更感陰寒，也決非躲避風寒的地方，看來倒要想辦法蓋一棟屋子，以備寒冬季節來臨了。

於是，魯班在研學「九鼎神通」之餘，也開始思想如何蓋一棟屋子作避風寒之用。

不知不覺又過了月餘，「九鼎神通」已研學至第五「鼎」了。魯班尚嫌慢，他亦不知道，若非他魯班，若非他已是「八卦玄機」，當世之人，窮畢生之力，只怕連「第一鼎」的神通亦難領悟。因爲「鼎」上的圖文，全以八卦狀文字組成，缺了「八卦玄機」之學，研習「九鼎神通」的入門便先被堵死了。

而「九鼎神通」，也絕非世間的尋常武學神功可以相比，乃是蘊藏天地萬物，洞悉天地萬物，創造天地萬物，這是駕馭天地萬物的萬世神通本事。

例如「九鼎神通」中的第一鼎，便是造福萬世的「治水神通」，鼎上的圖案文字，記述了大禹當年「開啓龍門」，包有幸的鯉魚一躍而爲「龍」的絕頂神通，而因此令黃河不再爲患上游地域，萬民得以世代繁衍生息，單是這「第一鼎神通」，便足令後世人傾心感佩了。

又例如「第二鼎神通」，便是記述「盤古開天闢地」的本事，單是這一鼎的神通，若演化爲武功，已足令天地爲之懾服了。「第三鼎神通」是教授世人如何洞悉天地萬物，而創萬物，返而駕馭萬物的神通本領。「第四鼎神通」乃是記述「黃帝大戰蚩尤」的征戰佈陣之法，這一鼎的本事，只要學懂一二，便足以成百戰百勝的萬世之師了。

到魯班此時研學的「第五鼎神通」，則是記述「神農嚐百草、以成萬世藥師」的本領，其中所透示的諸種藥理、血脈玄機，已深深把魯班迷住了。

* * *

在「第五鼎神農神通」後面，尚有第六鼎、第七鼎、第八鼎、第九鼎，這四鼎所載的「神通」是甚麼？魯班根本不去思忖，他只是按順序依次研學，這便避免了欲一步登天，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危機。因此但先古聖賢，彼等的心性及研學態度，均是堅忍卓絕，不屈不撓，充分顯證了「天才出於勤奮、成功絕非僥倖」的千古至理名言。

而且魯班也無暇去理會，因爲單是「第五鼎神通」，神農嚐百草的非凡本領，已把他的心神牢牢吸扯住了。例如爲甚麼神農嚐盡千百種毒草而不死？原來神農已練到可自體外自察自身五臟六腑的境界，因此雖然曾經中毒，但他能夠預先知道五臟六腑哪一部份中毒，便立刻可以施行解毒的妙法了。

魯班研讀到此處，不由又驚又喜，喃喃的道：「原來天地萬物，

竟潛伏如此衆多世人尚未知悉的靈丹妙藥、奇花異草，依神農嚐百草的本領鑑悉，就此絕谷之中，也便隱有無數可以延治及治病的百花、百樹、百草啊……看來世上之學問，當眞如『八卦演化』，無窮無盡、無休無止也……」

魯班此時的視線，不由從「第五鼎」上圖案文字，移向絕谷四周，又移向絕谷兩面的山壁，山壁上也長滿了各種奇花異草，一直向谷頂伸延……就在此時，魯班忽地驚咦一聲，身子也霍地一躍而起，就如他猛地發現了甚麼怪物似的！

原來當眞果然有「怪物」從天而降，雖然那只是谷頂上的虛空，但於谷底而言，谷頂虛空便有如地上的「天」了。「怪物」是一隻巨大的鵬鳥似的東西，冉冉而降，鵬鳥的翅膀似乎已折了一翼，因此無論如何翻旋掙扎，均無法升浮上谷頂，而是不斷下沉，眨眼便降下絕谷數十丈了。魯班一見，不由歎道：「大鵬鳥呵大鵬鳥！你不幸折翼而降，掉落此千年絕谷，若非遇上我魯班，又恰好學了大禹王的『第五鼎神通』，大概能醫治你的傷翼，否則你便必長困絕谷了……咦？不對啊！這大鵬鳥腰下，竟有人吊掛着呢……老天，這豈非千古奇事麼？」

魯班心中驚疑，不由便一躍而出，仰頭細注「大鵬鳥」降落的方位，疾掠上去，以便從下面接應。

「大鵬鳥」冉冉而降，不一會便降到距谷底百丈高處。魯班目力甚佳，一眼便瞧清，大鵬鳥腰下果然有人吊掛，而且是一位少女，因爲這人的衣飾花花綠綠，猶如天上的雲彩，所以魯班判定她必是愛美的女孩兒。魯班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道：大鵬鳥乃野猛之物，爲甚麼肯讓這女孩兒家吊掛在牠的腰下呢？更奇的是，這女娃兒遇此奇險，爲甚麼毫不驚惶，依然緊抓大鵬鳥不放呢？

魯班驚奇之際，「大鵬鳥」又再降下數十丈，一聲嬌叱亦傳了下來：「喂！谷底的小子……快走開十丈範圍，不然便把你壓扁了……」

魯班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你已兇險之極，卻還有心思留意人家的安危嗎？他不由亦向上大聲道：「喂！女娃兒，谷底遍佈尖石，你降落時可要小心在意啊……」

少女的嬌叱聲道：「放心啦！小子……我這家傳寶貝雖然受損，無法飛升，但仍可穩降而下，絕無兇險……你快走開，壓着你我可不懂救治呢！」

魯班一聽，這「大鵬鳥」竟是這女娃兒的「家傳寶貝」，不由又呆了呆，心道這等野猛之物，亦作得「家傳寶貝」嗎？他心中驚疑，便決不肯走開，以便探究明白，自然也是爲了及時救應那女娃兒。

「大鵬鳥」上的女娃兒，見谷底的「小子」挺立不動，決不肯走開，知他必是擔心自己的安危，準備接應，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喃喃的道：「哎……連這家傳寶貝亦不能安然而降，你這小子有多大能耐？怎能救得了我呢……」

女娃兒說話間，那「大鵬鳥」已冉冉而降，牠折了一翼，只得一翼撲騰，加上越近谷底，山風的迴力越大，降落之際，竟失了平衡，斷翼一面先行着地，把吊掛着的少女弄跌了，「大鵬鳥」巨大的鳥身，眼看便壓倒於少女身上……

就在此時，魯班已一掠而入，伸手猛地一挾少女的腰帶，又一掠而出，剛掠出一丈，「大鵬鳥」的巨大鳥身已撞在谷底石上，砰的一聲，跌得支離破碎。

少女一見，並不多謝魯班救她，反而尖聲大叫道：「哎呀！我爺爺的活寶貝完了……小子你千救萬救，爲甚麼不先救我這大寶貝呢！大寶貝呵大寶貝，你跌得如此慘痛，斷難再治過來了，好不教雲彩我心痛啊！爺爺他若知道，也必難過死了！」

這自稱「雲彩」的少女，對着跌得支離破碎的「大鵬鳥」，搥胸頓足，失聲大叫，悲哀難過之極。

魯班此時也顧不得理會這少女，他也急步掠上前去，繞這「大鵬鳥」轉了一圈，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但見這「大鵬鳥」外形像鳥，但其實非活鳥，而是以木料、鐵絲、銅絲紮造而成，撞在尖石上，自然便跌得支離破碎了！

魯班此時已悟解大禹王的「第三鼎造物神通」，因此立刻便可以判斷，這「大鵬鳥」乃人手所造，但其中的鬼斧神工，簡直匪夷所思，似乎又比大禹王的『第三鼎造物神通』更精妙，他不由猛地轉身，躍到少女的面前，急道：「喂！女娃兒，這大鵬鳥是誰造的？你快告訴我知道啊！」

少女此時已回過神來，她目注魯班一眼，卻連忙雙手把俏臉、俏眼一掩，失聲嚷道：「咦……小子！你難看死了……不要過來，羞死人了……這副模樣也敢見人麼？」

魯班一聽，不由低頭向自己身上一瞧，但見自己渾身上下只披着一條條的布條，四肢裸露，腰處也只剩一塊破布圍住。眼前的少女，卻衣飾華美，人也俏麗之極。魯班不由尷尬極了，不敢面對少女，連忙轉身。

不料那少女又尖叫道：「哎喲不好！小子你的光屁股向着我

呢！」

魯班一聽，面對不是，轉身又不妥，無奈只好飛身跳到一棵樹後，探出頭來，訕訕的笑道：「喂！女娃兒，這可以了吧？」

那少女的俏眼珠卻沒閉上，於指縫間骨碌碌的轉着，她也不答魯班，反而道：「喂！小子……你爲甚麼會在這谷底出現？」

魯班無奈先答少女的疑問道：「我失足跌落這千年絕谷，按日出月落計算，怕已大半年時光了！」

那少女一聽，不由同情的歎了口氣，道：「哎，這般看來，你比我更不幸，我降此只有一時片刻，你卻已跌落大半年了……咦？這絕谷高達千丈，你跌下來怎的跌不死呢？」

魯班道：「也算不得不幸，因爲這是我自願跳下來的……因此不但跌不死，還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呢……」

少女奇道：「小子你很好啊！弄成這般模樣，依然毫不埋怨，也不悲傷，更不絕望……若換了我雲彩呵，只怕不摔死，也驚慌死了……幸虧這大寶貝，雖然折了一翼，仍然可以穩降下來，可惜牠已跌死了！」

魯班一聽，忙道：「原來你叫『雲彩』，那這大寶貝是誰造的呢？」

少女——雲彩道：「我爺爺偃八手嘛！」

魯班道：「你爺爺原來叫做八手！你爺爺很厲害呢，居然可造這等會飛的大鵬鳥！」

偃雲彩得意的笑道：「這有甚麼稀奇？若說厲害，還有更厲害的呢！例如我爺爺的爹爹偃師，就會造會唱會跳的活人兒，當年還把西遊記的周穆王嚇了一跳呢！」

偃雲彩如數家珍，把她偃氏一脈威風，向魯班一一坦露。說着，偃雲彩卻忽地一頓，不肯再往下說，盯着魯班道：「喂，小子，我可沒隱瞞，說了這麼多秘密了，但連你叫甚麼也不知道，我不說了！」

魯班見這雲彩小姑娘，人如其名，美如雲彩，十分有趣，不但年紀與妹妹魯英相仿，樣貌性子也十分相似，心中不由一陣欣喜，便不加隱瞞，坦然的道：「我姓魯名班，是齊魯人氏。」

偃雲彩一聽笑道：「魯班，我可沒問你是何方人士啊！我只想問你，你既然跌落絕谷，摔不死，顯然你的本事也很了不起！這等摔不死的本事到底是誰教你的呢？」

魯班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我哪有甚麼「摔不死」的功夫？不過是誤打誤撞，碰上谷中特有的「青紫雲霧」，施展師傅的「八卦迷宮」步，僥倖大難不死吧了……但轉念又暗道雖然是僥倖，但亦是師傅他的恩德，因爲若非師傅授我以「八卦迷宮」步，我魯班只怕遇上更濃更密的雲霧，也必摔得粉碎了，這般轉念，魯班不由歎了口氣道：「我亦沒甚麼摔不死的功夫，所以僥倖不死，也全賴師傅傳授的本事吧了！」

偃雲彩道：「好啊！你師傅必定很了不起啊！他到底是誰呢？」

魯班見偃雲彩性子率直，毫無機心，又絕非齊國之人，料想告知她亦無妨，便坦然道：「我師傅便是齊侯姜子牙。」

偃雲彩一聽，卻大喜道：「便是當年助周滅商的八卦祖師姜子牙麼？」

魯班道：「不錯啊！雲彩姑娘認得我師傅嗎？」

偃雲彩笑道：「我怎會認識？我若識得，只怕死去多時了……因爲是我爺爺偃八手的爹爹偃師認識，太祖爺曾對爺爺說，吾偃氏一脈，精於『機』，亦即吾姓『偃』也；但切勿自負自傲，例如與吾同屬周土人氏的八卦祖師姜子牙，他的『八卦玄機』奇學，其精妙之處，便有過之而無不及；吾偃氏一脈之『機』，是惠及一人一物，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卻有益於萬世萬民啊……太祖爺此話流傳下來，因此雲彩才知悉呢。」

魯班一聽，不由一陣感傷，暗道：師傅萬世留名，可惜魯班已無法與師傅他相見了……又暗道：原來雲彩姑娘源自「機聖——偃師」一脈，此事亦聽師傅提及，說此偃師乃天下「萬機之聖」，造人可活、造鳥可飛，如今親眼目睹其所造的「大鵬機鳥」，果然精妙絕倫，當世中尚無人可及也。可惜如此精妙之物，墜於谷底，毀於一旦，就連其孫女，亦只怕被長困於此了！

魯班心中忖念，不由又歎了口氣，卻沒再說話，因爲他深知偃雲彩乍臨此谷，尚未悉處境的絕望可怕，也不忍見她悲哀的神色，因此便無話可說了。

偃雲彩既知魯班是八卦祖師姜子牙的徒弟，少女家的心思不由一喜，因此也不嫌避他這半裸小子，見他隱身於樹後，不肯出來，亦久不作聲，不由格格笑道：「喂，魯班小子……你爲甚麼不說話又不肯出來？我也不怕了，你還怕甚麼呢？」

魯班無奈回道：「雲彩女娃兒，你是女孩子，我是男小子，我這副模樣，只怕嚇着你呢！」

偃雲彩一聽，俏眼一轉，便知魯班必因無衣物遮掩男孩子羞人之處，因此害羞不敢面對她這位女娃兒。這般轉念，偃雲彩便忽地快步向『大鵬機鳥』走去。只見她走到『大鵬機鳥』翼前，在折斷的一翼上，伸手便拉扯其翼，原來做翼的是一幅堅韌的絲綢，機翼雖然折斷，翼綢還完好無缺，偃雲彩之意，是打算撕下翼綢，給魯班作遮體之用了。

魯班在樹後一見，卻連忙大聲道：「雲彩女娃兒……千萬撕不得……」

偃雲彩拉扯翼綢的手不由一頓，奇道：「爲甚麼撕不得？你不是怕羞不敢見人麼？這是撕下來給你遮身用啊！」

魯班微歎口氣道：「你若不在此，我怎會怕……但你若把機鳥翼布撕壞，你便得永留此絕谷，再也上不去見你爹娘爺爺啦！你放心吧，我必會把你送走，然後剩我魯班一人，便光身裸體也無懼啦！」

偃雲彩一聽，不由大奇道：「這千丈絕谷，連你自己亦無法上去，你怎能送得我走？」

魯班決然的道：「你放心，總之我魯班說行便行，無論多麼艱難，我也必設法修理好你那大鵬機鳥，然後便可以帶你離開啦！」

偃雲彩一聽，她委實害怕也變成魯班的模樣，屆時衣服破爛而赤身裸體，她一個女孩兒家，倒不如立刻死掉算了！因此她不由大喜道：「喂！你眞有辦法修理這大寶貝嗎？」轉念又不安的自言自語道：「但你光裸身子，不敢出來，如何修理這大寶貝呢？看來唯有我先助你一把了。」

偃雲彩說着，忽地大聲道：「喂！小子，你把眼睛閉上……不許你看我，知道嗎？」

魯班笑道：「我不敢看你，你有甚麼好方法只管說出來吧！」說是不敢看，但魯班到底難抑心中的好奇，還是在樹後掠來一絲眼線，看看偃雲彩有甚妙法可想。

只見偃雲彩也不猶豫，也不理魯班是否把眼閉上，忽地伸手便解開了身上的腰帶，把外面的衣裙脫下，登時便露出裏面的貼身褻衣褲，身子也便變半裸了。偃雲彩毫不猶豫，把外衣裙當中一撕，撕爲兩截。她把其中半截纏在自己的身上，成了一襲古怪的外衣，但到底可以遮掩住少女家不想被人見的地方。

偃雲彩忙完這些，嬌喘口氣，才大聲道：「喂！魯班小子，你接住這幅衣物……快包好身子，出來見我！」偃雲彩說着，把手中的半截衣裙，向魯班這面拋過去。

魯班一見，無奈只好伸手接住，他把半截衣裙纏在腰上，雖然半裸，亦不倫不類，但總比羞人處坦露好得多。魯班緩緩轉了出來，想着自己纏了女孩子的半截衣裙，必定難看之極，不由尷尬的一笑。不料偃雲彩卻得意的拍手笑道：「好啊！魯班小子，你成了半個大姑娘啦！樂死雲彩也！」魯班一聽，見偃雲彩再無驚恐之意，不由也半羞半樂的大笑起來。

這麼一笑，兩少男少女的距離不由便拉近了。然後兩人有說有笑，說起彼此的身世。原來偃雲彩的身世，並不比魯班好多少，她的爹娘，在她年僅八歲時，便雙雙去世，是她的爺爺偃八手，自少把她帶養大的，她今年十五歲，比魯班少了一歲，因此魯班倒成了偃雲彩的兄長輩了。

＊　＊　＊

不知不覺，魯班和偃雲彩已說了半日話兒，魯班獨自一人，在絕谷中呆了大半年，雖然大半的心思花在研學大禹王的「九鼎神通」上面，但稍一有空，魯班也感孤單哀愁，他到底尚年僅十六歲，還是娃兒好玩心性。因此乍然遇上這一位「天降雲彩」，他哪會不欣喜若狂？他也不知自己如此多話，一說便說了半日了。直到偃雲彩忽然哎喲叫了一聲，魯班才猛停住。

魯班此時視偃雲彩已如妹妹，因此一聽她呻吟低叫，立刻便忙問道：「怎的了？是剛才摔傷了痛麼？」

偃雲彩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她瞪了魯班一眼，忽然問道：「你！你難道不覺肚子餓的麼？」

魯班一聽，這才猛地醒起，偃雲彩降落這千年絕谷，已過大半天了，自然感肚子餓了！他抱歉的一笑，對偃雲彩道：「雲彩妹妹，你跟我去一處地方，保證你日後與我一樣，不愁吃喝呢！」

偃雲彩果然是餓苦了，其實她自跌落絕谷這一刻起，由於路上的消耗中便大感肚子餓了，只見魯班野人似的，大概也沒甚東西可吃，這才忍住不問。此時一聽不由大喜道：「魯班哥哥，是甚去處！如此奇妙？」

魯班神秘的道：「先不告訴你，你跟我來好了！」魯班說完，果然引領偃雲彩走到絕壁下面，伸手向上一指，道：「雲彩妹妹，你有辦法上去麼？」

偃雲彩抬頭一看，絕壁上面，二、三丈高處，露出一個黑森森的洞口，石壁滑不溜手，不禁皺眉道：「爺爺也會教授一些攀爬的功夫，但爺爺說，女孩子家體力比不上男孩子，還是以造機代步好多了，因此也沒作甚麼練習，不知是否上得去。」

魯班忙道：「那你試試啊！」

偃雲彩因肚子餓得難受，急着填飽肚皮，果然忍不住走上前去，

向上一躍，但是跳得丈把高，距洞口尚差了一大截，石壁滑溜，毫無攀抓之處，她的身子立刻便跌下來了。偃雲彩一連試了三次，每次均跌下來，而且越跳便越低了。

魯班一見，不由皺眉，心道：這洞口可是生存之門，若上不去，便必定饑渴死了。但自己亦僅可勉強躍上，又怎帶偃雲彩上去呢？魯班想了想，便對偃雲彩道：「你先在下面等着，我上去先給你弄點吃喝。」

魯班說罷，即走到石壁前面三尺，猛一運氣，身子向上一竄，足達三丈，他伸手抓住洞壁，翻身一躍，便躍上洞口去了，這大半年內，魯班均要如此躍跳取吃喝，久而久之，他的身法已靈巧極了。偃雲彩一見，不禁又羡又忌，心道可惜我那「大寶貝」摔壞了，不然再高百丈也不怕你！轉念又暗道魯班哥哥的功夫很好啊，他不須依賴那人造之鳥，便可一躍三丈，看來人造機雖妙，仍比不上人的可靠呢！

偃雲彩轉念時，魯班已鑽入洞中去了。不一會，魯班雙手合攏，似捧着甚麼，鑽出洞口，小心翼翼的跳了下來，魯班急道：「雲彩妹妹！快……就着我的手掌，把裏面的水喝了！滿滿一掬水，可惜流洩一半了！」

偃雲彩見魯班如此鄭重其事，也不知他手捧的「水」是甚麼，但她正感口渴，當下也不管許多，果然俯下頭去，把魯班掌心中的水喝光了。僅一會，偃雲彩便感腹中一陣發脹發熱，再而饑渴便感突然消失了。她不由又驚又奇，格格的笑道：「魯班哥哥，這是甚麼寶貝？竟如此頂渴頂餓啦？」

魯班自遇上偃雲彩後，不知為甚麼，人也快活開心多了，他一聽不由得意的笑道：「當然啦！我在這絕谷大半年，便是靠這些生存呢！因此我把它命名為『生命之泉』，又稱它為『八卦之水』啊！」

偃雲彩笑道：「稱『生命之泉』似乎不錯，因為它可以頂饑頂渴，令人生命存活；但為甚麼又叫『八卦之水』？」

魯班見絕谷之中，就只有他和偃雲彩，而且日後是否可以離開，也屬未知之數，因此也不想瞞她，當下便把這絕谷的奇妙處，一一向偃雲彩說了，甚至連大禹王的「九鼎神通」，池水上浮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的奇景圖案，也毫不隱瞞的說出來了！

偃雲彩此時已不感饑渴，甚至精神也特別振奮，連身陷於千年絕谷之苦也忘卻，她聽罷魯班的述說，先是一陣發呆，她雖然出自「偃——機聖之家」，見聞甚廣，但對這等奇異物事，也匪夷所思，大感驚愕。好一會，偃雲彩才喃喃的道：「世間竟有這等奇事！但魯班哥哥，我甚麼也不想看，只想看看那『八卦水』，瞧瞧大禹王的『第三鼎造物神通』呢！可以麼？」

魯班不假思索道：「當然可以！這便帶你看看好了！」

魯班引領偃雲彩，來到大禹九鼎的第三鼎前面。偃雲彩初瞧鼎上圖像，一陣喜形於色，連聲道：「了不得！了不得！此鼎所繪造物神通，竟比我偃家不遑多讓呢！但為甚麼卻缺了人造機人，人造機鳥？大半繪刻屋子、廟宇、橋樑之形狀呢？咦？怎的沒有教授製造之法？」偃雲彩不久便驚疑的眞眨眼。原來大禹的「九鼎神通」，除了圖像直接易懂，其製作之法，皆以「八卦之文」描述「八卦」本身已艱奧難懂，何況是「八卦之文」？因此能看懂的當眞絕無僅有，當世亦僅魯班有此奇緣。

當下魯班一聽，便不由微歎口氣，暗道：鼎上刻有教授製作之法，但那是「八卦文字」得以「八卦」奇學為根基，否則不但看不懂，反而會因思想過度而心脈神思受損，可怕之極……轉念又暗道：大禹王造物神通製作之法，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我便是向雲彩她轉述，亦徒勞無功。

魯班這般思忖，便對偃雲彩道：「大禹九鼎神通，於第一鼎已有明述，有緣入此絕谷仍生存者，已屬難得奇緣，起碼可喝上那奇妙的『生命之泉』也。若能看懂鼎上文字，那便萬中無一，難上加難，因此雲彩妹妹也不必苦苦索求，免有損心脈神思。」

不料偃雲彩心胸豁達，絕不執着，一聽便格格笑道：「甚麼有損心脈神思？我也並沒去苦苦索求啊！反正這上面也缺少我偃家擅長之『機』物，看與不看，懂與不懂也並無甚相干，倒是那『生命之泉』，我非要去看看不可！魯班哥哥，你有法子可想麼？」

魯班一聽，暗鬆口氣，心道：只要你不苦苦追索鼎上文字，那便容易滿足多了……轉念又暗道：雲彩妹妹功力有限，怎可躍上那六丈石壁？若躍不上，又怎去瞧那「生命之泉」呢？看來倒要先替她想個法子。

魯班心中轉念，便不由向上刻「造物神通」的第三鼎的圖樣望去，入目的是一座連在山頂的廟宇，廟宇分為三級，一級比一級高，曲折向上，卻渾然一體。

魯班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若把谷底到洞口的石壁分為三級，每一級約莫七、八尺，那雲彩妹妹豈非便可以憑她自己之力攀上洞口了？魯班心中思忖，當下毫不猶

豫，對雲彩道：「雲彩妹妹，你若想上洞口看看『生命之泉』，便快點幫我搬運石頭來石壁下面吧！」

魯班說着，先自去搬運谷底的石塊到洞口的石壁下面。偃雲彩見了，雖然心中驚疑，但料想魯班是八卦祖師姜子牙的弟子，必有他獨到的心思，便也相幫着搬起石頭來了，兩人手勤脚快，谷底的石塊也遍地皆是，因此不到一會，洞口石壁下面，便堆滿一大堆石塊了。

魯班試把石塊疊起來，但石塊底都不平，極易搖晃滑跌地面。魯班一連疊了數塊，皆是如此，他不由望着地面出神，只見石塊掉落地面，沾了雨水濕泥便陷了進去，竟四平八穩，動也不動。

魯班一見，心中不由一亮，暗道：假若在石塊的底部，先墊上一層濕泥，再一塊一塊疊上去，這樣豈非牢固多了，他想到便做，當下在地面上挖了一堆濕泥，塗墊在石塊的底部，一塊一塊的疊上去，不一會，一個四平八穩的石平台便聳立起來了。

魯班又在石平台上，再砌了一個中平台，在中平台上砌一個小平台，小平台砌好後，魯班站上去，伸手竟便可以觸着洞口了，魯班大喜道：「雲彩妹妹！可也！你快上來啊！」

偃雲彩依魯班的樣子，先上大平台，再上中石台，然後上了小平台。她站在小平台上，攀着洞口，用力一躍，便輕鬆的翻上洞口了。

偃雲彩不由樂得格格大笑，道：「魯班哥哥！你聰明得很啊！甚麼難題，到了你手上，立刻便有法子解決了！這叫甚麼呢？」

魯班心中一動，驀地憶起師傅姜子牙當年曾告訴他，他所研學的八卦，最初是先聖伏羲，於無根園攀天梯，於茫茫乾坤上摘下來的。不由暗道「天梯」與這「三級平台」相較，雖有高下之分，但總算是借力而上的踏脚物啊！魯班這般思忖，便衝口而出道：「這便叫梯級吧！」

當下經魯班命名，這等建築上的由大到小，借力而上的踏脚物或建築物，便被正式稱為「梯級」了。魯班當日首創的「梯級」，可非常了得，因為有了這等建築物，不論多高，只要建有梯級，便必定可以踏上。而且這等「先築基礎，由大到小」的建築原理，直到今日，仍為建築學上的一大基礎原理。

魯班說完，便也翻上洞口，與偃雲彩一道入洞中，仔細欣賞一泓清池上的太極、兩儀、四像、八卦圖像。

偃雲彩一見，忍不住又喝兩口池水。這一喝之下，她但感整整一日一夜，再也不饑不渴了。偃雲彩這才會確信，這一泓清池，果然是「生命之泉」，亦是「八卦之水」，憑此便足以不愁吃喝之苦，因而陷進絕望的痛苦也大為減退了。

就這樣，魯班和偃雲彩，日間各有各忙，魯班依然研學大禹王的「九鼎神通」，偃雲彩則鑽進她那「大鵬機鳥」，仔細研究，苦苦研習修理的法門。兩人餓了渴了，便飲那「生命之泉」，晚上則鑽入「大鵬機鳥」的腰下，各自佔用一角，說笑直到入睡。不知不覺，又過一段日子，偃雲彩也不知多久，她只知日出月沉已九十一次了。

此時，魯班已挪移到大禹王的第九鼎了，亦即他已開始研學大禹王的「第九鼎神通」了。到底那是甚麼？偃雲彩不知道，她也懶得去問，因為她苦苦鑽研「大鵬機鳥」的製作、修理之法，已夠她忙的了。

這一天早上，陽光射進絕谷特別遲，谷中山風也開始清涼了。

魯班本來已走到大禹王的「第九鼎」旁邊，忽然歎了口氣，走回「大鵬機鳥」這面，決然的對偃雲彩道：「雲彩妹妹，在三十天之內，無論如何須送你出此絕谷了！」

偃雲彩正思索着「大鵬機鳥」的其中一個修理環節，乍聽魯班說話，不由微一怔道：「為甚麼？魯班哥哥？」

魯班道：「據我所知的陰曆法，天氣已屆劇變，不日寒冬將至矣！假如屆時尚未能脫困，雲彩妹妹你如何挨得過凜烈寒冬呢！因此非想辦法送你走不可了！」

偃雲彩初聽魯班所言，亦很高興，但轉而又驚疑的道：「魯班哥哥，絕谷千丈，你有甚辦法送我出去？若有辦法，你早就出去了，怎會等到寒冬將臨呢？」

魯班一聽，微歎口氣道：「我果然無法出谷，但雲彩妹妹卻可以，因為你有那『大鵬機鳥』。我本來一直苦思可以由它帶走我兩人，但寒冬將臨，你再不走，便必定被凍死，因此不能再拖延了，只好先把你送走再說吧！」

偃雲彩奇道：「這大鵬機鳥摔得太傷，連我亦想不出修理法子，你怎能用它送我出去？」

魯班微微一笑道：「大鵬機鳥果然已無法修復，但你只識世上之機，而不知乾坤之機，假如遇上一場大風，鼓起大鵬機鳥的機翼，是否可以升飛而出絕谷呢？」

偃雲彩道：「若風力是由下向上騰升，這便可以！但怎知甚麼時候有風至？以便及早準備？總不能終日把自己綁在大鵬機鳥上守候吧？只怕餓也餓死了！」

魯班微笑道：「要知大風之至不難，我自有法子。」

偃雲彩一聽，不得不信了，她格格一笑道：「若預早能知風至，

這果然可以利用，或許可出得去呢！」她忽然一頓，盯着魯班，又道：「但我問你，這大鵬機鳥是否可以負載兩人出谷？」

魯班一聽，微歎氣道：「這便須看風的風力大小了，若風力大，則可負載兩人，若風力不夠，則只能負載一人而升，超出風力的負載，中途跌下，那就必死於絕谷了……可惜據我推算，三十天內，只有一場小風來臨，只可勉强負載一人出絕谷而已。」

偃雲彩一聽，忙道：「那可以再等更大的風至啊……此地有吃有喝，便再等三、兩月也可以！」

魯班搖搖頭道：「不行！若要等大風至，起碼要再等三個月，那時寒冬凜烈，我尚可支持，雲彩妹妹你功力不足，必被凍死！因此唯有在三十天內送你出谷。」

偃雲彩一聽，亦歎了口氣，道：「這是唯一出谷的法子，假如你不趁此離開，你獨自一人，如何在這絕谷生存呢？我又怎會留下你一人，自己先走呢！」

魯班慨然道：「大鵬機鳥是你家傳寶貝，自然該先把你送走了！至於我魯班自掉落絕谷，從來就沒有想到有此出谷之緣，因此理該日後再作打算。」魯班一想，又決然的道：「今早陽光有暈，日暈必有風，七日之內，必有風生，雲彩妹妹須早作準備了！來，快隨我去搜集山藤等物，我自有妙用！」

＊　＊　＊

魯班說罷，便向谷中的樹林走去。但偃雲彩卻遲遲不動，就如魯班所做的，與她完全無關似的。

魯班不由奇道：「雲彩妹妹，爲甚麼不隨我去？你難道不喜歡出此絕谷麼？」

偃雲彩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出谷我喜歡，但雲彩自小孤獨，爺爺待我雖好，但哪曉人家的心事？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位好哥哥，怎會放棄？因此啊，若魯班哥哥你不走，我雲彩亦決定不出絕谷！」

魯班一聽，不由苦笑道：「我也並非不想出去，但那要再三個月才有機會。雲彩妹妹不怕凍死麼？」

偃雲彩咬牙道：「不怕，便凍死了也總比孤獨而悶死好！」

魯班此時尚年僅十六歲多，對這等女兒家的微妙心事自然也不大領悟，見偃雲彩咬牙發狠的模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但又有點心慌。因爲他自小有爹娘、師傅、更有一位嬌野的妹妹陪伴，根本不知作爲孤兒的女孩子苦處。魯班不由笑道：「你難道不想出谷，永遠留在絕谷中麼？」

偃雲彩幽幽的歎了口氣，神色卻異常堅決的道：「這也很好！只要有魯班哥哥在此便心滿意足啦！總之你休想撇開我，要我一個人獨自出去！」

魯班見偃雲彩十分認眞，絕非說笑，心中亦不由一熱，暗道：妹妹魯英亦說過這等古怪話，或者這是女兒家對男孩子示好的表示吧！想來這雲彩妹妹也夠可憐，自小便跟着一位白鬍子怪人過活，或許眞的很不好受呢！魯班心中忖念，不由也有點歉意。他想了想，這才認眞的道：「其實我也不放心雲彩妹妹你單獨出谷，因中途出事，便難救援。這樣吧，我先作好和你一道出谷的準備工夫，屆時的再看風力大小而定好了！」

偃雲彩一聽，登時轉嗔爲喜，格格笑道：「好嘛！這才是個好好的魯班哥哥啊！走啊，快去採集足兩人用的東西啊！」

偃雲彩說着，不待魯班招呼，已搶先走向樹林那面去了。魯班不由咧嘴一笑，偃雲彩待他如此心意，也不知令他是喜還是驚奇……但此時他也無暇細思，生怕偃雲彩獨自入林中有兇險，連忙縱身掠上前去。

這是一座絕谷中的森森古林，長達千年，人跡罕至。甚至魯班自進絕谷，因迷於研學大禹王的「九鼎神通」，也並沒踏足此處，這時他縱身入林，但見森森古木，有的高達百丈，似欲與絕谷比高；有的寬廣達三畝，其根盤之巨，足可供數百人或坐或臥。

魯班也沒去留意，他一眼便見偃雲彩正興高采烈的撕扯着山藤、樹蔓等物，但由於非常柔韌，她連扯數十下，均難扯斷一根，魯班以爲偃雲彩力氣小，便走上前去，幫着撕扯，不料合兩人之力，山藤僅被拉長了一點，要想扯斷，那是決不可能。

偃雲彩不由叫道：「魯班哥哥，若這般拉扯，只怕拉上七日七夜，亦難拉斷一根呢！另想辦法吧！」

魯班一聽，不由微歎一口氣，他此時已身負大禹王的「第三鼎造物神通」，自然有多種弄斷山藤的法子，例如用鐵刀斬，用鐵斧劈，均可收效。可惜此地是千年絕谷，卻哪來這等利器呢？拉扯了一會，魯班便忽然停手不拉，他的視線反而落在地上的石塊。

偃雲彩見了，心中一動，搶先抬起石塊，便向山藤猛砸。不料山藤柔韌非常，表皮也異常堅硬，偃雲彩猛砸了一會，山藤僅陷進了一點，要想砸斷，那是千難萬難。偃雲彩不服氣，一連換了幾塊石塊，但均無效果，她不由尖叫道：「魯班哥哥！這山藤堅韌得很呢！這般

弄下去，就算七日七夜，也難弄斷一根！」

魯班並沒說話，因爲此時他的視線，正落在近處草叢葉的一隻大螳螂上。陷入沉思，只見大螳螂身長近半尺，伸出長臂，正一下一下的向草葉劃去，僅一會兒，草葉便被牠劃斷了。

魯班心中一動，伸手猛地把大螳螂捉住，移近眼底，仔細審察起來。他此時的神情，已渾忘一切，就連他身邊的雲彩妹妹也忘卻了。

偃雲彩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失聲叫道：「哎呀魯班哥哥！你……你瘋了麼？竟如小娃娃，玩起這等小玩意螳螂來了！」

魯班忽然笑道：「雲彩妹妹，你看，這可並非一般的小螳螂呢！」

偃雲彩沒好氣道：「有甚稀奇，不過比兒時所玩的小螳螂稍大一點吧了！」

魯班卻毫不生氣，若有所思的道：「是啊！牠的確比兒時的小螳螂大了許多！因此牠的長臂便特別有勁！你看，牠的前臂一伸一劃間，便把一片韌草劃斷了，爲甚會如此奇妙？」

偃雲彩見魯班如此神往，不由也向大螳螂瞧了瞧，立刻便好笑道：「這有甚稀奇，這螳螂的前臂長滿了齒狀之物，就如人用牙齒吃東西，自然便容易咬斷嚼爛啦！咦？魯班哥哥，你怎的？」偃雲彩說着，忽然驚奇的叫了一聲。

只見魯班忽地竄了開去，遍地搜索，終於被他搜到一塊形似螳螂長臂的長石片，魯班把大螳螂放在眼前，抬起另一塊石，在長石片上仔細的敲擊起來。他敲擊一會，又瞧大螳螂的長臂一眼，又敲擊起來。大螳螂也沒逃走，伸直長臂，擺出應戰的姿勢，準備向侵犯牠的物體狠狠一劃。魯班也沒再侵犯牠，因此一人一螳，便對峙起來了。

偃雲彩料想魯班苦思弄斷山藤的法子，必是想瘋了。她說甚麼魯班也渾似聽不到，偃雲彩連用石塊砸山藤的興趣也失去了，她怔怔的挨到魯班的身邊，喃喃的自語道：「魯班哥哥，雲彩知你一番好意，千方百計想法子送我出去……但你可知？假如你不走，或者因你此弄瘋了，雲彩妹妹又怎會捨你獨自離開呢？要走便一同走，你想撇開我偃雲彩，那可決定不行的！」

偃雲彩順着她女孩兒家的心思，喃喃自語，她並非對魯班說話，而是自己說給自己聽而已。忽然，她耳邊傳入魯班的一聲喜叫道：「好啦！雲彩妹妹！你看，這柄東西像甚麼了？」

偃雲彩一聽，向魯班手中的長石片望去，只見石片的尖端邊緣，已被魯班用石頭敲擊出一排緊密排列的「牙齒」，十分精細，活靈活現。偃雲彩不由格格一笑，道：「魯班哥哥！這不是一排人的牙齒麼？咦？怎的又似大螳螂的長臂？這到底是甚麼？」

魯班欣然一笑，沒答偃雲彩的疑問，反而笑道：「雲彩妹妹，你拿這去試試劃斷山藤，看看是否合用。」

偃雲彩一聽，難抑心中的驚奇，果然接過「牙齒」狀的長石片，走到山藤邊，執起一根，便照大螳螂長臂劃物的樣子，前前後後的向山藤劃去……僅一會，她便驚喜的格格一笑，原來她手中的山藤已被弄斷了！

好一會，偃雲彩才從驚喜中回過神來，猛一轉身，向魯班大叫道：「好！好！魯班哥哥，這法子妙之極了！」她一頓，又忙問道：「你爲甚麼竟能想出這斷山藤的妙法子？我便不能？」

魯班笑道：「其實也沒甚麼，我先是從大螳螂的長臂劃斷草葉獲得啟示，再得雲彩妹妹你以人的牙齒形狀作比喻，製成牙齒狀排列，果然便產生一柄合用的東西了！」

偃雲彩一聽，猛然醒悟道：「莫非這便是大禹王九鼎神通的法寶麼？」

魯班微笑道：「不然，大禹王於九鼎中所授，乃辨悉天地乾坤萬物之法，須加悟透，然後進而創新，這便是大禹王所授的『造物神通』的活用啦！」

偃雲彩怔了怔，似怨自己無法讀懂鼎上的古怪文字，難學大禹王的「九鼎神通」，但僅一會，轉念又暗道：只要不讓魯班哥哥離開我，他懂得的豈非可以慢慢教我嗎？偃雲彩因此又高興了。她格格一笑道：「魯班哥哥，這東西妙用極了，日後出谷，必教鐵匠照樣打製一柄，屆時它的妙處，只怕連刀、斧也不及呢！但須有個名堂，魯班哥哥，你既能製造，便也替它起個妥貼的名號啊！」

魯班一聽，便欣然一笑道：「此物既源自先古聖人大禹，又形似人的牙齒排列，先取一個『古』字，又『金』如人之齒，再取一個『金』字，再者此物出自此千年絕谷之中，又取一個『尸』字；然則『金』、『古』、『尸』三字合併，豈非一個『鋸』字麼？因此，便把此物命名爲『鋸』吧！雲彩妹妹，你以爲如何？」

偃雲彩一聽，不由拍手笑道：「好啊！便把它稱爲三者合一的『鋸』吧！」

自這一刻開始，「鋸」便現出雛形，日後不斷演化，鋸的威力也越

來越大，直到今時今日，仍爲世人不可或缺的造物工具，但這已是數千年後的事了。

＊＊＊

當下偃雲彩以「石鋸」割山藤、樹蔓，這絕谷中的石塊也異常奇特，堅硬得猶如鋼鐵，除非以此谷之石擊此谷之石，否則決難令其破損。

偃雲彩有此利器相助，也不必花很大氣力，不多一會，便已割下一堆山藤了。魯班留下偃雲彩負責割藤，他自己則負責沉重的搬運山藤的工夫，從古林搬到那「大鵬機鳥」處，來回足達二里，幸而魯班來去如飛，偃雲彩割藤的進度，幾乎比不上魯班搬運的快捷。不知怎的，自飲了絕谷山洞中的「生命之泉」，經大半年的潛移默化，魯班但感自己的內力又精進不少。

這樣忙了二日，一大堆粗細不一的山藤、樹蔓，便堆放在「大鵬機鳥」的旁邊了，魯班決定不再割山藤，他開始用山藤編織「機鳥」折斷的右翼。他以山藤粗的作網，又以幼細的作絡，重新把機翼拉直，又固定機翼上的「絲綢翼膜」，忙了一日，魯班便把折斷的機鳥翼重新編織修理好了。

偃雲彩一見，不由喜道：「魯班哥哥！大鵬機鳥又重新長翼了！假如能把機鳥的軀體修復，也不必等待風至，憑它便可以載我兩人飛出絕谷了！」

魯班微歎口氣道：「機鳥軀體已跌得支離破碎，除非把它搬到製造者那兒，或可修復，不然在這絕谷，就連神仙也無可奈何了！」

偃雲彩一聽，不由洩了氣道：「大鵬機鳥的製造者是我爺爺偃八手，爺爺遠在秦地崑崙山，當日我偷了他的大鵬機鳥，飛來此地，整整飛行了二日二夜，也不知有多少路程，卻怎能搬到爺爺那兒呢？」

魯班微歎口氣，接而又決然的道：「因此也不必有此幻想，要自救便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了！你放心吧，先要風至，我保證它便會乘風而起，升出絕谷了！」

魯班說着，不再猶豫，又開始織起一個網袋來了。偃雲彩見了，俏眼珠一轉，忙道：「魯班哥哥！你織此網袋，打算人裝其中，掛在大鵬機鳥腹下，升上去麼？」

魯班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雲彩妹妹聰明啊！」

偃雲彩卻不理會魯班的稱讚，虎地臉色一沉，緊張的問道：「你織的網袋是大是小？是單人的還是雙人用呢？」

魯班不由一怔道：「大如何小如何？單人用雙人用又如何？」

偃雲彩咬唇道：「若是大的、雙人用的，雲彩很喜歡，但若是小的單人用的，雲彩決不坐！」

魯班道：「爲甚麼？」

偃雲彩嗔怒的瞪了魯班一眼，咬唇道：「魯班哥哥，你織的若是小的單人用的，你便必定存心把我趕出谷去，你獨自留下來！你以爲我會上當，樂意坐上去麼？我說過若我一人決不走嘛！」

魯班一聽，織網袋的手不由一頓，他原來欲織的，果然是一個僅可容單人坐上的網袋，他的心思始終傾向盡快把雲彩送出去，免她受寒凍而死，此時見她竟窺破自己的心思，暗道：她絕非信口而言，假如屆時她死活不肯坐上去，豈非白白錯失一個出絕谷的良機麼？魯班心中思忖，無奈的笑笑道：「放心吧，我把藤袋織作兩人用便了！你看好麼？」

偃雲彩一聽，這才轉嗔爲喜，欣然格格笑道：「好啊！這才是乖乖聽話的好哥哥嘛！」她一頓，又幽幽的歎了口氣道：「魯班哥哥，你可知道？人人以爲絕谷必定很苦，但卻是我感到最快樂的日子！假如你要我獨自離開，我寧願永留絕谷不走了！」

魯班一聽，這是他第二次觸及女孩兒微妙的心思，不由咧嘴一笑道：「爲甚麼呢？」

偃雲彩俏臉一紅，含羞帶笑，以小手指一戳魯班的額角，輕聲道：「你呀！偏問這許多爲甚麼？我說，我說因爲在絕谷中有魯班哥哥陪我！這可以了吧！」

魯班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雲彩妹妹的心思，似乎比妹妹魯英更複雜，這教人如何是好呢？他無話可說，便乾脆不說，手下飛快的織起山藤網袋來了。

又花了二日一夜的時間，一個頗大的，足供兩人乘坐的山藤網袋編織下來了，魯班然後又把網袋仔細的吊掛於「大鵬機鳥」的腹下，忙完這些，已經是第六天的早上了。

不知怎的，自這一刻開始，偃雲彩便如影隨形，決不肯離開魯班半步距離，她也一聲不吭，只是默默的跟在魯班身邊，就算遇上女孩兒家不宜在場的尷尬事，偃雲彩也決不走開，頂多稍稍背轉身去。

這可把魯班弄得一陣發毛，忙道：「雲彩妹妹，你不是有甚不妥吧？」

偃雲彩也不答他，問得急了，才咬唇狠狠的道：「你！你答應與我一道出谷，你可不准要花樣騙我啊！」

魯班不料偃雲彩眞的如此倚重自己，他歎了口氣，道：「雲彩呵雲彩！我魯班怎會騙你？我也很想與你一道出谷呢！但人算不如天算，且看屆時風之力度，是否足供

兩人離去吧！」

偃雲彩一聽，知這是魯班的心裏話，這才鬆了口氣，接而卻又焦急起來，問魯班道：「今日已是第六天了，怎的尚未見風至呢？」

魯班微笑道：「雲彩妹妹怎的又焦急起來了？你不是不大想出谷嗎？」

偃雲彩含羞的格格笑道：「此一時彼一時嘛！既然魯班哥哥決定與我一道出谷，到了外面，我可以教你玩許多有趣的玩意啊！這不是很妙的主意嗎？」

魯班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女孩兒家的心思，當眞微妙，一會兒陰雲密佈，一會兒又陽光燦爛似了！但他也沒笑出聲，因爲他心中其實也一陣欣喜，男孩子天生喜歡女孩兒倚重自己，魯班是男孩子，自然也免不了這等奇妙的習性。

魯班想了想，又向天上的朝陽光線凝視了一會，忽地決然的道：「雲彩妹妹！快作好準備，在半個時辰內，必有風至！」魯班話音未落，便拉着偃雲彩的小手，也不管她是否願意，便飛快的向「大鵬機鳥」這面奔來了。

偃雲彩亦知「半個時辰」是意味着甚麼了，那只是短短的霎那，要在這極短的時間內，做好「升空」的準備，那的確十分急迫了。因此也絲毫不敢猶豫，拔足隨魯班飛奔。

到了「大鵬機鳥」身前，魯班立刻吩咐偃雲彩道：「快！雲彩妹妹，坐入網袋，準備妥當，待風力一至，便閉上眼睛，待風停時，才可睜開眼皮！」

偃雲彩一聽，卻紋絲不動，盯着魯班道：「魯班哥哥！你呢？你爲甚麼不一道入網袋中來？」

魯班急道：「雲彩妹妹再莫頑皮！我早就說過，要看風力的大小再作決定，是否可以一道出谷！時間已無多，你快入網袋，以山藤纏綁身子固定，免遭中途摔落之險！」

不料偃雲彩一聽，不但不鑽入網袋，反而呼地跳開幾步，距「大鵬機鳥」腹下的網更遠，她神色堅決的道：「雲彩也早說過，無論風力大小，若只能供我一人出谷，我便寧願長留谷中，也決不會離開的了！你也別打算叫我進去，不然，哼哼，我便用你創製的『石鋸』，把吊掛的山藤割斷，摔死在你面前！你看我敢不敢好了！」

魯班一聽，作聲不得，他本有强捉偃雲彩先入網袋之意，但見她這般表示，神態決然，絕非說笑，深知她倔强起來，也硬如鐵石，萬一眞的半空割斷吊掛山藤，摔下來必粉身碎骨，如此豈非救她反而害死她了？魯班無法可施，無奈的歎了口氣。

他忽然在地上拾起一塊石片，以石敲擊，在石片上擊出「八卦」符號，乃一面「陰」，另一面「陽」。然後把石片在手心中連擲六次。魯班微一沉吟，臉現喜色，喃喃的道：「此乃吉兆……似乎暗示我魯班可以一道出谷而去了！」

偃雲彩一聽，不由一陣驚愕，急道：「魯班哥哥！甚麼吉兆？難道拿這石片擲數次，便可知是否可與我一道離去麼？乖乖，早知如此，又何必花許多唇舌？」

魯班微微一笑道：「雲彩妹妹，你知道麼？這便是師傅所傳的『八卦玄機』啊！剛才我已卜得一卦，乃『地風升』卦，卦文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亦即暗示我等此行，可以平安順利……」

偃雲彩一聽，大奇道：「爲甚麼？這卦又如何解釋？」

魯班道：「地風升卦，已預兆不久將有風從地面升起。『用見大人』，即暗示得此卦之人，用之不但平安順遂，更會遇上有大智大勇的能人，『勿恤』，即莫畏縮不前之意；『南征吉』，便即此行若向南走，則大吉也。」

偃雲彩一聽，又驚又喜，不由喃喃的道：「有地風升起，果然可助我兩人出谷；但出谷之後，便受風向所制，身不由己，又怎能確定是否向大吉的南面走呢？此行只怕尚有未定之事發生呢！」

偃雲彩話音未落，就在此時，絕谷上的朝陽忽地一沉，原來已被一大團的烏雲遮蓋住了。隨即風聲也在絕谷上面響了起來，接而便如怪獸般直向下沉，捲進絕谷中來了，其勢猛如山石滾落絕谷。

魯班一見，立刻扯着偃雲彩，飛快的鑽入山藤網袋，又用山藤把自己和偃雲彩綁牢了，一面沉聲道：「風從上沉，必定谷底迴旋上升，可帶動大鵬機鳥之翼！快閉上眼睛，莫瞧外面，以免生險！」

偃雲彩一直死命揑住手中的「石鋸」，她絕不肯放棄，就如這「石鋸」便是魯班本人似的。因爲她深知，若非她拿這來要挾魯班，他便決不會乖乖隨她一道離去的。直到她見魯班用山藤把他自己亦綁牢了，才鬆了口氣，格格的大笑道：「……好啊！這好玩極了！」魯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你要我一道出谷，我知你乃一番好意……但知否其中兇險萬分？萬一中途風力不繼，谷底沒人接應，摔跌下時，便非好玩，而是好死極了！」

不料偃雲彩立刻接口道：「這也不錯，死便死了，反正有魯班哥哥你陪着我哩！」魯班不由又作聲

不得，心中又好氣又有點感激，因爲她對他的倚重，就連他的妹妹魯英也比不上了。

偃雲彩說時，沉降的山風，果然已於谷底化作「地風」，翻旋而升，風力甚猛，地上的「大鵬機鳥」的機翼鼓起，隨又呼隆一聲，「大鵬機鳥」騰空而起，拖住魯班和偃雲彩乘坐的網袋，驟然便升上半空數十丈高了。

偃雲彩不由樂得大笑道：「看！魯班哥哥，風力足夠升我兩人一道出谷呢！」

不料話音未落，「大鵬機鳥」的右翼忽地向下一沉，似因風力不足，鼓不起來了！魯班和偃雲彩乘坐的網袋，不由也緩緩向下沉跌！

魯班一見，大吃一驚，他猛地運內力站起，左右手齊疾伸而出，各抓住一根粗大的山藤，運力猛扯起來。原來這根山藤直通機翼，魯班利用機身的橫架作支承，猛扯一下，機翼便撲騰一下，如此連連猛扯之下，大鵬機鳥的左右機翼，便撲動不息，猶如大鵬鳥的雙翼展翅，吊拖着魯班和偃雲彩，呼呼隆隆的向上騰升……

偃雲彩又狂喜的大笑道：「魯班哥哥！你的妙法子管用極了！你幾乎已可與我爺爺偃八手並駕齊驅了！」

終於「大鵬機鳥」拖吊着魯班和偃雲彩，呼地升出絕谷之巔，大風失去兩面絕壁的阻隔，又呼地把「大鵬機鳥」向山野吹捲而去。

魯班直到此時，才猛地鬆了口氣，喃喃的道：「絕谷呵絕谷！大禹王的九鼎，還有那生命之泉、八卦之水，魯班說聲告辭了！」言下間竟有依依不捨之意。

但偃雲彩卻高興極了，因爲她這位魯班哥哥，終於與她一道離開絕谷，而且日後更可伴他一道闖蕩天地，其中的無窮樂趣，簡直把偃雲彩迷住了。

好一會，偃雲彩低頭望一眼，但見此身高懸半空近百丈，被「大鵬機鳥」吊拖着，呼呼的掠過一座又一座山丘樹林，這才忽然想起甚麼，連忙問魯班道：「魯班哥哥！你那地風升卦靈驗極呢！但不知末了一句『南征吉』是否應驗？我等此去是否向南呢？」

魯班向四面一瞧，此時他居高臨下，周遭百里內外景物，皆一目瞭然，突見左面隱約聳起一座高峯，微一思索，便知那是東面齊魯之地的泰山無疑，心道：此際左東右西，那前面必定是南面方向了！但是否眞的「南征吉」呢？魯班心中沉吟不定，這一個疑謎，也只能在「魯班大師傳奇」的下一個故事中回答了。

（完）

綠林英雄傳奇故事之二

石中蓮・文　可飛・圖

野鳳狂龍

上文提要： 江淮晏氏七兄弟父爲水寇，母係女盜，因而七兄弟無惡不作，燒殺掠奪了大批金銀珠寶，唯不殺女人。六兄弟皆娶了如花似玉的妻子，陪伴老母居於勞山頂。晏七因拒絕娶小秀子爲妻，小秀子到岳陽府衙報案，七雄落網……麥雨珍原名燕雨珍，爲報父仇，救了逃獄的晏七，終從他口中探知秘密……

智服衆俏寡　技壓老梟婆

「太少，得再多加點！」說這話的人，是位望之三十二三英俊而風度儀表實在美俊的男子。

他大名早已傳遍天下，姓宮單名一個形字，江湖人稱「天下一狂龍」！

有龍就有鳳，不錯，計算起來那隻鳳的年紀也該有二十七八了，是隻「野鳳」，人稱「江湖野鳳」，姓甚麼沒有人知道。

說來還是四年前的事，野鳳在含笑甩掉江南世家第一大財閥的大公子，那位人稱「當代潘安」的上官恒玉後，上官世家認爲是奇恥大辱，派出府中六高手，海角天涯要找到這隻野鳳，上官恒玉說得好，別殺她，把她剝個上下無寸縷，在白天裡，插標木立在杭州西湖畔上，寫明她是誰，寫清楚了上賞，有人願意上前摸她妙處，上官世家賞銀十兩。

可惜，六高手南北奔波了經年，別說抓人，連野鳳的氣味和影子全都沒看見，如今事隔四年了，上官世家倒了下來，倒在新呈大力之下，當年追捕野鳳而辱之的事，也早成過去，野鳳雖然四年來斷無消息，狂龍卻名頭如日中天，愈來愈響！

狂龍響在三個地方，自從出道以來，未逢敵手，這是一；其二，承接委托，無不竟功。第三，這人不僅貌好、功夫好、談吐好，更好的是，事情要是對了心意，一拍大腿分文不取替你賣命。

其實，狂龍最好的地方，從不欺凌弱小，一生所賺來難以計數的金錢，幾乎可以說全花在悄悄贈送給貧苦朋友身上！

今晚，有人設佳宴，伴以美女，佐以醇酒，配以笙樂，桌上已推滿了黃金千兩，拜託這條「狂龍」去辦一件事，但是，他嫌黃金太少，冷冷的微笑着，要那些花得起錢的大爺，再加添一些。

添！添！添！已添到了使美女瞠目，樂聲停奏，侍者止步，他這條狂龍，哈哈大笑着說太少太少，還得添！

這是私產私宅，包括整個鎮集，甚至連人都屬於私人所有的。所以雖然已是二更，依然燈火明亮，樂聲震耳，嬉笑不已。

這座大廳，祇設兩桌上等筵席，但是並不顯著空闊，要算算人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九十五人！

九十五人當中，祇有一位客，賓客，那位「天下一狂龍」。

狂龍一人高據一桌，坐上首，桌上除酒菜外，全是一色的東西——黃金。

黃金已加到了萬兩，狂龍卻連頭都沒點，已經有人從心眼裡發出

了火，無名火直冒起三千丈，雖有此過份卻寓意甚深。

發火的也是龍，四條龍，人稱「黃河四龍」，是地地道道的「水裡龍」，雖難行雲，卻可「佈雨」，因爲雨也總是水的一種，知道有「黃河四龍」，不用說，那地方是死也骨寒屍化的「斷腸坡」！

不錯，是「斷腸坡」的董府，董大善人，董大山主的府居，不過正主人已換了，老的換了小的，人人稱爲董大公子的董海峯，背後人稱少山主。

少山主董海峯，雖然臉上帶笑，心中卻已窩上了九成火，話很客氣，對狂龍道：「宮爺，添到了萬兩你仍沒有頷首，不如宮爺你說個確實數目吧！」

狂龍一指董海峯身側的向不失道：「可以問他，他不會沒有數。」

向不失除了失去一身功力之外，別的還眞沒有失去，尤其是智謀，邀請狂龍降臨，就是他的主意。

他笑了，道：「宮爺，你可是存心要難爲在下了，在下……」

狂龍神色一正，接口道：「向朋友，這樣說吧！憑太行山主的身份，憑太行八友，不管怎麼說，萬兩黃金買一老一少兩顆人頭，總嫌少了些，何況老的是塊辣到家的老薑，小的來頭叫人摸不着，由此可見一斑，再講，殺女人要倒三年霉，所以如果沒有足夠我狂龍三年的開銷外加利息，我不會幹的。」

向不失鐵了心道：「既然宮爺早已摸淸，那更好辦啦，江湖上總講義氣的，宮爺，我作主，再加一倍如何？」

狂龍笑了笑道：「這麼辦，加一倍後的總和，再加一倍……」

董海峯揚聲道：「四萬兩黃金？你叫我們……」

「別忘了，少山主！」狂龍胸有成竹的說道：「若能成交，時限三個月，這桌上的黃金萬兩，算是定金，另三萬兩，事成淸結，如果勞山頭上我狂龍找到當年那筆貨色，貴處就能省掉三萬兩……」

向不失接口道：「宮爺，這不公平，我們聘請宮爺，並不全爲了殺那一老一少兩個女流，也爲了那批貨色！」

「別急！」狂龍自圓其說道：「此批貨色中的黃金、珍寶，仍歸貴處，百粒明珠算我狂龍成事的代價，怎樣？」

「黃河四龍」老三「混江龍」沉不住氣了，大聲道：「天下好事叫你一個人全佔了，你休想。」

狂龍根本就不理會這條「混江龍」，卻對向不失道：「向朋友是牽線人，有話我應該聽，我有話也應該對你向朋友說，少山主是主人，自然也有權表示意見，其他朋友，請勸勸他們，少開口、少打岔，能答應這件事，咱們再談生意不遲。」

「混江龍」虎地的站起道：「小子狂得可以，來，下來，你是龍，爺也是龍，咱們滾滾，看看究竟你這條狂龍本領有多高，來！」

狂龍仍以剛才平淡的聲調向董海峯道：「這是第二次了，我仍然以禮相待，事不過三，再有一次，別怪我要請這位說胡話的朋友歇上個把月，能開口卻難發聲！」

「混江龍」那會信這個邪，剛罵出一句「奶奶的，說比唱的還好聽」，衆人祇見人影一閃而回，「混江龍」沒有下文，張着大嘴，一動不動的木立當場，舌涎滴流，那種怪樣子眞是嚇死人了。

大廳上雖說昔日高手十之八九成了普通人，動不得武，但都識貨，就憑人家狂龍這一手，滿廳就找不出看得仔細的人來，祇覺風動人影飛閃，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有七八待看到「混江龍」的怪態方始明白！

狂龍祇憑着這一手，取走了桌上的萬兩黃金，也取走了一個默契，當然臨行治好了「混江龍」，不過事眞怪，「混江龍」就是不能出聲，看樣子非當個把月的假啞巴不成了。

* * *

距離七位小寡婦離開勞山巔時限祇有十天了，日子過得眞是快！

這天大淸早，早到半天上還有星，晏老太婆已經給一種奇特的響聲驚醒了！

不止晏老太婆，七個小寡婦也驚醒了三對半啦！

晏老太婆扶杖走出石屋時，小雨已掌着風燈出現在門口，接着是衆寡婦。

除了晏老太婆和小雨衣衫已穿齊齊整整，其餘寡婦們，習慣了山頂別無他人的環境，大半仍穿着粉紅、紅色、金色的兜肚，外披一件長衣，這情景，活色生香半裸俏美人，會把大小伙子看暈了頭。

風燈照亮，大家傻了，木立着久久沒有動！

石屋對面五丈，靠近崖邊丈遠，有個赤着上身的漢子，臉向外，背對石屋，手中掄着一柄開山斧，正在劈着一株腰粗的巨木幹。

劈木聲重過開門聲，所以漢子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發覺背後出來了些娘子軍，仍然在不斷的不緩不疾的掄起大斧劈木不已。

晏老太婆首先恢復了神智，立刻怒火自脚底升上來，大喝一聲，叫道：「給老娘住手！」

一聲斷喝，漢子住了手，也倏忽轉身，面面相對，一對面，可要

了人命啦，一老七少八位寡婦，全不由從心底說出「好俊的男人！好壯！」

這漢子也看直了眼，從五色兜肚上面看到下尖端，看到遮住的黑影裡，看到玉腿，看到心裡癢，也看得人家心裡癢！

這男子的神態，促使晏老太注意到六個小寡婦的穿著，尤其是正好一眼看見桃花女有意無意的挑動衣衫，看到那巧狠故作嬌羞垂首又玩弄兜肚下面的尖端，晏老太臉變了顏色，大聲對小寡婦們叱斥道：「沒羞恥的賤貨，全與老娘滾回屋裡去，穿齊整了再出來，快滾！」

一個個如神女之舞的跳回屋中，小雨轉身也要走，老太一把拖住她道：「沒叫你小雨，咱們過去。」

小雨恭聲應是，看苗頭，沒有看到那漢子聽到叫到「小雨」二字時，神色一變的情形。

晏老太故意把鐵杖頓地發出鏘鏘聲，剛走近這漢子身前丈遠，這漢子好禮數，恭聲的道：「是在下魯莽，錯算了時辰，祇當已是五更天多了，才開始伐木，不料吵醒了老娘和這位娘子。」

晏老太雙目突然射出凜人心膽的寒光，道：「你先給我整好衣服再答話。」

「是。」這漢子應着，整好上衣。

晏老太冷冷的問道：「甚麼時候上峯頂來的？怎麼樣上來的？」

漢子道：「在下有把大斧頭，是專門登山上下峭壁而備的『石尅星』，所以，一步一釘的走了上來，那是昨天二更天的事。」

晏老太神色一變道：「所謂『石尅星』可是『破君王』丁老怪的東西？」

漢子笑道：「老娘聖明……」

「住口！叫老娘爲老太，老娘二字不是你能叫的！」晏老太發威的警告他。

他又連聲應是，道：「老太，正是丁老怪的寶貝。」

晏老太道：「你不會是丁老怪的子侄或弟子吧？」

「不是不是，進了丁老怪的門，這輩子休想自主，我可不幹！」

「哼！丁老怪的『石尅星』等於他的半條命，不會平空的借出去，更不會送人，你是偷的？」

「嘻嘻，老太眞行，不偷怎能到手？」

「偷它就是爲了上勞山頭？」

「對了，老太，我是非來不可！」

「哦，老娘想知道，你非來不可的道理。」

漢子目光一掃小雨，神情十分尷尬的說道：「這位小娘子可否借幾步？容在下和老太說上兩句別人托帶的私話？」

這種神色，這樣的說法，是老實人，晏老太閱人多矣，少有差錯。

尤其是聽到「別人托帶的私話」一句時，惡感消了五分，示意小雨道：「你就避一避吧！正好順便叫那些賤貨弄些早點。」

小雨應着道：「姊姊們大概全收拾好了。」邊說邊走，晏老太接口道：「那才怪，瞧吧！她們個個不打扮得像個活妖精，是不會出來現眼的。」

小雨沒再接話，回到屋中，她並沒有去叫弄早點，而是微掀窗簾，由窗簾縫隙中仔細瞧看那英俊的壯男人。

她愈看愈覺得不對勁，絕不認識，但怎會有熟悉的感覺？這錯失不得，仔細想想，挖空心思想，搖搖頭，一時間怎會想起。

屋外，那漢子在小雨走後，立刻向前幾步，晏老太沒有退避，她不能示弱，就算明知道這漢子將要突襲自己，也不能躲避，不過她已提聚十成功力於杖上，自信可以應付任何突發的變故。

那漢子在五丈外，很快的自身畔掏出一件東西，捧送到老太面前道：「先請老太過目此物。」

是一柄小巧玲瓏的牙柄二寸刀，像玩物，又似暗器，牙柄雪白，但卻雕刻着兩隻藍色飛燕！

晏老太激動的接過牙刀，極仔細的看過，低低地問道：「我等這東西很久了，你爲甚麼才來？」

那漢子苦笑道：「老太你說來容易，不先弄到了丁老怪的『石尅星』和他這柄『天鬼斧』，您老說，我怎麼上來。」

晏老太帶有點歉意的一笑道：「你來就來吧，幹甚麼要弄這種玄虛？」

那漢子道：「老太，別當我不知道屋裡那幾位是甚麼變的，不借個因由，您說，她們會不起疑心？」

晏老太點頭帶笑道：「看來你這小子把他那套玩意兒，全學上了，不含糊。」

那漢子道：「謝老太誇讚，他老人家卻說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晏老太眞的開心笑了，道：「老頑皮調教出來的小頑皮，自誇自讚，眞是師徒一對兒寶，對了，你叫甚麼來着？」

那漢子一眨眼道：「老太您是有心試我？我忘了！」

晏老太正色道：「別瞎纏，這

要緊，非由你口中說出來不可。」

那漢子說道：「老太，牙刀上刻有的嘛。」

「成了。」老太放心了，道：「很好，藍飛燕，你是甚麼時候取走東西？」

那漢子，不，藍飛燕一笑道：「東西很方便？」

晏老太點頭道：「方便，祇是太多太重些了吧！」

藍飛燕道：「您估計有多重？」

晏老太道：「十年積存，少說也有一萬斤，還不包括那些明珠珍寶。」

藍飛燕道：「是重了些，但是仍有辦法可想，老太，到時候屋裡這七位，您是……」

晏老太第一次露出了怕人的猙獰神色道：「整個石屋的地底，早就埋好了一炸天地平的炸藥，到時候打發她們升天！」

藍飛燕搖頭道：「這辦法太笨，也行不通。」

晏老太一瞪眼道：「你別認爲是老頑皮的徒弟，就敢在我面前放肆！」

藍飛燕急忙解釋道：「您老多心了，試想，從山頭到山脚要多久，那來這麼長的火藥引綫，如果中途就炸開花，老太，咱們也危險得很呀！」

晏老太語塞，道：「依你怎麼辦？」

藍飛燕低聲道：「她們不會眞的安份吧？」

晏老太急忙說出與她們前定的約信，也告訴了藍飛燕，限日祇剩十天。

藍飛燕開朗的笑了，道：「有更好的辦法了，就再等上十天，也眞的一人一份，當走到半山時……」

他聲音小了下去，小到除了晏老太之外誰也無法聽得到，祇見他說了半天，把話說完，又見那晏老太眉飛色舞，喜容滿臉，可見他計策甚妙甚妥。

他說完之後，晏老太長長的嘆出一口悶氣道：「十年，不短，我總算等着了，再過十天，我就用不着再假冒甚麼倒霉的晏老太了，還我本來面目有多好！」

多令人聽了驚心動魄的話呀，老天，她竟會不是江淮晏家七雄的生母晏老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又是甚麼人？那位眞的晏老太，如今又在甚麼地方？

十年不是短暫的日子，她竟能矯作晏老太到毫無破綻，更能一守十年，說來眞是令人膽戰心寒了。

這時，藍飛燕道：「老太，怎麼安排我呢？」

晏老太瞇着眼笑了道：「你那小心思我會看不出來？你仍然伐你的樹建屋，我會有心的和那些浪蹄子商量，放心，不等你劈上十斧頭，準令有人嗲聲嗲氣的請你進入石屋。」

藍飛燕一抱拳說道：「多謝老太成全。」

晏老太別有所指的說道：「先別謝，她們之中，最少的也空了快兩年啦，多的有到三年，當心些，個個是『大胃王』，人人是『不嫌多』，你可是一個人，算是塊鋼，十天日子也會被夾磨成塊豆腐，想想清楚咱們未來還有正經事辦！」

藍飛燕竟會臉紅道：「您老萬安，我會慢慢來，仔細挑，一點點吃的。」

晏老太呸了一聲道：「聽明白，吃最好吃的先是桃花女，千萬別碰老七家裡的。」

藍飛燕故作不解的問道：「哪位是？」

晏老太哼一聲道：「剛剛回屋的小雨，別碰她，這丫頭邪性，我看着奇怪，有心無心試過她快兩年了，仍然沒發現半絲兒毛病。」

藍飛燕道：「好功夫。」

一語雙關，老太怒掃他一眼，沒答話，有意的大喝一聲「不行」！然後拂袖倖倖然回轉石屋！

* * *

「我說小伙子，幹嘛衝着塊死木頭這麼賣氣力呀？留着點本錢，把這股子強悍勁兒施在人家身上不好嗎？」說話的正是桃花女，她奉老太之命，特請小伙子進石屋去。

藍飛燕裝不懂，笑了，停下了大斧心裡在想，老太婆眞有一套，果然自己還沒掄上十斧子就來了人。

「小娘子是哪一位？好標緻！」

「哎喲！人家可不來啦，都老得成了黃臉婆啦，還說標緻！我叫桃花女，本是晏五的人，不過這身份祇有十天了，十天後……我說小伙子，你姓藍是不是？」

「是，藍，藍天的藍，叫藍飛燕。」

「是嘍！十天後我若高興，也許也姓藍了。」

話眞露骨，毫無遮攔，這不怪，算算日子，將己身比人身，大男人都不必守的了，對不？

藍飛燕夠厲害，女人堆裡有一套，趁機就試探道：「還得十天呀？我可眞想今夜……」

他話還沒說完，桃花女竟又點點頭又說好，怎料他接下去的話卻道：「今夜就和我好好的談談了。」是「談談」？煞風景。

不過桃花女會心的意會，道：「對對，該先談談，當急的事，先談談才有趣。」

這番話老天爺如果能聽到，相信再也不會叫女子守寡，若能看

到，誰還敢娶老婆。

人家說天下烏鴉一樣黑，假不了，不過，男人則盡向自己面上貼金，說老實話，要比女人家烏鴉黑得多了，沾光的祇是較爲方便罷了！

藍飛燕被請進石屋裡去，他作出一本正經目不斜視的樣子來，老太冷哼着一張臉，話也冷，道：「你說你想永遠住在勞山頭上，可對？」

天知道藍飛燕甚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來的，但他竟然點頭當作承認的答覆！

晏老太婆又道：「很好，不必再費力氣新建木屋啦，我們娘兒八個，在此地祇還有十天居留，十天之後，我們走，你進來住吧！」

藍飛燕裝甚麼像甚麼的道：「老太，雖說十天日子不長，可我也不能露宿呀。」

「沒有人叫你露宿！」晏老太婆道：「順我手指的地方找，最後一間本是存放雜物用的，有現成的床，就是髒了點，你可以湊合十天。」

藍飛燕大喜，連聲說道：「多謝老太，我……」

「聽下去！」晏老太威嚴的說道：「我們這兒從來沒留宿過男人，都是女眷，入夜之後，你進了臥室就別出來，白天要出去可以，到大聽可以，別的地方少走，就算你是誤進任何一位房中，我要是發現或者知道，一定剝了你的皮，你聽明白了沒有？」

藍飛燕道：「明白了明白了，在下那兒敢，那兒敢。」

「好啦，沒別的事，自己如果要乾淨，快去整理一下屋子！」老太說完了，柱杖獨自回到她的另一個角落的房中去。

這豈不是有心，有心給七個小寡婦製造機會？

沒有人去想這些，她們的芳心，早已全擊在藍飛燕身上。

晏老太婆剛剛「彭」的一聲，關上房門，胭脂虎已一步到了藍飛燕身邊，玉臂伸、柔荑握，已緊緊的圈住藍飛燕的右臂，媚眼一飛道：「來，我帶你去你的臥房，幫你收拾乾淨一下房中雜物。」

桃花女星眸含嗔的直瞪着藍飛燕，絲毫不怕露骨的說道：「別忘了剛才的約定，甚麼事可全有先來後到。」

藍飛燕被胭脂虎拖着往外那角落裡走，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眼光，瞧看桃花女。

巧狐卻冷笑的對着一丈青說道：「反正見者有份，誰也休想沒把事談好，就甩開別人，三妹，咱們也去幫忙，人多手快嘛。」

她們全走了，天雀早已像黃鶯般「咯咯」的笑着，飛步的進了藍飛燕的臥房。

沒動的祇有一位，小雨，她冷眼旁觀，已見端倪。

到底是人多手快幹得快，那本是紊亂而骯髒的小房間，刹那間已收拾得乾乾淨淨。

桃花女突然在藍飛燕臉上擰了一下，嫣然一笑，轉身像陣風似的走了。

別看老辣的藍飛燕見多識廣，一朝跌落衆香國，竟被桃花女逗得臉紅耳熱。

也僅僅是喘了口氣的空兒，那陣剛剛捲飛出去的香風，又旋轉着捲了進來，看，香枕、繡被，外帶一條龍鳳被單兒，乖乖，那種香法，薰得人能醉上半個月。

桃花女手脚眞快，這份膽子，便其他姊妹也爲之瞠目結舌，這份的體貼，叫藍飛燕內心中生出慚愧。

有人開了頭，就會有人接着幹，胭脂虎送來了面巾臉盆，巧狐帶着便鞋，一丈青賭氣，把她那死鬼丈夫還沒穿上身的新內衣褲拋到藍飛燕懷中，天雀拿來的是香噴噴的頭油和青銅鏡，慢步而到正立門前的小雨，微笑着說道：「都全了，祇缺個洗身的大木盆！」

藍飛燕一驚，胭脂虎接上話：「現成，我房裡有。」說着就走，眞的要去拿。

藍飛燕攔住了她，這一攔當然要伸出手臂來，胭脂虎來了個投懷送抱，搶步貼到藍飛燕的胸膛上，羨煞了衆寡婦，窘紅了藍飛燕的那張俊臉。

小雨冷笑出聲，星眸含蓄着無邊智慧的盯着在藍飛燕的臉上。

藍飛燕心頭又是一驚，一聽就知道他是沒話找話說，道：「小娘子你送在下些甚麼？」

小雨冷冷的臉，突然一變作極野的狂熱神色道：「你該有的全有了，當眞還想要甚麼的話，我一共有兩樣，一是我這個人，另外我有一柄劍。」

藍飛燕第三次心中受驚，話總要回答，道：「能得小娘子垂青，何異夫子所託，朝聞道夕死可也！劍也有用，至少它能避邪……」

「錯了！」小雨又轉成一張冷臉道：「你總該明白，最難消受美人恩是怎麼回事，劍何止僻邪，它更能除魔斬邪……」

藍飛燕那本是嬉戲的神態，一變而成十分肅穆的道：「小娘子是有心人，有心人似乎不會莽撞行事，魔邪與仙佛，也僅是一念之差，誅時斬時千萬當心，須緊握証據，須能平心而論。」

小雨神急震動似欲言，但當和藍飛燕目光相接後，竟忍住話鋒，

轉身而去。

小寡婦們沒有一個是省油之燈，胭脂虎對着小雨的背影冷冷一哼！人就更靠緊了那堅實的胸膛，豈料藍飛燕突地斜身側步移動了三尺，她屏障突失，蹌了三步才好不容易站穩，媚眼一掃藍飛燕道：「這是怎麼了啦。」

藍飛燕臉一板道：「抱歉，我不習慣。」

直接了當的話，有時傷人甚深，胭脂虎似乎下不了台，一頓足、一扭腰，悻悻然走了。

藍飛燕板着臉色對其餘小寡婦們道：「小娘子們請讓讓，在下想歇息一會兒。」

天雀去了，巧狐走了，一丈青聳聳肩走了，祇剩下了桃花女一個！

藍飛燕劍眉一皺，冷聲道：「小娘子你是……」

桃花女含情帶蕩的一笑道：「別趕，我會走，不過你要記住咱們的約定，我就在你斜對面門上貼着一朵桃花的房裡，要去的時候別走錯。」

＊ ＊ ＊

話說完，柳腰擺，以美而十分特別的步子扭出了房去。

平日午間小息多年的習慣，因有了個英俊的大男人，小寡婦們全熱得脚底衝上頭頂來，全睡不着了。睡不着，廳堂坐，不爲別的，至少藍飛燕出出進進還能看上幾眼。

桃花女從房中走出，目光一掃大廳的人，好極了，該到的全到了，正合心意的是老太外出未歸，小雨不知在幹甚麼，而藍飛燕也沒有了影子。

桃花女目光再次掃過了大家，嬌滴滴的說道：「咱們姊妹不是一天了，有甚麼說甚麼，心裡不想這個男人的請她暫回她自己房中。」

沒有人動，可見沒有人不想這一個大男人。

桃花女又嬌笑道：「那很好，挑明了事好辦，咱們在這山頭上，還有十整天十整夜好待，小雨不在，那是她沒福，剩咱們姊妹六個，輪下來誰全偏不了，不過事有先後，必須大家互約而遵守……」

胭脂虎說道：「可不是，我當大姊的現在說話，該按咱們入門先後，排行的次序順序來……」

天雀首先反對道：「這又不是分身家，從老輪下來太不公平。」

桃花女道：「對，不過還有辦法解決，我已經作好了六個紙捲兒，寫清一二三四五……」

胭脂虎嗤笑道：「省省心吧，這一套騙不過人去，揭穿了有傷姊妹多年的感情。」

桃花女大概心裡有鬼，竟沒頂撞胭脂虎，道：「依你怎麼辦？」

巧狐接口道：「乾脆猜拳。」

猜就猜吧！三拳兩勝，全勝五人者拔頭籌！

老天有時雖然會作弄人，有時卻也會成全人，猜拳勝出的是桃花女佔魁、天雀第二、胭脂虎第三、一丈青第四，第五是巧狐，玉美人第六，正好壓到最後。

這是大家說好的，誰也沒有異議，並且按照約定，大家有協助「輪得」人的義務，於是巧狐笑嘻嘻的低聲道：「拔頭籌的，千萬記住，日子隔得可能夠久，狂過了勁當心今後就再沒有日子啦，來，我看那小伙子陰一面陽一面的不是個好吃的蟲，送你點小玩藝兒，是當年我門戶中老奶奶『天狐』的『快活香』，入夜點起它來，自己先聞上解藥，假好心的給小伙子送香薰氣味，祇要他吸上一口烟，乖乖，小綿羊也變成了大老虎。」

桃花女道過謝接過香和解藥，打從心裡高興。

第二的天雀，半認眞半玩笑的說道：「我說今夜就有了好男人的，小心點，別忘了我是接第二，到我身上便成了一灘泥，看不和你算賬才怪！」

玉美人人冷語也冷道：「要這麼說輪到我的時候，豈不成了一灘臭水。」

大家被這句話說笑了，胭脂虎老經驗，道：「放心吧小六，這像練功夫一樣，愈練愈熱愈老辣，有你痛快的。」

玉美人紅了臉，難得！

＊ ＊ ＊

晏老太一回到石屋，像是變了個人，目光一掃六個乖媳婦，壓低聲音道：「人呢？那小子呢？」

晏老太招招手，人影兒全悄沒聲的走進，晏老太道：「全坐下，我有話說。」

全坐好了，晏老太未語先歎，接着才開口道：「這些年來，你們大概早已恨透我了，其實，人都自私，我爲了孩子們的體面，不能不忍着心壓制你們，現在我十分清楚，孩子全完了，咱們兩年之約也祇剩了十天，聽清楚，離山仍然是在十天後的大清早，但是你們和晏家的關係，我現在就解除了它，也許是說，從現起你們都自由了，祇要不離開勞山頭，愛幹就幹，全行……」

六寡婦先是發愣，繼之，狂呼歡叫起來了……

六個大男人的狂呼，聲傳五里的話，六位小媳婦的歡叫，少說十里外全能聽到，同在石屋，雖說房房獨立，房房建有石牆，硬說沒聽到是沒有人信的，但是竟沒引使藍

飛燕出房看個究竟。

晏老太雙眉皺起，祇一刹那，又接着說道：「這姓藍的小子人是不錯，你們不許爲他傷了和氣，但是可以各用手段，抓住一個總比守寡好得多，娘我是個過來人，那滋味苦得人心能碎成八塊兒，好了，話就這幾句，不用再避我，我會裝作聽不見的。」

這可好，不知道這位矯作了十年的假晏老太，心裡打着的是甚麼主意，幾句話等於揭開了鎮壓妖魔的符咒，放出了六個人見人愛的活妖精，那份熱鬧可眞有得瞧了！

晏老太話說完，直向藍飛燕房中走去，一推門，臉上變了顏色，房中無人！

桃花女猜中全勝，拔頭籌今夜，自是關心，脫口道：「人不在？」

晏老太目光一掃六小寡婦，冷冷的問道：「小雨她人呢？」

胭脂虎動作很快，飛身已到了小雨房門前，一推門，冷哼一聲道：「活見鬼，沒人！」

晏老太笑了笑道：「還是她聰明，走到你們六個人的前頭了。」

一句話沒說完，人影閃飛，大廳堂中，走得一個人不剩，晏老太嘻嘻的笑了，自語道：「勞山頭這麼大，能藏人的地方多得很，夠她們找上老半天了。」

她話聲中，已移步，竟進了小雨的房中。

她目光掃射在東、南兩面巨石牆上，用手輕輕摸摸，然後得意的笑了，人得意話自然多，又喃喃道：「誰能想到？誰能想到我不是晏老太婆，哈哈……」

她走出去了，出了石屋，移步東行，在那株古木下的長條櫈上坐下，靜觀熱鬧。

她剛剛離開石屋，小雨從自己房中那大衣櫃頂上飄了下來，手捂着心口，直搖頭。

心神一定，笑了，無聲的微笑，伸手摸摸剛剛被老太觸摸過的石牆，又默默的笑了。

接着小雨一閃出房，又一閃，到了藍飛燕房中，輕推窗，飄身而出，一連三閃，人已遠去。

適時，桃花女已緊挽着藍飛燕的臂膀回來了，後面跟着衆寡婦老太拄杖假寐，沒有理會他們。

桃花女把藍飛燕擁進石屋，衆寡婦已圍了個水洩不通，桃花女嬌笑着說道：「現在你該開口了，小雨呢？」

藍飛燕瞠目道：「你問我，我問誰？」

胭脂虎道：「別裝糊塗，全家人都在，就少了你和小雨，說，你們去幹甚麼啦？」

「對，對，說，去幹甚麼啦？」

桃花女已有些心癢癢難忍耐了，道：「別當能瞞騙得我去，惹惱了我，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會掏你一把試試眞情。」

藍飛燕心頭惱了，臉上冷冷道：「小娘子們這算是甚麼？人有臉皮，樹有樹皮，怎麼能這般……」

小雨適時推門進來，在六小寡婦木楞注意她的當兒，她卻對藍飛燕含情脈脈的一笑，一咬下嘴唇，臉一紅，頭一低，放快脚跑回房中。

壞了，誰不懂這一套，藍飛燕已有理也再難說得清了。

藍飛燕的心頭恨煞了小雨，桃花女的手，當眞既不留情，更無顧忌的猛力抓下！

翻腕一握，藍飛燕已緊握住桃花女的玉手道：「小娘子，這如何使得。」

桃花女已破了臉道：「鬆鬆你的爪子，讓我摸摸算了，我就不信人家能偸得用得，我比人家差那一點，摸都摸不得，哼！」

說歸說，桃花女玉手，如同上緊了鋼箍，用盡了吃奶的力，也休想移動分毫。

桃花女心恨人怒情急之下，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信！」

「不信」兩字出口，空着的右手食、中二指突然點向藍飛燕的左手腕，疾如星火閃電。

藍飛燕一笑，空着的右手又一翻一叼，桃花女雙手頓時全被拿住。

小雨此時已回轉房中，正要關扣門房的當兒，聽到桃花女這句話，身影一閃又回到廳中，但她晚了一步，並沒有看到藍飛燕出手的招式。

一向少開口的玉美人，不知何故突然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不止人俊，功夫也不含糊，好得很，我的手也癢了。」

說到「癢了」，誰都沒有看清楚玉美人是怎麼出手，雙手已十指分向拿住藍飛燕的兩肩井穴！

又一聲冷哼！玉美人道：「你鬆了咱們五妹的手，着着實實讓她摸上一把吧！」

藍飛燕重穴被制，竟若無其事道：「小娘子，我要是不呢？」

玉美人陰森森地說道：「我就震碎你的雙肩，叫你一輩子落個殘廢！」

藍飛燕朗朗而笑道：「那小娘子還等甚麼呢？」

玉美人沉聲冷哼道：「你當我狠不了心，下不了手？」

「不！」藍飛燕突然笑臉變作威嚴道：「玉虛宮清緣道姑的門下，少有善心腸的，何況小娘子是玉虛宮『冷殿』的首座。」

玉美人那向來喜怒不現形色冰

冷的臉，突然掠過了極度驚恐的懼色，十指倏忽加力到六分，咬着貝齒以鼻發音道：「我早已發現不對，說，你究竟是甚麼人？到此幹甚？」

藍飛燕沒理會她，也沒有鬆脫桃花女的雙手，更沒有掙扎或現出難以忍受雙肩井痛楚的神色，淡淡的說道：「若在七年前，小娘子是武林衞道之士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妖女，佛說回頭是岸，小娘子嫁了晏六俠之後，已靠了岸，勞山頭清靜修身，已回了頭，小娘子，那你還怕甚麼呢？」

玉美人目光掃過了衆寡婦，十指漸漸鬆減了兩成功力，但當她突然發現晏老太不知何時已回到了廳上，正拄杖立於廳中有利的地勢，雙目暴射出凜人心膽的寒光怒視她時，十指突然又是一緊，力道加到了八分道：「你說的也許對，可惜我有自知之明，也許仍然有人放不過我，所以……」

藍飛燕沉聲道：「煩惱皆因強出頭，小娘子，你認爲拿着我肩井穴，就能使我言聽計從，任你擺佈的話，那你就錯了，退一步來說，如果現下就有不能放過小娘子的人在，小娘子，你還是逃不掉的。」

「未必，制住你，等於制住她們的心神，她們早已被你所迷，不忍你受任何傷害……」

「就算是吧！」藍飛燕道：「但別忘了老太不會顧忌我的生死，另外……」

他話鋒突停，目光掃向小雨，接着說道：「這位小娘子，祇怕也不心痛我的生死。」

小雨「嗤」一聲笑了出來道：「我說六姊，可別上他當了，他這人能騙得人要死要生，最後再落井下石，十天日子不算長，小妹相信衆姊姊不會忍不住幾天，用重手宰了他免留後患！」

藍飛燕笑了，對玉美人道：「小娘子，你懂不懂她的意思，殺了我，再接下去的是小娘子？衆怒難犯，何況多一個人總不如少一個人的好處大。」

玉美人雙目射出奇特的光芒，從胭脂虎看起，一個個的看，最後突鬆雙手，一連點了藍飛燕四處穴道，才閃身退出丈五，距離晏老太更遠，足有三丈。

別人還沒有甚麼舉動，晏老太已陰森森的一聲獰笑道：「浪蹄子，你眞有一套，能騙老娘整整七年，講，你想怎樣的死？」

玉美人不是玉美人了，臉泛桃花，嬌麗無比，咯咯而笑道：「隨你便，晏老婆子，話說到前面，姓藍的已被我點了獨門指功下的四處穴道，我若死了，這勞山頭上祇有一個人能活。」

這話驚人，老太不能不沉喝道：「誰能活，別人爲甚麼又會死？」

玉美人笑得更美了，道：「能活的祇有小七子家裡的，她很謹愼，兩年來我都沒獲得機會下手，至於你們，中毒深且久，我死，你們也非死不可！」

小雨眞的不知道內情，霎時一對黑白分明的星眸問老太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端端一家人，幹甚麼說翻臉就翻臉，像世仇家一樣的？」

胭脂虎入門久，知道不少，瞟了晏老太和玉美人一眼道：「這話說來可眞是『小孩死了娘，提起話太長』了，簡單說，當年清緣那騷道姑，誘惑了晏老俠，並非眞心，旨在暗算晏老俠，晏老俠上當了，六眞盡失，破了奇功，後來才落得慘死，老太忍着，直到七個兒子功力練成，深夜尋仇，把玉虛門下及清緣斬殺殆盡，並一把火燒了那座骯髒的道院，沒想到會留下個禍害，哪！就是我們這位六妹，她竟能得識晏六，嫁到晏家，若不是藍爺點破她的身份，大家現在都還蒙在鼓裡，哼！」

看來正如她所說的，她死誰也活不成。

晏老太鐵杖一頓，向前挪了一大步，這也是威脅，當然也有些試探玉美人反應的心意。

玉美人雖說胸有成竹，但是如果老太當眞不顧後果撲上，掄杖而下，她有自知之明，最多能接下三杖，三杖之後就是死路一條，固然她死別人也難活命，不過，她並不是眞的視死如歸，更明白好死不如惡活，所以神色也不由變爲緊張。

小雨適時一步跨到晏老太和玉美人的當中，擺着手道：「且慢且慢，這件事我認爲好商量，不必非拚個死活不可！」

那穴道被制的藍飛燕，此時竟還能笑出聲來道：「小娘子……」

小雨當然知道指的就是她，有心給藍飛燕難堪道：「你閉上那張花言巧語的伶俐嘴巴，沒有人會當你是啞巴，東一聲小娘子，西一聲小娘子，誰是你的小娘子，不要臉的小東西。」

經小雨提醒，衆俏寡婦，方始想起果然不錯，藍飛燕對誰都叫小娘子，既不冠上姓氏，也沒論排行稱呼，豈不等於在喚自己的渾家，賺足了便宜。

藍飛燕並不願意變成假啞巴，又開口道：「小七娘子……」

小雨掃他一眼道：「要說甚麼？」

藍飛燕道：「沒聽小六娘子說過嘛，萬一她死了，能活的祇有你一個人，我奇怪，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不會想不到最後誰的好處最

大，既然想得到，請問又何必攔阻老太和小六娘子的爭搏？」

小雨笑了笑道：「你先別管我爲甚麼攔阻，我先請教你一聲，你似乎十分希望老太一杖能砸死了玉美人……」

「錯了，小七娘子！」藍飛燕道：「玉美人的死活，我沒有在乎的理由。」

「我明白了！」小雨好厲害，神色一變，厲聲喝道：「姓藍的，你明知玉美人一死，凡經中毒的姊妹全活不了，包括老太，但你卻不希望我出面攔阻這場兩敗俱傷的爭鬥，自然是極盼望玉美人一死，然後輪到老太和衆家姊姊，姓藍的，你究竟存着何等心腸？」

桃花女雙手仍在藍飛燕手上，這時掙了掙，仍是用不得力掙扎不脫，急了，向一邊的天雀道：「別閒着，七妹的話對，先宰了這個惹禍的根苗。」

天雀剛把手臂舉起，半途中竟又鬆垂放落下來，向藍飛燕嫣然一笑，才對桃花女說道：「我看，他有古怪不錯，但我下不了手。」

桃花女粉面變成了紅色，向胭脂虎道：「大姊你……」

胭脂虎更妙，冷冷地陰哼了一聲道：「現在叫大姊豈不太晚了些，這件事我不想過問。」

藍飛燕哈哈的笑了，說道：「其實，衆家小娘子你們全弄錯了，小七娘子祇講一面的理，她忘記了小六娘子已封住我四處大穴，當眞小六娘子一死，我和衆家小娘子也是一樣，沒有活路，因此，我不可能別有居心。」

小雨以令各人難測高深的笑容來答對藍飛燕的解說，桃花女剛才是以慾及切身生死安危交戰之下，才一再祈盼有人能傷或殺了藍飛燕，她認爲藍飛燕那時才能鬆脫緊握住自己雙掌之手，她能行動自如後，就不像別人那麼樣害怕所中玉美人所施的毒！

如今，藍飛燕說明了他個人身受，桃花女也冷靜了下來，斜瞄玉美人道：「喂！小六家的，你封住了姓藍的的穴道，我沒意見，可是他穴道不解，身不能動，雙手緊如死箍，我這罪可受大啦，幫幫忙怎麼樣？」

玉美人嗤之以鼻，哼聲道：「作夢，你們已經知道了我是誰，我恨不得所有人全都像你一樣，被人所制，哪會自尋死路，爲你解開他的……」

祇剩「穴道」兩字沒有出口，她卻突然驚咦一聲住口不言。

沒有人能想通個中原因，不必想就明白內情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藍飛燕，另一個就是小雨。

小雨不知爲何心意，此時重提意見道：「我說衆姊妹，能否聽我說幾句？」

胭脂虎笑道：「似乎你已有形無形的左右了這個局勢，我們不聽，大概也不行了。」

小雨一笑道：「聽就好，別的全不關緊要，第一，我要請問，晏氏和咱們的關係，還想不想維持下去？」

這也是切身問題，桃花女對有關切身的問題，向不後人，立刻道：「剛才你遲到一步，老太已經解除了彼此間婆媳關係的身份。」

小雨笑了，道：「這是老太聖明的地方，既然現在咱們姊妹們已不再是晏家甚麼人了，請問管她玉美人是甚麼人是何出身，又和我們有甚麼仇恨呢？」

一丈青較爲爽直，接口道：「這話有理。」

巧狐卻搖了搖頭道：「單單講這個，我承認小雨的看法對，可是，玉美人暗中施毒……」

小雨接口道：「不錯，但那是在衆姊妹仍是晏家兒媳身份時幹的，如今不同了，我相信祇要姊妹們表明絕不追究施毒的往事，大家仍然是好姊妹，六姊會馬上拿出解藥來的。」

話鋒一轉，小雨極爲誠懇的轉對玉美人道：「六姊你說對不？」

玉美人也已今非昔比，七年隱忍本爲復仇，但人總是有感情的，當年，她固然是近墨者黑，深受清緣「墨黑」的影響，今朝七年以後，日日給她的敎訓和見識，看法已不同，何況施毒時，已存仁厚，否則那有事隔多年，而衆俏寡婦們仍然活着的道理？所以，在小雨條理分明的陳述過得失利害後，她毫不猶豫的頷首道：「祇要大家躭待了施毒的事，解毒也是我本份的事！」

有這句話，俏寡婦們對她已是已無他求，胭脂虎首先說道：「好，小雨有一套，我先承認你是六妹。」

這用不着一位位的表示意見，大家一點頭，天下太平！

玉美人說幹就幹，探手入囊中取出了六丸解藥，二指彈處，白光閃飛俏寡婦們已人手一粒，剩下一粒才待擲向晏老太，小雨突然阻止道：「且慢！」

祇須提個醒兒，聰明如玉美人自然明白這聲「且慢」的緣故，嫣然一笑道：「七妹遇事的從容和週到，着實令人佩服，我幾乎估錯了你。」

玉美人把最後一粒丸藥，又放置回囊中。

晏老太雙目噴火，怒瞪小雨道：「你可是認爲我處治不了你？」

小雨冷冷地說道：「可能，反正沒動過手，究竟誰能制住誰，是

未知之數！」

玉美人適時道：「老太，並非是我不替你解毒，你有切身之痛，我必須小心些，當大家分得了金銀珠寶，離開勞山頭後，我會把解藥給你的。」

晏老太一頓鐵杖道：「我不稀罕，不過，你那份金銀珠寶，也休想得到手！」

玉美人笑道：「老太，這又何必呢？」

晏老太狠聲道：「除非你現在把解藥拿來。」

玉美人沉思，巧狐目光掃過衆俏寡婦，對玉美人道：「六妹，其實有我們姊妹給你作主，早給晚給都是一樣，我相信老太不會眞的想和大家爲敵！」

玉美人仍在沉思，小雨笑了，道：「二姊的話本來是對，不過現在目的不同，早給祇有百害，晚給卻有百利。」

巧狐黛眉一挑道：「大姊說你有一套，剛才你說的話有何道理？」

「有！」小雨道：「如果老太答應大家即日下山，立刻按人分派應得珠寶金銀，解藥也該在一切完全弄妥當後再給，何況老太並沒有今天解決這些事的意思。」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之，先給了解藥，的確是百害而無一利。

巧狐仍然有些不服道：「你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憑我們姊兒七個聯手，老太似乎不會寧犯衆怒……」

小雨疾快接口道：「老太可不是一個人啊！」

小雨仍恐有人聽不明白，星眸瞥了藍飛燕一眼。

俏寡婦們懂了，對，先前大家怎麼會想不到，勞山頭除了晏家所知道的秘道穴洞可通外，別無他路，姓藍的如果沒有內應，又怎能平地出現在勞山頭上！

若是勞山頭上這樣容易的任人上下，多年來不用說別的，仇家們也早生吞活剝了她們啦，難怪老太一開始，煞有介事的視姓藍的如仇家，霎眼的工夫又請他住了進來，接着宣佈彼此終止婆媳關係，然後又說姓藍的的小伙子人很不錯，原來他們是夥伴、是死黨！

想通了這些的俏寡婦們，全不由得怒目而視，逼看着晏老太婆。

藍飛燕笑了，笑聲吸引了所有盯在晏老太身上的目光，桃花女的玉手仍在對方的掌中，人最近，話也最快，問道：「你笑甚麼？」

藍飛燕道：「我笑你們姊妹六位，怎麼這樣相信小七娘子的話。」

一丈青沉聲道：「怎麼，不信七妹難道還信你嗎？」

藍飛燕道：「別的不說，祇說小娘子們遇事自己不去思考，耳軟受人有形無形的指派，今後恐怕……」

胭脂虎喝道：「你不嫌這種離間的話太過幼稚了嗎？」

藍飛燕一笑道：「我不必離間，我講的是道理，小七娘子似在暗示我和老太是同路人，究竟是否，現在我暫時不作解釋，單說我目下受制小六娘獨門封穴之苦，人不能動，此時雙足雙臂，已覺有些痲木，請問一個已失能力動不得的人，就算他是老太的夥伴，又能夠發揮了甚麼作用呢？」

這話更對，藍飛燕業已受制，本領再大也難以施爲。

天雀心思靈巧，適時對玉美人道：「六妹，他的話可靠嗎？」

天雀問玉美人，是指玉美人封穴之技可靠否。玉美人道：「是『玉虛宮』獨門手法，他解不開的。」

藍飛燕道：「如何？一件事有了破綻，小娘子們就該也想想小七娘子說的其他事了。」

衆小寡婦不由得全盯向小雨，小雨若無其事的笑嘻嘻步向藍飛燕，藍飛燕抬頭向最近而站的巧狐道：「請幫個忙，小七娘子似欲殺我滅口！」

小雨聞言止步，含笑搖頭道：「你是我所見到最狡猾的男人，倒霉的是你不該碰上我。」

話鋒一頓，小雨轉向胭脂虎和巧狐兩人道：「兩位姊姊小心些，目下五姊業已受制，別再落到他的手中，大姊，用你的『繞指柔』，二姊發出『白狐針』，別弄死他，大姊去纏他雙足，二姊打他的足踝，一試便知道他的話老實還是小妹的話實在！」

胭脂虎和巧狐互望一眼，突然雙雙出手。

「繞柔指」尚未捲到，「白狐針」剛剛射出，藍飛燕已一聲狂笑帶着桃花女飄掠向大廳丈八左側，胭脂虎和巧狐的突襲，自然成空。

小雨沒開口，玉美人卻怒叱一聲飛身撲去道：「好個刁鑽的匹夫！」

小雨突然斜移三步，攔住了玉美人道：「六姊，使不得，一近他身，就會和五姊一樣被他所制！」

果然，藍飛燕適時輕輕把桃花女放落一張椅子上。

桃花女像剛才玉手被他緊握住一樣，坐在椅上仍難移動。

天雀冷笑一聲道：「姓藍的，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藍飛燕不似先前那麼和氣了，肅然的轉向小雨道：「小七娘子你不嫌太狠了些？」

小雨冷哼一聲道：「這要問你自己，我如果不爲自己，你也不信，至少衆姊妹應該取得她們這多年來山頭苦守的代價，可是你呢？若是容你和老太婆得手，天理公道何在？」

晏老太心中一凜，藍飛燕不知何故，那本是嚴肅帶怒的俊臉，又出現了溫柔的笑意。

小雨停了一下，接道：「何況你們若是一心一意祇打算取走全部藏金，還情有可原，竟企圖謀財害命，慘殺這些可憐的姊妹們，姓藍的，你當這些事能夠瞞到我嗎？」

晏老太厲聲喝道：「小雨，你在胡說些甚麼？老娘如有此等心意，又何必到現在？早就下手了。」

小雨剛才語驚四座，這會兒，一衆目光又不由從她身上轉向晏老太，等於靜待老太合理的答覆，老太的話一說完，俏寡婦們的眼光，又轉盯小雨。

小雨冷笑出聲道：「憑你一人，能取走那樣笨重的全部金銀珠寶嗎？」

「笑話，老娘若有歹心毒意，宰了這些賤浪蹄子，然後再約集同黨來取珍寶，有何不可？」

「善財難捨，誰又是你老太婆所能相信的人？」

「你這話豈不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既然老娘善財難捨，卻又怎會和姓藍的聯手？小雨你說！」

「我承認這一點還沒想明白，不過遲早我會找出個中緣故來的。」

「哼！由這句話，足以證明你是無的放矢，老娘又豈是任爾一個賤婢所能欺負的，今天若不好好的教訓你一次，那有是非，打！」

晏老太說打就打，寒鐵杖挾强勁風聲已砸到小雨頭頂上。

小雨冷哂一聲，順手抓起一張木椅，倏忽揚起木椅，以木椅四脚挺迎鐵杖！

這簡直是開玩笑，俏寡婦們已驚呼出聲，別說一把木椅，就是一把石椅，在晏老太暴怒全力的一擊之下，不化作石粉散飛才怪啦。

俏寡婦們驚呼中，接應有了快慢，胭脂虎「繞柔指」尚未收起，震腕捲向鐵杖，巧狐一聲叱喝，「白狐針」射奔晏老太手腕，兔死狐悲，她倆要爲自己打算才很快的接應小雨。

誰料她倆功力技藝相差老太婆遠甚，老太婆左手衣袖拂甩，「白狐針」被反震射釘在樑頭，「繞柔指」已纏住了寒鐵杖，但在晏老太婆右臂的眞力下，竟將胭脂虎帶飛起來，適時鐵杖變招，自空中擊下，正到胭脂虎頭頂！

胭脂虎捨不得鬆脫手握的「繞柔指」，那是她成名的獨門兵刄，但是若不鬆手，鐵杖擊頂必死無疑，適時，小雨疾射而至，沒有見她施展的是何等手法，竟硬生生的將老太婆寒鐵杖緊緊抓住，非止救了胭脂虎，並且把那老太婆馬步拖動了向前三尺！

晏老太婆色變，俏寡婦羣驚，藍飛燕也不由劍眉飛挑，心凜不已！

晏老太臉色突變之下，仍想挽回已失去的顏面，猛地一聲大喝，雙臂貫力，兩手緊握鐵杖，才待作試探小雨武功修爲，小雨突然仰起頭來，含着令人難測高深的微笑道：「你可還記得，剛才有個問題，我曾經說過當時還想不明白，不過遲早會找出個中緣故的事嗎？」

晏老太厲聲道：「記得，怎麼樣呢？」

小雨「咯咯」而笑道：「現在我已經找出個緣故來了，這要怪你不該叫我握住鐵杖！」

一句話竟使晏老太婆暴怒的臉色轉爲極端的畏懼，勁力不由盡洩，小雨也不爲己過，又一聲嬌笑，鬆脫了握杖的右手！

玉美人移步上前向小雨道：「是甚麼緣故？」

小雨瞟了老太婆一眼，又橫了藍飛燕一眼道：「六姊，現在我還不能說，多躭待。」

晏老太鬆了壓在胸口上的悶氣，突然轉身拖着鐵杖回到她自己房中。

小雨臉上綻開笑容，玉手一指桃花女對藍飛燕道：「本是親家別作寃家，閣下伸伸貴手吧！」

藍飛燕一張臉毫無表情，出手拍解了桃花女被禁制的穴道，一言不發回到他的房中。

小雨輕輕一拍桃花女道：「五姊，事過了，俗語說過了則了，沒有甚麼可記恨的，所以說你本來打算今夜幹甚麼來着，仍然去幹！」

桃花女竟被小雨說得臉紅垂首，小雨卻像隻飛蝶般一閃進了自己房間。

俏寡婦們互相望着，紛紛搖頭，她們兩年來因小雨較爲接近老太，而生出恨妬之心，也從來沒有看重過小雨，今天小雨的作爲，卻叫她們佩服到五體投地，深嘆不如。

＊　＊　＊

「以你的身手，不應該制不住她，退一步說，事情幾乎擠到非翻面不可了，換我是你，也早以師門奇絕的暗器下手，我不信她還能像現在這樣主宰了這些賤貨的行止，爲甚麼？你爲甚麼不下手？」

「別忘記你已中了毒，沒有潘淑芬的獨門解藥，就算我制住小雨又能如何？」

「你錯了，潘丫頭好辦，應該說這羣賤貨全好對付，祇有小雨難

惹難纏。」

「那也未必，直到現在，鹿死誰手，還沒有一定呢。」

「飛燕，你不是看中了她吧？」

「老太，這和我們聯手的事無關。」

「誰說的，別忘記最後是要她們死盡死絕了。」

「我懂，時間還早，你放心，我藍飛燕辦事向來沒有失過手的。」

「希望如此！」

晏老太提起鐵杖，脚步輕輕的悄悄回轉到石屋。

她剛想行，另一個尚未想走的影子已低聲說道：「別如幽靈似的見不得人，出來吧！」

人出來了，在一塊岩石的後面閃出來，是小雨。

小雨好大的膽，竟坦然的直走向那個黑影。黑影笑了，笑聲使人一聽就知道他是藍飛燕。

藍飛燕上下打量着停身五尺外的小雨，讚道：「今夜你好美。」

小雨嫣然一笑道：「日子近了，在這濁世之上，能打扮得標緻一天，就打扮一天。」

「小雨，女為悅己者容，是為我？」

「你喜歡我嗎？如果你喜歡的話，又何必多問。」

「剛才的話你全聽到了吧？」

「沒有甚麼意思，你早就發現我藏在一旁，所以說的未必是真心誠意的話。」

「她本來打算要你們都送命在勞山的……」

「哼！如果她真是晏老太，就不會有這種念頭，既然有了這種念頭，更足以證明她不是晏家老太，既不是晏家老太，我就沒有義務再守曾經允許過的諾言，當我不受諾言拘束的時候，哼哼！」

最後兩聲冷哼，意味着可能是場驚天動地的突變，也可能血濺勞山頭，總之，是一種有着堅强毅力和信心的行動！

藍飛燕笑了笑道：「小雨，你當真是在那鐵杖上看出破綻來不成？」

小雨霎眼道：「你也叫我小雨，誰答應過的？」

藍飛燕聳聳肩頭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名字雖是你的，但我的嘴總是我的嘴，想喊的時候就這樣的喊出來了。」

小雨笑了笑道：「皮很厚，大概祇有象的皮可跟你比。」

「錯了，小雨，象皮並不夠厚，最厚的是一種獨有猛獸，叫『犀牛』，我就是借用了這猛獸的第一個字，再多加上了『一點通』！」

「心有靈犀一點通」，好話，藍飛燕當真長着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

小雨「噗嗤」一笑道：「說正經的，你是誰？」她能在不知不覺中使人毫無防備下，把一個十分嚴重而緊要的問題，當作家常閒話般的詢問。

藍飛燕答得也妙：「你曾一再在大家面前叫我丟臉，難道還不知道我是誰？」

小雨道：「天下男人能在那種情形下，仍不氣惱的，安之若泰的不多，武林中人尤其不多，要嘛祇有一個，那『狂龍』宮彤！」

「天下女人敢在人前使個心愛的男人丟醜現眼的也不多，武林中尤其不多，要嘛祇有一個，她就是『野鳳』燕小雨！」

小雨笑了，宮彤也笑了，笑成四手相握，化盡了心頭陰影和敵對的氣氛。

「我說宮彤，你會為那些珍寶這般委屈？」

「我說小雨，你為晏家似乎比我受的委屈還大，何故？」

「可以告訴你，岳陽逃脫的晏七，死在我手中，而我曾和他好過一陣日子，是真好，假如他兄弟當年沒有被人利用而殺我父親的話，我想我會很樂意地成為晏七的渾家了。」

「以身相報已很夠了，又何必……」

「晏七死前相託，要我照顧老娘和替他完成一個血誓，所以我來了！」

「不是為那佛門至寶的明珠？」

「絕對不是，當然，如果我份內當取的，自然會取，不過你該比誰都清楚，那東西對女人來說，除掉有駐容功能之外，別無大用。」

「我認為對女人來說，駐顏不老是她們一生所夢寐以求的。」

「也許，那是別的女人，不是我野鳳燕小雨！」

「你不愛美？」

「人，包括你這條早該千死萬死到現在還沒有死的狂龍在內，沒有不愛美的。」

「這，我對你的話難以盡信了。」狂龍宮彤笑着這樣說。

「那隨你，不過有個問題，當你答覆過之後，就不會不信我的話。」

「請講出來，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十分之玄妙。」

「未必，以你狂龍所知，所謂駐顏，是僅僅保持容貌的美麗，抑或是連身心都真的年輕不老？」

「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也相信你果然並不覬覦那三粒奇珠。」

「你懂了，真懂？」

「當然，野鳳，珠寶並不是真如俗傳大羅金仙的不老仙丹，它祇能保持一個人外表的永遠美麗，至

於身心方面，除非一位身懷上乘內功，並能真的可以修心養性，更要懂得養生之道，清心寡慾而明性無為，或能比常人多活二三十年之外，那就別無他途了。」

「看來你這條狂龍是真的懂了，懂就好，我又怎會使外表年輕美麗，而實質內枯骨硬變作怪物。」

狂龍愣了刹那，突然長嘆了一聲道：「我應該感激你這一番話，野鳳，咱們何不就這樣的離開？」

野鳳道：「不行，有三件事我非辦完不可，現在走不得。」

「那三件事？我幫你。」

「當真，言心如一？」

「天日共鑑，狂龍向來說一不二。」

「那好極了，有你這句話三件事已祇剩了兩件了……」

「且慢，難道我狂龍是你要辦的而沒辦的三件事之一件？」

「正是，我要殺你，因為你突然出現，不先殺你，我的事就無法成功，現在你答應幫我，並且誓言不二，我已沒有再殺你的必要，豈不是……」

狂龍一搖頭，嘆息着說道：「這顆狂龍之首真險。」

野鳳笑了，說出另外兩件事來，一是她必須把胭脂虎等六個俏妖寡婦的功力全部破去，並使她們分得應得的一份，然後下山各有所適，再就是非揭發假晏老太的來歷，追查出真正的晏老太下落，然後代晏七了斷這件大事之後才能他往。

狂龍笑了，聲音雖然很低低很低，但神采卻無比的感人。

野鳳柳腰一擰，白了他一眼，挪步走去。

狂龍突然出手去抓野鳳的手臂，野鳳腕一沉，五指翻挑暗藏「螳螂彈手」敲到狂龍的手背。

狂龍移腕挺指，點拏野鳳脈門，一來一往各出奇招，十次分和，誰也沒有能賺得對方的便宜。

狂龍撤回五指，野鳳垂下玉手，互望着，很久，很久。

突然狂龍五指又出，這次暴抓野鳳頭頂，一招「龍探珠」迅疾絕倫。

野鳳身軀倏忽平平飛起，右足尖像是送給狂龍般點向狂龍掌心，「翼催雲」是一招殺手！

狂龍一聲哈哈，手左移，倏忽翻回，沒錯，避過足尖正握住足背及足心，好手法，好招數！

野鳳身軀竟自空中倏忽弓折，一足仍在狂龍手中，但野鳳的右手，已按住了狂龍的頭頂了。

狂龍不驚，卻一聲哈哈道：「是『鳳還巢』？」

野鳳「咯咯」而笑道：「不，是『鎖狂龍』！」

狂龍讚嘆道：「首足豈能相比，我輸了。」

野鳳「噗嗤」一笑道：「先着為勝，敗的應該是我。」

一個鬆脫右掌，一個撒手旁移，並肩而立，嫣然而笑相對無言，幾乎氣煞石屋中居室內暗窺多時的晏老太婆。

半晌，野鳳依偎狂龍胸膛，雙雙移步已近危崖邊沿，狂龍悄聲道：「你怎麼打算？」

野鳳道：「老太婆已暗窺許久，她到底是誰？」

狂龍微一搖頭道：「這回該你自己猜才對！」

野鳳「咯咯」一笑道：「晏氏仇家太多，難！」

狂龍似有意無意的說道：「對，但是能有如此高明的易容術的不多，況又是個女子，年紀不小的女子。」

野鳳依偎在狂龍前胸的一半嬌軀，倏忽一戰，狂龍嘆了一聲道：「很激動，為甚麼？」

野鳳道：「如果她是當年那『千幻仙娘』的話，我自有激動的道理。」

狂龍一聲低呼道：「沒猜錯，正是她。」

野鳳道：「有個人永遠不會離她太遠，在哪裡？」

狂龍道：「你可知道勞山上有個上清宮的玄天真人？」

野鳳突然離開那寬厚的胸膛，抬頭低聲道：「玄天武林劍術一派宗師，和這老淫婦與『胖魔』有何牽涉？」

未語之先，狂龍一聲悲嘆道：「玄天真人祇怕多年前已魂歸道山了。」

聞言知意，野鳳駭然道：「如今的玄天他是……」

「還不知道，但絕非『胖魔』，不過我已推斷了八九，昔日他們是三人行，老淫婦矯飾晏老太，胖魔在津沽正營永久基業，此處玄天真人，十之七八是那『賽純陽』！」

「何所見？總該有所本才行。」

「祇有假老道，像真道士，也祇有這匹夫，一身劍術假可亂真。」

狂龍說到這裡，竟不禁伸手摸摸右衣袖。

野鳳神色鄭重，含情的看了狂龍一眼道：「看來，弄掉一個老淫婦是無補於事了。」

狂龍果斷的說道：「她已生疑，不能再容她有下這勞山的機會。」

野鳳笑了，悄聲道：「但是她非下去不可呀！我偎在你懷中，別當我骨頭賤，那是一步棋。」

「我懂，否則，我不會這樣輕

易的放鬆你的。」

野鳳一抿嘴巴，才待開口，狂龍突然暴伸右臂，把野鳳緊緊的摟靠身畔，野鳳稍提眞力欲掙，狂龍已低低地說道：「老淫婦輕步出現，當心。」

野鳳安靜了，狂龍卻半回頭，目光正掃到已悄無聲走近身邊不足丈遠的晏老太。

當然，晏老太是假的，正如野鳳和狂龍所說，她是當年淫毒的，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天外三兇」之一，人稱「千幻仙娘」的俞妙妙！

當年，晏老太酸勁大，醋勁兒更大，偏偏老伴又是個風流成性的盜中魁。三兇有一年被「金頂聖僧」門下的「心佛」小和尚追趕得如喪家之犬，無奈投奔了晏老頭兒，老頭兒這時候可還不老，那三兇之一的「千幻仙娘」小道姑彼時正是人盡可夫，於是乎小道姑脫去肥衣寬袍，赤身露體，上了晏老太的木板床上，幾度春風雲雨，怒犯晏老太，晏老太便施了點小手法，當小道姑等三人被「心佛」發現踪跡時，正和「胖魔」及「賽純陽」全身一無寸縷的臥在一艘小舟上。

等能伸足揚臂活動的時候，「心佛」已在不遠，小道姑想想，知道中了誰的道兒，萬幸她沒有穿衣服，「心佛」無法下手，又僥倖舟在水中，於是她和「胖魔」與「賽純陽」翻轉小舟水遁而逃，從那個時候起，小道姑就暗自發誓，有朝一日非報晏老太這手絕活的恥仇不可，結果在老太領衆媳婦，遠自江淮悄去勞山之時，被小道姑偵知，「賽純陽」生出毒計，早知勞山上清宮玄天眞人，昔日受恩於晏氏，晏老太必是來會玄天眞人，遂先一步叫小道姑矯飾晏老太，登臨上清宮，玄天眞人怎知內情，馮京誤作馬涼，非但本身遭到陰謀暗算，連帶後來的眞正晏老太到達後，也遭了毒手，「賽純陽」搖身一變成了玄天眞人，當上了上清宮的觀主，小道姑就成了晏老太。

晏氏七雄五年中沒回過勞山，偶然回來，也是一兩日後即離去，和自己的床頭人親熱還來不及，又怎會疑心和猜想到老娘換了人！

小道姑並沒有一忍十年之意，歪打正着，恰好「胖魔」搖身一變成了津沽富商，興建巨宅爲「三兇」今後的根基之地，生怕此時小道姑和「賽純陽」到達而引人注意，叫小道姑暫忍，接着小道姑發現晏氏藏着金銀珠寶，就爲了獲得全部藏寶，她才被迫忍到今天。

當然，七雄人在，她也畏懼復仇，如今她當然不會在乎，何況「胖魔」前站已到，昔日以「雙燕」信物投遞，她才把眞狂龍當成藍飛燕，商定陰謀。

這兩天，事發突然，已使她心驚肉跳，魂魄不安，尤其是小雨，難測端倪，不過她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小雨絕非朋友，有機會下手，還是早下手解決了小雨而心安，這機會，現在來了。

小雨偎在藍飛燕懷中，「千幻仙娘」正好在藍飛燕半回臉時打個手式，那是告訴藍飛燕，她要偷襲小雨，在她雙掌提聚全部眞力連人撲擊小雨後心時，要藍飛燕幫一臂之力，把小雨往右外一推，危崖懸壁，不怕小雨不摔個粉身碎骨！

藍飛燕回了「千幻仙娘」個眼神，並微頷首，這淫婦人已到了小雨背後五尺地方，提足力，叫足勁，倏地雙掌連人衝向後背！

她雙掌已到，人也到了，突見藍飛燕鬆脫圈抱在小雨半腰的手，左邊斜飄而避，不好二字尚未吐出，前面突然失去小雨人踪，來不及轉身，急忙收步，脊心重穴頓遭重擊，椎骨立斷，人如斷綫風箏，摔下危崖。

她直到臨死，摔成一灘血肉前的剎那，仍不知何故那「胖魔」親信的藍飛燕會和小雨勾結圖謀自己！

淫婦墜崖，狂龍立刻說道：「小野鳳，打鐵趁熱，咱們非立刻趕到上清宮去不可！」

野鳳笑道：「當然，怎能容『賽純陽』明晨發現淫婦屍體遠逃，走！」

說走就走，雙雙撲向石屋後側，那裡有一株數抱巨木，正是秘道暗門，門啓、門合，勞山頭下去一龍一鳳，追命閻羅！

* * *

時間還早，不到二更。

上清宮內外卻已一片平靜，幾盞燈迎着陣陣微風，不見人影。

在上清宮右側那不大不小的花園中，眞山眞水，亭台樓閣，樓台後翠竹爲柵，隱有兩間石屋，那就是觀主玄天眞人修心養性之所在了。

進門是客間，待客之所，當然那是很親近的朋友，否則前面有客堂，不必要引向此地。

客間一門，通內間靜室，玄天眞人就住在這間靜室之中，平時很少出外，應該說三五日不見這位觀主影子才對，因他曾手諭門下，正精研某一門絕技，不奉喚諭，不是對上清宮存亡大事，不得擅闖。

今夜沒有大事發生，玄天眞人也沒喚召門下，但是卻有兩個人坦然無懼的走來，過石橋推柵門而到。

竹柵響過，靜室內傳出威嚴的低沉喝聲，道：「甚麼人擅闖禁地！」

答話是兩人中右側的一個道：「遠客，津沽來的，未煩前面道

長，直走進中的。」

靜室中一聲驚咦，沉聲道：「止步，請速報上名來！」

兩位訪客並沒止步，一抬腿，已到了門外。

門外有幾盞風燈，燈影搖曳不定中，看出正是燕小雨和宮彤！

靜室也有燈，現在卻突然熄掉，野鳳燕小雨、狂龍宮彤互望一笑，小雨開口道：「用不着熄燈，我是勞山頭上下來的，晏老太有諭，着領津沽遠客來訪。」

很聰明，很沉着，犯了大錯。

靜室燈光已滅，人聲傳出道：「進來吧！就點上燈了。」

果然燈又重亮，狂龍看看野鳳，彼此又是一笑，雙雙步進一推即開的門內。

「外廂坐，我就出來。」室內人語，斷無差錯。

野鳳有心闖進暗間，狂龍微一擺手，一指坐椅，雙雙落座。

內間，久久無聲，野鳳黛眉不由皺了起來！

狂龍雙目光閃，正欲起身一探，內閣門啓，假玄天眞純陽大踏步而出，臉上一片肅穆，望之令人不寒而慄！

他就站內間的門外，目光灼灼不停的打量着野鳳和狂龍。

野鳳和狂龍本待起身，一見賽純陽這副德性，雙雙冷哼一聲，索性連屁股也沒抬。

賽純陽笑了笑道：「女施主是勞山頭下來的？」

野鳳道：「勞山頭上不見三尺男童，當然是我。」

賽純陽沒有理會這句話，手指狂龍道：「那施主你是津沽遠客了！」

「不算太遠，假道爺。」狂龍嘻嘻一笑道：「當然也不能說近。」

賽純陽依然若無其事道：「津沽來，來找本眞人，那祇有一個老友，施主你的信物呢？」

狂龍道：「在仙娘手中的雙燕爲記！」

賽純陽道：「信物你說得很對。」

接着他獰笑連聲，探手處銀光閃，竟撤出了背後的「銀絲雨」！

「銀絲雨」，正是玄天眞人成名天下的鋒利神劍，斬金斷玉如摧枯枝。

他撤出「銀絲雨」，沉聲喝道：「昔日有約，津沽來客直登山頭，並不知本眞人事，既然時機已至，也須仙娘降臨，不假他人，鼠輩夜闖本宮，一派胡言亂語，快些束手就縛，尚可活命，否則必死。」

「死」字出口，他左手突震，一聲鈴鳴，門被推開，接着燈火着如白天，少說有五六十名仗劍道人已圍住了靜室！

狂龍笑對野鳳道：「你怎麼說？」

野鳳黛眉緊鎖道：「外圍那羣不知好歹不明是非的老道，該怎麼樣發落？」

狂龍不答道：「反正我是對付賽純陽。」

野鳳哼了一聲道：「把一羣無辜的交給我？」

狂龍道：「一試牛刀，有何不好？」

野鳳火了，霍地站起身，揚聲向室外說道：「上清宮的道長們聽清楚，現在這玄天眞人，已非眞正的玄天眞人，而是……」

賽純陽笑了，高聲喊道：「胡言亂語當得何事，弟子們，速以劍陣擒此兩人，但不得殺傷，須知出家人修爲不易。」

這可好，立即有五名中年道士仗劍而出，直撲向狂龍和野鳳！

野鳳犯了野性，一聲嬌叱就待出手，狂龍雖狂卻狂得有分寸，狂得分人更分事、分地方，他向野鳳露齒一笑，左掌凌空推向撲近的五名道長，人卻對野鳳道：「別上當，賽純陽老早就沒安着好心，有意打發上清宮各眞人，祇一時不敢，現在假手你我之手代其殺之而遂私心，你該懂得，誤殺一位道長，咱們就永遠分說不清楚了！」

話急而快，但字字清楚入耳！能清楚入耳，聽到的自然不僅是野鳳一人了。

尤其是狂龍左掌內力，僅將五名道長阻住刹那，並未下毒手，更沒有傷人，這五名羽士並非弱者，修爲甚深，受阻當兒，也許仍有怒意，在話聲入耳之後，俱皆轉過了念頭，至少他們心中有數，對方掌力能阻止己方五人的挺攻，也就能夠再加些力度震傷甚或震死己方五人，現在不作此圖，何也？

有了「何也」的念頭，進而認定狂龍和野鳳不像惡徒，於是不由止步不前！

他們五人一停，賽純陽慌了手腳，竟把「玄天」本來的和祥肅穆及仁慈拋卻，現露出他賽純陽的本來眞面目，獰容厲聲道：「你等竟敢不遵令諭，難道認爲本觀主劍鋒不利？」

這那是「玄天眞人」的口氣，更不是出家人應說的，五名中年道長，俱皆愕然互望。

狂龍怎會再給賽純陽機會，哈哈笑道：「賽純陽，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千幻仙娘已比你早走一步了，『胖魔』仍未趕來，你如實話實說，把玄天眞人……」

「住口！」賽純陽厲聲道：「老夫就是玄天……」

玄天清修羽士，三清教下，有

可能傲然自稱法師，也有可能稱本眞人而自大的，但自稱「老夫」的卻是前無古人，其後也怕沒來者！

賽純陽急怒之下，一句話說錯了，頓使上清宮奉令戒備的靜室四週羽士起了議論。

狂龍打鐵趁熱，野鳳更是「打蛇隨棍上」，狂龍一聲大喝道：「在下狂龍宮形，奉『不老先生』之諭，調查玄天眞人一年內三下勞山的緣故，發現如今的玄天眞人，實乃昔日天外三兇中賽純陽所喬飾，與喬飾的晏老太之勞山上的千幻仙娘，勾結爲禍，三兇另一兇之一『胖魔』不日將到，現千幻仙娘已遭伏誅，凡我上清宮清修道長，請嚴戒於外，暫莫過問此事，在下保證擒住元兇，必可追出玄天眞人下落，道長們可容在下出手否？」

世上絕無惡徒被圍，反而請問敵方准否他出手的道理，衆道長已是十分信了六分，野鳳這時接着道：「令觀主昔日神器，今在賊手，此賊易容術甚高，但仍有破綻可尋，若准我動手拿下此賊，當然最好，否則諸道長能逼使此賊罷手，面對在場之人，我等也能以奇特方法叫他原形畢露。」

野鳳有這個能力方法嗎？沒有，她用計唬人，唬這賽純陽，作賊的心虛，她已料到了賽純陽絕對不敢一賭運氣。

果然，賽純陽業已心驚，他目光掃過羣道，已看出不對，厲聲叱道：「除非爾等早已與這狂龍、野鳳兩人勾結，有心弑師，否則怎容他人在我上清宮中張狂，還不一齊出手將人拿下，再敢抗令劍口誅絕！」

這事發生得太過突然，也太重大了，竟使衆道難以所從。

衆道長中其中一人提議道：「派人速去養心樓恭請三位長者，那是玄天眞人的三位師兄，退隱『養心樓』，絕不出頭過問其他行政事務，不過若有關上清宮存亡等大事……」

一人提及，人人贊成，有兩名道長乃是玄天師弟，轉身就走，賽純陽已知大事去矣，怎容兩位道長迫己於死地，一聲斷喝道：「那個敢擅離此處以叛道論處。」

狂龍哈哈大笑道：「賽純陽晚了，僅我狂龍一人，就不會給你殺人滅口的機會，不信你就試試！」

話聲中，他和野鳳互相示意，飄身而出攔在賽純陽身前。

野鳳更對本要前往「養心樓」的玄德和玄法二眞人道：「兩位儘管請，速去速回。」

玄德和玄法打個稽首，移步飄身拔起，一射五丈，兩次頓足人剛騰起，狂龍急聲道：「兩位道長小心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兩道寒光自右側暗影中疾射而至，玄德手中劍揚起，一聲震響將寒光格落，玄法空中沉身縮肩，寒光襲空，怎料被格落的寒光，在一格之後的刹那，猛地碎炸開來化作千百星粒，而另一襲空的寒光，在瓦面上炸飛起來。玄德和玄法勢難躲避，皆爲星粒擊中，祇一挺而墜，落地伸腿死去！

羣道目睹此景，駭然而怒，賽純陽趁此時機飛身欲逃，狂龍一聲哈哈空中攔截，適時，又一聲獰哼！獰哼聲到，人也撲到，是空中襲擊阻截賽純陽的狂龍。

野鳳一聲嬌叱，疾射迎上，而半空中卻變作二博二，看似雙雙一攻一格一震，但卻傳出三十二聲連串震響，震響聲中，人影墜落，是四個人不錯，野鳳雲鬢已散，左肩有血，外衣綻破，劍傷三寸有餘，傷口不輕。

狂龍毫無損傷，而和狂龍各發八式八格的賽純陽，道袍前襟一分爲二，胸前滴血，左臂已難活動，失一耳，傷夠重！

另一人，矮如三寸，當然三寸是形容過份，高不足五尺半絲也不假，但胖足有五尺腰圍，若說是生了短腿和小腦袋的南瓜精亦沒有人不信。

這南瓜精頭頂長髮被削了下來，左大腿衣破血流，但看他那種猙獰强悍的勁兒，就知道傷很輕，不礙事，此人正是三兇之首「胖魔」了！

由玄德、玄法之死，已知「胖魔」之狠之毒，也正因爲玄德、玄法之死，使上清宮分清了敵我，重又派人去請三位長者，餘皆結成陣式嚴守四外，此時賽純陽再想脫身，已很難了！

胖魔冷冷地掃過野鳳一眼後，陰森森的道：「祇怕丫頭你就是甚麼野鳳了吧？」

野鳳倔强個性，一仰頭、一挺胸道：「胖老兒，算你還長着兩隻狗眼珠子，正是你家燕姑奶奶……」

胖魔殘眉一皺，竟對賽純陽道：「眼看大事已定，你好端端的惹野鳳和狂龍幹甚麼呢？」

賽純陽此時那有分說的閒暇，道：「仙娘已慘死在狂龍之手，胖子，咱們非快走不可！」

胖魔雙目兇光四射，沉聲對狂龍道：「宮形，若能退一步，老夫感激後報。」

狂龍答得妙，道：「那是人家野鳳的事，我管不着。」

胖魔怒聲道：「老夫祇是不希望太傷和氣，否則老夫『化血銀刀』下，殺你們易如反掌。」

野鳳罵道：「滾你三丈遠，放狗屁有臭味，你這是狗放屁！」

胖魔厲嘯出聲，這樣胖的一個人，突然化作炊烟般輕靈騰起，四道寒光隨身形暴起疾射而出，全照顧了野鳳，好狠！

適時，狂龍突然揚聲道：「愈想愈不對，你這『南瓜精』該是我的，小鳳呀，咱們換換吧！」

他倆事先並未相約，更是從未聯手過，豈料狂龍話出，野鳳人已到了賽純陽面前，弧形劍出，一連三十二招，迫得賽純陽空有寶刃而祇有百般游走退避！

狂龍更好，攻上了胖魔背後，不用說，四柄化血銀刀，全擊空而於地上炸碎了！

萬幸上清宮羣道相距夠遠，否則這次又不知有多少人受傷了。

胖魔連閃二十次，才侍機反攻，他用的是一柄奇薄的怪刀，抖刺出手一輪金光，耀人雙目難睜，再乘隙射出「化血銀刀」，端的罕有不死者。

狂龍不知是眞力不繼抑或是另有圖謀，竟連連後退難以回手，當他退到距背後石牆不足五尺時，手中劍「郎噹」一聲被怪刀震飛出去，尖鋒在下劍柄在上，直飛半空高有五丈！

胖魔一陣狂笑，怪刀三式已將狂龍迫得背靠牆上，另一旁的野鳳，雖已看出狂龍危甚，無奈適時賽純陽已展開攻勢，「銀絲雨」上古奇兵，化作銀網罩定野鳳，使野鳳僅能自保難以出手接應狂龍。

狂龍背一靠緊石牆，他臉色變了，胖魔又一聲獰笑，怪刀一順一抖，斗大刀花化作千百星點，直插狂龍胸口，狂龍在怪刀相隔胸口間不容髮之下，突然笑了，胖魔的心猛震，寒意頓自脊背上，但他招已遞出，是全力一扎，絕難收回，此時，狂龍忽然滑坐地上，怪刀扎進石牆尺半，而狂龍袖出，金絲閃得一閃，祇見胖魔頓鬆握刀手，兩掌十指緊捂左脅，弓下了腰，蒼白着臉，一退，再退，又退，腳步失穩，狂龍仍未起身，卻抬頭看望着天際雲空，臉上出現極爲詭奇的笑容，這笑容看到胖魔眼中，如見鬼魅，不由仰頭上望，寒光如匹練而下，是剛剛他格飛空中狂龍的寶劍，到了，正好到，自胖魔下巴稍下的咽喉下方扎下，直沒腹中，胖魔一聲悲厲凄號，已低下頭，喉中已「咕嚕嚕」的響着，「噗通」一聲，仰摔在地上，沒有再動，一動沒再動的死去了。

此時的狂龍，眞如一條飛捲雲霄的怪龍，突然而起，起身時，順手一探，自胖魔頸下拔起插入腹中的劍，已失踪影。

野鳳仍未得手，但賽純陽已因流血過多，眞力不繼，招法慢了，狂龍橫捲而到，撲向賽純陽，人到話到：「小鳳，快去勞山辦你該辦的事，我就來，這老賊要留活口。」

野鳳哼了一聲，大有那個要你多事的意思，但在和狂龍目光相對，發現狂龍那種眞摯的關懷時，心裡一甜，嫣然而笑，頓然道：「你就來，我等你！」

狂龍一劍格退賽純陽，再次使劍疾攻時道：「放心，今夜你想溜都溜不了！」

野鳳空中嬌笑，笑聲中，人已遠去，而賽純陽這時一聲悶哼，「砰」地一聲摔倒地上，「銀絲雨」扔向一旁，被狂龍出指點昏於地，狂龍並不停留，揚聲向四外的道士道：「以醋加熱，洗此老賊之臉，原形畢露，在下告辭了。」

當羣道挽留聲出口，那裡還有這條狂龍的影子。

* * *

人世上，最少最少又多了六對佳偶。

野鳳和狂龍便是其中的一對，尤其是野鳳，有段時間會與她們是好姊妹。

她們家家都不會受苦，安份守己，大概不愁能富有地過上三兩輩子。

沒有人窮嗎？有！沒有人受苦嗎？有！

野鳳和狂龍連半兩銀子毛全沒撈着。

狂龍說得好，誰叫咱們走倒霉運呢？看！黃河水災，水淹數千里，憑甚麼養活着這千萬難民，憑官府的賑款，還不夠十個人吃兩口飯，何況「官」字兩張嘴，上口說「他要」，下口說「你走！」

難民災民們活了，當然有死的，水來時淹死的，那有甚麼辦法？就算把這隻野鳳那條狂龍生宰了，也救不活已死的人。

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更別提那個叫野鳳，誰又是狂龍了，不過在水退之後的一座鄉村中，那耕地上，正有一隻「人牛」在拖犂，一個鄉婦去送飯……（完）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銀杏山莊

江上愴然救殺手　輾轉逃生無家歸

「銀杏山莊」莊主萬振仁今年五十五歲，白臉無鬚，淡泊好書，終日在家攻讀。來往的都是文人雅士、詩人墨客，或淡泊名利、尚清談之高人，但誰也不知道他以前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

銀杏山莊座落在面對太湖的東洞庭山，山不高，但湖光山色，的確是怡情賞心之絕佳妙地。

萬振仁是在五十歲那年金盆洗手的，退出江湖之後，便悄悄經營了這座山莊，不問世事。萬振仁晚婚，夫人產下一女之後，便不幸病故，父女相依爲命，萬振仁視之如掌珠，而愛女萬月明，今年已二十出頭，只因父親要求高，媒人雖多，卻無一能合其意，萬月明自小嬌縱，又長得國色天香，凡夫俗子均看不上眼，是故至今仍待字閨中。

萬振仁可以隱居銀杏山莊，萬月明窩不住，今年開始便自己出去闖蕩江湖。不過她還記得父親的生日，因此趕在中秋節前趕回銀杏山莊。

萬振仁五十五歲生日，只道只能跟女兒一齊過，不料萬月明卻帶了一個青年男子回來，起初他大發雷霆，後來終於平靜下來，跟那青年到書房裡談了一個時辰，然後攜手而出。

萬月明十分詫異，萬振仁卻哈哈大笑：「你看上的這個人謙恭有禮，文武有成，以後可繼續來往，不過要小心一點……」

萬月明又羞又喜地問：「爹，這還有什麼要小心的？」

萬振仁臉色一沉，厲聲道：「一切要依爲父之條件，否則你們休想來往！」言畢轉頭望一望那青年，只見他一派溫馴，連聲答應條件，不會亂來，萬振仁大笑：「好好，咱們到觀湖亭去喝酒！」

＊　＊　＊

金秋送爽，有人認爲樹葉由綠轉黃，是一種莫可奈何——悲哀，但也有人認爲這個季節最多姿多采。柳露蓮便是這種人，她一直都喜歡秋天。她在秋天認識田鷺飛，在秋天嫁給他，今天是婚後的第三個秋天，是他們成親三年的紀念日，柳露蓮一早便着僕人買了許多菜，親自下廚調烹，盡烹田鷺飛喜歡吃的菜餚。

田鷺飛雖然遠行，但柳露蓮卻料定他今晚一定會回來。田鷺飛廿五歲，但已俠名遠播，被譽爲最有可能成爲大俠的青年高手。

柳露蓮出身小家碧玉，不過她很能吃苦，自小便隨師父苦學武功，因此武功亦頗佳，不過她很年輕便嫁給田鷺飛，少在江湖上走動，是以武林中聞其名者，少之又少。

田鷺飛經常在外行俠仗義，柳露蓮和一個老僕、一個丫頭在家，她三年來不曾懷孕，但武功卻沒有丟下，她秀外慧中，卻鋒芒盡斂，極盡婦道。

黃昏時候，田鷺飛果然風塵僕僕趕回來，他一進門便喊道：「妹子，爲夫回來了！」

柳露蓮喜孜孜地從房中出來，邊擦手邊道：「大哥先回房洗個澡，換套乾淨的衣服，稍後穿便服好了！」

晚飯只有他夫婦倆，田鷺飛望一望滿桌的菜餚，略含愧意地道：「妹子辛苦了，可惜我終日在外奔波，累你一人獨守空房，眞是愧煞我也！」

柳露蓮道：「有大哥這句話，小妹什麼苦也受得，只是覺得對不起大哥……我嫁給你三年，尚夢熊無兆，實在遺憾！」

田鷺飛打了個哈哈，「你我尚年輕，何須急在一時？何況我終日在外，再過兩三年再爲人父，斯時方可盡爲人父之責任！」

兩人邊談邊吃，談不盡的恩愛，喝得七八分醉意時，田鷺飛扶柳露蓮進房，「妹子，你不是想生個胖小子麼？今夜讓你了却心願！」

柳露蓮含嗔地擂了乃夫一記，「你喝了酒，嘴上便不正經了！」

「我是說眞的！河北馮老爺以前對我有恩，他七十大壽將屆，時間緊迫，我明早便得起程趕去。本來我想先去河北再回家，但今夜是咱們成親三年紀念日，爲夫怕你怪我，是以多跑五百里路先回來……你不會怪我吧？」

柳露蓮當然有點失望，但想起丈夫之情，心頭又甜滋滋的。「是河北五鳳拳馮峯馮老爺了？那當然應該去拜拜壽。嗯，小妹也想去看看他，你說如何？我多年沒出過家門半步……」

柳露蓮只道只要自己好言軟語相求，丈夫必會贊成，不料田鷺飛竟斷然道：「不可，你另有地方須去。」

「大哥，你要小妹去那裡？」

「回娘家，你忘記下月初是你大哥死忌？可惜我自小身受馮老爺子大恩，不能不去！令兄忌辰便只好由你代我去了，順便向岳父致意，爲夫這次還買了不少禮物，送給兩位大人……」

柳露蓮這才轉嗔爲喜，覺得丈夫細心體貼，便欣然答應，是晚夫妻恩愛，雲雨一番。但次日一早，田鷺飛帶了幾件衣物便悄然上路了。

過了兩天，柳露蓮也收拾了東西，騎馬出門了。她娘家在田家庵（今安徽淮南市），夫家在雁山山下，騎馬到九江，便乘船東上，老僕把馬帶回去。

柳露蓮準備乘船先到蕪湖城，再賃馬車走旱路到田家庵。船雖不大，但船夫正在盛年，臂力强，經驗豐富，船行甚穩。

次日下午，船靠在安慶，船老大道：「船在這裡過一夜，你們要上岸的，明日辰時必須回來，否則趕不上便自誤了！」

柳露蓮覺得船上那幾個乘客都甚是粗魯不文，能上岸過夜，正是求之不得，便上岸租了一間清靜的上房，好好睡了一覺。

次日一早，她梳粧好便匆匆上船，一上船便發現少了兩位原來之搭客，却多了一位穿青布衣的青年，看來十分斯文秀氣，腰上懸着一柄劍，手上却拿了一卷書，低頭輕讀，看來是位遊歷學子。

開船了，這一段江面平靜，船老大開腔了：「小夥子，你要讀書儘管讀，只是別唸出來，煩死人了！要讀書爲何不窩在家裡？」

那青年微微一笑，不以爲忤，輕輕合上書卷，扶手於船頭，瀏覽兩岸景色，忽然又低聲吟哦起來：「故人已乘黃鶴去，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好詩好詩，眞是絕妙好詩！」

艙內有個漢子罵道：「書呆子，你鬼嚎什麼，再不閉嘴，老子便一脚踢你落江！」

那青年忙回身抱拳道：「對不起，區區一時興起，不想擾及兄台，罪過罪過，區區不再吟哦就是！」艙內的乘客見他獃，便紛紛取笑起來，唯獨柳露蓮對他頗生好感，有心打抱不平，又不想惹此麻煩，心中暗自決定，那些人若再過份一點，便挺身而出。幸虧那青年知機，坐在一邊打瞌睡，小舟方清靜起來。

金風送爽，乘客都有點睏意，於是打瞌睡的有之，閉目養神者有之，只有水聲和搖櫓聲。

柳露蓮亦昏昏欲睡，那青衣青年本來坐在靠艙口甲板上，這時却走進了艙，動作輕得像貓一樣，一直向柳露蓮走過去，目光露出幾絲不易察覺之殺機。

就在此刻，那船忽然猛然撞上暗礁，整條船抛高幾尺，再掉落江裡，接着船便開始傾倒了！

船艙內打瞌睡的乘客連同那青年都被抛飛，誰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艙裡已湧進大量的江水。那青年十分驚慌，一瞬間，船已翻倒落水，只見那青年雙手亂舞，只叫了兩聲救命，便沉了下去！

江水湍急，再好水性的人，在長江裡亦難控制，人從甲板隨江水

往前衝去！

＊　＊　＊

青年終於慢慢睜開雙眼，入目是星月滿天的夜空，他輕叫一聲：「難道我還沒死？」

只聽一女子的聲音答道：「你命大，還沒死！」

青年像受傷的兔子跳了起來，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女子坐在一旁，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目光一亮，忽然又結巴起來：「你也在船上……是你救了我的？這裡是何處……我……」

那女子正是柳露蓮，她淡淡地道：「不是我救你還有誰？我慢一點只怕也救不了你！你已暈死了幾個時辰，把你肚裡的水壓出來了，還醒不來！所以我說你命大！」

青年走到她身前行了一禮，「多謝夫人相救，大恩容日後報答，請問芳名，日後也好報答。」

柳露蓮輕輕一笑，「若爲報答才問名，便大可不必了，難不成見死不救？」

「非也非也，無名無姓，日後如何稱呼？小生姓金，取名書成……」

柳露蓮笑道：「你別賣酸了！我叫柳露蓮，夫家姓田。喂，你還能不能走路？已經距蕪湖城不太遠，現在起程，天亮前便能到達了。」

「夫人能去，小生自然也能走，只是……腹中空空，恐怕走不快。」

「我比你還餓！可惜行李及食物都已泡湯，連銀子也丟了，再不走眞要餓死了！」

金書成臉色一變，伸手到懷內摸了一下，喜道：「幸虧我還有幾錠銀子，咱們一起走吧，到蕪湖城我好好請你吃一頓，聊表寸心。」

當下兩人往東而行，柳露蓮自小練武，走路甚快，金書成走一段路必要歇一歇，她本來想拋下他的，奈何身上分文不剩，還得靠他周濟，只好耐着性子等他。

看看已將近天亮，正值黎明前之黑暗，大地一片漆黑，金書成又要歇了，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柳露蓮則坐在兩丈外的另一塊石頭上。

「你怎會一個人出來？」

「我天天在家裡讀書，十分煩悶，這次便出來到處走走，夫人要去何處？」

「回娘家……在田家庵。你家在何處？」

「小生家住合肥，正巧咱們還有一段路可結伴，妙極妙極！」

柳露蓮甚覺詫異，問道：「聽你口音，根本不像合肥人！」

「剛才夫人問小生家住何處，不是問原籍何處，小生如今住在合肥可也沒錯。嗯，夫人爲何孤身一人上路？尊夫爲何不陪你同行？」

柳露蓮沒好氣地道：「你要歇便好好地休息吧，別再說廢話了！」

郊野寂靜，忽然月亮自雲端裡露了出來，柳露蓮突然發現金書成神色不善，慢慢站了起來，她也站了起身，問道：「你臉色怎地這般差？身子不適麼？」

「沒什麼事，走吧！」

這刹那，柳露蓮突然覺得此人有點莫測高深，若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經過半天的折磨，還能走這段路？定不簡單！她懷了戒心，便離他遠遠的。

金書成回首問道：「你怎的反而落後了？」

「我身子有點不適，而你對這段路又比我熟，便由你帶路吧！」

金書成臉色微微一變，搖頭道：「眞是可憐，九成是餓壞了身子！哎，這也是小生連累你的！」心中卻暗自忖道：「莫非她看出了破綻？」

原來他並不是什麼金書成，更不是書生，而是武林中著名的殺手「三不認」丁毅！

什麼叫做三不認？便是爲了錢，他可以父母不認、兄弟不認、親友不認！知其姓名者寥若星辰，但提起「三不認」則幾乎無人不知！

丁毅本來收了訂金要殺柳露蓮的，不料中途落江，反爲她所救，他在江裡泡了好一段時間，喝了一肚子水，體力消耗甚巨，是故遲疑沒下殺手。蓋他打探清楚柳露蓮的武功實在不弱，而他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買賣！

回心一想，路上還有很多機會，況對方曾救過自己一命，就讓她多活半天吧！當下哼着小調慢慢向前走。柳露蓮暗自忖道：「這廝怎地突然又輕佻起來，哼着庸俗的俚歌？」她心中起了疑心，戒備之心更強。

一忽，天色已大亮，兩人進得城來，已將近晌午。丁毅道：「夫人，咱們兩頓合爲一頓吧，現在就去吃午飯！」他領先走進如意酒樓。

兩人挑了個靠窗的座頭坐下，由於來得早，還沒有其他食客，是以小二格外殷勤，介紹了著名的小菜，丁毅一口氣要了四五個菜，又加了一壺酒。

俄頃，酒菜上來，丁毅要替柳露蓮斟酒，卻爲其所拒。「我從來不喝酒，也不會喝，你自個喝吧！」丁毅沒奈何只得自斟自飲。柳露蓮則吃着悶菜。

丁毅問道：「夫人敢是對小生有什麼誤會，否則怎會突然不出一聲？」

「沒這回事，只是我不喜說

話。」

丁毅心中罵道：「這婆媽看來不是好吃的菓子！哼，瞧老子的手段，屆時就要你求我！」

看看吃得差不多，柳露蓮道：「咱們會賬走吧！」

「不急不急，小生累死了，先歇半天，明天再走不遲。」

柳露蓮沉下臉來，道：「今日承一飯之賜，他日再報答，後會有期！」

丁毅涎着臉道：「夫人何必生氣，嘻嘻，你身上分文不剩，如何走到田家庵？」

柳露蓮更加不樂，冷笑道：「難道你想以此脅迫？」

丁毅心頭一沉，暗自忖思：「想不到這女人還眞不好對付！」當下忙呼小二會賬，兩人下樓，他又道：「咱們這便上路吧，到了寒舍，區區再派人送你回娘家，夫人不必擔心！」

「大恩賤妾生受了，日後拙夫自會把費用奉還。」

「豈敢豈敢，你今日弄至如此田地，說起來還是爲了救區區，再說客氣話，反使區區不好意思了！」

說着話，兩人已至街上，此時正是午飯時刻，是故街上人來人往的，甚是擠迫，丁毅忽覺後腰微微一痛，又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相好的，不要妄動，不要回頭，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丁毅終日打雁終被雁啄眼，氣得差點沒噴出血來，却沉住氣道：「兄台要多少錢請說！」

柳露蓮聽見風聲，回頭問道：「什麼事，你跟誰在說話？」

那刺客聲音有點詫異：「你們是同路的？」

柳露蓮江湖經驗淺，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你是幹什麼的？」

那刺客道：「你別妄動，否則貴友立斃刀下！前面有輛馬車，你倆乖乖爬上去！婆娘先上車！」

丁毅是著名殺手，感覺比常人靈敏，他相信此人不是省油燈，只要自己有任何引人思疑之動作，對方的刀便毫不猶豫會送自己上西天，是故忙道：「夫人不必多言，我已被人所制，請先上馬車，免我死於非命！」

柳露蓮又氣又苦，却又不敢連累丁毅一條人命，只好爬上馬車。就在此刻，丁毅痲穴上被人戳了一記，接着昏穴一痛，便什麼事也不知道了。

待他醒來時，只聽隆隆之震耳聲，他忙睜開雙眼，四周一片漆黑，地上涼颼颼的，他一骨碌坐了起來，便聽到柳露蓮的聲音：「你醒來了？沒事吧？」

柳露蓮聲音充滿了無助及無奈，丁毅心頭又是一沉，問道：「你也沒事吧？此處是什麼地方？」

「是在石洞內，現時正值半夜，是以伸手不見五指。」

丁毅漸漸適應了黑暗，便見柳露蓮坐在距自己身處六尺處，洞內有水聲，他十分奇怪，問道：「這是什麼聲音？」

「上面有水流進來，又由石隙縫處往下流去了！」

「如此說來這是在山上了？」

柳露蓮不答反問：「脅迫你的是什麼人？你的仇家？」

丁毅沉吟了好一陣方道：「我一介書生，那裡有什麼仇家？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人！」

柳露蓮冷笑道：「那他是爲了錢？將你關起來，再讓令尊拿錢來贖？哼，依我看，你根本是位練家子，而且武功很不錯！爲何故意裝出一副手無縛鷄之力的模樣？」

「冤枉！我什麼時候跟你說我手無縛鷄之力？不錯，我練過武，但家父却非要我讀書，以便考取功名，光耀門楣，是故我是書生也沒有騙你。事實上，區區雖然練過武，却未曾走過江湖，也不敢以武人自居！」丁毅反問：「難道夫人也練過武？」

「廢話！」

丁毅不由又再沉吟起來，一時不知說些什麼。忽然一道光柱，自上射了下來，山洞裡登時一片光亮。丁毅抬頭上望，方發現洞頂有個比海碗略大的洞，此洞附近還有許多小洞。

丁毅藉着目光，打量着山洞，此洞足有七八丈見方，左上角一匹瀑布直瀉下來，向下面一個洞口衝下去，轟轟之聲，便發自於此。

他心頭一動，忽然問道：「夫人可知咱們來此多久？」

「我也被封住了暈穴，只比你早醒來幾個時辰。」

丁毅在山壁上摸索敲動。「此處必有開關，否則那廝如何將咱們弄進來？」柳露蓮精神一振，也忙拾起一塊石頭，在山壁上敲動。

弄了一陣，毫無結果，正在不耐，忽聞上面有人笑道：「丁毅，你不必枉費心機了，死在這裏算是你的福氣，天然的一座大墳墓，又有美人相陪，上天對你實在厚待？」

丁毅又驚又怒，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人的聲音仍自洞口傳進來：「丁毅，你殺人之前會否把姓名說出來？」

丁毅脫口道：「你是徐飛羽！你爲何要殺我？」

那人也許正是徐飛羽，冷哼一聲：「你爲何不告訴柳露蓮，是何

原因要殺她？哈哈……枉你是著名的殺手，面對死神居然一點也沉不住氣，連規矩也忘了！哈哈……」

「你，你……姓徐的，我既然已快死了，你又何須對死人隱瞞？是誰僱你來殺我的？」

「你還沒那麼快餓死，最快也得十天八天吧！不過餓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兄弟！你死了之後，我的價錢又可以提高一兩成了！哈哈……」

他笑聲十分難聽，笑聲未了，洞頂的小洞已一個個被石頭壓住，是故洞裡又恢復了黑暗。山洞突然寂靜起來，良久方聞柳露蓮冰冷的聲音：「丁毅，好一個殺手！嘿嘿，眞是天有眼呀！終日殺人，今日反爲殺手所殺，報應！可憐我却要陪你一起死！」

丁毅的聲音似來自遠方，空空洞洞的，不帶半點感情，在山洞裡聽來，更覺難受。「不錯，我是殺手……我也不知最近交上什麼霉運，要殺你反爲你所救，眨眼之間，又爲人所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才不管你的運氣，我問你，是誰僱你來殺我的？」

「不知道……眞的……」

柳露蓮霍地跳了起來，戟指罵道：「死賊，你快死了，我也快死了，你還不肯說眞話！」

丁毅長長一嘆，似有無限痛苦，「不是我不告訴你，而是咱們這一行的規矩，只問收錢，不問僱主身份及原因，何況我根本沒見過僱主！」

「那他怎會找上你？」

「咱們做這一行的，都有牽線的，由他交薪金及任務，其他的少管，少點痲煩！」丁毅忽然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假如咱們能逃出去，我答應你，寧願破壞規矩，也會幫你調查眞相！」

「你別做夢了，手無寸鐵，你能挖開大石鑽出去？哼，聽你口氣，似乎以後還想當殺手！你可知道不分是非黑白地殺人，那是禽獸所爲？」

「你以爲當殺手是件快樂的事？算啦，說來話長……幹上這一行，想離開除非是被人殺死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不是你們這種三步不出閨門的女人所能理解的！總之，我只能對你說一句：對不起！」

山洞裡又恢復了寂靜，半晌，丁毅忽又冒出一句話來：「假如你要殺我洩恨的話，在下絕不會回手，也不會閃避！」

柳露蓮聲音比冰雪還冷：「你已快死了，我又何須多此一舉？以你之德行，你還不配被殺，只會慢慢被死神折磨，否則天理何在？」

這之後，丁毅再不吭一聲，若非他依然發出粗濁的呼吸聲和嘆息聲，還道他已死了！

黑暗中，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都覺得肚子餓得咕咕直響，山洞開始氣悶起來，兩人額上已冒出汗來。

忽聞一陣沙沙的聲音，丁毅問道：「你在作甚？」又聞篤篤的聲音，他極聰明，稍爲思索一下，便知原因，依法在地上摸索，終於找到兩塊拳頭大的石頭，接着憑着記憶，運勁向上拋射，心中却暗讚柳露蓮聰明。

終於，他將洞頂其中一塊蓋在洞口的石頭撞開，可是上面漆黑，原來又一個黑夜降臨！

與此同時，柳露蓮也撞開另一個小洞的石頭，氣悶之感登時大減，絲絲夜風透進來，丁毅不由用力吸了幾口氣。

忽又聞一陣輕微的沙沙水聲，丁毅問道：「你作什麼？」

柳露蓮叱道：「你不許走過來！」丁毅也走到另一邊去解手，忽然心頭一動，跑到瀑布旁，洗好手，掬了一把水低頭喝，只覺入口清甜，忍不住又喝了幾口。

柳露蓮也走了過去，丁毅忙道：「你先別喝，我怕徐飛羽那厮在水中下毒！」

「我死了不是更遂你意麼？」

「不，也許你丈夫會來救你，你不能輕生！」

「他……他會知道我被困於此，而趕來救我？」

「世上還有什麼事不會發生的？」丁毅長嘆一聲：「正如在這之前，我做夢也想不到會這樣……夫人，我對你沒有惡意，你放心……」

柳露蓮截口道：「你不想殺我了麼？」

丁毅乾笑道：「我爲何要殺你呢？無仇無恨，毫無好處，爲何要殺人？殺了你我又拿不到錢，唉，說不定我比你還早死！」

山洞只有水聲，再無人聲，丁毅席地運功，直至洞頂又有光透入，他方停止道：「那山水很乾淨，你可以喝。」

柳露蓮不但喝，還洗了個臉，丁毅等她走開，才走過去洗臉，兩人餓了便喝水，但始終熬不住飢火，丁毅怔怔地望着小洞，這時候，若有一顆小山菓掉下來，一定比掉下大元寶好得多！

他不知道柳露蓮怎樣想，自己却覺得這輩子是白活了！自小在山裡苦練武功及一切殺人伎倆，不敢酗酒、不敢跟人鬧笑，直至這時還沒摸過女人！不敢有朋友、不敢隨便跟人交談，每天都生活在緊張之中，這像一張永遠拉住弦的弓，不

能鬆弛。

到頭來只希望換來了下輩子吃不完，花不盡的銀子，但一個人連生命都喪失了，要銀子來作甚？

丁毅內心充滿了沮喪懺悔之情，是以默默而坐，反而柳露蓮不斷地踱着步，忽然問道：「你說拙夫是否能找到此處？」

丁毅心頭一沉，帶着幾分悔意地道：「我衷心祝福您，長命百歲，萬事如意。」

「放屁！」柳露蓮暴躁地道：「你這話是說他不會來救我？」

「在下不敢說，只是認爲你急也沒用，何不靜坐下來，保持元氣，說不定還能多活些時日，以等待機會！」

柳露蓮一屁股坐下，「你以爲我怕死麼？我只是可惜沒能爲他留下香火！」

丁毅幽幽地嘆道：「你還好，我却連女人是什麼滋味也不知道！」

「鬼才相信，你們當殺手的，賺錢容易，怎會連女人也未試過？」

「做殺手，過的日子豬狗不如，說出來你也不相信！」

柳露蓮賭氣地道：「鬼才相信！」兩人再不說話，好不容易，天色又黑了，兩人不斷在喝山水，但覺餓得四肢乏力，似乎連話也懶得說。

第三天，兩人居然自始至終，未交談過一句話。上午的時候，柳露蓮雙眼明亮，充滿了希望，但隨着日頭之偏西，山洞光線逐漸暗淡，此目光却慢慢暗淡下去。

「丁毅，你說咱們還能活幾天？」

「有水喝，常人尚能活五七天，咱們練武的人，要活他十天八天，應無問題！」

「哼，只怕再過兩天你已餓得連走都走不動，須終日躺着，那眞是生不如死！」

丁毅忽然問道：「你自認活着出去的機會有多少？」

柳露蓮心頭比鉛還重，半晌方道出一句話來：「七成應該有吧？」

「在下認爲機會等於零！我未死之前很想試試女人的滋味，那怕是摸一摸也好！」

柳露蓮不由自主地縮一縮嬌軀，急道：「我是有夫之婦，你別打我主意！」

「放心吧，我不會勉强別人做不喜歡做的事！」

「那麼！你受人銀子，而去殺人，也會問苦主是不是希望早點死？簡直荒謬！難道他們都喜歡死？」

丁毅像受了傷的野獸般跳了起來，咬牙道：「你說得好！我從來只顧自己，從不管人喜歡不喜歡，高興不高興！像我這種人死後必定是要下地獄的了，再幹一件人家不喜歡的事，也是一樣！」

柳露蓮見他過來，亦立即跳了起來，高聲喝道：「站住！你再走過來，我可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如何？你有本事的便殺了我吧！」

「難道你連有夫之婦也不放過？」

「在這裡還分什麼？只要是女人就行了！我今年已經廿八歲，連女人也還沒摸過，我還算是個男人麼？」丁毅已撲了過來。

柳露蓮慌忙手足並施，可是她一來缺乏經驗，二來心慌意亂，如何是丁毅的對手？只不過三四個照面，便被丁毅制服。「你別怪我，我實在是死不瞑目……」

柳露蓮淚花亂轉，又驚又怒又羞。「難道我便死得瞑目不成？」話剛未畢，腰上一痲，已被封住了穴道。

丁毅用力撕開她上衣：「你別怪我，只能怪你自己命運不好！」

「放手！」柳露蓮嗚咽地道：「我眞後悔在長江裡冒險救了你！難道好事也做不得？蒼天那裡有眼！畜生，我若受辱，必定自殺，死後絕對不會放過你！」

丁毅雙眼透紅，雙手在她身上摸索起來，喉底胡胡作響：「女人，女人……果然跟男人不一樣，難怪有這麼多人寧要美人，不要江山！」

柳露蓮這刹那，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脫口道：「你且住手，我有話問你……」

「快說，我等不及了！」

「你想不想離開這裡？我有辦法逃生！」

「廢話！螻螞蟻尚且貪生，我又怎會想死！你別騙我，難道你能插翅飛出去？」

「你先退開！你怕什麼？急什麼？我穴道被封，插翅也飛不動！你若敢再辱我，反正我是活不下去了，只好把你活活困死！」

丁毅深深吸了一口氣，强壓下慾火，這才戀戀不捨地退開幾步。「快說，你若騙我的，我更不會饒你！」

柳露蓮那裡有什麼辦法？不過施緩兵之計罷了，心急無計，只好胡謅。「辦法是有一個，但不一定能成功，而且相信你不能吃苦……」

「你只管把辦法說出來就行，我什麼苦沒吃過？」

「只怕我說了之後，你還要辱我，我不是作法自斃？」

丁毅道：「在下可發誓，只要

你說出來，絕不會再動你！啊，不，誰知道你會不會胡謅？」

「你發誓我也不會相信你！你那天不是說要報答我救命之恩麼？想不到是用這種方法來報答！」

丁毅惱羞成怒地道：「說到底原來你還是在拒絕我！」

「你先解開我的痲穴我再說，我武功不如你，你怕什麼？」

丁毅略一沉吟，乃替她解開痲穴。「快說。」

「你先退後，坐到對面去！」柳露蓮已想到了逃生之法，便理直氣壯起來，丁毅乖乖坐到對面去。

柳露蓮走向瀑布，丁毅喝問道：「你作甚？」

「我要喝水。」柳露蓮突然加快步伐，接着閉住氣，往瀑布裡射去。不料，丁毅十分聰明，一見她走向瀑布已料到幾分，雙掌自地一按，也飛了過去。

黑暗之中，雖然看不清晰，但丁毅自小接受各式各樣之嚴格訓練，黑暗中視物，能力比人强出許多，他見到一團黑影投向瀑布，心頭便已雪亮。是以雙脚跳地之後，立即吸了一口氣，將眞氣佈滿全身，呼道：「柳露蓮，我這輩子一定要娶到你！」

他話沒說畢，柳露蓮嬌軀已隨瀑布，自地底那個洞口瀉了下去！丁毅閉住呼吸，緊隨着她之後，投身進去！

一躍進瀑布中，便如星雲一般往下急降，他一顆心幾乎自口腔裡跳了出來，從沒畏懼過的他，此時亦不由自主地伸出雙臂，亂抓亂揮，希望能抓到什麼東西，以藉此穩住身子。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自駒過隙！「啪！」地一聲，他已跌落水中，只覺腦海裡「轟！」地一聲響，便什麼事也不知道了。他身子往前急衝，身子載沉載浮，忽然撞到一塊石頭，登時甦醒過來，一張開嘴巴，便灌了一口水，可是他人也清醒了，連忙閉住呼吸。

吸取了上次之經驗，他盡量放鬆身體，隨波逐流，忽然他左手抓到一物，似是人體，心頭一動，連忙緊緊抓住，說時遲，那時快，他身子撞到一塊大石，被拋飛起來，再重重拋落岸上，接着又暈死了過去。

待他再醒來時，日頭已經偏西。他略伸展一下四肢，但覺骨節酸痛無比，肌膚似要裂開來般。他微微轉過頭去，只見身邊倒着一個人，上衣裂開一半，一雙乳峯，晶瑩浩白、飽滿堅挺，在斜陽下散發着瑩光。

這時候，丁毅反而十分平靜，掙扎着坐了起來，脫下自己的外衣，蓋在她身上。他緩緩走開，坐在一塊大石後面休息。

幾天沒有半粒米下肚，體力難以恢復，但丁毅坐了一陣，又走了開去，直至太陽即將下山，他才又回來，手上却多了一些野菓。

就在此刻，柳露蓮忽然醒來，她見丁毅就在身前，嚇得坐了起來，丁毅的外衣，自她身上滑了下來，她又羞又怒，忙又抓起衣服遮住，正想罵他，抬頭一望，只見丁毅閉上雙眼，却把野菓送到她面前，「快吃點東西。」

柳露蓮聲音似哭。「你看見我的身子了？」

「沒有，我們上岸時，天還沒亮，我想起……是以先脫下外衣替你蓋上。剛才你一坐上來，我便閉上眼睛，對不起，都是在下做的孽……」

「你給姑奶奶滾！」柳露蓮的叫聲，在山谷裡引起一陣廻響。

丁毅急道：「別叫，徐飛羽可能還在附近！夫人，快吃菓子，恢復體力，才好走路！」

「丁毅，你別獻殷勤，我這輩子都不會放過你！」

「你錯了！我是金書成！丁毅在天亮之前已經死了，除非你希望我再當殺手……」

「姑奶奶才不管你！」

「管不管都得吃！這些菓子沒有毒，我懂得分辨！」丁毅只取一顆吃下，然後一古腦將菓子放在她面前。「你先穿好衣服我再過來。」

柳露蓮待他身形隱在大石後才匆匆將他那件上衣穿上，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最低限度爲她保住了自尊，她吸了一口氣，抓起一個菓子塞進嘴巴，但覺這滋味比山珍海味都好吃，便又抓起第二個菓子，塞進嘴裡。

丁毅又在找野菓，剛才他只吃了一個，那實在遠遠不能充飢。他邊走邊望着夕陽下的一切，但覺一草一木，一土一石，均可愛無比。他下定決心，脫離殺手生涯，退出江湖，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他吃了三個野菓，再摘了一把，然後走回岸邊，却不見了柳露蓮。他吃了一驚，到處找尋，邊呼：「柳姑娘，柳姑娘！」

後來，他急了起來，改了呼叫：「徐飛羽，你出來！老子跟你決一死戰！」

「柳姑娘，今生我一定要娶你，娶不到你，我金書成今生不娶！」

聲音漸漸遠去，柳露蓮才自石後露出頭來，心中暗罵：「死賊亂嚼舌根！誰肯嫁你？眞是瘋子！」不過，隨後已升上一絲疑念：「他在發什麼瘋，非娶我不可……我也瘋了，瘋子的瘋言語也跟他計較！」

她頭部一轉，目光掠處，只見山上有一道人影急馳而下，她大吃一驚，連忙藉着樹木山石之遮擋，向旁慢慢移動。

那人來得好快，眨眼間已至，柳露蓮連氣也不敢喘一口，幸好那斷似乎沒有發現她，直往前急馳而去。

柳露蓮喘了一口氣，心裡忖道：「這斷輕功這麼好，一定是徐飛羽！哼，必是那死賊，胡亂大叫，將他引出來！」正想站起來離開，忽然後面伸出一條手臂來，手掌捂住她嘴巴，接着將她拖到石頭後面，耳畔又聞有人道：「小心，徐飛羽那斷十分狡猾，他九成會再回來！」

柳露蓮認得是丁毅的聲音，正想掙扎，痲穴又被制住，接着被丁毅拖進草叢裡，丁毅喘着氣道：「你不要驚慌，我沒有惡意。」他手掌仍然緊緊捂住她的嘴巴。

過了一陣，兩人便聽到一陣衣袂聲，樹枝縫隙中，見一道灰影在山石上跳躍，可不正是徐飛羽！

徐飛羽在山石上來回跳躍尋找了一會兒，便又下山去了，這次丁毅才放開柳露蓮，兩人都大口大口地喘息，半晌，柳露蓮方道：「你還不解開我的穴道？臭賊！」

丁毅道：「不是我不肯放開你，而是怕你貿貿然下山，那斷如今一定還守在山口，咱們四肢無力，不是其敵手……」

「難道坐以待斃？」

「不，等到半夜才出去，如此比較保險！我不能再讓你擔受風險……」

「說的比唱的好聽！你不再連累我，姑奶奶便感激不盡了！」

丁毅解了她的痲穴，道：「你跟我這種人鬥氣，不嫌降低了你的身份？保住性命才是正理！」

柳露蓮見他說得委屈，氣頭稍減，低聲道：「你滾開一點，我看見你便有氣！」丁毅像狗一樣，往前爬去，柳露蓮突然覺得他像條可憐蟲。

天色逐漸黑了，秋天夜裡郊外頗有寒意，加上肚子餓，柳露蓮不由自主躲在草叢裡。時間逐漸流逝，却不見丁毅回來騷擾她，她心裡有點奇怪：「這臭賊怎地突然聽起話來？」

過了好一陣，方聞他的聲音傳來：「柳姑娘，快走吧。」

柳露蓮沒好氣地道：「我是有夫之婦，不許喚我柳姑娘，要叫夫人，聽見沒有？」

「是是，咱們過山溪吧。」

柳露蓮怒道：「爲何要過山溪？你又想佔我便宜？」

「徐飛羽十分狡猾，他突然已發現地上之野菓，料定咱們走左岸，必然在前面等咱們，咱們便由右面出山，教他空等一夜！」丁毅道：「我人不好，其他的你可以不相信，但論到鬥心智，你一定要聽我的！」

柳露蓮沉吟了一陣才道：「好，我再相信你一次，假如結果不是如此，以後……你去死吧！」

「阿彌陀佛，老天爺保佑，別讓我出醜！」

柳露蓮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可惜看不到你的笑容……你別罵，快過溪，我不敢再亂說了！」

一陣夜風吹來，柳露蓮嗅到丁毅衣上傳來的男人氣息，心頭沒來由地一蕩，她不敢再想，忙跳下山溪，溪水只有齊腰深，但水流甚急，難以站穩，舉步更是艱難，忽然一隻手伸來，輕輕扶住她。「快走！」

丁毅雖然不懂水性，但勝在功力比她深厚，馬步較穩，兩人互相攙扶，終於過了岸，不顧喘息，便向右急行。

半個晚上走了十來里路，兩人已累得幾乎走不動了。丁毅見天色已漸明，便道：「前面有座小集，我去僱一輛馬車，你且在此等我，不要亂跑。」

丁毅鼓起餘勇，走進小集，先買了十來個肉包子，再買了一輛馬車，自己駕馭，馳出小集，那裡還有柳露蓮之芳踪？

＊　＊　＊

柳露蓮一見丁毅離開，無聊之間，伸手入衣袋，却發覺丁毅上衣袋裡竟有兩錠銀子，她心念一動，便決定自己上路。

走了幾步，心中一想：「那斷不見我一定會去田家庵找我，好不討厭！哼，我且先回家再作打算！娘若知道實情，也不會怪我！」主意打定，便往江邊走去。

一路平安，登上江船，過了長江，買了一匹馬，急馳回家，心中恨不得立即飛到丈夫懷內，好好哭一場！

馬行甚速，終於到達家鄉，她把馬拴在村子的樹上，快步回家，有個村童見到她，慌道：「姨姨，你快回家看看！」柳露蓮心知有異，提氣轉身急馳，幾個起落已至家門外！

抬頭一看，幾乎一頭栽倒！剎那間，似被人封住了痲穴般，不能動彈，原來她家幾棟屋子已成一片廢墟，殘柱敗瓦中冒着白烟，她突然叫了起來：「怎會這樣？」

那村童氣喘吁吁地跑過來。「昨夜忽然起火了，火勢很大，咱們救不及……」

（未完・一）

方寶玉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白眉太監

宦官逛青樓　尼姑制太監

揚州城自隋唐以後，由於地處運河之中，爲商旅船運、陸路必經之地，自古迄今一直繁鬧殷富，非比尋常。

明朝末年，朝政苛暴，廣設礦監及各種稅監，諸如東海岸的鹽稅，浙、閩、粤的海外貿易稅，成都的茶稅、鹽稅，木稅，長江的船稅，荊州的店稅等等。

最可怖的，還是「礦監與礦稅」。倘若某地發現礦苗，朝廷很快就會派遣宦官前往主持，官職是「某地某礦提督太監」，通常，一個礦地的提督太監，少說也有逾百隨從，但在若干隨從之下，又各有逾百隨從，正是「奴才還有奴才」，如此推算，一個礦監至少有數千人相隨，眞是陣容龐大，開銷驚人。

如此驚人的開銷，又有什麼礦場可以負擔？但這並不要緊，開礦云云，通常只是借題發揮，總不成神州處處都是金礦銀礦。

應付的辦法，簡單之至。只要提督太監隨手一指，指定某某富家家中地下藏有礦苗，那便是「開了金礦銀礦」。理由是一旦被認定地下有礦苗，所有房舍必須拆除，以便開礦。

要是戶主力圖避免拆掉房子，唯一方法是賄賂。要是未能令提督太監滿意，房舍被毀固然不在話下，倘若礦藏不多或者是挖掘不到，這富戶以及附近百姓，都會被誣告爲「盜礦」，勒令繳出「盜礦」的賠償，否則統通投入冤獄，嚴刑拷打，趕盡殺絕而後快！

這一天，揚州玉堂坊外，忽然來了十幾個衣飾華麗，看似氣派不凡的漢子，但瞧清楚他們的模樣，似乎全都陰陽怪氣，並非一般前往玉堂坊嫖賭吃喝的人客。

玉堂坊乃青樓名妓薈聚之地，也有幾個大大小小的賭場，如今正是華燈初上，最是熱鬧的時候。

這十幾個漢子，搖搖擺擺地來到了翠香院，鴇母尤婆子早已接到了風聲，急急在門前恭候。

尤婆子在這玉堂坊少說也混了三四十年，由雛妓混到變成老妓女，總算有點手段，如今一變再變，變成了這家大妓院的老闆娘。

這時候，尤婆子原本正在後院燒放溪錢超渡亡魂，事緣前幾天有兩批嫖客爲了爭奪一名妓女大打出手，結果弄出一死數傷慘劇，雖然此事官府查明係嫖客咎由自取，與妓院中人無關，但尤婆子心中不安，卻又不便公然打齋大開法事影響生意，唯有暗自燒化冥鏹溪錢，希望冤魂得以安息，切不可「鬼如其人」，生前攪擾，死後也攪得翠紅院天翻地覆，鷄犬不寧。

豈料忽聽小厮阿吉匆匆趕報：「嚴知府那邊派人密告，說是冷公公親自來了。」尤婆子一聽見「冷公公」這三個字，登時臉色蒼白，道：「來到了沒有？」阿吉道：「冷公公尚在城外，但『十三飛鷹』已到了玉堂坊。」尤婆子聽得陣陣心寒，連忙囑咐阿吉：「快去請米二公子，就說尤老婆子今番快要死也，尚祈看在怡夢姑娘面上，救我一救！」阿吉兀自一呆，尤婆子已瞪目喝罵：「老娘入你祖宗個鳥，還不快去！」阿吉始如夢初醒，急急去找那米二公子。

且說翠紅院外，十幾個陰陽怪氣的漢子魚貫而至，正是「十三飛鷹」。

所謂「十三飛鷹」，其實是十三名太監，都是遠自京師南下揚州，爲首一人，姓劉名半嶽，係冷公公手下大紅人，擅使酷刑超逾八百三十種，手底下親自屠殺之「罪犯」不可計數。

劉半嶽雖然是宦官，卻暗地擁有妻妾多人，更常自命風流，絕不以閹人自居。

冷公公手下之「十三飛鷹」名震京師，但十三人一起南下揚州，還是第一次，倒是這劉半嶽，原本就是揚州人氏，更早在十幾年前，便與尤婆子互相認識。

劉半嶽兇殘歹毒，尤婆子是比誰都更清楚的，當年此人被調往官中，揚州城百姓無不大大鬆一口氣，想不到今天又再崔護重來，而且還聯羣結隊，左右合稱「十三飛鷹」，上頭更有「冷公公」指揮撐腰，一到揚州，便矛頭直指玉堂坊翠紅院，究竟來意怎樣，殊難逆料。

此際，「十三飛鷹」雖然全是太監，但卻並沒穿着太監服飾，劉半嶽更是錦袍高冠，穿戴整齊仿如達官貴人。

尤婆子雖知他是太監身份，但也不敢在此際以「劉公公」相稱，忙亂中只得陪笑：「噯喲！怎麼劉大爺回來了，也不早些通傳一聲，幸好西廂雅座還沒客人，就請劉大爺暫列位貴賓……」還沒說完，劉半嶽已板着臉揮手截道：「少跟我嚕囌，憑妳這塊老皮老臉，多看片刻也嫌倒胃，快叫怡夢出來！」

尤婆子「啊！」一聲：「劉爺要見怡夢，自當速速傳召，來人哪，快叫怡夢姑娘，半分也躭擱不得！」嘴裏這樣大呼小喊，心中卻在盤算：「這兩三個月以來，除了米二公子，怡夢誰也不肯見，這闔人偏要找這蹄子，眞是要命！」

原來怡夢艷名傳遍揚州城內城外，劉半嶽雖遠在京師，也知道她是揚州第一名妓，這次重返故里，挾着「十三飛鷹」之首的威名，作威作福固然不在話下，因利乘便會一會怡夢姑娘，更是心中久已有之的慾望。

但再三通傳之下，怡夢仍是芳踪杳然，尤婆子只好親自上樓催請，但還沒到門口，已給一人攔住去路。

攔路之人，才十四、五歲左右年紀，並非別人，卻是尤婆子的乾兒子方寶玉。

方寶玉本是揚州城昌順布店少東主，娘親早歿，其父方鑑豪嫖、賭、飲、吹件件皆精，不到三年已把產業敗盡，最後更與另一幫嫖客在翠紅院中口角，繼而動武，方鑑豪曾習武功，手底下頗有兩下子，但對方人多勢眾，結果方鑑豪被活活打死，但對方也有三人被殺、五人重傷！

方鑑豪死後，身無長物，只剩下一子方寶玉，尤婆子不但收留他，還認他做乾兒子，箇中原因，殊非一般局外人所能想像。

此際，尤婆子給方寶玉阻攔去路，不禁勃然大怒，喝罵起來：「小雜種，乾娘要找怡夢，誰敢阻老娘？」

方寶玉乾笑兩聲，道：「妳要找她，我本是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但今天卻是大大不同。」

尤婆子怒道：「少胡說八道，外面天下大亂，怡夢再不出去招呼招呼，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方寶玉卻搖頭不迭，道：「就算外面正在打仗，也不能打擾怡夢姑娘……」

尤婆子心中一動，忽然把方寶玉扯開一旁，細聲問：「怡夢房子裏，有什麼人？」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乾娘，妳一定要知道？」

尤婆子道：「這翠紅院上上下下都是老娘的地方，她在房子裏收藏着的無論是人是鬼，都絕對不能瞞我。」

方寶玉又再皺一皺眉，半晌才道：「這話倒有道理，但米二公子的吩咐，我也不敢不依……」

尤婆子吃了一驚：「怎麼了？原來米二公子就在怡夢房裏？」

方寶玉搖頭不迭：「非也！非也！在怡夢姑娘房子裏的，並非米二公子……」

尤婆子怒道：「別再在我面前裝神弄鬼，滾開！」用力一推，把方寶玉推開一旁，隨即急步撲向怡夢房子那邊。

但她才走出兩步，右腿已給人在後面倒抽起來，登時仰面仆倒。

尤婆子重重摔了一跤，疼得連淚水也淌了出來，回頭一望，只見方寶玉臉露無可奈何之色，聳肩苦笑道：「乾娘，情非得已，尚祈原諒原諒！」

尤婆子大怒：「臭小子作死了？你再敢對老娘動手動腳，且看

老娘把你剁爲肉醬送去餵狗!」

方寶玉道:「就算是餵狗餵貓餵鴨子,妳還是萬萬不可進去!」語氣居然斬釘截鐵,毫無轉寰餘地。

尤婆子爬起了身,怒道:「老娘偏要看個究竟!」正待衝前,忽聽一人冷笑着道:「妳是闖不進去的了,讓我來吧!」語聲未落,一條快捷無倫的身影已在尤婆子身邊急掠出去,尤婆子聽那聲音,正是十三飛鷹之首的劉半嶽。

劉半嶽擅使鷹爪功,身影一彈出,右爪五指直插房門,那房門本來上了鎖,但劉半嶽爪勁一吐,房門立時應聲撞開。

方寶玉急叫:「你是什麼鳥物?未經本少爺許可,豈敢擅闖妓院禁地?」尤婆子則叫苦連天,一時間慌了手脚,只是急得團團亂轉。

且說劉半嶽見怡夢房中似乎大有古怪,借勢直闖查探究竟,他久經江湖風險,雖然一闖便闖入房中,但卻隨即側身靠在牆角,雙目環掃四周境況,以免房中暗伏高手,遭受了暗算。

他靠在牆角,凝神看了片刻,只見房中一片黝黑,中間一張八仙桌,放着一大堆男子的衣服,看來甚爲凌亂。劉半嶽心中冷笑:「原來這婊子房中烏烟瘴氣,準是在偷漢子,而且偷得連鴇母也不知道。」

烟花之地,姑娘房中藏有男子,那是天經地義之事,但要是連鴇母也不知情,說是「偷漢子」也不過份。

便在此時,劉半嶽聽見了一個人粗濁急速的呼吸聲,一聽便知決不是發自女子,既非怡夢,自然是那漢子了,劉半嶽「哼」聲冷笑,再不等待,閃身搶前,直向床那邊撲去。

他未到床邊,已見床上人影晃動,而且分明是一男一女。

劉半嶽喝道:「都給我滾出來!」鷹爪一插,電光石火間已插入帳中。

他這一插,目標在男並不在女,要是此人不諳武功,或者是武藝低微,這一插就算不要了他的性命,只怕也得重傷殘廢。

劉半嶽仗勢橫行,在京師之地,天子脚下尚且無法無天,如今來到揚州城的妓院中,更是肆無忌憚,爲所欲爲。

照他猜想,這一擊十拿九穩,就算沒能把那人當場擊殺,最少也可以把對方嚇得屁滾尿流!

豈料他一爪插出,還未擊中敵人,右腕已給一隻冰冷如雪的手揑住。

此際,房中一片黝暗,床中人又在紗帳之中,但由於距離近了,劉半嶽依稀看見床中一人,頂上牛山濯濯,如非禿子,便是個大和尚。

此人身形高大,出手卻是靈巧疾迅,快如電閃,劉半嶽一上來便吃了大虧,正欲抽身急退,但聽「喀」一聲,右手疼徹心脾,竟給對方折斷了腕骨。

劉半嶽自出道以來,除了宮中的「冷公公」武藝超羣,能令他心悅誠服之外,不論在皇宮內或是在京師內外,一直都橫行無忌,一則仗勢欺人,二則他手底下的武功極其不弱,十餘年來,只有別人在他淫威之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豈料這一次還沒看清楚敵人的眞面貌,竟已腕骨被折斷,縱然打下去能反敗爲勝,也只能算是慘勝,實在是前所未有之事。

然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紗帳中人影能一出手便折斷劉半嶽腕骨,顯然是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劉半嶽要在這等劣勢下反敗爲勝,卻又談何容易?

劉半嶽非但一擊不中,而且立遭重創,又驚又怒之餘,再也不敢拚死上前,急急向後倒退。

幸而紗帳中人並未緊纏追擊,倘若他再施展大擒拿小擒拿之類的武功一味纏鬥,劉半嶽的境況勢必大大不妙。

饒是如此,這位十三飛鷹之首的劉太監,已汗流浹背,臉如死灰,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是進還是退。

只聽見紗帳內那人雖然一招擊退劉半嶽,但氣喘之聲更是急速,而且還咳嗽得相當厲害。劉半嶽驚魂未定之餘,卻還是不免在想:「這禿顱也許眞的有兩下子,但卻又似是帶病在身,而且還病得不輕……」

轉念又不禁暗自懊悔,忖道:「這禿顱只剩下半條賤命,我若不是輕率行事,謀定而後動,決不會在一招之間便吃了大虧。」

劉半嶽心念電轉,紗帳中人咳嗽得更是厲害,甚至好像連氣也透不過來。

劉半嶽越看越是惱恨,又忖道:「我若連這癆病禿顱也擺不平,也不必在江湖中混了!」思前想後,一則報仇心切,二則若就此敗退出去,這張臉也實在很難掛得住,當下不再遲疑,左手抽刀,刀鋒「颯」聲直向紗帳內急削!

他這一刀,刀勢沉渾狠辣,別看他右腕折斷,他這一手刀法,本來就是左手單刀的刀法,只見刀光一閃,紗帳最少有一半給削開墜下,刀尖更直刺向一個人的臉龐上。

劉半嶽這一刀含恨而發,刀勢

嚴密毫不容情,再無半點輕敵之心。

眼看紗帳中人立刻就要捱上這一刀,驀地一團黑影冲天而起,劉半嶽這一刀竟似牛泥入海,無影無踪。

劉半嶽刀招雖然霸道,但紗帳中人竟在這霸氣十足的刀影上一躍而過,其勢道之怪異疾迅,實爲罕見。

劉半嶽一刀削空,心知不妙,情急之下,身子硬生生倒轉,刀鋒向後霍霍急劈,這一刀大有名堂,乃是滄州葉家「六斜刀法」中的第五式——「斜陽照海」。

劉半嶽的師伯,正是滄州武林大豪「不倒斜翁」葉天鐸,葉家「六斜刀法」名滿天下,但劉半嶽只是練了兩式,其中一式就是「斜陽照海」。

「斜陽照海」刀招嚴謹,但卻守多於攻,多半用作臨急救命之用。

原來葉天鐸當年已看出劉半嶽心術不正,因此只肯傳授兩式刀法給他,分別是「六斜刀法」中的第二式及第五式,而這兩式刀法,都是性質相近,純屬守勢。

此際,劉半嶽情急發刀,一刀灑出,刀鋒立時護住全身,果然是第一流的刀法。

也就在這霎眼間,劉半嶽已看見床上還有一個女子。

只見這女子頭髮濕濡,臉色如雪,額上卻冒出陣陣白烟,看來怪異之極。

饒是如此,這女子仍是美艷不可方物,不愧是萬中無一的美人胚子。

她正是怡夢。

怡夢艷名遠播,劉半嶽早已知曉,但對這風塵奇女子眞正的底細,卻絕不瞭解。

劉半嶽見多識廣,雖在乍然間目睹怡夢這等情況,已明白其中原因。

「不妙!這蹄子額上冒烟,顯是曾經催運內功——她竟是個會家子!」

劉半嶽的推算,絕對眞確,若是換上了一般嫖客目睹此情此景,多半還會以爲這位揚州名妓,在床上與相好翻雲覆雨之餘,連額上也搞得冒出白烟!

倉猝間,劉半嶽雖已看出怡夢大不尋常,但適才紗帳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還是無法明瞭過來。

就在劉半嶽一怔之際,「斜陽照海」刀勢已老,他也心知不妙,正欲變招自保,但脖子已給一隻粗大的手從後而至緊緊叉住!

劉半嶽身爲「十三飛鷹」之首,平時目空一切,誰也不放在眼內,豈料回到揚州城還不夠半個時辰,便在翠香院內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

只聽見他背後那人又重重的不斷咳嗽,若單聽這咳聲,那人就算不是病得快死,也最多只剩下半條人命。但劉半嶽接二連三遇挫,知道對方武功遠勝自己,就算自己要和他拚命,只怕還沾不上人家半點衣角。

劉半嶽明知打不過對方,唯有強忍,動也不動,甚至連佩刀也鬆跌落地。

背後那人又咳嗽了好一會,才啞着嗓子道:「瞧你不像個太監,原來偏偏是個太監……咳咳……今天你碰在貧尼手裏,算你倒楣……」

劉半嶽聽見「貧尼」這兩個字,不禁大爲詫異,原來昔才在紗帳中的「禿顱」,並非和尚,而是一個尼姑!

但不管是和尚也好,是尼姑也好,劉半嶽遲不來,早不來,偏偏今天撞了進來,栽觔斗、腕骨折斷已成定局,只怕連這條性命也難自保。

形勢危急,劉半嶽反抗固然是反抗不來,就算他想大叫「饒命」,也是在所不能。

那尼姑手勁奇大,隨隨便便伸手一叉,已把劉半嶽大半邊脖子緊緊叉住,別說是大叫「饒命」,便是呼吸也極爲困難。

豈料劉半嶽無法出聲,卻有一人在後面大叫:「師太饒命!」正是那頑童方寶玉的聲音。

劉半嶽心中大奇:「這小鬼怎麼會爲我求饒起來?」

心念未已,方寶玉已走近他身邊長長的嘆了口氣:「老子早就說過,你不該擅闖青樓禁地,可惜閣下的耳朵不夠長,未曾聽見我說的話。」

劉半嶽大是惱怒,但他受制於人,全身無法動彈,若是換作平時,只怕早已五六記耳光重重轟在方寶玉的臉上。

只聽見那尼姑又咳嗽了幾下,才道:「你爲什麼要爲他討饒?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方寶玉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個不三不四,不五不六的壞蛋,我叫他別闖進來,他偏偏不聽,單是這一條罪,便該把這廝……閹掉!」

那尼姑聞言,立刻忍不住捧腹大笑,但笑聲方起,又再不住咳嗽:「他本來就是個太監,還有什麼東西可閹!」

劉半嶽心中更怒,忖道:「只要老子日後能夠翻身,定必要你們二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只聽見方寶玉道:「這廝好事多爲,本該先斬而後快,但他的老子劉鐵口,卻是我的老朋友!看在

本少爺和他老子的交情上，這一趟便饒了他罷！」

尼姑哼一聲，道：「姑息養奸，婆婆媽媽拖泥帶水，算什麼智者所爲，英雄好漢？」

忽聽門外一人冷笑不迭，一個手執五尺熟銅棍，身高八尺的瘦漢已直闖而至。

尼姑大喝：「什麼人？」

高瘦漢子冷冷一笑：「老師姑，妳一味抓住我的拜把子兄弟不放，莫不是動了凡心，想和他成親拜堂嗎？」

方寶玉心中暗自失笑：一個是老尼姑，一個是淨了身的太監，倘若兩人居然能夠成親拜堂，倒是千古奇聞！」他年紀雖小，但自幼在青樓中長大，再加上混跡市井之間，對男女之事，縱非瞭如指掌親歷其境，但也可算是「見識廣博」，非等閒一輩小孩少年可比。

高瘦漢子言語無禮，顯然是要存心激怒尼姑，甚至是存心靠害，因爲尼姑若是給這些話激得老羞成怒，很可能立刻便把劉半嶽的脖子捏斷！

事實上，以這尼姑平素的性情，有人如此相激，她定必先殺了劉半嶽這個太監，才出手對付高瘦漢子，反正劉半嶽此人，早就該殺！

但方寶玉曾爲劉半嶽討饒，尼姑這才暫時強忍，並沒驟施殺手。

尼姑雙眼直盯着高瘦漢子，半晌才冷笑道：「又是一個閹人！」

這高瘦漢子，正是「十三飛鷹」中排行第二的孟中魂，自幼入宮淨身做了太監，但在皇宮中卻跟隨另一名老太監練就一身武功，其後蒙「白眉太監」冷森嚴賞識，羅致麾下，成爲十三飛鷹之一，地位僅次於劉半嶽之下！。

劉、孟二人相處時日越久，彼此間的隙嫌也就越大，雖未至於勢成水火，但貌合神離，時有衝突，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此際劉半嶽身陷險境，孟中魂是否誠意前來營救，劉半嶽自是心中有數。

孟中魂會否出手對付尼姑，暫且不論，但劉半嶽目下這副狼狽相，已給孟中魂看得清清楚楚，此事勢必傳揚開去，將來「十三飛鷹」之首這個位置，劉半嶽自是再也無法保得住。

尼姑武功厲害，孟中魂是很清楚的，否則，以劉半嶽的本領，又怎會輕易折服在她的手裏？

這尼姑大概五旬左右，臉如河馬，身粗脚長，雙手更粗闊有如蒲扇，但最令人怵目驚心的，還是她左頰上的一條血紅疤痕，竟自眉心開始，一直斜斜伸向左邊臉頰，再由左邊臉頰伸至頸際以下……

孟中魂雖然從未見過這尼姑，但一看她這條血紅疤痕，已知道這出家人的來歷。

這尼姑，正是峨嵋派三大神尼之一的半絕師太！

峨嵋派三大神尼，分別是半絕、半悔及半禪，半禪年紀最幼小，但悟性最高，武功雖不見得比兩位師姊更強，卻已成爲峨嵋派的掌門。

半絕、半悔對於這師妹能夠成爲峨嵋掌門，非但沒有異議，反而慶幸不已。原來半絕粗豪不羈，雖是出家人，但卻從不願遵守清規，倘若由她來當掌門，凡事必須以身作則做個榜樣，倒不如一刀砍掉她的腦袋更爲痛快。

至於半悔，雖則生性淡泊，但卻喜歡過着閒雲野鶴般的生活，今天在中原，說不定明天便騎着快馬奔向西北大漠，找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談天說地，渾然忘我。

倘若要她執掌峨嵋一派命脈，鎭日在峨嵋山住持大局，也同樣是千難萬難之事。

峨嵋三大神尼，究竟誰的本領最强，江湖中是一直沒有定論的，但若論殺敵傷人，則毫無疑問首推半絕師太最多。

半絕師太臉頰上這道可怖的疤痕，是在十年前忽然出現的，其時三大神尼之師父水月師太尚在，但誰也不知道箇中原委，水月師太亦是不聞不問，外界雖然諸多揣測，事情眞相到底如何，卻是無人能夠証實。

即使在十年前，江湖中人都知道有兩句關於峨嵋的歌謠，前後總共四句：「寧惹水月，莫惹半絕，血痕追命，魂離魄奪。」

孟中魂既已知道半絕師太來歷，本該退避三舍才是，但此人極工心計，目睹劉半嶽這顆眼中釘正栽了個大大的觔斗，心想：此時不顯手段，更待何時？只要今天大大壓倒劉半嶽，將來「十三飛鷹」之首的位置，當然非他莫屬。

而最令孟中魂怦然心動的，是他看出半絕師太雖然功力深厚，但卻傷病纏身，只要小心應付，憑自己的本領，再加上其餘太監之力，要殺掉這個老尼姑，只怕也不是什麼難事。

孟中魂一上來便言出無狀，正是存心激怒半絕師太，只要這尼姑大動肝火，亂了陣脚，再來對付他自當事半功倍。

但半絕師太雖然平素脾氣火爆，但在重大關節上卻毫不含糊，她不但毫不動怒，反而冷言冷語回敬過去，雙方雖未展開唇槍舌劍大戰，卻也頗具瞄頭，彼此半斤八兩。

方寶玉卻在這時對半絕師太道

：「劉鐵口就只剩下劉公子這個兒子，光棍之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必趕盡殺絕。」半絕師太「哼」一聲，罵道：「你是小光棍，貧尼可不是！」

方寶玉也「哼」一聲，但卻是對着劉半嶽而發：「沒你娘鳥輿，老子早就叫你別闖進來，偏不聽我老人家的話，你若有什麼三長兩短山高水低甚至腐爛掉半橛，將來叫老子怎有面目去見生你下來的老子！」他老子前老子後的似乎說得相當複雜，但人人一聽便明明白白。

半絕師太沉吟半晌，道：「這閹宦好事多爲，照理是非殺不可的，但看在你和劉鐵口的面上，死罪可饒，但卻得……咳咳……咳……咳咳……」

這一次，半絕師太咳嗽得倍加厲害，咳得連站也站不穩，似是搖搖欲墜的樣子。

有此良機，孟中魂自是不肯放過，熟銅棍倏地直刺出去，但卻並不攻向半絕師太要害，只是疾刺她左右雙足！

孟中魂並非棍下留情，而是謹愼行事，唯恐半絕師太佯裝咳嗽引誘自己出手，是以與其一出招就欺身直上硬撼硬拚，倒不如投石問路，先攻半絕師太下盤，要是一擊得手，再行使出殺手招數把這老尼姑解決，也是一樣。

按照常理，孟中魂這一着實在無可厚非，江湖上人心險詐，半絕師太雖是出家人，但這種天天行走江湖，殺人傷敵不計其數的空門高手，更是不可輕視。

但凡事有得必有失，孟中魂爲求穩當，先來一招投石問路，殊不知半絕師太這一陣劇烈咳嗽，絕非做作，倘若孟中魂不顧一切，把握良機驟施殺手招數，半絕師太勢必措手不及，多半立刻就會慘敗倒下！

但孟中魂先攻半絕師太雙足，連環兩棍直刺之下，第一棍落空，第二棍半絕師太再也閃避不了，棍尖「喀」聲重重擊中了脚背！

那「喀」的一聲，是熟銅棍擊碎了脚背的聲音，雖然並不響亮，但卻令人聽得爲之心寒。

孟中魂雖然一擊得手，但卻反而得不償失。

原來半絕師太原本咳嗽得全身顫抖，連站也站立不穩，豈料脚背上給人重重刺了一棍，反而立刻止住了咳，連頭腦也在霎眼間清醒過來！

半絕師太雖有傷病在身，但畢竟是峨嵋派中頂尖高手，功力非同小可，只聽她怒喝一聲，隨即一掌疾拍孟中魂左胸！

在此同時，劉半嶽趁機逃開去，但房子並不十分寬闊，門口又給半絕師太和孟中魂封住，唯有破窗而出，須知他已成爲驚弓之鳥，再也沒有半分鬥心與孟中魂聯手對付半絕師太。

豈料他甫衝破窗子，忽覺右腿給一道大力扯住，竟然有人在這要命關頭，一手抽住他的後腿。

劉半嶽只顧逃命，冷不防除了半絕師太之外，還有人能把自己拑制。

那一抽後腿之力，好不厲害，劉半嶽的身子本已有一大半衝出窗外，但結果還是整個人硬生生給拉了回來，而且還仰面向後仆跌，腦袋直撞向床角！

這一撞之力，倒也非同小可，劉半嶽登時暈倒過去，至於究竟是誰抽他的後腿，自是懵然不知。

孟中魂卻瞧得清清楚楚，把劉半嶽硬生生拉回來的人，正是一直在床上，臉色蒼白看來弱不禁風的怡夢姑娘。

怡夢竟然也是個身懷武藝的會家子！

劉半嶽接二連三大碰釘子，孟中魂雖覺痛快無比，頗有幸災樂禍之意，但半絕師太已緊纏上來，他自己也是自身難保。

半絕師太一掌疾拍孟中魂左胸，掌勢兇悍疾迅異常，孟中魂雖急急閃避，仍然不免給這老尼姑一掌擊中左肩，只聽見「格勒」一聲，孟中魂左肩骨立時被沉重掌力震碎！

孟中魂肩骨折裂之聲方起，房中又響起了陣陣急劇咳嗽之聲，但這次咳嗽的人並非半絕師太，而是怡夢。

原來劉半嶽雖然給她抽拉回來，但她顯然也是大大不妥，眞氣一動之下，臉色變得更是難看。

孟中魂雖然肩骨給半絕師太一掌擊碎，痛徹心脾血氣翻湧，但心底卻是一片雪亮：「他奶奶的，老尼姑傷病甚重，竟躲在青樓治理傷勢，床上那婊子也是武林中人，昔才準是爲老尼姑以內力療傷，眼下老尼姑和臭婊子都只剩下半條賤命，卻還是把『十三飛鷹』之首的劉老兄殺得片甲不留……」

劉半嶽固然是敗局已定，「十三飛鷹」中排名第二的孟中魂也不見得好到什麼地方去，只要半絕師太的攻勢還能持續十招八招，「十三飛鷹」的老大老二，恐怕都是同一命運。

但在方寶玉看來，孟中魂的處境比劉半嶽還要差得多，因爲劉半嶽雖敗，還有人代爲求情，孟中魂若敗在半絕師太掌下，就算給砍開十七八段，也是沒有人理會的。

(未完・一)

上文提要： 押着欽犯的人果然朝着破板門來了，方應看和米蒼穹馬上交換了一個眼色，任勞和任怨也交換了一個手勢，雙方在濃霧中搏鬥，奔向唐寶牛和方恨少的爲首兩人是溫寶和唐七味，劈開枷鎖，釋放兩人，方、唐猝襲唐七味和溫寶，原來方、唐是祥哥兒和歐陽意意冒充欽犯誘劫囚者，早被唐七味和溫寶知悉，反將兩人擊殺……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菜市口佈疑陣　破板門決存亡

多指頭陀像吟詩作對似的分析道：

「王小石如不在菜市口，那只有兩個可能：一，他是不敢來，這個可能很小。二，他是來這兒，這個很可能。」

他是分析給龍八聽。

然而龍八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他只想好好的執行處決：斬掉那姓方的姓唐的人頭就是了，犯不着鬧出如許多事，尤其他不想面對王小石……

還有王小石的石頭！

多指頭陀又揚了揚手，他身邊另一員「頂派」掌門屈完，馬上跟兩名好手策馬而去。

龍八覺得很沒面子，彷彿一切都要聽多指頭陀的部署與調度。

誰教相爺近日極信重這個人。

不過，相爺信任的人，可多着呢！看他能逞多久的威風？看他下場又如何？

比起來，自己可是跟隨相爺多年了，但依然寵信不倒，且愈來愈紅，官越做越大呢！

這頭陀，哼，怎能比！且看他能囂狂多久！

他心中對多指頭陀頗爲不忿，但對以七星陣法盯住方恨少、唐寶牛的那七個人，卻心中驚懼，態度恭敬。

那七個人抱劍而立，各佔方位，紋風不動。

不，應該說是六個站着的人。

因爲其中一個人，並不是站着。

而是躺着。

不僅是躺着，還簡直好像已睡着了。

他很年輕。

膚色很黑，雙耳卻反。

一雙眼睛頗有野性，而今卻闔了起來，幾綹散髮飄到眉下眼那兒，很飄逸。

龍八知道這人是惹不得的。

事實上，這七人都惹不得。

這七人正是「七絕神劍」：

劍神溫火滾、劍仙吳奮鬥、劍鬼余厭倦、劍魔梁傷心、劍妖孫憶舊、劍怪何難過，以及那正像在「睡覺」的人：

「劍」罷睡覺。

他手上根本沒有「劍」。

他們隊伍一旦在「回春堂」前停下來之後，這七人就一直沒有動過：只要這七人在這兒，只怕正如蔡京所說：「要救走這兩個逆賊的人，只怕都難救出來！」

雖然相爺的話不一定都可信，但龍八看到他們，心裏可踏實多了。

於是他向多指頭陀（雖然他心裏極討厭事事問人，但他更懂得一個道理：凡是相爺寵誰，他就附和、遷就、阿諛，管這人能威風得了幾天！俟他沉下去的時候，他就一腳蹴死他！）詢問：「可以斫頭了嗎？」

多指頭陀看着他左手斷掉的尾指，若有所思的道：「是時候了。」

然後，他又補充了一句，「不妨先解開他們身上的穴道。」

龍八咧嘴一笑道：「大師眞是宅心仁厚，死了也不想他們變啞巴鬼。」

多指頭陀又在看他右手斷剩的半截無名指，幽幽的道：「不讓他們罵罵，誰知道他們就是貨眞價實的方恨少、唐寶牛？」

龍八向身後的一名像一座門神般的大漢點了點頭，「好吧，咱們就且『驗明正身』吧！」

那大漢先行去拍開了方恨少身上的穴道。

方恨少仍在囚車裡。

那門神般的大漢並沒打開囚車。

他這才拍開方恨少被封的穴道，轉身行向唐寶牛，還未來得及出手解唐寶牛的穴道，已聽方恨少一輪急矢快弩的咒罵道：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喜歡殺人的君主才能一統天下。你們曉箇什麼？只會殺人滅口！殺人就能唬人麼？強權難服豪傑心！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你們為虎作伥，所謂狠無伥不行，虎無伥不噬，只是一羣禽獸不如的馬屁精！我不怕死，我只怕我死了之後讓你們這干猪狗不如的東西得勢稱心！」

他一氣呵成的罵了下去，本來還中氣十足待續下去的，但卻半途殺出了個「程咬金」：

「我操你那個龜孫子、狗雜種，我唇亡你個齒寒，我去你個屍橫遍野、剷草除根……大爺唐巨俠寶牛公子你們都敢在太多白虎青龍朱雀上動土煽火，我做鬼，不，當神成仙也會找你們一個個兔崽子宰了吃！」

這人自己「指明道姓」，說明自己就是唐寶牛，而且穴道一旦得解便開罵，一罵，便佔盡搶光了方恨少的話鋒。

他們都給封住了啞穴，彆久了沒罵人，一開口自然滔滔不絕，一如長江大河，不止不休。

那門神般的大漢怒叱了一聲，就像一道霹靂，在霧中炸開。

「住口！」

唐寶牛和方恨少果眞住了口。

但只是一下子。

一下子有多久？

大概是手指彈的那麼兩次時間。

然後，兩人都開口說話了。

而且居然同時一起異口同聲的說一樣的話：

「要我們住口很容易——動手吧！」

這句話一說完，又各自罵各自的。

唐寶牛罵的話更是難聽。

其中大部份粗話還是他自己創造、發明的。

方恨少罵的雖文縐縐，但十分刺骨。

他所引的句子，有時似通非通，尤其是這樣，所以聽來更覺錐心刺骨。

龍八嗆然拔劍，劍作龍吟，他自己也作勢長嘯：

「看來，該要他們眞的住口了。」

他打算不開枷鎖，不把欽犯自囚車開釋跪地，就這樣用利劍斬掉兩人的頭顱。

* * *

龍八要親自砍掉唐寶牛和方恨少的頭，因爲他極討厭這兩個自以爲既忠且義、嘴裏不說半句屈服、認栽的傢伙！

同時，他也覺得能手刃打過皇上和相爺的逆賊，那是一件與有榮焉的事——說不定，他爲青史上也記載這一筆：膽大包天竟敢欺君逆上的兩個狗賊，乃死於神勇威武的龍八大爺龍天樓的劍下！

想想，那該是多有意義的事啊！所以龍八要爭着搶這個功。

立這個功。

只要不打開囚車枷鎖，這兩個窮兇極惡的東西，就決奈何不了他們，自己也絕對安全。

只有在絕對安全的位置上，他才會如此一劍當先。

多指頭陀在旁斜乜着他，彷彿頗爲「欣賞」，他這個「英勇」舉措。

這回，你可知道我龍八的豪情勇色了吧！

龍八在將揮劍砍兩個全不能動彈的人頭時，在劍風劃過晨霧時這樣得意洋洋的思忖着。

他那一劍砍下去，眼看兩顆義烈好漢的腦袋，就要身首異處。

就在這時，有人大喊：

「劍下留頭！」

只聞一陣馬蹄急響，一人騎在馬背上，急馳而來，整個人已幾乎跟馬連成一起，背上晃亮着一把雪亮的但崩破了幾個缺口的大刀。

龍八停住了劍，凜然有威的眉目肅了肅，嘿聲道：

「這回小侯爺連『八大刀王』之一也出動來給我報訊了。」

話未說完，已聽有人驚呼急叫，此起彼落：

「你不是……」

「快停下來！」

「截住他！」

「你是誰？」

「來者何人……」

待驚覺時，那人單騎已衝進陣中，已十分接近囚車處。

那人背上晃亮的刀已亮到了手上，刀揮處、刀光過處，血光暴現，阻截的人紛紛讓出了一個缺口。他對包圍他的人出刀動手之後，大家才發現他戴着精巧的面具。

那七名劍手依然冷視全場，紋風不動。

龍八這才意會不妙，「嗄」了一聲，多指頭陀卻悠閒的道：

「要來的，終於來了。」

那門神般的大漢正是「開闔神君」司空殘廢，他只看了一眼，冷哼道：「來的只是『破山刀客』銀盛雪。」

這時候，銀盛雪一人一騎，已爲「天盟盟主」張初放和「落英山莊」莊主葉博識截住交手，但破板門各處傳來喊殺戰鼓之聲如驚濤裂岸，進迫而來。

多指頭陀短髮倒立如戟，神情却依然悠閒道：「來了一個，還怕別的不來麼！」

龍八見勢不妙，劍作龍吟，破空橫斬，怒叱：

「管他來的是誰！我先宰了這兩個狂徒，看他們救箇屁！」

一劍劃破晨霧，先斬唐頭，再削方首！

* * *

「殺不得！」

轟隆一聲，暗器、兵器、箭矢，合起來不少於七十三種，奪命的利器一起也一齊攻向龍八！

攻襲突如其來！

攻襲來自——

回春堂！

* * *

回春堂緊閉的店門倒了、塌了。

裡面匿伏着的高手一湧而出！

負責發射暗器部隊的是「發黨」的管家唐一獨，領導放箭的是「袋袋平安」龍吐珠，帶領大伙兒刃濺出血沫的是「丈八劍」洛五霞……

他們一直都藏身在「回春堂」內（好像早已料定龍八人馬定會在此地處決方恨少、唐寶牛一般），就等這一劍猝然出擊！

他們都戴着各種各式的面具。

不過目的都一樣：

一致。

出手的目的是爲了：救唐寶牛和方恨少。

戴上面具的原因是爲了：

不讓軍方認出他們來。

如果再進一步推究下去：

爲什麼不讓官方認出誰是誰？

那當然是因爲他們仍要在京裏混下去。

至於：爲什麼他們偏還要在京城裏混下去，爲何不暫時逃出一陣子、避避風頭再說呢？

那是因爲：

他們還要撐持大局。

不管是金風細雨樓、象鼻塔、發夢二黨還是天機組的局面，他們都要勉力維持；他們要是都撐不下去，偌大的京華武林，都得拱手讓給蔡京、有橋集團、六分半堂這些人爲所欲爲，而全沒人制裁、對抗了。

* * *

他們全部衝殺過來如狠似虎，這般陣仗，龍八大爺豈止大驚，別說砍人頭了，嚇得幾乎連寶劍都丟了，急忙撩裾拔足就跑。

他一退，原已磨刀霍霍，蓄勢以待的「浸派」（掌門蔡炒）、「哀派」（首領余再來）、「服派」（頭領馬高言）、「海派」（老大言衷虛）連同隨行的禁軍官兵一起率領他們的門人子弟，迎擊自「回春堂」衝出來的人！

他們硬是要守住防線，不讓劫法場的人救走唐寶牛、方恨少！

可是守得住嗎？

守不住的！

* * *

事實上，禁軍與官兵一見蜂湧狂飆而至的劫囚者的聲勢和殺法，可把他們嚇傻了。

因爲這些人眞的是在械鬥。

而且是肉搏。

甚至不要命。

這種純粹街頭械戰的打法，不講姿勢，不理招式，甚至連是否可以取勝都不重要，只以打倒對方，殺了敵人爲首要唯一目標。

這跟在皇城裡慣養慣食的蔡京部隊一般軍訓情形，大是有別；至於向來只有外厲內荏，只會欺民凌弱的官兵，就更是沒「見識」過這等場面了。

其中衝過來，衝了過來的爲首兩人，看他們已白髮蒼蒼，定必已上了年紀，身形應是一男一女，但形同瘋虎，一上來只要近身的，不是給男的空手撕裂，就是給女的揮舞虎頭龍身拐杖擊倒。

這兩人一上陣，官兵禁軍就如同摧枯拉朽，只十六劍派的人還能勉強擋住一陣子。

除了一個人。

這是一個年輕人。

粗眉。

大眼。

這青年一直用一塊乾淨的純白色濕毛巾抹臉。

他一面揩臉上的汗，一面向前走。

他前面正是那一大羣向外衝湧而至、戴着面具的劫囚悍敵。

他好像渾然不知。

他只顧抹臉。

一面前行。

一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反其道而行的樣子，直行義無反顧的走去。

他彷彿就當前面沒有人。

* * *

他前面當然有人。

但誰都不能挨近這個人。

因爲挨不近去。

一靠近他的人（不管有沒有對他動手），都倒了下去。

他一直都用左手抹臉。

他右手一直都閒着。

也空着。

只見他的手右掌發出一種七彩斑爛的淡紫色，然後在別人一挨近他的刹瞬之間，他的手（尤其肘部）彷彿動了那麼一下子，那種反應好像已不是一般人的反應，也不是學武高手的反應，而是一種在傳說裡：「一羽不能加，一蠅不能落，一觸即有所應」的境界，完全像是心意一動，丹田之氣就立即爆炸般的發出了內勁，已經把來敵擊倒、消滅。

所以他繼續前行，也沒理會什麼，也不大理會別人對他怎樣。

他逕自前行，步十數，已站在「回春堂」的正中，找了一張椅子向着大街正中央的位置，便大刺刺的坐了下去。

他依然用濕布揩臉。

大力的揩。

不過，從他從行刑隊中、龍八身旁長身而出，一直走入「回春堂」裡，坐了下來，倒在他彩紫光華掌下的人，至少也有十六人。他的衣衫、白巾，都染紅了。

當他走入回春堂時，堂裡的雄豪全已掠了出去。

他們都旨在救方恨少、唐寶牛。

然而唐、方二人看到這種情形，直着嗓子大喊不已：

「要小心！」

「別惹他！」

「這小王八正是驚濤公子吳其榮！」

那年輕人把白濕巾徐徐抹了下來，露出了：

一雙濃眉。

一對星目。

還有笑容。

牙齒細而白，就像是兩錠銀子擱在口裡。

只是，唐寶牛和方恨少這麼一喊，至少有四名「劫囚」的高手，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這老是不停抹臉的年輕高手身上。

一個是率領這次「破板門」「劫囚行動」「發黨」方面羣豪的「一葉驚秋」花枯發。

他知道「驚濤先生」不好惹。

但一定要有人制住他，至少，也得纏住他。

他是這次「劫囚」行動「破板門」方面的三大領袖之一，他一定要有所行動，他別無選擇。

另兩人就是那如狠似虎的男女長者。

他們當然就是：

「不丁不八」。

陳不丁。

馮不八。

他們兩人自從上次在花枯發壽宴受辱以來（參閱「一怒拔劍」），對蔡京、龍八、刑部、白愁飛等派系的人，已可謂恨之入骨，這次他們一聽是次行動是劫救方恨少、唐寶牛（尤其是他們當日受制之時，也欠下方恨少搶救的人情），立即放下一切，毅然參加，他們旨在爲雪當日的仇辱——他們只恨昨夜誅白愁飛之役，花枯發怎地沒通知他們不能適逢其會，格殺那姓白的狗雜種！

他們夫婦當然知道吳其榮是「當世六大高手」之一，惹不得。

但他們一向最喜歡去惹不可惹的人。

他們會這樣想，除了因爲他們悍強、任性、好鬥的性子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武林輩份高，凡有重大的武鬥，理應卸不下肩膊。

還有一人，却不如是。

他在武林中算不上有什麼地位。

他的武功好像也不太高（雖然他自己似乎並不知道）。

哦，對不起，不是他，是「她」。

「她」一上陣亮相，只見一刀溫柔得十分凌厲，凌厲得相當溫柔的刀光揮了下來，刀未到，她已戟指「驚濤先生」吳其榮大罵道：

「你這算什麼？成天抹臉，沒面目做人乎？戴上人皮面具怕穿崩麼？讓本小姐好好拆掉你的假面具，看看你的眞面目！」

這些人裡，沒戴上面具，或全無青布蒙面的，就她一個。

因爲她「大小姐」不肯戴，也不認爲有什麼好遮掩的。

大家都拿她沒辦法。

遇上了她，誰也沒她辦法。

* * *

除了這四大高手，轉而回到回春堂，合擊吳驚濤之外，其他高手，都在一名緋巾蒙面但腰窈窕（因而可以肯定是女子）的高手破陣衝破之下，繼續衝殺向方恨少與唐寶牛這兒來。

龍八臉色鐵青，眼色却已急出了臉，他向仍在沉醉於自己斷指中的多指頭陀催促道：「大師，該出手了吧？」

他不只指的是多指頭陀，也在

奇怪「七絕神劍」怎麼個個都成了泥塑的，在這喊殺連天的要害關頭，好像個個都不聞不問，事不關己，己不關心似的。

這樣的話，請他們來幹什麼？比隻狗都不如！

「你別緊張，他們跟菜市口那兒的方應看小侯爺、米蒼穹米公公一樣，是用來對付一個人的。」多指頭陀又伸出了他的左手食指，放到他肥厚的唇邊晃了晃，「你放心，好戲總在後頭，洒家不相信那個人就忍得住不來這一趟。」

這時候，霧仍未散去，但血已開始染紅了破板門。

* * *

破板門這兒，菜市口那兒，全起了血戰，全為了要救方唐二人，且全都在等一個人——

王小石啊王小石，你在那裡？

在「別野別墅」裏坐鎮的蔡京，心裏也正好在問這一句話。

當然，他要王小石出來，他要迫王小石出現，卻不懷好意。

不久前，「托派」負責人黎井塘與兩名手下飛騎入別墅，表示那干亂賊匪黨眞的以為方恨少和唐寶牛是押往菜市口斬首，所以已經動手救人了。

好極了，只怕他們不來！

來了就走不了了！

他早已胸有成竹，分派人手，既來了就決不放過，務要一網打盡。

再說，他也向來是個斬草除根、除惡務盡的人。

但他還是很有點不滿意。

因為有一個他最注重的人，還沒有出現：

王小石！

* * *

只要王小石未來，那一切部署，都沒了意思！

就像畫龍而忘了點睛。

他費了那麼多的工夫，花了那麼大的勁兒，為的就是把這個時來風送騰王閣，時勢造英雄，身兼「象鼻塔」塔主和「金風細雨樓」樓主的王小石，一舉成擒，擒不了，就當即殺了，總不成讓他連「六分半堂」總堂主和「迷天七聖盟」總盟主都當上了時才剷除他吧！

可是他還沒來。

他仍沒出現。

蔡京覺得很遺憾。

簡直還是若有所失。

直至「頂派」領頭的屈完，又帶兩名心腹弓箭手打馬趕至。

* * *

果然，那干亂匪盜寇也不易誑，另一撥人跟踪到破板門，還前仆後繼的去救唐方二人！

可是……

不過……

王小石竟然還沒有現身！

這怎可以？

那還了得？

這倒意料之外！

* * *

雖然一切盡在他掌握之中：「今日那股匪寇就算不全軍覆滅，至少也得元氣大傷……要是皇上今日批下把大內高手任他調度，他還可擔保殺得一個不剩：就是那諸葛老王八先行啟奏聖上，賣了不知什麼樣兒的乖，居然使皇上龍顏大悅，批了他的奏本，一個大內高手也不許遣派，連禁軍中的親兵和御前侍衛，也不許他派出皇宮，使他只好盡遣自己軍中親信和京師武林中的實力，實行以綠林人物對付江湖幫會，他自己也得坐鎮較接近破板門和菜市口等地的「別野別墅」，第一時間收集戰情，便於策劃分派，調兵遣將。

他已穩操勝券。

但他一向老奸巨猾，雖已勝券在握，但並沒有因此得意忘形。

他反而加倍小心。

他一早着人監視諸葛先生。

那諸葛老鬼好像準備賴在皇宮裡不出來了。

（好在皇宮裡也有我的心腹，再說，皇上也寵着我、厭着他，諒他也搞不出什麼個龍騰虎躍來！）

這一次，他要京城各路豪傑好好看一看他的霹靂手段！

* * *

不過，他的霹靂手段仍未施展，那幾個給那些傖夫俗子村夫愚婦們奉為「霹靂神捕」的四隻諸葛小花所豢養的走狗，似有所異動。

今日未破曉前，他們在發生所謂「王小石狙擊諸葛先生」事件之後，便離開了「神侯府」。

蔡京當然不會認為他們這幾個傢伙是出動去抓拿王小石的。

可他也沒想到：這四人竟會明目張膽的來了「別野別墅」附近。

難道他們敢與自己直接交鋒？

他們竟敢目無王法得連一國之相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麼？

就算他們豁出來要鬧事，但一向老謀深算的諸葛正我會讓他門下四最得意的徒弟一次過把他的政治本錢耗盡麼？

不可能。

那他們所為何事而來？

蔡京早有防範，亦佈好了局。

他一早吩咐自己四個兒子：蔡儵、蔡絛、蔡翛、蔡鞗，一對一各纏住一名捕，表面上是請教公事，事際上，只要四捕一有異舉，便可馬上知悉，四捕想要玩什麼把戲，就算化裝易容，也撇不開他的四個孩子；他這四個兒子不見得是什麼乘風破浪、翻天覆地的人物，但只要一個把住一個，便等於廢了四大

名捕，那就是大起作用了。

他諒他的四個兒子也不會有遭人殺害挾持之危——他們若在冷血、無情、鐵手、追命身邊出了事，四大名捕還能在江湖上混嗎？八百個罪名他都栽得上去了。

他只仍是不明白：四大名捕今晨那兒不在的，偏要來他坐鎮的這兒一帶！

動機是……

理由是……

他一時也想不出來。

* * *

他想不出來的還有王小石的動向。

他已安排「菜市口」一陣中以米蒼穹和方應看「釘死」王小石。

假如王小石出現於菜市口，米、方、王三人便得決一死戰。

這一戰無論誰死，對他都一樣有利。

所以他只運籌帷幄，任由他人決死千里。

如果王小石現身破板門，七絕神劍、多指頭陀和驚濤先生都正候着他呢！

他在「破板門」那兒佈了較多的高手，主要是因為他曾跟王小石朝過面，交過手；他知道王小石雖然年輕、溫馴、品純、但並不易誑，絕不易受騙。

他不相信王小石會把自己的實力消耗在「菜市口」那兒。

只有「破板門」才眞的有人犯：唐寶牛、方恨少——這兩人已成了他手上的「餌」。

想到這兒，他不禁很有些志得意滿。

看來，他不但在政權政爭上把敵手一一鬥倒，到而今滿朝幾乎鮮有人（除了諸葛這老王八！）能與他為敵，連武林豪傑，綠林英雄，在他手上，也照樣任意戲弄，縱控自如。

他得意起來，便張開了口，仰首喫了一粒葡萄。

* * *

當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這種時候，這種方式吃得了葡萄的。

蔡京卻能。

而且，除了葡萄之外，桌上有的是奇餚異果、山珍海味。

而且，餵他的是美女。

他的妾侍。

不是一個，今日在他身邊的，就有三個。另外還有十二個正在曼妙的奏樂跳舞，只怕遲早都會成了他妾侍或情婦。

除了這一個，還有他特別鍾愛的一個女兒：蔡璇。

就算在這種玩樂的時候，他也防範深嚴，除了別墅裡遍佈高手之外，他身邊還有兩個「數字」，只要這兩個「數字」所代表的人在身邊，就萬夫莫當，千軍萬馬，亦無足懼。

其中一人瘦瘦長長，陰陰寒寒，彷彿是鬼魂而不是眞的人。

這人雖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的包袱：他包袱裡是當今之世最可怕的兵器，但誰也見過那是件什麼兵器。

看過他打開包袱的人都已經說不出那是什麼，而且已永遠都說不出話來。

他就是「天下第七」。

* * *

公孫十二公公曾笑謂：「天下第七的可怕，是在他肯自認是『天下第七』。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反而不可怕，因為那只是不自量力、無知之輩，但眞的經過精密估計，能排到當今天下第『七』的人，試想，天底下只在六人之後，這種人實在可怕。」

不過，當時大石公卻有補充：「天下第七固然可怕，但一爺更惹不得。」

「一爺」是誰？

一爺是御前帶刀侍衛的領頭。

他帶的是什麼刀？

一把很長，很長，很長……的刀。

足有十七尺八寸長。

他穿藍袍。

藍得閃亮。

臉很紅。

眼很瞇。

鼻很勾。

眉如火。

他的人很安靜。

頭髮很長。

他抱着刀盤膝而坐，但常又作傲慢無禮的呵欠，居然在蔡京面前，也敢如此。

他是蔡京身邊另一個「數字」：人稱「一爺」而不名之。

他雖給人稱為「爺」，但其實年齡卻只怕三十五不到，而且樣貌還要遠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只不過，仍讓人稍覺他「太安靜了一些。」

* * *

老實說，有一爺和天下第七都在這兒護着，蔡京還怕什麼？還用得着躭心什麼？

就算四大名捕一齊捨命衝了進來，他都不必驚起變色呢！

你說呢？

* * *

葡萄。

醇酒。

美人。

高手。

這些全都在蔡京身前，垂手可得。

他背後是牆。

牆上雕着一條栩栩如生的龍，

張牙舞爪，雙目還鑲着紅寶石，漾出血色的異芒。

這對蔡京而言，是一種權力的象徵，也是一項殊榮：

不是人人都可以把一條代表九五之尊的龍像就擺在自己座椅之後的石壁上的，那還是趙佶特別恩寵他，還親下詔叫人到自己住處來雕上去的，以示推愛至深。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想見蔡京在趙佶面前多麼紅！

蔡京當然爲自己能受到皇帝的寵信而得意極了，但他趾高氣揚得十分小心翼翼，他常先聲奪人的打擊政敵，使人錯覺以爲皇帝和朝廷文武百官必然支持他那一邊，以致不遺餘力的跟他一齊致政敵於死地，從今便同一陣線，再無退路。

然而在皇帝跟前，他就十分謙卑恭順，偶爾還做些小動作，故顯魯直，使趙佶還常笑他：「蔡卿實在太耿直了，難怪常受羣小所誣。」他的手下常在民間作威作福，藉建造以他爲神的「九千歲廟」而剝削斂財，一旦有人膽敢(也千辛萬苦的)告到皇帝那兒去，但早給他哭訴並曲解成：「臣爲聖上建長生祠而遭刁民貪官所嫉。」反而贏得皇帝嘉獎，把彈劾者交予他治罪。

蔡京也寫得好一手書法，花鳥工筆也有出色造詣，但在趙佶面前，他常自貶身價，因深知皇帝好勝心强，故亦非一味阿諛，有時欲擒故縱，以退爲進，使皇帝對他種種唱做俱佳的表演，信以爲眞，對他更加顧恤信寵。

例如有一次，蔡京微醺狂書：「朝天帖」，竟誇口說是：「縱非天下第一帖，也當無人能及。」及至他興高采烈，携帖入宮呈趙佶雅正之際，驀見御書房竟著有「天朝」二字，他竟呆立當堂，整三個時辰不言不語，后侍監揹藥摩穴兼强灌薑湯，他才喃喃自語：「好書妙法，那是天筆妙法，非我輩所能企及。」重覆此語，逾一時辰，狀若半痴。

趙佶聞訊，不禁莞爾，親請樹大風爲他灌醒神藥，勸他，書畫講究天份火候，不必對藝術境界追求太過執着。這位養尊處優的九五之尊當然不知，他身邊的人早已暗中通知蔡京：皇上已書「天朝」二字，且甚有得色，自語：只怕其中筆力妙處，無人識彷。蔡京聽罷，便演上這一場好戲，也不到趙佶不信以爲眞，不引蔡京爲知音。

這一幢龍牆，便是趙佶一高興就着御匠替他建造的。

蔡京每有飲宴，從來不肯背向門口而坐。他必要背倚牆、柱或厚重之物，面對出入甬道，對往來人事可一覽無遺，始肯安座。

他而今便是這樣。

儘管他已派遣出多名高手對付京師中的武林人物，但他身邊仍有一流高手匡護；但就是這樣，在聽歌賞舞飲酒擁美的時候，他仍背靠牆而坐，不改其習。

他呷了一口酒，笑問：「你們說說看：王小石會不會落網？」

一爺道：「他若來了就得落網！」

蔡京道：「那麼，他會不會來呢？」

他不知道方應看不久前也向米公公問過同一問題，但兩人身份不同，問法也很不一樣。

蔡璇說：「我看他才不敢來。」

一爺說：「他若不來，他的兄弟都出動救人，他這輩子都當不了好漢了。」

蔡京轉首問天下第七：「你說呢？」

天下第七只說了一個字：「會。」

蔡京聞了聞酒香，又聞了聞身畔的女人香，居然還捏了捏自己女兒蔡璇的盛臀，說：「我也是這樣想，他是不會不來的，王小石是輸不下這口氣的。」

天下第七始終站着，站在蔡京左側五尺之遙，像一道影子，始終沒坐下來。

他說：「他是會來的，只不過，不知道他是怎麼來？去那裏？」

蔡京似乎很有點感慨的說：「王小石看來天眞，但委實工於心計；貌甚淳樸，但委實機詐狡獪。他倒甚似一人。」

一爺哼聲道：「方小侯？」

蔡京不置可否，只說：「方應看看來可比他更謙讓恭順。」

這時，外邊有人通傳：

葉博識已領「神油爺爺」葉雲滅趕到了！

「好吔，他來了，」蔡京顯得有些微亢奮，「快請。」

*　*　*

葉雲滅的年紀實在不算太大，長髮白靴，但白色靴子因過於陳舊已呈灰色，髮頂已略光禿。

他的唇拗成「凹」字，顯示出他堅決而孤絕的個性，眼裏常在經意與不經意間都殺氣大露，一眼便可看出他是那種不知收斂爲何物的人。

他一路走進來，走近來，對一爺和天下第七，都顯露了倨傲的態度。

對其他的人——就算是那些載歌載舞的美女——他正眼也不看。但往邪裏看去，他的眼神又像在斜着打量每一個人，尤其是女子。

連對蔡京，也十分詭然。單看他的樣子，也不知道是對蔡京恭敬還是藐視。

他簡直像是一張繃緊了的弓，拉滿了的弩一般的走了進來。

他精神、氣勢都十足，而且精氣、鋒芒直迫人前，每一步都像直搗黃龍，每一次顧盼都展現了威風和殺氣，每一舉手投足都好比一個奏樂的大師恰到好處的爲他的音樂打下了拍子。

他虎虎有威。

他有氣勢。

他定。

當他走近，他的子侯葉博識正要開口，蔡京却已經笑着說了一句話：

「你太不自然了！」

這句話，「轟」的一聲，猶如一記霹靂雷電，正好擊在葉神油的腦門上！

*　*　*

葉雲滅躋身於「當世六大高手」中決非浪得虛名之輩。

他早年曾苦練內功，但並沒有出色的成就，加上先天的內息氣弱，而且他又是個十分沒耐性的人，無論他再怎麼苦修，也無法成爲內功頂尖高手，只有頽然放棄。

他改而習刀法。

可惜，他在刀法上欠缺了的是天份，刀法練得再熟練，跟一級刀法名家相比，始終差了一截，所以他又中途放棄。

這一次，他改習槍。可是他的體形、骨格，根本就不適合練槍。他練了三年槍法，什麼槍都練遍了，有一次適逢其會，得以目睹諸葛先生使了一套「驚艷槍」，看了他的「驚艷」之後，換來的是絕對的頽唐。

從此他再也不練槍。

這時候，他以爲自己這輩子再也無法在武功上「出人頭地」了：他可不甘厠身於二、三流高手的行列中——這樣子的「高手」，多一個少一個有什麼關係？有他、沒他、又如何？

他可不願當無名小卒。

所以他這回改而讀書。

苦讀。

可惜他也一樣不是讀書的料子，讀了七、八年，只能讀，不能悟，他終於知道自己再讀下去，別說也比不上眞正的讀書人，甚至這七八年的苦功加起來，還比不上自己去練一年的劍，所以，他又讀書不成，而且眞的改而去學劍。

他眞的練劍，而且不是練了一年的劍，而是一練就練了三年。

這時候，光陰荏苒，歲月蹉跎，他亦已屆中年了，江湖上他的名字不算響亮，武林中也沒他一席之地。

他希望從劍法上熬出頭來，要不然，就一輩子出不了頭了。

可是，練了六年，他已可以斷定，他這一輩子，在劍法的修爲上，他是不可能會有大成的了。

不過，這一次，他反而並沒有絕望。

因爲他發覺了一件事：

他的劍法雖學不好，但却在無意中發現，他在掌功上却很有天份！

本來，他在掌法上極可能會有極大成就——如果他不是不幸遇上「驚濤先生」吳其榮的話！

吳其榮比他年輕。

年輕人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氣盛。

吳其榮練的掌法，不同於各家各派，據說，他練武的地方，是一個奇大奇異的山洞，洞裡佈滿了紫色的水晶靈石。

晶石是一種奇石，也是一種靈石，它沉積在地底裡，至少要經過億萬年以上經過幾次大爆炸地形的整合後才能形成，而且還得要再經過以億數年月的地殼變動才能成型。它有一種神秘的力量，甚至還有多種特異的功能，故而，被列爲「佛門七寶」之一，而吳其榮就是在這神奇的境地中創練他的掌法。

是以，他的掌法不同於一般門派的掌功，却能冠絕同儕。

他的掌法有五重境界：

第一層，他的掌法會發出色彩來：其中以閃耀出七彩斑爛的紫色爲最高段。

第二層，他的掌法會發出聲音來，而且是宛如音樂的音調，令人迷醉，非常好聽。

第三層，他的掌法會散發出香味，敵人聞之，心馳神搖，很容易便爲他所趁，但他本身却並沒有發放任何迷香之類刺激嗅覺的事物。對方只覺飄來陣陣幽香，香味愈濃，死得愈速。跟他交手的人，不但是四肢在交戰，連舌頭味蕾，也感到特殊刺激的味道，甜酸苦辣，兼而有之。

最後一層，是給他的掌法擊中或接觸過的人，都有一種「欲仙欲死」的震動，然後在一陣子「快活過神仙」的感覺後，便眞正的「死」了。

由於他的掌法自成一家，天下正宗的掌法高手，連同修練邪派掌功有成的人，都藐視他的成就，要跟他一較高下。

吳其榮當然接受。反正，他們不來找他，他也會找他們。

「一較高下」的結局往往是：

他高，他們下。

有的人要是找驚濤先生是「一決生死」，那結果更明顯：

他生。

敵手死。

（未完・四）

上文提要：白大娘的香香館被于阿坤燒毀了，銀子也沒有了，只好帶領手下去惡水灘，路經莫家寨，抓住莫大山逼問銀子藏於何處……于阿坤見白大娘殺害無辜婦孺，遽用飛刀殺死歐太北，打開莫家寨寨門，讓戴山率人搶救莫家寨人，白大娘又碰見于阿坤，勢要殺死他爲兒子報仇，于阿坤引她出寨，兩人便在寨牆上追殺……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飛刀小祖宗

文・辛可　圖・士飛



飛刀中穴惡人儍　略施小計獲書信

于阿坤忽地兩石頭擊出手，人也到了白大娘的頭頂上，只見他在空中擰腰挺身，一個鷂子大翻身，兩點寒芒已快如流星般上了白大娘的身！

「啊……」

白大娘的叫聲可眞長，她坐地未站起，右手砍刀盡在頭上掄砍不已！

于阿坤落在兩丈外，他嘻嘻哈哈的道：「挨刀的滋味如何？」

白大娘砍刀橫在胸，左腿一撐又站起來，她痛得雙目噴火，大罵道：「個小雜種，老娘上你的當了！」

于阿坤兩把飛刀空中發，第一刀扎中白大娘的左肩井，一條手臂已抬不起來，另一刀插在白大娘的右膝上，痛得白大娘直哆嗦！

一把迷魂散便在這時候無力的落在地上，看得于阿坤心驚肉跳，道：「哇！妳果然又想用這玩意了！」

白大娘彈起左腿又要揮刀上。

于阿坤怒吼一聲，道：「白大娘，于阿坤不殺受傷之人，妳已經不夠資格同本小祖宗鬥了！」

白大娘咧著大嘴怒罵：「老娘非宰了你這小畜牲！」

于阿坤怒道：「再不知進退，妳這一輩子也回不了惡水灘！」

白大娘一怔，聽出于阿坤話出有因，便沉聲道：「老娘的腿已廢了一條，你小子會放我走？」

于阿坤道：「如果抛刀跪地求饒，妳或許有希望活命，白大娘，妳自己琢磨吧！」

便在這時候，寨內忽見燈球火把齊亮，有人高聲大叫：「快找找看，還有沒有活的？」

于阿坤又是一聲笑，道：「唔，大概妳的人全數完蛋了，慘哉女人王！」

白大娘叱道：「全被你這小畜牲壞了老娘的大事，小子啊，你爲什麼盡找我白大娘的痲煩？」

于阿坤面皮一緊，「白大娘，說給你聽也無妨，小祖宗我便是于玄的小孫兒，白大娘，于玄你聽過嗎？」

白大娘一驚，道：「二十多年前在商縣當知縣的那個殺人官于玄？」

于阿坤重重點頭，道：「不錯，當年我爺爺于玄當的是商縣的知縣官，他吃的是俸祿，拿的是朝廷銀子。

「他當然要爲一方百姓幹活，殺幾個盜匪以安鄉里，他有什麼不對？你們竟然仇恨記了二十年，千方百計找他的人要報仇……」

于阿坤話未完。

白大娘已喝叱，道：「小鬼頭，你得了吧！」

她似是忘了眼前的處境，立刻戟指于阿坤又道：「小子，你那狗屎爺爺于玄，一心求表現，目的還不是想做官。

「他做他的官也就罷了，合著他看準了惡水灘，請了個能人把我們的大哥鐵成金與李三娘逮了去。

「小子啊，我那鐵嫂子身懷有孕，過了秋後就要生，可你那該死的爺爺不通情，秋決一到便行刑，小子啊，我問你，我鐵嫂肚子裡的孩子有罪？」

于阿坤一瞪眼，未及開口！

白大娘又道：「官場上有句話，天理、國法和人情，你爺爺把事情做絕了，他會指著我鐵嫂的肚子冷冷笑，說肚子裡必也是個小强盜，嘿嘿……」

于阿坤道：「就算我爺爺不應該，這關我爹娘一家什麼事？我爺爺早死了，有道是人死不記仇，是非一筆勾，你們不該還要把我爹娘宰，那夜若非我在外苦練功，娘的，只怕我也完蛋翹！」

白大娘冷冷道：「老娘問你，父債誰還？」

于阿坤怒道：「狗屁的父債子還，我爹又沒有做縣官，以我看，你們是氣過了頭，殺紅了眼，一羣混帳王八蛋！」

白大娘道：「這次老娘回去惡水灘，陶大哥說起大皇莊，他們發現留下來的石大力死在附近山坳裡，個小子，石大力可是你打死的？」

于阿坤想起大皇莊被火燒的時候，自己拚命跑回來，正遇到個大漢，那個大漢曾在表演的時候，一肩擔著個大竹竿，兩個女子便在竹竿兩端騰躍著，大漢把自己騙到後山裡，取刀就要殺人。

若非學得幾手功夫，自己怕是死在大皇莊了！

一念及此，于阿坤冷冷道：「你們猜對了，那傢伙確實死在我的鐵拳下！」

于阿坤道：「陶大哥說得對，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留下你小子，老娘我首當其衝！」

于阿坤嘿嘿笑道：「現在，我們似乎都明白了，一切事情的由來，白大娘，我們言歸正傳吧！」

白大娘叱道：「什麼言歸正傳？」

于阿坤道：「難道妳兒子，加上一個姓歐的，他們沒有告訴妳，我于阿坤的作風？」

白大娘怒道：「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輩，你他娘的還有什麼好作風？」

于阿坤道：「那個從他娘胎出來就赫赫有名，什麼英雄豪傑不是由小做大？有道是英雄創造時勢，白大娘，我于阿坤就是這種人，所以我要樹立權威，便得建立起自己的作風！」

白大娘道：「你的作風是什麼？」

于阿坤伸手一攤，道：「銀子呀！」

白大娘咬牙切齒的道：「說了半天你想敲詐？」

于阿坤道：「什麼叫敲詐？我爲什麼不去敲詐莫家寨？又爲什麼不去訛詐戴家人？」

白大娘怒道：「于阿坤，要銀子沒有，老命倒是一條，你看著辦吧！」

于阿坤雙手一拍，笑道：「好，這可是妳說的，那麼你可千萬別後悔！」

白大娘咬牙翻白眼，道：「于阿坤，老娘但求你一件事，下手要痛快一些，別他媽的拖泥帶水！」

于阿坤雙手叉腰沒開口。

白大娘抖手把大砍刀抛一邊，她眞的閉上眼睛不說話，光景是不想活了！

不料于阿坤忽然向寨子下面高聲叫：「喂，你們別找了，這兒是你們要找的女人王——白大娘，你們快上來綁人了！」

于阿坤這一聲叫，十幾支火把往這兒跑。

有幾個怒漢高聲罵：女强盜該千刀萬剮！

白大娘雙目猛一睜，破口大罵，道：「小雜種，你爲什麼不動手，偏把老娘交給莫家人？」

于阿坤沉聲問：「死在我手裡與死在莫家人的手，有什麼不同？」

白大娘氣得冒熱汗。

于阿坤又道：「白大娘，我問你，一個人能死幾回？」

白大娘全身顫抖的道：「當然只有一次！」

于阿坤道：「不就結了，既然只死一次，而妳也決心一死，管他娘死在何人之手？」

白大娘怒道：「老娘剛才殺了他們的人，如被捉去，必有一番折磨，小雜種，你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于阿坤道：「原來妳也怕折磨！」

白大娘急急的看著跑過來的人，道：「小雜種，小王八，我的小祖宗，你快動手吧！」

于阿坤道：「好死不如賴活，武大郎喝毒還厲叫三聲不願死，難道妳眞的不想活？」

白大娘道：「想活有什麼用，他們馬上來了！」

于阿坤道：「花銀子買命呀！」

白大娘眞快，匆匆自懷裡摸出一把銀票塞給于阿坤，道：「老娘就這些，全是你的了，看你怎麼放

人！」

于阿坤也快，他把銀票拿過來，拍拍手，道：「白大娘，妳的聰明，加上妳對錢財的看得開，妳的命算是保住了，這令我于阿坤爲你喝采不已呀！」

便在這時候，只見十幾個怒漢舉著火把自兩端圍上來，其中就有個戴高樂！

戴高樂一見于阿坤，立刻哈哈大笑著走上前，如果不是兩隻耳朵堵住，他的嘴巴能咧到脖子後：「好兄弟，可眞有你的，我戴高樂打從心眼裡佩服你！」

于阿坤一笑，道：「你們老爺子呢？」

戴高樂立刻應道：「呶！老爺子與莫寨主就來了！」

四個大漢已把白大娘按在地上一頓揍！

白大娘咬牙不出聲！

便在這時候，莫大山與戴山二人併肩匆匆走過來！

莫大山一見于阿坤，立刻迎著跪下來，道：「天降大任於小英雄，救了莫家寨的人，小英雄請受莫大山一拜！」

于阿坤一把托起莫大山，道：「莫老，你這是幹什麼？你這麼大歲數給我叩頭，你是誠心折我的壽！」

戴山一旁笑道：「遇上小兄弟的時候，老夫就覺得小兄弟與衆不同，果然是位小英雄，哈……」

于阿坤心中想……

這是用上我了，你才說出這些話！

莫大山走向白大娘，已經有人在怒吼：「老爺子，就在這寨子上點天燈，這婆娘太狠毒，她連小孩子也下手殺！」

莫大山沉聲道：「先把繩子綁起來，莫家寨今晚要點天燈了！」

白大娘怒視于阿坤道：「小雜種，老娘又上了你的當，可惡！」

于阿坤立刻笑笑，道：「同我于阿坤打交道，永遠以誠信不欺爲首要，白大娘，你等著瞧！」

白大娘怒吼如雷道：「等著瞧什麼？看著他們把老娘的頭皮割開點天燈？」

五六個怒漢已把白大娘綁起來！

有個大漢出主意，道：「當家的，不如支起油鍋來，我們一塊塊的割她的肉下油鍋炸！」

莫大山沉聲道：「這女人的身上肉不少，點天燈可以點上三天三夜點不完！」

于阿坤走近戴山與莫大山二人前面，他低聲道：「二老可否借一步說話？」

莫大山道：「小英雄有什麼話只管吩咐！」

于阿坤指指三丈外，道：「我們到那邊去說！」

兩個老的跟著個小的，三人走到三丈外。

于阿坤當先一聲笑，道：「二老，如果我不加說明白，只要求把這女人王放走，你二老一定不答應！」

莫大山一怔，道：「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放這女人走！」

戴山道：「怎可縱虎歸山？」

于阿坤道：「所以我找二老商量！」

莫大山道：「怎麼說？」

于阿坤遂低聲對二老比手劃腳的說了一陣……

半晌，莫大山沉重的道：「可行嗎？」

戴山也擔憂的道：「這件事怕對小友不妥吧！」

于阿坤笑笑，道：「二老不必爲我擔心，如果二老信得過我，我們就依計行事！」

莫大山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就依小英雄的，我們不點她的天燈了！」

於是，三個人又走回來！

莫大山氣唬唬的一把揪住白大娘的長髮，忿怒的恨不得咬白大娘幾口，咧著嘴巴沉聲道：「强盜婆，你給莫大爺聽清楚，若非這位小英雄爲你求情，今夜叫你點天燈，死不死的活罪三天！」

白大娘看了于阿坤一眼，嘿嘿道：「果然銀子能使鬼推磨，嘿嘿……」

白大娘的話令所有的人吃一驚！

于阿坤淡淡的道：「天經地義的事情，往往也是極爲平常的事，白大娘，你大概還需一匹馬代步了！」

衆人聞說要放走强盜婆，沒一個人不忿怒！

有個大漢搶上前，道：「還我女兒命來！」

莫大山一聲厲叱，道：「退下！」

戴高樂也吼道：「小祖宗，這是怎麼一回事？」

戴山叱道：「不許多口！」

于阿坤淡淡的道：「各位，老實說，我比你們還恨惡水灘的人，今夜放了這惡婆娘，過不了多久，大家便自明白，忿怒暫擱肚皮裡，等到時機再發洩！」

白大娘心中想，只要老娘走出去，三五天便率人前來宰你們！

莫大山命人去拉馬，于阿坤收回兩把柳葉飛刀！

便在白大娘剛剛翻身上馬，他可眞夠狠，一把柳葉飛刀宛如電光星火一現，無聲無息地切過白大娘的風池穴！

「吭吆」一聲，白大娘連痛也忘了，她傻呼呼的變了樣，變得大像個大傻瓜！

風池穴在風門穴上方與百會穴成等距離，有一條細細的，主宰人意志的血脈附在風池穴一邊。

那根血脈被割斷，這個人形同廢人般的傻了！

白大娘右膝的大筋斷了不能走，肩頭上一刀也不輕，等到她被綑到馬身上，連句話也不會說的任人拉著馬出了莫家寨！

于阿坤對拉馬的人特別交代，慢慢的走，三五十里後會追上去的！

于阿坤拍拍口袋，也不知那些銀票有多少！

戴山拉住于阿坤笑道：「眞是英雄出少年！」

莫大山也對于阿坤道：「今夜若非小兄弟，誰能擋住白大娘那個女人王？」

于阿坤笑道：「二位老人家不必客氣，我于阿坤也是被逼的！」

便在這時候，戴高樂等幾個戴家族人，已經從寨門外領著所有戴家老小走入莫家寨裡來。

莫大山命人打掃寨子裡面的所有空房子，一百多人便在莫家寨住下來！

那莫大山擺出酒席來，于阿坤也不客氣，他坐下來便吃。

戴山低聲問：「小兄弟，你的那個計策可行嗎？」

于阿坤道：「非常事情，就必須以非常手段對付，老爺子，我倒有個建議，不知你意下如何？」

戴山道：「你小兄弟講！」

于阿坤道：「我看這莫家寨地方還眞大，足夠你們一百多人住，如今惡水灘又出了强盜，可是這兒距離惡水灘二百里地，你們兩家把力量扭起來，彼此合作，就不怕小股强盜來侵犯，比遠去下元鎮好多了！」

一邊，莫大山道：「我贊成，戴山老弟，下元鎮與上元鎮一個樣，官兵沒有的，地保在當家，如果有强匪，只有等著挨宰殺，何如留下來的好！」

戴山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好吧！只要莫兄一句話，戴家一百六十五口人留下來了！」

于阿坤笑道：「看著你們兩家合一家，我想找個地方睡一下！」

莫大山笑道：「小兄弟，客房早替你備好了，累了就去睡，你小兄弟還要辦大事呢！」

于阿坤走進客廂裡，關起門呼呼睡，他是累了，單單侍候白大娘那一陣子，就感到吃不消！

四更剛到，于阿坤起來了！

莫家寨來了戴家的人，年輕力壯的就增加八十多，莫戴兩家族聯手防護莫家寨，立刻分派出人員守緊寨門！

于阿坤匆匆奔到寨門下，有個壯漢迎上來，見是于阿坤，忙抱拳笑道：「小英雄，你怎不睡覺？」

于阿坤道：「要命的事情等著辦，那能睡到大天亮，快開寨門吧！」

寨門上忽然一聲吼，道：「誰在下面亂嚷嚷？」

于阿坤抬頭看，哈，那不正是戴高樂！

戴高樂扛著大砍刀，戴高樂匆匆走下來！

于阿坤已笑道：「大個子，辛苦了！」

戴高樂哈哈笑，道：「兄弟，昨夜你眞露臉了，沒話說，我戴高樂第一個服了你！」

于阿坤淡淡的道：「戴老兄你客氣，快開門，我要趕路了！」

戴高樂一聲笑，道：「小兄弟要走，我得去向老爺子稟一聲！」

于阿坤道：「來不及了，快開門！」

戴高樂笑笑，道：「來得及，我昨夜看見的，莫老爺封了白銀一百兩，我們老爺子也封了五十兩，說是等你起來上路的時候送你的，小兄弟，紅包不能不要！」

于阿坤一聽笑道：「才一百五十兩呀？」

戴高樂一怔，道：「足夠你吃上一年的！」

于阿坤道：「告訴兩位老爺子，他們的銀子我不要，那玩意兒帶在身上多累贅！」

戴高樂道：「怎麼你又不要了？」

于阿坤道：「開門吧，別誤了我的大事情！」

戴高樂思忖一下，笑道：「好，我替兄弟你開門！」

莫家寨的大門拉開了，于阿坤錯身走出去，拔開大步便往正西趕！

後面，戴高樂雙手叉腰還不信，道：「這小子的武功是怎麼練的，他才十三四歲吧！」

于阿坤順着山道往西奔，他跑得可眞快，五更天已奔了快四十里，站在一道嶺脊上，于阿坤在日頭冒出的霞光照射下，可看到了……

看到一道山溪岸，有個大漢牽馬行，馬背上坐著一個人，百分之百是白大娘！

于阿坤奔到嶺下面，一口氣追上人和馬！

前面拉馬的人回頭見是于阿坤，笑笑道：「小英雄，你吩咐我慢點走，所以……」

于阿坤道：「你若走得快，不

怕遇上盜？」

笑笑，那壯漢道：「老實對你小英雄說，龜孫王八蛋不駭怕，我家住在惡水灘附近七十里，上一代便來了莫家寨，所以昨夜老爺子叫我來！」

于阿坤看看馬背上的白大娘，笑笑，白大娘早已變了樣，面皮呆滯，雙目無神，也不知痛苦的傻坐著！

于阿坤接過馬韁繩，道：「回去吧，我送白大娘回惡水灘！」

那壯漢吃一驚，道：「你敢往强盜窩裡跑？」

于阿坤道：「我是他們的小祖宗，怎麼不敢去？」

壯漢一笑道：「小英雄，我不敢攔住你，但你可千萬要小心，大意不得呀！」

于阿坤聞言，忽然想起大皇莊的石老管家來，那麼好的人，也會被人殺死！

咬咬牙，于阿坤對壯漢道：「你好走，回去對你們老爺子說，如果我幸運，收拾了惡水灘的强人，你們以後過日子也太平了！」

壯漢面皮一緊，他眞不敢相信面前這少年人，會整掉惡水灘那幫人！

于阿坤拉著馬順著山道往西趕，越往西越是荒涼，人煙也越見少了！

又走了十幾里，于阿坤從包裹裡取出一塊醬牛肉，先往白大娘的手上一塞，道：「吃吧，白大娘！」

白大娘眞聽話，接過來便往口中塞，半斤多的醬牛肉，她三兩口便清潔溜溜！

于阿坤本想再給她一塊，想想這是自己幾天的糧，便硬起心腸不給了！

坐在石頭上，于阿坤往肚皮塞了一張油餅，拍拍肚皮道：「白大娘，妳吃肉我吃餅，我于阿坤對你不錯吧！」

白大娘瞪著大眼珠——白的多黑的少。

她忽然跟著也說：「我對你不……錯吧！」

那副傻呼呼模樣，于阿坤想發笑！

點點頭，于阿坤道：「妳是對我好，妳的銀票全到了我腰包……」他一頓，又道：「對呀，我還忘了呢，妳到底給了我多少銀票！」

于阿坤伸手入懷，把白大娘給他的銀票取出來。

他一張張的數著，不由得沉聲罵道：「可惡，還不到千兩銀子，娘的，她身上一定還藏有的！」

于阿坤走到馬匹旁，雙手一按馬屁股，立刻躍在白大娘的身背。

他沉聲道：「白大娘，你這一生也用不著再花銀子了，就算你有銀子，妳也不會花，還是捐出來吧，我的白大娘！」

于阿坤沉聲在白大娘的耳邊吼：「張開臂！」

白大娘不知道什麼叫張開臂，她根本沒有動！

于阿坤不再客氣，立刻伸手在白大娘的身上摸，摸得白大娘笑哈哈——

她還怕癢！

白大娘的笑聲像夜貓子叫，于阿坤伸手直摸到白大娘的兩隻老奶幫子上，他什麼也沒有摸到！

于阿坤當然不知道，白大娘什麼時候自己用銀子？

平日裡她只要張開口，要什麼全有人替她幹，再說香香館已經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能在她身上搾出近千兩銀票來，那已經不錯了！

于阿坤掏了半天。

白大娘也笑了半天！

于阿坤不摸了，白大娘便又傻呼呼的坐在馬背上不笑了！

于阿坤心不甘情不願的牽馬往大山裡走！

越走越是不甘心。

他忽然又停下來回頭看，馬上坐的白大娘仍然一副木然樣！

忽然，他想起來，白大娘身上不是有迷魂散嗎？

於是，于阿坤立刻又躍上馬背後。

這一次他再細細的搜，從領口摸到白大娘的屁股上，再從褲管搜到白大娘的腳背上，眞奇怪，沒有！

于阿坤一把拉住白大娘左臂，氣唬唬的正要罵，忽然覺著手掌有東西，便立刻往白大娘的左袖看！

哈，果然袖口處有個小袋子，裡面放了一包東西！

原來白大娘把一包迷魂散放在袖口特製的小袋內！

其實這也極爲平常，有毒的東西自不能放在一般口袋內，不但容易被人發覺，也會與常用的東西攪混，更重要的是用起來方便！

于阿坤取出那個羊皮包著的小包，他高興的舉向傻呼呼的白大娘，道：「白大娘，妳這害人的玩意整過不少人的冤枉，上回長清河，差一點沒要我的命！」

馬背上面，白大娘的面孔像刀刻的一般無表情！

于阿坤緩緩的打開羊皮小包，他要看看這些迷魂散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羊皮包打開來，于阿坤剛要看仔細，忽然刮來一陣風，羊皮包內的迷魂散比雞毛還輕，刹時吹了他一臉。

于阿坤躲閃不及，忙把迷魂散拋去，雙手在面孔上擦不停！

不料，他擦著擦著發現不對勁，四週的大山圍著他轉起來了！

清明的陽光也變得昏暗了！

白大娘，唔，仍然端坐在馬背上！

于阿坤眞懊惱，便在他快要倒下地的刹那間，忙著把馬韁繩拴在樹根上，他的人便也昏沉沉的倒下了！

這時候于阿坤正應了一句話：「小命交付上天了！」

一個人不能主宰自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于阿坤心中十分明白，這地方距離惡水灘百來里地，說不定就會出現那批人，萬一被他們兜上，十有八九活不成！

自己原是要來報仇的，惡水灘是什麼還沒看見，便先躺在半路上，如果眞的被殺，那該有多冤？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于阿坤突然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那是一種嘟……響聲！

便在這種響聲裡，他全身一哆嗦，立刻有個聲音，道：「動了！動了！」

另一人立刻道：「快，先用繩子綑起來！」

于阿坤頭昏腦脹，但心中明白，還是有人用水把自己潑醒來了！

但覺手腳被綑，于阿坤想掙扎，又怕被人一刀砍，乾脆，他裝著沒清醒！

「七爺，這小子似乎還沒醒！」一個粗濃鼻音道：「蔡包子，三當家好像有個兒子吧？」

另一個聲音，道：「白三當家在上元鎭二十年，是聽說有個兒子！」

「我是這麼猜，不敢認定！」早已清醒的于阿坤，聞言心中跳不停，好像伙，原來都是惡水灘的人！

閉著眼睛不吭聲，于阿坤在打鬼主意，眼前如果錯一步，自己的小命就完蛋！

突然又聞得濃重的鼻音傳來：「我們這把二人護送回惡水灘，又要走上百多里，一去一來兩天半，大哥還叫我們早早辦完事趕回來，你們看怎麼辦？」

叫蔡包子的人道：「我眞不明白，白三當家那麼大的本事，怎麼會變成這般樣？」

叫葫蘆的跟著道：「是呀，白三當家身上的傷可眞不少，這會是誰下的手？」

重重的鼻音哼了一聲，道：「這件事有蹊蹺，以我看，白三當家的遇上了高手，她被人廢了，對方沒有殺她的兒子，只是一掌打昏在地上，這件……依我看不簡單，對方好像是警告我們惡水灘！」

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斷，便地上被綑的于阿坤也是這麼想……

這傢伙很有頭腦！

突聞這位七爺的人，道：「再潑水，先把這小的救醒過來，問一問他再決定怎麼辦！」

叫蔡包子的應了一聲，道：「我再去溪邊灌灌一壺涼水來，你們等著！」

于阿坤不等姓蔡的再潑水，他哎喲一聲「醒」過來，開口第一句話：「娘！妳怎麼了！」

叫七爺的忙上前，一把托起于阿坤，道：「誰是你娘？」

于阿坤看了一眼七爺。

一嘴巴鬍子，大蒜鼻子是扁的，那張厚嘴唇，宛似深山老猩猩！

于阿坤道：「你是誰？」

紅鬍子七爺沉聲道：「不許多問，先說，你是誰？」

他重重的看著于阿坤又道：「你娘又是誰？」

于阿坤全身猛一晃，高聲道：「本少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白艮，白大娘就是我的娘，混帳王八蛋，要殺要剮隨你便，爲什麼把小爺我上綁？」

這位七爺哈哈笑，道：「白少爺，我們原是一家人，呶，你看看，三寨主還在馬背上！」

于阿坤心中著急，他怎麼不解開繩索來？

蔡包子放下個裝水的葫蘆，走近于阿坤，道：「白大少，我先替你鬆綁繩！」

于阿坤突然一聲罵，道：「混帳狗東西，那幫人眞可惡，他們把我娘殺成這模樣！」

七爺跟在他身後，問道：「白少爺，三當家同何人幹上了！你又是怎麼昏死在這兒的？」

于阿坤回身來，伸手拍拍七爺的肩，笑笑道：「請問老兄，你在惡水灘坐的第幾把金交椅！」

七爺笑笑道：「若論在惡水灘坐金交椅，那還輪不到我的份，不過帶幾個兄弟前山後山惡水灘外面放眼線，我便是頭頭了！」

于阿坤道：「頭目！」

他一頓，問道：「貴姓？」

七爺道：「我姓巴，叫巴七，弟兄們抬舉我，叫我一聲七爺而不名。」

笑笑，于阿坤道：「原來是巴七爺，失敬失敬！」

一把拉住巴七，于阿坤坐下來，他摸摸肚皮笑道：「娘的，我大概昏過去不少時辰了，肚皮有點餓！」

巴七道：「餓了沒關係，我們有乾糧！」

于阿坤拍拍自己的小包，道

:「我也有，上元鎮帶來的，要不要吃一些？」

巴七也不客氣，伸手便接過一塊醬牛肉，邊吃邊笑罵，道：「人在山寨上，吃的雖然也是肉，可他媽的像石塊，乾啦啦的沒味道，那比鎮上飯館滷的醬牛肉，香啊！」

蔡包子與胡蘆二人也走過來！

于阿坤大方的每人給了一大塊！

巴七指著馬背上，道：「也給三當家一塊！」

于阿坤道：「你們放心的吃，我娘受了傷，我得一口一口的餵她老人家吃！」

于阿坤走近白大娘，撕著碎肉末，輕聲道：「娘，你張張口！」

白大娘聞言張大口，便舌根也露出嘴巴外！

于阿坤忙把碎肉拋進去。

白大娘的眼也直了，大嘴巴叭嘰叭嘰的嚼，光景也早餓了！

巴七三人坐一邊，他們見于阿坤餵著白大娘，那巴七直點頭，道：「三當家的兒子真孝順，難怪白三當家說是回上元鎮考慮，原來他有個好兒子！」

于阿坤聞言心中想，等一等小爺叫你們吃生活；娘的，眼前是你們小祖宗來到，怪只怪你們三個驢，有眼無珠的錯把馮京當馬涼！表面上是另一種表情。

于阿坤苦兮兮的道：「我娘這般樣，怎能上惡水灘當三大王，我……唔……」

巴七道：「白少爺放心吧，陶爺最夠義氣，跟我們回惡水灘，先把三當家的傷養好，再作道理！」

蔡包子走上前，道：「白少爺，你認識那幫人？」

「那幫人？」

「殺你們的那些人哪！」

「我一個也不認識！」

胡蘆也走過來，抹著鬍子上的油星子，道：「敵人一共有多少？」

于阿坤道：「當時我數了數，總共有三十多！」

巴七點點頭，道：「難怪呀！」

于阿坤道：「此去惡水灘怎麼走？」

巴七往西指，道：「十萬大山裡，兩條最高的嶺，一條叫飛雲嶺，另一條叫老龍峯，兩條絕嶺交界處，有個大水潭，那兒就叫惡水灘……」

于阿坤第二次聽到，聽口氣，惡水灘地形十分險惡，不知當年關奶奶是怎麼捉住「翻天手」鐵成金夫妻二人的！

點頭一嘆，于阿坤道：「可有近路上惡水灘？」

巴七道：「近路有一條，設在山嶺上，沒有飛簷走壁，躍澗越樹的本領，休想走得過去，何況有幾處沒有卡子，白三當家還得騎馬呀！」

想了想，于阿坤道：「今日我同我娘能遇上你們，也算走大運，七爺，謝謝你了！」

巴七忙搖動雙手，道：「白大少爺，千萬別叫我七爺，巴七可不敢承受你白大少這麼一聲叫！」

于阿坤道：「巴七爺，你們是往那兒走？」

巴七指著北方，道：「原來是奉命去公幹！」

于阿坤想笑，幹沒本生意也談什麼公幹！

淡淡的，于阿坤道：「派巴七爺親自率人前往，必然是重要的大事情！」

哈哈一聲笑，笑得好得意，巴七捋著鬍子道：「惡水灘當年總管錢糧的吳不忌，他老兄如今在平陽集發跡了，一家大賭場外加一個獨門生意的騾馬棧，兩樣都是發財生意！」

于阿坤道：「巴七爺，吳不忌已經發了財，還去找他幹什麼？」

哈哈一聲笑，巴七道：「小少爺你不知道，吳總管雖口袋鼓得麥克麥克一大把，可也並不真的舒坦，聽當家的說，他的銀子還得往管區衙門裡送，去打點買平安，那些衙門的人能還得露點顏色給人看。

「娘的皮，花了銀子看臉色，王八好當氣難受，何況還得奉養一批打架的，逢到來了厲害的，吳總管還要親自說好的……」

于阿坤道：「只要有銀子賺，管他娘是老蛋！」

巴七道：「銀子故然有得賺，吳總管還是想當年，惡水灘當總管，多逍遙自在！」

于阿坤道：「狗改不了吃屎！」

巴七三人猛一瞪眼，旋即又哈哈大笑！

巴七道：「白大少，自己人你愛開玩笑！」

他一頓又道：「其實吳總管很重義氣，聞得陶當家重振惡水灘，當即就答應要回來，我便是拿了陶當家的書信上平陽集去的！」

于阿坤道：「還有書信？」

巴七道：「當然有，這是憑據，吳總管拿著書信便可以回來了！」

于阿坤笑道：「敢情是下的聘書！」

「什麼聘書？」

「就如同請個老夫子來教書一樣！」

巴七笑起來！

于阿坤伸伸手，道：「我曾讀過幾天書，你把信拿給我看看！」

巴七摸著口袋，道：「看什麼？」

于阿坤道：「看看上面有沒有錯字呀！」

巴七三人立刻哈哈大笑起來！

笑得于阿坤一皺眉，道：「笑什麼？」

巴七幾乎笑出眼淚來，道：「不說你還不知道，陶當家曾經當過夫子，名門秀才出身哪，哈……你想想，秀才出身的人會寫錯字？」

于阿坤一怔，心中暗恨，陶津這狗東西，原來文武兼備，還當過老夫子，他娘的，幹老夫子的傢伙最愛銀子，不少幹夫子的，都是孔聖人門前打哈欠，滿嘴巴的文氣，背地裡就是想銀子，比幹强盜還黑心，姓陶的也乾脆，領人上了惡水灘！

故意一聲驚喜，于阿坤道：「如此說來，陶當家是文武兼備的人物了，他的字一定寫得頂呱呱，叫我看一看，行嗎？」

巴七笑道：「當然可以！」

接過那封牛皮紙的書信，于阿坤仔細看，上面寫著：「陶津頓拜」四個大字！

巴七笑道：「這字寫得蒼勁有力，好啊！」

于阿坤笑著點點頭，道：「不錯，寫得真夠勁！」

他摺起信便塞入口袋裡！

巴七一楞，道：「白少爺，你要幹什麼？」

于阿坤笑笑站起身，道：「我替你們去平陽集，白大娘就交由你們了！」

巴七一瞪眼，道：「你……你說什麼？」

于阿坤道：「耳朵眼塞驢毛了？」

蔡包子第一個反應過來，立刻跳起來叱道：「七爺不好了，我們上當了！」

剎時間，巴七三人品字形的把于阿坤圍在正中央！

巴七戟指于阿坤道：「好小子，你是誰？」

于阿坤指著自己鼻尖，道：「不就是你們的白大少爺！」

巴七怒道：「別逗了，小子，快快說出你的名和姓！」

三把砍刀已拔出，就等著于阿坤的回答了！

于阿坤冷冷道：「剛剛吃了我的醬牛肉，如今翻臉不認人，良心何在？」

巴七怒叱道：「再要胡扯，便先砍下你一條臂！」

于阿坤突然雙目一厲，道：「你三個站穩了，小爺于阿坤，來自大皇莊，是上惡水灘找陶津算帳的來了，三位，小爺說得夠清楚了吧！」

巴七驚怒交加的道：「你把白大娘怎麼了？」

「廢了！徹底的廢了！」

巴七三人皆吃驚。

白大娘的本事有多大，他三人加起來也不是個……

巴七沉聲又問：「這麼說來，跟在白大娘身邊的歐頭目也被你殺了？」

于阿坤道：「你說的是歐太北呀，早死了！」

巴七咬牙切齒的道：「大皇莊留下來宰你的石大力石頭目，一定是死在你手中了？」

想起大皇莊被燒，自己匆匆跑回來，一個大漢等著要殺人，于阿坤就熱血沸騰！

他面色寒寒的道：「那傢伙被我雙拳打死在山中！」

巴七一聲厲吼，道：「老子宰了你這小畜牲！」

三把砍刀同時殺。

于阿坤張臂彈上天！

「咻咻咻」的刀聲從他的足下過，他一個怒翻便到了蔡包子的身後面！

「個小雜種！」

蔡包子的砍刀平斬向身後，半旋身剛站定，一團黑影已到了面門！

「咚！」

便在這一悶聲裡，蔡包子一聲吼叫，便歪著身子撞跌在地上，看吧，他那張臉何止是面目全非……

鼻子碎了，中間一個大血洞，便眼珠子也掛在一團爛肉上！

于阿坤不知什麼時候，手上已握了兩粒石頭，像擲老松樹般的打得蔡包子面目走了樣，再也起不來了！

巴七厲叫狂罵：「老子砍了你！」

大砍刀流電也似的到了于阿坤的頭頂上，捲來的寒光帶起狂飆般的雄渾勁力，雷霆萬鈞般猛往于阿坤切過來！

再次凌空彈升起來，巴七那看似一擊實則已連續九次的一招「金點落空」，而于阿坤已高聲道：「死吧，我的兒！」

砍刀的激流冷焰發出窒人的「咻」聲，于阿坤忽然匐在地上，就在他一連三滾，也一連躲過三次刀劈。

他忽然一挺而起，便也聽得他一聲冷笑，道：「請你吃饅頭！」

一顆足有拳頭大的石頭，「咚」的一聲正砸中葫蘆的頂門上！

「啊！」

葫蘆有些七葷八素，兩隻腳交互盤著走，才走了五七步，漫無目的五七步，「轟通」一聲倒在地，有個血洞盡往外冒鮮血，看樣子頭殼似乎破個洞！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陶克師兄弟二人遇上了三水幫少幫主封流雲，才一天時間，就和他們結了樑子，現在又和這少幫主幹起來，冬瓜唐被暗器傷了肩頭，幸得挑柴的常在山協助，才救了他一命，陶克技高一籌，反將封少幫主打傷。三人回到快活居吃喝，第二天過江，由洪大川帶領三水幫派出總護法羅一沖率領的內堂兩大殺手李艮、王大剛，將他們截住……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總護法狂言受挫　師兄弟施計抗敵

那一邊，年輕人，却搖頭晃腦的站在附近看熱鬧！

「鐵頭」羅一沖的牛皮袋子抖開了，他的紅面孔上露出個嚇人的冷笑，右手已拔出一把三指寬三尺長的鈎刀，那通體激閃着藍焰的刀身，在日光的照射下，發出成綫的光束，刀的頂端，那個宛似鷹嘴的彎鈎足有三寸長！

抛下左手皮袋，羅一沖以左手食指向陶克一勾一勾的招着：「來吧，你好像是老大，也是傷我三水幫的主犯，你應該明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道理吧！」

陶克正要迎過去，冬瓜唐一擺手中刀，打橫攔在陶克前面：「大哥，小弟最痛恨囂張小子，你一邊守着，兄弟我上！」

陶克道：「兄弟，你的肩帶傷，不宜出手，還是由我來！」

冬瓜唐道：「大哥，這光景好像誰也閒不住，總得有個打頭陣的吧！」

常在山端着桑木扁擔，道：「我看由我先出手！」

冬瓜唐道：「你們得了吧！」

他一蹦到了羅一沖面前，道：「大護法，想同咱大哥交手，你得先把唐爺打倒！」

羅一沖冷冷的道：「先博個好彩頭，有何不可！」

冬瓜唐不多言，舉刀就砍上去了！

羅一沖大吼一聲，鈎刀疾殺，「噹！」的一聲，兩個人誰也沒後退！

冬瓜唐似是玩命，刀法立刻使出來了！

他的刀法叫甚麼名字，陶克也不知道，因爲當年了無和尚只教如何出手，架式一擺，便是三十六招七十二式，招招相啣，式式連貫，如今冬瓜唐發覺羅一沖的鈎刀厲害，當然不敢大意，了無的刀法一古腦的抖出來了！

只不過五七回合，突聞羅一沖暴喝一聲：「躺下！」

「噹！」

「哼！」

冬瓜唐只因爲受了傷，羅一沖又是三水幫總護法，武功當然了得，只見他在暴喝聲中，手中的鈎刀斜斜的下壓，忽然上撩，便也把冬瓜唐的鋼刀撩上半天空，鈎刀回切，切過冬瓜唐的右上臂連到了右胸上方！

當鮮血標出來的時候，冬瓜唐的身子往外撞去，却被陶克伸手托住！

「兄弟！」

冬瓜唐一聲笑，道：「大哥，咱別的沒有，血多肉多，這點傷撐得住！」

就在這時候，一邊觀望的年輕人，似乎忘了他急着過江請大夫的事了！

他走近冬瓜唐，道：「傷得不輕，我背你去看大夫！」

陶克楞楞的道：「小兄弟，你不是那位要請大夫爲你爹看病的嗎？」

年輕人道：「所以我順道背這位大哥去治傷！」

陶克道：「好，我謝謝你了！」

年輕人眞有勁，背起冬瓜唐就要走，却不料三水幫的人不放人！

洪大川就冷冷的攔住年輕人，叱道：「你小子嫌命長不是滾！」

年輕人一挺胸，道：「人都這麼重傷了，難道你們眞的要殺人？」

洪大川怒道：「你以爲這是打兒架？」

年輕人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吧！」

洪大川吼罵道：「娘的皮，再囉嗦連你一起殺！」

年輕人火了！

陶克也怒火高升的道：「好，且由在下領教你大護法的絕學！」

木棒橫指右上方，陶克一步步走向正自冷笑不已的羅一沖，這時候，洪大川也退回原地了！

羅一沖冷沉的道：「剛才你若出手，這矮冬瓜也不至於流血了！」

陶克道：「那是我們兄弟之間証明一件事情，証明我們沒有怕死的人！」

羅一沖道：「我也不是慈悲人！」

他的話甫落，立刻暴吼如虎：「殺！」

鈎刀掌閃如電，那麼凌厲無匹的掃殺過來，陶克旋身一轉，木棒滑過刀身，一個反掃中，棒子發出「邦」的一聲，神妙的打在羅一沖的頭上！

這一棒甚重，陶克却有着敲在石頭上的感覺！

陶克當然不知道羅一沖的頭上功夫了得，就算是石頭也砸不痛！

羅一沖發出一聲梟笑，身子拔空平伸，他的紅面大頭對準陶克就撞過去，而他的鈎刀，却巧妙的掩藏在他的身子下方，他在玩陰了！

陶克一見頭來到，毫不客氣的又是一棒打過去，他用了十成手勁！

「彭！」

木棒狠狠的敲在羅一沖的頭上，但羅一沖的鈎刀却在此時自他的下方伸出來了！

陶克疾閃暴退，肚皮帶衣破了半尺長，鈎刀已殺進他的肚皮，差一寸沒鈎出他的肚腸！

陶克斜閃兩丈遠，左手一摸肚子，鮮血沾滿一手！

他伸出舌舐去手上鮮血，又捂住肚子：「大護法，陶某小覷你了！」

羅一沖單足點地停住身子，回頭：「你差勁，小覷你的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羅某永遠戒慎戒懼！」

陶克的木棒那麼瀟洒的在右手旋動三圈：「大護法，我爲時不晚！」

羅一沖沉聲道：「你已流血了！」

陶克道：「我的血不會白流，大護法，你馬上就會知道我說的話有多麼眞實！」

羅一沖哈哈一笑，道：「總得証明給我看吧？」

陶克的木棒似刀法，起手之間正是了無和尚的刀法，只這麼三招齊展，已欺上羅一沖身前一尺遠！

這光景看得那個年輕人又是一怔！

年輕人爲甚麼會吃驚？

陶克出手的時候，年輕人就吃驚了！

* * *

羅一沖的鈎刀抖出一片光華，那陶克就在這一片光華中蹦跳似猴，一陣响聲未已，陶克的棒子一端已抵在羅一沖的右肩窩處！

羅一沖的鈎刀再也殺不下來了，他甚至握刀不穩的樣子，那肩窩之處在流血，就在陶克的猛力頂中，直把羅一沖抵得後退不已，差一點一屁股坐在地！

當陶克右臂回收，一股鮮血才自羅一沖的肩窩下方標出來！

這時候所有的人包括遠處觀看的人，才發覺羅一沖受了重傷！

陶克的木棒上不見血，木棒是不會插進敵人肉的，然而，那些血……

羅一沖以左手按緊右肩窩，他忿怒得幾乎要吃人的樣子：「好陰毒的，你的木棒上還藏着刀！」

陶克却淡淡的道：「大護法，我已說過，我的血不會白流，那也是警告，你應該有所警惕的，你太自大了！」

羅一沖大吼陶克木棒上藏有刀，但誰也沒有看見，就算羅一沖在冒血，別人一樣的看不見陶克棒上的刀！

羅一沖是要提醒自己的人小心，洪大川就暗自吃驚，他以爲陶克的木棒上藏有刀，那比他手上拿着刀還可怕十倍有餘，因爲他的木棒已經夠厲害了！

如果前天陶克以木棒上藏的刀殺人，他們三個都將活不成！

此刻，「神刀」李艮走向陶克！

這時，常在山掄着桑木扁擔攔住了！

「我大哥也流了血，來吧，咱們過幾招！」

然而，陶克沉聲道：「在山，你要不要把我當你大哥呀？」

常在山一怔，道：「大哥！」

陶克道：「如果當我是大哥，你快去同那位小弟一齊照顧你唐兄弟！」

常在山道：「大哥，你的傷……」

陶克道：「我知道，你退回來！」

常在山拖着扁擔又折回來了，他心中眞苦。

但那年輕人却直直的看着陶克，對常在山道：「原來你們是結拜兄弟？」

常在山道：「比親兄弟還好！」

＊　＊　＊

陶克的左手又在肚皮上抹了一把鮮血，他仍然往嘴巴裡送，舌頭舐着往喉嚨裡嚥。

這動作他似乎很習慣，就好像他在塞外殺回子一樣，正因爲如此，回子便傳開那兩句話——刀槍我不怕，注意拿棒人。

此刻，他的棒子又在手中旋了三圈，冷冷的道：「三水幫的人物都不簡單，大概都喝過人血了。」

李艮淡淡的道：「而且還眞喝了不少人血，馬上就輪到喝你的血了。」

陶克道：「喝我血的人，這個人一定比我流的血更多幾倍，就像他。」

他指向正在包紮的羅一冲。

李艮道：「那是你小子玩陰，當你的陰毒手段曝了光，便再也難以得逞了。」

陶克道：「那麼，你還等什麼？」

「咻咻咻」之聲撩起一片刀海，李艮咒罵着殺上來了：「你死吧，我的兒！」

陶克錯身疾閃，木棒擦過刀身，但覺冷風自面皮上刮過，他的木棒便也神奇的敲在李艮的腦袋上。

「彭！」

「唔！」

李艮悶哼一聲，鮮血在頭上開了花，只不過他是個狠角色，仍然揮刀狂殺不休。

陶克見對方玩命，一個鐵板橋，木棒在敵人的下盤打過去，「彭」的一聲，正打中敵人的左膝上。

李艮的眼淚也痛出來了，他左腿疾收，整個身子往後退不已。

羅一冲大怒：「圍緊了亂刀砍！」

這是不要臉了，三水幫另外六人，當然包括洪大川在內，就在幾聲厲吼「殺」……便蜂擁着殺上來了。

冬瓜唐急得哇哇叫：「別管我了，你們殺呀！」

常在山掄起扁擔緊守着冬瓜唐。

嗨，那青年人拾起冬瓜唐的刀也幹上了。

陶克一看六個敵人揮刀殺，其中一人是雙刀，爲了維護冬瓜唐，更不要被敵人個個擊破，便也閃在常在山與年輕人身邊，三個人合在一起了。

事情實在難以逆料，陶克三人的招式均出自了無和尚所授，如今三人合擊，便立刻發覺了無和尚的刀法奧妙之處了。

所謂分進合擊，互相支援，一套不算神妙的刀法，却在這時威力大增。

但見木棒扁擔刀，合成一片激漩，便也把幾個凶狠的敵人殺得四下裡閃躲不已。

「雙刀將」王大剛的肩頭上被常在山扁擔打得幾乎骨裂，洪大川被少年人一刀砍在手背上，另外四人見勢不妙，只有忙着閃躲了。

這時看熱鬧的人直呼過癮不已。

＊　＊　＊

原本優勢局面，只這麼一場混戰，嘍，陶克四個立刻把局勢扭轉過來了。

爲什麼總是四個人？只因爲受傷的冬瓜唐也不甘坐在地上，撿起地上石頭也砸起來了。

三水幫有個漢子的鼻樑被石頭砸得既青又腫，痛得他直流鼻涕眼淚，大叫——操他娘！

受傷的羅大護法立刻發覺勢不妙，他又提不起刀，再打下去只有更吃虧。

「住手！」

羅一冲這麼一吼，三水幫的人往四下裡跳，那羅一冲咬牙，道：「難怪連少主也吃大虧，原來你們確實夠狠的，好，山不轉路轉，咱們後面走着瞧。」

這幾句狠話一交代，立刻又是一聲大吼：「撤！」

三水幫的人往岸邊快船上走，坐在地上的冬瓜唐叫起來：「大哥，殺光他們。」

陶克道：「朗朗乾坤，咱們不殺人。」

冬瓜唐吼道：「他們已經殺人了。」

陶克道：「那是他們，兄弟，該是爲你治傷了。」

他走到那個爲老父請大夫的年輕人身邊，道：「小兄弟，你的刀法莫非是跟了無和尚學的？」

年輕人道：「不錯，正是了無大師所授。」

他指指冬瓜唐，又道：「剛才

我下船時，見這位仁兄露的一手，便看出是一家人了。」

冬瓜唐笑了。

陶克道：「快走，咱們往街上走，給兄弟治傷，還有你小兄弟，不是急着爲老爹請大夫嗎？」

年輕人道：「正好同路。」

陶克也需要治傷，雖然只是皮肉一點傷，但却也流了不少血。

四個人一路往襄陽大街上走，陶克問那年輕人，道：「小兄弟，你的大名是……」

「我叫成石，江那邊成家村的人。」

「家中還有何人吶。」

「就我老爹同我，我爹時常生病，這幾天好像更重了，我……我也沒有再去幹活，一直守着他。」

陶克道：「生活上……」

年輕人很樂觀的道：「有時江上打些魚，有時跑去打零工，只不過……我……哈……」

他說不下去了，乾乾的一笑。

陶克道：「你是何時遇上了無大師的？」

「前年冬天，我打從桐柏山打柴下來，半路上遇見他老人家，他便跟我到我家，住了半年，也教了我這套刀法，這些天我半夜起來練氣功，只不過大師走的時候我不知道，他不辭而別的。」

常在山道：「一樣的，了無大師也沒告訴我就走了。」

陶克道：「眞俠客也，我們可不能讓大和尚對我們幾個失望。」

說着，他伸手入懷，掏出兩錠銀子，狠狠的塞在年輕人手中，道：「拿着，給你爹治病。」

年輕的成石一看是十兩銀子，忙推辭道：「大哥，我怎麼能收你的銀子，不可以！」

冬瓜唐道：「成老弟，我應該先替你介紹，我呢，人家叫我冬瓜唐，他是大哥叫陶克，這位大草鬍子叫常在山，咱們相遇，也是天命的安排，如今咱們大哥一家妻女二人遇難，大伙是幫大哥在緝凶，這也是義氣，你有老爹要侍候，又要花銀子請大夫，這點銀子你就收下吧！」

成石眨眨大眼珠子，道：「實不相瞞，我懷裡只有兩個粗麵餅，進城請大夫，我打算爬在地上叩頭請，嗨，如今這十兩銀子眞的……眞的我爹有救了。」

他的話變得粗啞了，那份感激，溢於言表。

冬瓜唐便又把陶克妻子女兒如何被害，女兒十四歲便被姦殺之事再對成石說了一遍。

嘍！成石聞聽火三丈，他跳起脚來罵老天：「日你娘，老天怎麼不開眼，這是什麼世界呀！」

他對陶克又道：「大哥，我厚顏叫你一聲大哥。」

陶克道：「也是應該的，如果追溯淵源，我就是你的大師兄了。」

成石道：「大哥，我把老父的病治好，一定去找大哥，這點力氣，小弟非出不可。」

陶克很安慰的點點頭，笑了。

幾個人帶傷走進襄陽城，順着大街往前走，成石已指着一間大藥舖，道：「到了，大哥！」

常在山扶着冬瓜唐，幾個人便進了藥舖大門，抬頭看，金字招牌上寫的是「仁愛藥舖」！

另外牆上掛滿了黑漆金字匾額，都是店家送來的。

不料四個人剛剛走進去，就見一個頭戴小皮帽戴眼鏡的老者，起身就往二門溜。

成石一見忙上前拉衣裳，道：「丁大夫，你別走呀！」

老者從眼鏡上方看成石，道：「你爹的病我知道，能拖能延死不了，你弄些薑湯餵餵就行了。」

成石忙把銀子攤在手上，道：「大夫，你看我手上這些是什麼？」

丁大夫楞然的道：「有銀子了？」

成石道：「夠了吧？」

丁大夫笑笑道：「用不了那麼多，我開藥你帶回去，先把你爹的病穩住，以後再治根，久病不能急呀！」

成石道：「原是想請你勞駕去一趟的。」

丁大夫道：「我說過，你爹的病我清楚。」

說着，他坐下來拿筆開好藥方，便擲在櫃台上了。

陶克三人已坐在椅子上等着治傷了。

丁大夫上前看，見冬瓜唐傷的眞夠嗆，不由皺眉，道：「嗨，再往中間移半尺，你就被人開了膛啦！」

冬瓜唐道：「大夫，咱們不欠帳，你快先給我大哥治治傷。」

陶克叱道：「先治你的，我的不要緊。」

冬瓜唐道：「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陶克對丁大夫道：「用最好的藥，多少銀子沒關係。」

其實他已不過十兩銀子在袋子裡了，他如此說，那是說給成石聽的，如果他說只有不到十兩銀子，成石一定不會要他的銀子。

陶克見成石的藥已抓好放在櫃枱上，便對成石道：「小兄弟，你快回去給大叔煎藥，我們有空，一定去成家村找你。」

成石提着四包藥，一共花了一兩多銀子，他對陶克三人深施一

禮，道：「我在家中備些酒菜，我爹見了你們，一定很高興，也許病就很快的好了。」

陶克點點頭，笑笑道：「快回去吧，兄弟，咱們後會有期。」

成石提着藥包走了。

他走得十分輕鬆，心中那份高興，幾乎就要高歌一曲了，如果這兒不是大街，他一定會叫起來。

* * *

丁大夫認眞的爲冬瓜唐與陶克二人把傷處敷上最好的刀傷藥，爲了冬瓜唐流血太多，丁大夫還把一根老山人參塞在冬瓜唐的口中。

陶克取出銀子，算一算一共是七兩三。

他把銀子付清，對丁大夫道：「我們可不可以帶些傷藥回去自己換？」

丁大夫道：「至少得再來三次，刀傷藥我自然會爲二位多準備。」

陶克道：「如此說來，我們要在此住上三天了？」

丁大夫道：「城外一家大客棧，你們去住客棧，每天過午來換藥。」

於是，三個人一路往西城外走去。

陶克在心中盤算，自己腰包只有二兩半銀子，如何去住大客棧？

他此刻體會那句話：沒錢寸步難行！只不過他並不後悔把銀子送給成石。

他對常在山道：「走！咱們找個不花錢地方住一夜，啃槓子頭也不錯。」

只這麼一說，冬瓜唐便在袋子裡摸，他摸出十多兩銀子，道：「大哥，我這還有，你帶着。」

常在山也在懷中摸，一把碎銀子頂多不過一兩多。

陶克接在手上，道：「一時間，咱們還不會挨餓，只不過得省着花用。」

三個人走出城，路邊有賣吃的東西，三個人眞能湊合，蹲在路邊各人吃了一碗湯麵，又買了幾個槓子頭，便往一處小廟走去。

陶克有打算，吃什麼都可以，傷却得趕快醫，否則別說是找兇手，便遇上三水幫的人也痲煩大了。

* * *

那是一座小土地廟，廟太小了，裡面沒人住。

廟後面有人——是死人。

廟後面的舊廟房中擺了三具棺材，這是寄放，却已放了幾年了。

* * *

有棺材的地方不去住，陶克三人就擠在神案前，三個人斜靠在一起，乾巴巴的啃着槓子頭。

陶克吃了半個就不吃了。

「我們這樣子，不能馬上去劉家莊，怕得等三天以後才能去了。」

「大哥，找兇手也不是馬上可以辦得到的，劉家莊只怕也不一定有什麼綫索，否則，官家早就破案了。」

陶克聽了冬瓜唐的話，嘆口氣，道：「桐城縣的捕頭只能唬唬人，那是個標準飯桶。」

常在山道：「我以爲三水幫必會派出大批高手圍殺咱們。」

陶克道：「想當然的事情，不過咱們盡量躲着他們，萬不得已，千萬多加小心了。」

冬瓜唐道：「如果我身上的傷明日能好一些，咱們就去成家村，住在成老弟家裡，三水幫就找不到咱們了。」

陶克道：「倒是個好主意。」

三個好哥們，說着便半瞇起眼睛要睡了。

* * *

又是一個皓月當空的夜晚，三更天剛過不久，廟後面發出「噗通」一聲響。

陶克立刻睜大了眼，常在山也驚醒了，他用肘去頂頂陶克：「大哥，那聲音……」

陶克耳語：「別出聲！」

冬瓜唐也醒了：「大哥，什麼事？」

陶克道：「後面有動靜。」

他對常在山低聲道：「小心過去瞧瞧，看是什麼東西。」

常在山挽緊腰帶，冬瓜唐把他的刀遞在常在山手上：「二哥，帶上扁擔不方便，把刀拿着。」

常在山把鋼刀反插後腰帶上，溜着牆邊出去了。

他的動作就好像他在山上獵狐豹一樣，輕悄悄的便溜在那間停着棺材的後房窗下面。

常在山聽到沙沙沙沙聲音傳來，全身立刻毛孔張開來了，那頭皮更是直痲。

三更天鬼出現，這是常有的事情，常在山的膽子夠大，他雖然怕得慌，却還是伸頭斜眼往窗內看。

那是個八卦形尺半高的小窗，窗孔一共十六個，常在山放眼看進去，嗨！裡面有個黑影在推棺材蓋子，沙沙沙的聲音正是在推棺材蓋子。

「卡！」棺材蓋子闔上了，那黑影拍拍身子左右看，然後往小屋外面走出去。

這光景常在山看得清，那絕對不是鬼，當然更不會是殭屍，殭屍就不會彎腰拍身子。

那是個人，一個身上帶刀的人物。

常在山膽子立刻壯了起來。

他正要繞過前面去抓人，却仍然晚了一步，因爲那人的動作太快了，等到常在山追出去，月光下早就不見那人的影踪了。

常在山再繞回廟裡，他把所見對陶克講一遍。

陶克想了一下，道：「眞可惜，我們是在治傷，否則倒要追上那人瞧瞧他是幹什麼的。」

冬瓜唐道：「一定不是幹好事，多一半是幹那見不得人的事。」

常在山道：「大哥，要不要去掀開棺蓋看一看？」

陶克道：「不，要看也得等我們的傷好了以後再察看，此刻不宜打草驚蛇。」

他拍拍常在山，又道：「睡吧，明天進城換過藥，我們趕往成石家裡，這兒暫時躲着。」

冬瓜唐道：「大哥，你以爲這兒有大問題？」

陶克道：「我有預感，如果剛才二弟看到的是人，這人的武功一定高。」

常在山道：「我看他是人。」

陶克道：「他當然是個人，所以我們不可輕舉妄動。」

於是，三個人便又靠背斜躺的睡下了。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廟後面傳來「通」的一聲響，陶克立刻睜開眼。

常在山已低聲道：「回來了！」

陶克點點頭，兩個人悄悄把頭抬高，只見那個放棺的小屋門口站着一個大個子。

大個子雙手叉腰來回的走動着，好像在等什麼人的模樣露出焦急的樣子。

陶克與常在山對望一眼，二人沒有開口，只因爲這時四更半，只要一點聲音，就會引起那人注意。

至少有一盞熱茶時光，那人無聊的就要往這邊過來了，那樣子根本就打算進廟裡了，便在這人剛踏上台階，小屋前面，「忽」的又跳下一個人，這人只一出現，便低沉的道：「二當家何時駕到？」

大漢猛回身，沉聲道：「鐵老大，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事情尚未成功，你的慾火要壓一壓，非得在這節骨眼上找女人不可嗎？」

「嗨，二當家，陰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絕對不會誤了你二當家的事情。」

大漢冷冷的道：「我可要警告你，如今又出了個姓陶的，竟然把我們大護法羅一冲也殺成重傷，我是來特別提醒你們八人，這一陣子別出來。」

姓鐵的道：「那是羅一冲，如果碰上我們八人中任何一個，倒下的就是那姓陶的。」

他又笑了笑，道：「二當家，姓羅的重傷，也省了咱們不少力氣，哈！」

大漢道：「也不見得，老頭子身邊還有能人，以我看，今年出巡分舵的事，怕得稍稍延後幾天了。」

他抬頭看看天色，又道：「咱們約定碰面的事是在四更初吧，三天之後我再來，鐵老大，你們八個人還要點什麼呀？」

姓鐵的笑笑道：「有吃有喝，就是缺娘們，可又沒辦法走出去，唉！」

大漢拍拍姓鐵的肩，道：「事成之後還怕沒女人？嗯，記住，別再亂找女人。」

姓鐵的哈哈笑了。

大漢又道：「老頭子一旦出動，我的消息就會很快送過來，既然你們不缺什麼，我去了。」

姓鐵的一揚手，大漢已躍出墻外面不見了。

姓鐵的抬頭四下看一眼，便又走進停放棺材屋內，於是，又傳來一陣「沙沙」響聲，那個最靠裡面的棺材緩緩的又闔起來了。

* * *

果然這兒有問題，陶克低聲對常在山道：「兄弟，這姓鐵的是個淫徒。」

常在山道：「不錯！」

陶克道：「可惜我身上有傷，不過……」

常在山道：「這姓鐵的，他是什麼人？」

陶克道：「我正打算弄清這人底細，不過……」

他一連兩個「不過」，冬瓜唐已低聲的：「大哥，可是要知道姓鐵的與那大漢之間的關係？」

陶克道：「那大漢被姓鐵的稱呼二當家，難道這大漢就是三水幫的二當家？」

冬瓜唐道：「以我看，這大漢在製造陰謀了，說不定他在奪權。」

陶克道：「三水幫的事我不打算去過問，咱們也沒有力量過問，我只想把姓鐵的弄清楚，他是否是個淫徒。」

他對於淫徒特別注意，女兒的慘死，他已刻骨銘心，他的妻子桂花也隨女兒去了，他能不爲她們找出凶手嗎？

陶克此刻就在咬牙。

* * *

天亮了，陶克三人走出這破落戶似的土地廟。

常在山還特別走到小屋看看那三具棺材，他什麼也看不出來，這才匆匆的追上陶克與冬瓜唐二人。

常在山肩上扛着扁擔，走在二人後面，陶克自懷中取出一個槓子

頭交在常在山的手上，道：「湊合着啃一個。」

常在山笑笑，接在手上啃一口，道：「我在山中常一個人啃槓子頭，再有一顆大葱就是一頓飯。」

三個人才剛剛走到「仁愛藥舖」大門外，從後邊來了一個年輕漢子。

那人一路還在拭眼淚，待到藥舖前面，年輕人這才叫了一聲：「三位兄長啊！」

陶克一看是成石，不由一楞，道：「成兄弟，你這是怎麼啦？」

冬瓜唐也怔怔的問：「哭什麼？」

是的，年輕人正是成石，原來，他提着藥奔回成家村，老父有病在床上，他本來很高興的回來，還在半路上買了一隻老母雞，準備他老爹吃過藥以後，再給他老爹補上一補身子，豈料，豈料……

豈料他剛剛走進成家村，就有人迎着他叱責，說他不該多事情，放着不替成老爹看病，年輕輕的却在外面惹事端，如今被人發現他是成家村的人，來了五個人，不但砸了成石的破家，還把成老爹嚇死在床上。

成石奔回去只一看，立刻放聲大哭起來。

成石哭了一陣，這件事不用想不用問，一定是三水幫的人幹的。三水幫找不到陶克他們三個人，却很快的找上成家村，那成石人不在，成石他爹却一伸腿，一瞪眼，活活嚇死在床上了。

成石把他爹的屍體暫放在屋子裡，天不亮就趕進城裡來了。

他知道陶克幾人還會再找丁大夫治傷，趕忙過了江，可眞巧，就在藥舖前面碰見了。

陶克三人聽了成石的話，一個個氣得臉焦黃，冬瓜唐直着嗓門罵：「操他娘，老子同他們沒完沒了。」

常在山也罵：「我操他先人的……」

從大門奔出伙計來了：「別罵，別罵，大夫出來了。」

陶克道：「我們不是罵你，快找大夫來。」

丁大夫已在扣扣子，道：「來得眞早。」

他先替冬瓜唐換藥，笑道：「眞快，只一夜就癒合了，再有兩天會結疤。」

冬瓜唐道：「丁大夫，別再三天了，今天你爲我們多多的包上幾包好的刀傷藥，我們有急事走他鄉了。」

丁大夫道：「你們這就要走？」

陶克道：「有急事不得不走。」

丁大夫果然認眞的爲兩人的傷處再敷藥處理一番，又包了幾包刀傷藥。

只見伙計扣着算盤子兒敲起來。

「一共是七両三錢八分銀子。」

陶克掏出銀子，不多給也不少給，算清了銀子往伙計手上一遞，四個人面上那種難過勁兒就甭提了。

丁大夫這才問成石：「你爹的病！」

「我爹死了！」

丁大夫搖頭道：「不可能，尤其吃了我的藥，更不可能，呼嚕病，有得蹭，左蹭又挺十年整，你爹害的是呼嚕病，這種病最能拖，怎麼會死呀！」

他看看姓石的模樣，立刻又道：「你這是……莫非我的藥不靈，你……」

成石嘆口氣，道：「我爹是害的呼嚕病，也已有年了，大夫，你的藥也靈，唉！」

所謂呼嚕病，也就是支氣管炎與哮喘，攤到慢性，這人就有罪受了，出氣就會呼嚕响。

丁大夫心一鬆，道：「到底你爹怎麼死的？」

成石道：「被人嚇死在床上的。」

「嚇死？這是呼嚕病連心病，馬上救還可以活，唉！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你爹也少受些活罪，你往後就不用再煩心了。」

成石面皮一緊，道：「什麼叫煩心，我能不侍候我老子嗎？看你說的屁話！」

丁大夫一怔，陶克拉過成石，道：「走，我們兄弟去你家，老爹的後事我們辦！」

成石大爲激動，他抓牢陶克，道：「你……大哥……」

陶克拍拍成石，道：「好兄弟，什麼話你也別說。」

四個人走在大街上，陶克把身上的銀子掏出來，買了壽衣與祭品，剩下的買了十幾斤粗麵，幾人扛着就往江邊奔去。

劉家莊也只有等幾天再去了。

＊　＊　＊

成家村的人家不多，散落的十幾戶倚着一道黃土坡邊矮樹林，最大的人家是三合院，最小的只有兩間孤零零的舊草房。

成石的家就只有兩小間草房，一明一暗不算大，裡面的擺設可就難看了。

一進門，成石就大哭着奔到那張木舖的床舖前，床上的人面眞難看，只有皮骨沒有肉，那鬍子，稀稀落落的就好像假鬍子。

常在山幫忙穿壽衣，冥紙在床前燒起來，來了幾個好鄰居，有人就對成石說：「阿石呀，快把你爹

入土爲安，找個地方去藏藏，一個時辰多一點，又來了三個拿刀的人，見你不在，他們又走了。」

成石咬牙切齒，道：「二大叔，我看他們……」

那人搖頭，道：「那些人好像都是三水幫的人，你惹不過他們的。」

這幾個鄰居見成石不爲所動，眞怕惹禍上身，便各自又回家去了。

陶克幾人幫着把成老爹用被子裹起來，幾塊木板一兜，屋後面挖個深坑，草草的暫時埋掉。

那成石哭紅了眼，還是被常在山拖進屋裡的。

哥幾個暫住在這兩間破草屋，冬瓜唐對陶克道：「大哥，到現在我才覺得咱們的了無大師眞是俠客也！」

陶克道：「我早就想到了。」

冬瓜唐道：「他老人家一身本事，却擇人而傳授，也都是咱們這些窮哈哈的年輕人，他不圖咱們孝敬，不要咱們叫他師父，淸高無爲，至大至明，實在稱得上俠義。」

常在山道：「我也發覺一件事情。」

陶克道：「那一定是咱們同一路的刀法。」

常在山道：「不錯，咱們幾人聯手，刀法便威力大增，如果三弟的傷不重，他也出刀，我以爲那幾個三水幫的人都難逃挨刀啊。」

陶克道：「刀法之奧妙，在於其平淡中有神奇，如果能相互合作支援，自然威力大增，以後我們聯手，足可以一擋十，無往而不利了。」

冬瓜唐道：「大哥，你曾在平回亂中幹過統帶，那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官，這以後我們二人全聽你的，咱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陶克道：「那得等你的傷好了以後再說。」

冬瓜唐道：「我明天就可以幹了。」

陶克道：「不，你必須把傷處治好，否則咱們就在這兒住着。」

成石接道：「大哥，咱們不走，粗茶淡飯我有，我要等三水幫的狗東西再找來。」

冬瓜唐道：「對，我同意。」

陶克道：「咱們在屋裡別出去，也許眞有人再找上門，嘿……誰來誰送死。」

常在山道：「大哥，別多考慮了，如今咱們哥兒四個無牽無掛，怕他個鳥，三水幫找咱們討命，咱們照樣來狠的，誰怕誰！」

冬瓜唐又道：「正是我要說的。」

陶克道：「咱們在此等三天，然後趕去廟裡面，我忘不了土地廟後的停屍間，那兒住了個淫徒！」

常在山道：「說不定那傢伙就是咱們要找的人。」

陶克一時間又黯然不語了。

他只一想起小娟慘死，心裡面就如同刀子戳一般痛。

＊　＊　＊

陶克四個人，住在成家村兩天了，就是不見三水幫的人再來，那冬瓜唐果然傷口結了疤，陶克便對三人道：「我的三位好兄弟，看樣子三水幫的人不會來了，我們今夜再過江，暗中去探土地廟。」

常在山道：「咱們白天睡足，夜裡幹活有力量。」

成石把餘下的米糧全部下了鍋，準備不再回來了。

不料就在過午不久，有個娃兒跑來叫：「石哥哥，快跑呀，那幾個惡人又來了。」

成石剛剛躺下來，聞言猛的一挺身。

陶克已對常在山與冬瓜唐示意，三個人立刻藏起來，只有成石一人手上拿着一把砍柴刀，站在門口了。

果然，從田埂小道上魚貫的走來三個人，從他們的穿着上，便知道是三水幫的人來了。

成石大剌剌的站在門口不動彈，他的一張娃娃臉上好一片肅煞。

三個人也發現成石了，那當先一人正是洪大川，另外兩人他不認識，但其中一人乃是白水青。

白水青的傷也治好了，他與洪大川有焦孟之交，人稱「丹江雙義」，只不過那是他二人之間的義，對別人，他們只會殺人。

另外一人是個中年大漢，好像幾天前也在江岸出現過，如今也跟着找來了。

洪大川見成石當門站，不由得嘿嘿的冷笑，道：「好小子，你總算被爺們兜上了，小子。」

成石忿怒的道：「不是你們兜上老子，是老子在等你們，王八蛋！」

白水青怒吼一聲，罵道：「他娘的，是個小潑皮。」

成石回罵：「放你媽的屁，你們才是凶殘的狠。」

白水青就要出手，洪大川哈哈一笑，道：「好小子，那天江岸你若不多手，誰還會找上你家門，娘的，年輕輕的就挨刀，洪大爺替你可惜呀！」

「替你自己的狗命可惜吧，我說兒……」

另一大漢抖動着一把鬼頭刀，厲吼道：「老子宰了你這小子。」

（未完・四）

上文提要：燕子飛在如意用寒蟬悉心調理下，病情很快好過來，和陶濤在甲板上發現中州四煞，才知石太師父子和錢通也在艙內，不知他們往扶桑幹甚麼。船抵鎌倉，如意要將寒蟬交至目的地，勸燕子飛不要跟踪，否則她有殺身之禍，燕子飛遵諾言。上岸後，發現足見王迎接石太師，石貴妃也隨船而來，石貴妃竟然叫足見國王爲父親……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貴妃言不由衷　子飛追討國寶

「哼哼，這是足見國，你燕子飛本事再大恐怕也管不到。」

「笑話，天下人管天下事，今日既然被燕某碰上了，你就休想再作賤民女！」

女字出口，人已大步跨出，石太郎的皮鞭爆出一聲刺耳的脆響，攔腰掃來，燕子飛探手一抓，居然沒有抓住，翻手拍出一掌，但見桌椅橫飛，却依然奈何不了石太郎。

本來是想將他的皮鞭奪過來，以示薄懲，那知連攻十餘掌，竟無功而退，燕子飛心頭一震，道：「石太郎，看不透你的鞭法不賴。」

石太郎一脚踩住店家女的酥胸，沾沾自喜道：「那當然，鞭係人筋特製，乃關東一絕，你們乾脆一塊兒上吧，也免得老子多費手脚。」

一句話激怒了嚴元伯，叱道：「你好大的口氣，小小的一個扶桑武士，竟敢如此狂言托大，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老敎頭動了心火，全力施展，呼！呼！呼！連攻三掌，石太郎起先根本沒把嚴元伯放在眼內，仍自揮鞭搶攻，及至警覺情況不妙，想要閃躲時，剛猛的掌浪業已撞上身來，彷若碰上了銅牆，遇到了鐵壁，整個身軀好像變成了一頭死猪，撞破門扉，摔到馬路上去了。

石太郎四脚朝天，面如死灰，哇！的一聲，張嘴噴出來一口鮮血。

燕子飛縱身而上，提起石太郎，往馬背上一放，道：「去告訴犬養及石太師，懸崖勒馬，爲時未晚，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在馬屁股上猛拍一掌，馬兒立即狂奔而去。

陶濤附掌大笑道：「過癮，過癮，這羣狗娘養的鼠輩早該敎訓了。」

燕子飛道：「過癮不能當飯吃，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先把肚子塞飽要緊。」

原以爲只有這一家飯莊不准招待他們，接連又找了好幾家，這才發現，足見國王已傳下命令，所有的飯莊、旅店，一概不許接待燕子飛等人，違者格殺，懸首示衆。

陶濤破口大罵道：「媽的，這個犬養狗賊眞不是東西，看來是存心想將咱們餓死在扶桑。」

張一夫道：「沒有這麼嚴重，我看這樣好了，乾脆到寒舍去吧。」

「啊，我忘了你也是扶桑人，張兄府上在那兒呀？」

「在鎌倉東邊，從這邊過去大約還有十幾里地。」

「那就快走吧，到了貴府大概也差不多快要餓扁了。」

由西北折向東北，疾行了半個多時辰，來到一個小村莊。

村內只有百十來戶人家，張一夫歸心似箭，健步如飛，不久便到了村尾的自家門口，却爲眼見之事嚇呆了。

斑剝的漆門緊閉着，上了一把大銅鎖，門縫上貼着三張封條，上面還蓋着犬養國王的紅色官印。

「爹！娘！」

長島一夫連喊了三四聲，用力敲門，把手都弄紅了，宅內却寂靜如死，反應全無，找左鄰右舍查問，皆神色倉皇，支吾其詞，不敢說實話，最後還是一位會說漢語的讀書人挺身而出，道：「長島家被查封的時候，老朽正巧在場，你是長島先生的甚麼人？」

張一夫道：「我是他兒子，叫長島一夫，請問寒舍是那一天查封的？」

「三天前。」

「可知是何緣故？」

「據說是長島先生有一個兒子背叛了黑龍會。」

「我離開黑龍會，跟犬養有何相干？」

「關係可大啦，足見國王與武林人物一向來往密切，犬養能有今天的這個氣候，完全得力於江湖浪人的暗中支持，你得罪了黑龍會，就等於得罪了足見國王。」

「老先生，我的家人到那裡去了？」

「你們全家大小六口，包括你剃光頭的妹妹在內，全部鐐銬加身，被關東五鼠帶走了。」

「帶往何處？」

「這就不得而知了，有的說是押進天霸府，有的說是已經……」

老者不忍說下去，將話打住，張一夫痛如刀絞，淚下如雨，不停的呼喊着親人的名字，久久無法平靜。

燕子飛伸手搭在張一夫肩上安慰道：「一夫，別難過，事情也許沒有那麼糟，好在大家正巧都在扶桑，子飛向你保證，無論如何，即使命喪鎌倉，也一定要向足見國王討一個公道回來。」

向老者鄭重致謝後，四個人空着肚子，直撲鎌倉。

* * *

萬家燈火。晚膳時分。

家家戶戶，所有的人，均已用過晚飯。

然而，燕子飛、嚴元伯、陶濤竟連午飯還沒有吃。

張一夫爲了打探親人的確切下落，單獨離開，燕、嚴、陶三人則躑躅街頭，仍在找尋吃住的地方。

沒有一家客棧肯讓他們住。

沒有一家飯舖肯給他們吃。

* * *

足見王令出如山，在他的暴虐統治下，竟無一人敢伸出援手，鼎鼎大名的燕子飛、叱咤風雲的嚴元伯，居然流落在鎌倉街頭。

陶濤靈機一動，道：「嚴總，燕大哥，我看這樣吧，我們找的都是大舘子，換一家小的試試看，那個狗養的命令不可能面面俱到。」

果然，在附近走進一家小舘子，老板並無異樣反應，立即端上來四菜一湯，兩盤熱騰騰的大饅頭，外加一瓶扶桑清酒。

三人都快要餓昏了，來不及配菜便狠吞虎嚥般吃了一個大饅頭。

添好三碗湯，正準備喝，門口突然停下一頂轎子，石貴妃輕移蓮步，姍姍的走了進來。

身後跟進來二名婢女，四名扶桑武士。

君臣有別，燕子飛不敢輕慢，急忙起身相迎，嚴元伯、陶濤早已跪在地上，同聲說道：「貴妃娘娘吉祥。」

石貴妃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道：「嗯，起來吧，這是扶桑，以後可以不必行大禮。」

就這麼三言兩語工夫，四名扶桑武士已將桌上的飯菜端走，陶濤怒極而吼道：「住手，你們簡直欺人太甚，難道我們自己花錢買東西吃也不可以？」

石貴妃道：「這是足見王的命令，本宮也愛莫能助，大概是不希望各位在扶桑久留。」

燕子飛道：「我們也不想在此久留，但在事情沒辦完之前，却必須留下來。」

「燕卿有何要事待辦？」

「首先要追回寒蟬。」

「還有呢？」

「盼能與貴妃同行。」

「燕卿可是要押本宮回京？」

「子飛祇是護駕。」

石貴妃報以一聲冷哼，道：「哼，諒你也不敢！」

燕子飛不亢不卑的道：「娘娘，子飛皇命在身，有幾句話不能不問，我想請敎，劫走娘娘的人究竟是誰？」

「陳恭、柯友德。」

「你們是如何飛越紫禁城的？」

「他們將哀家打昏，合力架越。」

「離開玉華宮後，潛藏何處？」

「東躲西藏，居無定所。」

「後來又是如何獲救的？」

「是太師領着衆家將，以及中州四煞，在西山將本宮救出。」

「可曾擒獲陳恭、柯友德？」

「混戰之中被他們趁亂逃走。」

「當時爲甚麼不即刻回宮，面奏聖上，而要東渡扶桑？」

「哀家祇是想到扶桑來玩一玩。」

「貴妃請勿打岔，妳還沒有說，何故不回宮面聖？」

「爲了本宮的安全。」

燕子飛當然不信，疑雲滿面的道：「眞是這樣嗎？」

石玉娘振振有詞道：「現在的後宮，全在孫家的掌握之中，哀家如貿然返回玉華宮，必然兇多吉少，請燕卿回京後上覆皇上，在方傑、陳恭、柯友德尚未正法，孫家沒有滿門抄斬前，本宮必須避禍扶桑。」

「陛下不是一個糊塗的人，不可能單憑貴妃的三言兩語，就將孫家滿門抄斬。」

「燕子飛，聽你的口氣，好像不相信本宮的話？」

「子飛是就事論事，誰是誰非，必得大家三頭六面才能眞相大白，貴妃還是及早回京的好。」

「鎌倉這個地方蠻好玩的，哀家現在還不想走。」

「那麼，區區是否可以知道，娘娘是不是石太師親生？」

燕子飛詞鋒犀利，簡直像在審問犯人，石玉娘早已不耐，聞言花容突變，怒不可當的道：「放肆，本宮不是太師親生，會是誰生的？」

「既是太師親生，爲何叫犬養爲爹？」

「哦，你偷聽見了？足見王是哀家的乾爹。」

「扶桑與京城迢迢數千里，這門親是如何攀上的？」

「燕子飛，你眞的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此事關係重大，有查明的必要。」

「好吧，本宮告訴你也無妨，是犬養王當年進京朝貢時，常在太師府走動，我們父女一見投緣，才結下這門親。」

「啊，原來如此，我還以爲娘娘是扶桑人哩。」

「燕卿如果沒有別事的話，本宮可要走啦。」

「且慢，請問貴妃落脚何處？以便隨時保駕。」

「天霸府，隨時歡迎你們來，不過，可要當心那五隻大老虎。」

「謝謝貴妃的關照，必要的時候，子飛會帶着獸籠子去。」

二人話不投機，針鋒相對，石貴妃冷哼一聲，掉頭就走，燕、嚴、陶不失禮數，同聲道：「送娘娘！」

三人剛才僅僅吃了一個饅頭，祇能說點點心，肚子依舊空空如也，走出小舘，又流落街頭，陶濤惡狠狠地道：「嚴總，燕大哥，把我逼急了，眞想吃人。」

嚴元伯道：「吃人？你想吃誰？」

陶濤道：「吃狗肉，喝虎血呀。」

燕子飛道：「好主意，眞到忍無可忍時，咱們就鬥鬥五虎，殺進天霸府，去找石如山、犬養幸助理論。」

邊說邊走，信步而行，突聞有一個熟悉的女人聲音喊叫道：「嚴大人，嚴大人！」

循聲望去，祇見對街拐角處有一個路邊攤，船家女黑妞正在吃着香噴噴的肉包子，喝着魚丸湯，三個人毫不遲疑，快步趕了過去。

黑妞朗聲道：「三位如果不嫌棄的話，一塊來吃點心，我請客。」

陶濤正餓得發暈，連句客氣話都來不及說，先吞下一個肉包子，才說：「黑妞，妳吃過晚飯啦？現在又吃點心？」又吞下一個。

黑妞聽他話中有話，道：「莫非三位尚未用晚餐？」

陶濤吃下第三個肉包子，道：「別提了，中飯還沒吃呢。」

黑妞招呼三人入座，掏出一塊銀子來，往小販面前一丟，道：「喂，你今天不必做生意了，你的東西本姑娘全部買下啦。」

也不管他聽懂聽不懂，將所有的包子都端到三人面前來，還親手盛了三大碗魚丸湯。

這一頓飯，足足吃了兩頓飯的時間，三頓飯的量，中間曾有足見國的兵士企圖阻止，被黑妞給趕跑了。

燕子飛再三致謝，道：「黑妞，你們的船甚麼時候開？」

黑妞道：「現在還沒有決定，快則十日，慢則半月。」

「這樣吧，黑妞，你們的船我包了，如何？」

「好啊，一共幾個人？」

「四五人。」

「這麼少，包一條船太浪費了。」

「多少錢我們照付，沒有關係。」

「那時候開船？」

「到時另行通知，若拖延太久，會另有補償。」

「成，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嚴元伯想起一件事來，道：「黑妞，鎌倉這個地方妳熟不熟？」

黑妞道：「熟，今天逛了一整天，熟透了。」

「天霸府在那裡？」

「不遠，往西過三條街，再往東轉就看到了，聽說是宋孝宗時，由征夷大將軍源賴朝所建，初名霸府，幾經改朝換代，才易名天霸府。」

「可曾看到有開設武舘的？」

「有，有好幾家哩，斜對面就

有一家聽風流武舘。」

「有沒有叫福田，或者清善武舘的？」

迎面走來一位鬚髮盡白，手裡把玩着一對鐵彈珠的老翁，哈哈大笑道：「沒有福田武舘，也沒有清善武舘，祇有一個福田清善老怪物。」

嚴元伯見是老友福田清善，忙笑臉相迎道：「福田兄，咱們老哥兒倆多年不見，你還是那個老樣子。」

福田清善道：「老了，老了，已退休多年。」

嚴元伯替雙方介紹一下，原來福田清善任職幕府，常隨朝貢使臣入京，故而與嚴元伯相識。

寒暄數語後，嚴元伯道：「福田兄，我記得你曾經說過，他日告老後欲在鎌倉老家開武舘，所以才打聽武舘的事。」

福田清善道：「嚴總，我看你是逼得走投無路，這才想到我這個老朋友。」

「福田兄已知我等受困鎌倉？」

「足見王下令不準你們吃住的事，老夫在中午時就曉得了，一直在到處找你們，爲何不直接到舍下去呢？」

「此事說來話長，來扶桑純屬是迫不得已，臨時起意。」將事情的始末說了個大概，嚴元伯道：「事前毫無準備，自然不可能將福田兄的住址帶在身上。」

福田清善爲人甚是豪邁，也是個熱心腸的人，道：「嚴兄，燕大俠，還有這位陶兄弟，走，到寒舍去，我家裡的那個老太婆已爲各位準備好晚餐及住宿的地方了。」

嚴元伯遲疑了一下，道：「福田兄，有一句話嚴某必須說在前頭。」

「總教頭有話但請明示。」

「足見國王的命令，你是曉得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住進府上去，方便嗎？會不會給福田兄惹來麻煩？我看不如找一個聊避風雨的破廟就可以了。」

「這是甚麼話，堂堂天朝的武林第一高手燕子飛，響叮噹的禁軍總教頭嚴元伯，怎麼可以住破廟，兄弟我在大將軍府服務甚久，犬養那個老賊多少會有點顧忌，應該不敢太跋扈才是。」

「風聞足見王的名聲不太好？」

福田清善長歎一聲，道：「豈止是不太好，簡直是個慘無人道的暴君，足見國的子民沒有一個不恨他的，犬養勾結了一批武林敗類，壞事都做絕了。老夫退休之初，確曾開過一陣子武舘，但因聽風流武舘蓄意搗蛋，常常派人來鬧事，一氣之下就關門了。」

燕子飛道：「這聽風流武舘有靠山？」

福田清善道：「關東五虎中的佐佐木、山葉武夫，就是聽風流一脈當家管事的人，他們所訓練出來的打手，全部在天霸府充任爪牙。」

陶濤道：「關東五虎的功力畢竟如何？」

福田想了想，道：「在扶桑，可以說是獨霸一方的人物。但與中原武學相較，又當別論，老朽深信五鼠絕非嚴總、燕大俠的對手，假如三位不反對的話，我倒衷心希望能仗義滅鼠，爲民除害，進而將犬養這個狗賊也解決掉！」

告別黑妞，四人邊談邊走，不知不覺中已至福田清善家中，福田家的妻小兒女全部盛裝出迎，態度虔誠，禮貌周到，視三人的光臨爲無上榮寵。

打開紙門，果然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在却之不恭的情形下，燕子飛等三人祇好入境隨俗，脫掉鞋子，坐上了榻榻米。

酒過三巡，大夥談得正起勁，福田的長子一臉惶恐的入內稟道：「爹，五虎來了。」

「他們來幹甚麼？」福田臉色驟變，對客人道：「三位別動，老朽去應付一下。」

來至室外空地上一看，赫，前田惠良、柳上欽三、佐佐木、石太郎、山葉武夫，五虎全員到齊，已闖進院子裡來，另外還有十幾名天霸府的武士，將整棟宅子團團圍起來。

福田清善雙手一拱，故意以漢語說道：「天霸府的五虎上將，一向僕僕風塵，爲王爺奔波效命，今夜怎會有空駕臨寒舍？」

前田惠良冷笑一聲，亦以漢語作答：「好說，無事不登三寶殿，咱們兄弟是奉足見王之命，前來找人的。」

「找那一位？」

「大明朝的燕子飛、嚴元伯、陶濤，以及叛徒長島一夫。」

「燕、陶乃中原武林高手，嚴元伯更是統領禁軍三十年的老教頭，五位自信能勝得了他們？」

「哼，關東五虎，天下無敵，你不必替咱們兄弟操心，快叫他們滾出來。」

「抱歉，他們不在我家。」

柳上欽三眼一瞪，道：「胡說，打從他們進入鎌倉起，一舉一動悉在我們掌握之中，有人親眼見你領着這三人回家。」

福田力持鎭靜道：「曾經來過，已經走了。」

「到那裡去了？」

「老夫沒問。」

「哼，信口雌黃，言不由衷，老子不信，要搜！」

說搜眞搜，柳上欽三跨步而上，已將福田身後的紙門拉開。

扶桑國小，人小，房子也小，建築亦與中土有別，在地上架着木板，鋪上榻榻米，以紙門分隔成若干小間，拉開的這一間內並無任何發現。

福田睹狀大怒，喝道：「老夫好歹也曾是將軍府的高級武士，休得在此張狂，這事若是傳到大將軍耳中，五位恐怕擔當不起。」

石太郎吃了嚴元伯的虧，懷恨在心，亟思報復，人筋長鞭猛一揮，劈！劈！劈！三聲響，接連搗毀了三扇紙門，聲冷色厲道：「老狗，一個退休武士，算甚麼東西，就算是大將軍面前的大紅人——羽柴秀吉（豐臣秀吉）在此，也照樣叫他鑽褲襠。」

「石太郎，你太狂妄了，竟敢輕視大將軍及羽柴秀吉。」

「媽的，織日信長與羽柴秀吉有甚麼了不起，要不了多久，咱們足見王就會取而代之。」

「如此說來，五位是決心要跟老夫爲敵了？」

佐佐木上前一步，道：「倘若及時將人交出來，也許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如果老夫說不呢？」

「抄家滅門，鷄犬不留！」

五虎一再張牙舞爪，咄咄逼人，不禁激怒了老福田，殺氣騰騰地吼道：「好，你們上吧，老夫久未活動筋骨，正想舒展一下，福田但有三寸氣在，就容不得爾等如此張狂。」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兩掌當胸，站穩馬步，已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刷！的一聲，前田惠艮好快的動作，一聲不吭，手中的「天龍斬」已脫手飛出。

這天龍斬是一把半月形的飛刀，速度極快，聲如裂帛，疾取福田頸項，福田滑步矮身，天龍斬擦頂呼嘯而過，身後的門窗作了替死鬼，毀了一大片。

更令人駭異的是，天龍斬飛了一個圓弧，又回到前田惠艮的手中，手法乾淨俐落，令人歎爲觀止。

石太郎的動作也不慢，及時揮出一鞭，原想將福田拖倒在地，孰料，鞭甫出手，還來不及變招，便被燕子飛抓在手中。

接着，嚴元伯、陶濤也衝了出來，昂首立在福田清善兩側。

燕子飛傲然卓立，聲若洪鐘：「燕某不喜歡拐彎抹角，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五位一再苦苦相逼，究竟意欲何爲？」

石太郎陰笑道：「叫你們滾回去，三位偏不聽，如今踏進鎌倉，想滾也來不及了。」

「你們準備怎麼樣？」

「石家父子的敵人，就是我們犬養王的敵人，現在祇有死路一條。」

「五位請勿錯估了情況，燕子飛是不想多事，可不是怕事！」

「不怕事又如何？」

「黑龍會的人在北京殺人無數，惹惱了本俠，這筆血債說不定會從諸位身上討回來。」

「哼，大言不慚，當心風大閃了舌頭。」

「事實如何，馬上便可見分曉。」

言語中，二人一直在鞭子上較內勁，一條人筋長鞭拉得畢直，時有波浪震盪出現，任何一方，祇要偶有疏誤，便會當場出醜。

燕子飛曉字出口，再加三分力，立有一股剛猛的力道藉由鞭身激射過去，乍然一鬆手，砰！石太郎應變不及，也承受不起，接連來了三個元寶翻身，摔倒在牆脚下。

「上！」

前田惠艮一聲令下，四人立如潮水般湧出，和嚴元伯、陶濤、福田清善鬥在一起。

關東五虎確非浪得虛名，攻守有序，進退井然，騰挪縱躍，靈巧無匹，尤其是前田惠艮的天龍斬，更是變幻莫測，令人防不勝防，燕子飛出手三次，皆沒能將天龍斬奪下。

佐佐木與山葉武夫的聽風流劍法更妙，似有鬼魅附身，緊貼着嚴元伯、陶濤不放。柳上欽三的鬼頭刀也不含糊，舞起一片寒芒，使福田清善手忙脚亂，窮於應付，氣得老福田嗚哇大叫，恨不得一掌活劈了柳上欽三，奈何却始終近身不得。

石太郎已自地上爬起，對手下的武士吼叫道：「殺啊，都給我上，別留活口，另外分幾個人去燒房子。」

「是！」

衆武士領命自去，驀然，彷佛從陰曹地府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光棍祇打九九，不打加一，以多爲勝本已有違江湖規矩，再燒人家的房子就未免太過份了。」

接見半空中飄來一團陰森森的寒風，陰風過處，石太郎與那十幾名武士好像中了邪，着了魔，又像是遭到定身術的禁制，一個個皆僵立原地不動了。

全場爲之駭然，打鬥隨即靜止，燕子飛發現屋頂之上有一團黑影一閃而沒。

「有鬼！有鬼！」

「是幽靈！」

「是鬼魅！」

石太郎等人很快便清醒過來，

好似做了一場惡夢，拔腿就往外跑，前田惠艮、佐佐木、山葉武夫、柳上欽三也嚇得面無人色，抱頭鼠竄。

福田清善展目四顧，滿面迷惘道：「眞有鬼嗎？」

嚴元伯將船上之事告訴他，望着蒼茫夜空，抱拳爲禮道：「朋友，不管你是人是鬼，嚴元伯在此謝過。」

從而使燕子飛想起了「寄語山本，血洗五龍」那八個字來，當即就教於福田清善。

福田清善沉吟一下，道：「依老朽之見，山本應該是指山本刀之助而言。」

燕子飛道：「五龍又是甚麼意思？」

「可能是五龍會。」

「這個山本刀之助是何方神聖？」

「提起山本刀之助來，在扶桑可是第一號大魔頭，地位相當於中原綠林的總瓢把子，也是現住的五龍會總會長。」

「山本，五龍，這就對了，那位神秘人物要找的人無疑就是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但不知五龍會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五龍會是一個江湖幫派，無惡不做，勢力遍及扶桑，與犬養王狼狽爲奸，互爲靠山，分青、黑、黃、蒼、赤五個分會，統稱五龍會。」

嚴元伯神色一緊，道：「福田兄是說橫行北京的黑龍、青龍二會，原來是扶桑五龍會的支脈？」

福田清善正容道：「不錯，青龍會與黑龍會，是在爲山本總會長，也是爲犬養王侵佔中原的野心打前鋒，他們的會員，從小就接受侵犯天朝的教育，說得全部是漢語，生活習慣也完全模仿大明子民，不明就裡的人根本看不出來。」

燕、嚴、陶聽得透體生寒，沒料到山本、犬養竟有這麼大的野心，印証一下過去所發生一切事故，自然深信不疑。

嚴元伯道：「子飛老弟，照這個情形看來，寒蟬很可能是交給山本刀之助了。」

燕子飛道：「唔，如意會有此暗示，大概錯不了。」

陶濤道：「不知五龍會的老巢在那裡？」

福田清善道：「不遠，就在鎌倉西邊的山頂上。」

燕子飛轉對福田道：「如此，就在府上叨擾一宿，明天一早我們就去找山本刀之助。」

福田清善尋思少頃，道：「老朽陪你們去，能親眼目睹老魔授首，方不虛此生。」

* * *

一座大山的山脚下，絕壁像刀切的一樣，光滑而又陡峭，高達數十丈，幾與天齊。

在畢直的山壁上，鑿出一條通道，平坦整潔的石階直達山頂，看來甚是雄偉壯觀。

山上豎着五根旗桿，分別掛着青龍、黑龍、黃龍、蒼龍、赤龍五種顏色不同的旗子，十里之外便清晰可見。

石階左側停着三頂暖轎。

石階右側拴着五匹駿馬。

福田清善指着山上的五面旗子道：「到了，這就是惡名遠播的五龍總會。」

行至近前，發現那五匹馬好生眼熟，忙示意三人躱進附近的松樹林內，又道：「奇怪，五鼠跑到五龍會來作甚？」

話聲未落，關東五虎已從石階上疾奔而下，跨上坐騎，隨即揚鞭離開。

陶濤見山上山下刁斗森嚴，道：「燕大哥，咱們是按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還是硬闖？」

燕子飛欲語未語，山上又有了動靜，祇見一個年約六旬，矮胖如桶，留着兩撇八字鬍子，腰裡繫着一條寬大緞帶，綉着一條大金龍的老者，陪着石太師走下來。

石大勇、石玉娘、中州四煞緊隨在後，不苟言笑。

老福田小聲說道：「那個矮胖老頭就是山本刀之助。」

燕子飛道：「山本是十段高手，對不對？」

福田頷首道：「對，在扶桑武功與他不相伯仲的寥寥無幾。」

忽聞石太師爽朗的聲音道：「山本兄，請留步，這件事我們就這樣說定了，希望能夠儘快付諸實現。」

山本人雖矮小，聲音却大如洪鐘，顯然內力極爲充沛，道：「老太師請放心，你的禮金小老兒業已收下，自當依約行事，等着吧，三日之內必有佳音。」

五龍會長停住脚步，石如山一揖拜別，領着石大勇，中州四煞往下走，石玉娘嬌聲嬌氣的道：「爹，這兒景色如畫，美不勝收，我想留下來多玩幾天。」

石太師回過來，笑呵呵地道：「妳這孩子，貴爲王妃，還這麼貪玩，好吧，隨妳的便，反正山本會長也不是外人，多住幾天亦無妨。」

石大勇父子往下走，山本、石貴妃向上爬，當石家父子坐着轎子離去時，山本刀之助也消失在石階頂端。

陶濤道：「咱們要不要追上去？」

（未完・十九）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上文提要：玄小龍的雙桅快船駛至太湖時，遇到了一條送親的彩船，玄小龍也看到了丁梅在那船上，以爲丁梅出嫁了，不料冷公度、冷公元却追了上來，並百般詢問玄小龍與丁梅之間親密關係如何，由於誤解連連，老哥倆自行訂下玄小龍迎取丁梅的時日，沉思中玄小龍的船已進無錫，這就準備要收復無錫分舵……



施法鬥惡霸　挺身救師叔

巴中對玄小龍道：「我忘不了姓余的曾與總舵兩護法合殺李舵主的事。」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少幫主，我帶路！」

他忽又指指遠處三條船，又道：「少幫主，另外兩條船上把頭乃是大半年前派的新人，霸道呀！」

雙目一亮，玄小龍道：「巴叔，你能把他二人叫過來嗎？你就說少幫主要見他二人。」

巴中點頭一笑，道：「屬下這就去。」

他大步走回去，不旋踵間，有兩個漢子往這面匆匆的奔來了。

其中一人邊跑邊呼叫：「少幫主，少幫主在那兒？」

三人站在玄小龍四人面前，那巴中指着玄小龍對二人道：「這位就是大龍幫眞少幫主，你二人還不見禮？」

那個矮壯漢子猛的一瞪眼，冷笑道：「巴中，咱們早已暗中接獲總舵命令，也知道玄劫有個兒子潛來，只不過大龍幫已不是玄劫當家作主，丘老幫主才是當家主事的人，咱們只聽上面的命令行事，別的少來。」

朱光遠大怒，戟指二人叱道：「我把你們這批海盜，搖身一變，一個個全成精了，陰謀已被拆穿，大龍幫海上失踪的十一條大海船變成金申之洞的了，你瞧那面幾人，他們就是自海島上重生而回的當事人呀！」

兩個人吃一驚，那趙起山怒的罵道：「你二人說得好聽，聽上面命令，那麼，你們聽的是海盜命令，今天先收拾你二人再說。」

他在海上打游擊，恨透了海盜們，當他與龍虎二人得知丘泰來奪權成功，二人便各率自己心腹，合力在海上爲大龍幫的失踪兄弟們報仇，此刻面對這二人，趙起山就欲出手殺人了。

玄小龍伸手一攔，道：「不用在此動手，先把人分配過去，把那三條船接收，咱們正用得着。」

朱光遠道：「少幫主，這件事交由屬下辦。」

那趙起山道：「何時去收拾余永豹？」

龍虎也咬牙，道：「少主，收拾余永豹的事就交由我龍虎去辦。」

玄小龍却對那兩個把頭道：「帶路，到無錫分舵找余永豹。」

又是那矮壯漢子瞪眼，道：「帶路？我爲什麼爲你帶路，你是老幾？」

「劈啪」之聲連响，那矮漢張口吐出鮮血來，鮮血吐在石崖上發出叮的一聲响，低頭看，血中有顆好大的牙！

這人至少挨了十五掌，他還不知怎麼挨上的。

另一人斜着出手一拳搗來，玄小龍收掌猛一托，直把那人的一條右臂托得卡的一聲响。

「哎唷！」

那漢子的右臂筋骨斷了，發出那種怪聲來，痛得他也立刻蹲下去了。

「你……有本事去鬥當家的，整咱們下人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玄小龍冷笑，道：「再要多口，叫你們永遠也張不了口，走！」

他的手法之快、之準，看得人吃驚，兩個人不走也不行了。

玄小龍跟在二人身後走，龍虎與趙起山二人立刻又招來十個漢子跟後面，一行人便直奔無錫西南方的一處小土坡後走去。

無錫分舵的大龍幫有個大宅院，那兒一條石道通大街，這時候天快黑了，忽見有兩個漢子挑了兩擔酒食往這面走過來，在前面帶路的二人，立刻回頭嘿嘿笑。

挨了揍的人還能笑得出來，那必然是得意得忘了「痛」，他二人走得更快了。

*　　*　　*

江湖上有許多奇怪的事，如果仔細推敲，也就不奇怪了，大龍幫無錫分舵舵主余永豹，與那設在北門口的「閩浙海運分棧」的人們原本是不相往來的，不料却在最近雙方忽然熱乎起來了。

「閩浙海運無錫分站」的當頭與三門灣的蘇來是一樣的任務，主持着海運生意，當然那是防在無錫的時候。

自從余永豹瓜代了「翻江龍」李俊以後，爲了少嫌疑，雙方人馬幾乎不相往來，爲的是招人閒話。

然而自從余永豹看着那李俊在眼皮下被一個青衣女子救走之後，沒多久便傳出了上海分舵、南通分舵、鎮江分舵全被人挑了。

余永豹明白，自己這兒早晚也會遇上同樣情形，加上總舵至今沒人前來支援，經其考慮之下，便與「閩浙海運分棧」的大當頭「邪神」令狐八百聯手了。

那「邪神」令狐八百這幾日常被余永豹招待在分舵，不但是令狐八百被當成上賓，便是令狐八百的拜兄，無錫土霸和心田也來了。

人多膽氣壯，人多也好辦事，和心田經常把他的四大金剛帶在身邊。

他們今天又在余永豹的那座小院中聚首了。

只要是聚會，余永豹就會命人把太湖酒樓的菜叫上一桌送過來。

如今正有兩個伙計把酒菜挑來了。

走在玄小龍身邊的船把頭巴中指着二個挑酒菜的，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的分舵在土坡後，這幾日經常見余永豹大吃大喝，請的是外人吶。」

玄小龍淡淡的道：「他吃不了多久了。」

前面的兩個傷了一臂又口吐鮮血的漢子，不時的往後面看一看，臉上一片詭異之色。

一行繞過那道土坡，果然有個大宅院，大院套小院，那余永豹就住在小院中。

那座小院風景好，小橋流水還嘩啦嘩啦的响，黑白天鵝各一對，有座涼亭在院角。

涼亭中有人共六個，圍在一張石桌笑哈哈吶。

爲什麼他們笑哈哈？因爲太湖酒樓的酒菜正從大院往這面挑來了。

*　　*　　*

就在兩個酒樓伙計剛把挑子放下地，小院門口奔進兩個帶傷漢子，那個斷了一臂的大漢頭滴汗，當然那是他忍不住痛苦流出來的冷汗。

「舵主，不好了，那話兒果然找上門來了。」

涼亭中別的人聽不懂，但余永豹知道，他「呼！」的一聲長身而起的過來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玄小龍一夥也走入小院中了。

船把頭巴中戟指余永豹，叱道：「王八蛋，這幾個月巴大爺快被你這海盜氣死了，酒菜留着別吃了，你小子挨宰吧！」

玄小龍一行走得急，前大院的人就未出手攔，分舵的人大部份去了湖邊裝船貨，只有五個在廳前，如今見巴中帶來人，他們更不會攔，但也跟來了。

巴中罵得過癮，好像一肚子窩囊氣也順暢了。

余永豹雙手叉腰站在涼亭下，他看看來的這些人，不由冷笑道：「巴中，你找人來造反呀！」

他回頭看涼亭內，又道：「只怪我早日對你們太過寬厚，倒叫你們不知好歹。」

指一指玄小龍幾人，他沉聲的道：「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這兒可是大龍幫無錫分舵，正當的出力人吶。」

冷冷一笑，玄小龍叱道：「你們若是正當人，那麼多的正當人又擺那裡？」

「你是誰？」

巴中指着玄小龍道：「他才是咱們大龍幫少幫主，玄老爺子之子玄小龍。」

余永豹聳着鼻子哼了一聲，叱道：「他不是咱們大龍幫少幫主，

他是個冒牌貨，丘占魁才是咱們的少幫主。」

他指着院門，又叱道：「滾！都給我滾！我這裡有貴客在，不與你們計較，快滾！」

龍虎發火了。

「滾？娘的，你大概不認識老夫，娘的！你們這些海盜，操，太可惡了！」

趙起山接道：「丘泰來才是個陰毒的傢伙，他與大海盜金申之洞是拜兄弟呀！」

他這麼一吼，涼亭內躍出一個大漢來，令狐八百忿怒的走向趙起山，叱道：「你放屁，咱們老爺子是大海盜？你親眼見過？」

趙起山反而冷笑，道：「原來這兒全是一丘之貉的渾蛋吶，娘的！」

他這一聲罵，嚄，一聲雷吼傳來，涼亭中的另外五人也來了。爲首的乃是無錫土霸和心田，他的四個殺手跟身邊，這兒是他的地盤上，有人也把他罵成了渾蛋，這口氣他怎麼能嚥得下？

姓和的指着趙起山，叱道：「老頭兒，你是不是活膩了，你膽敢罵爺們呀！」

嘿嘿一笑，趙起山道：「等一會我老人家還要殺人吶，你信不信！」

只這麼一衝突，那余永豹幾乎笑出聲，因爲他就是把和心田幾人請來準備對付玄小龍幾人的，心計得逞，他好篤定的道：「和兄，這是咱們的幫規不嚴，倒把和兄害苦了，眞對不住呀！」

和心田道：「余舵主，咱們這是吃一口井的朋友，你的事也是我和某人的事，他們這是想造反，什麼玩意兒，今天撞上和大爺，我叫他們吃不完兜着走。」

余永豹道：「和兄，他們也是趁我的人在湖邊忙碌，才覷個空找上門，太可惡了。」

龍虎對玄小龍道：「少幫主，看我修理他們。」

玄小龍搖搖手，道：「且等等！」

他見龍虎氣忿的站在一邊，便向和心田重重抱拳，道：「這位兄台，你們是外人，並非大龍幫的人，今天咱們是來收復基業，清除惡人的，眞對不起，請別誤會。」

和心田叱道：「誤會？」

玄小龍道：「在下賠個不是，和兄台可以退出了。」

他還把手一讓，身子一偏。

和心田冷笑一聲，他指着涼亭內的酒席，道：「老子還來吃酒吶，你們這批該死的找上門掃了和大爺的酒興，只此一樁，你們就該死。」

玄小龍淡淡的道：「一頓酒菜，少時此地事了，我再爲你老兄重新叫菜，如何？」

和心田的嘴一撇，道：「你是什麼東西，和大爺吃酒也要看人的，你夠格請你家和大爺嗎？小王八蛋！」

玄小龍不動肝火，但趙起山和龍虎二人火大了。

便是帶來的十個兄弟也忿怒，那位船把頭巴中的心中也不快樂，怎麼這位少幫主如此低三下四的不敢對姓和的反唇相譏，實在有些不像話。

他以爲如此少幫主還想收復基業呀！

趙起山雙手端着鐵杵，吼道：「少主，對這種人客氣不得呀！」

他與龍虎曾在桃花島上見過玄小龍的武功，更在玄小龍第一次上大海船的時候，幾乎被玄小龍收拾掉，如今玄小龍一味的對外人客氣，那是不欲樹敵太多之故。

其實玄小龍並非眞的如此客氣，這些天來，他心中漸漸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只要達到目的，何必多樹敵人？

玄小龍攔住趙起山，他仍對和心田道：「兄台，別爲了一頓酒菜傷了彼此和氣，你老兄幾人還是請吧！」

他這是半帶不客氣了。

和心田一聽大怒，他把手一揮，對身後四人，道：「幹掉他！」

身後四人齊拔刀，他們的刀子也嚇人，全是尺半長的尖刀反插在後腰上，刀鞘是紅木，好像腰上插的是木棒，直待拔出尖刀來，才發現那是刀鞘。

龍虎怒叱：「四個人打一個呀！」

趙起山又要出手，就聽和心田嘿嘿一笑，道：「他們四人一向是聯手對敵，敵人一個如此，敵人十個也一樣，沒有什麼倚多爲勝這說詞。」

龍虎怪叱，道：「那就由我們十人上，如何？」

和心田道：「可以呀！」

玄小龍把手一擺，道：「二位大叔，你們守緊這小院門，咱們就是別叫人進出，至於出手，我來！」

四個人咧嘴哈哈笑，大板牙全是黃澄澄的不發光，四把尖刀在發光。

四個人沒有一個在說話，便是那余永豹，此刻也退到涼亭台階上，有幾個他的親信早把他的兵刃也帶來了。

「邪神」令狐八百雙目張得大，他往余永豹的身邊移動，低聲道：「這小子挺沉得住氣的。」

余永豹只是冷冷笑。

於是，四個分別站在玄小龍四

週的怒漢齊聲厲吼。

「殺呀！」

只把尖刀往玄小龍的身上招呼，就見玄小龍却直往迎面一人撞過去。

玄小龍並不出劍，他在快得不可言喻中，把那人握刀的手腕抓個正着，又以更快的身法，把那人來一個側旋又推，當然是推向身後刺來的三把尖刀了。

他幾乎就叫那人挨刀了，三個惡漢忙撤招，却忽的漫天黑影罩過來，隨之，好一陣霹靂啪啪響傳來。

仔細看，四個怒漢被玄小龍以修羅神掌打得昏頭轉向，往外旋去。

就在這時候，半空中衣袂飄閃，和心田人在半空厲聲叱吼。

「接老子一掌！」

玄小龍不甘示弱的拔身而起，他迎向半空中的人影，左手抓劍未出劍，右掌疾拍而迎上去。

就招式上看，玄小龍右掌應拍擊對方突出的一掌才對，如是一掌對一掌，他的右掌應擊向敵人的左掌，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因爲敵人太奸詐了。

那團黑影在灰暗中忽的雙掌均是兩把尖刀突出，而且刀在半空一片極芒，玄小龍如此右掌拍擊，那就必然上了大當。

不及多想，玄小龍人在半空，掌心已覺出一點涼意的時候，他大喝一聲變拍爲鎖，是的，「鎖龍手」倏然而出，却仍然覺得掌沿一痛，但他也扣住對方左腕。

玄小龍不等敵人右手尖刀扎來，人在空中猛然振臂力摔，就見那團人影，已被摔落在三丈餘外。

「轟！」

「啊！」

那團黑影一頭撞在涼亭欄杆上，一段欄杆被撞斷，半天爬不起來。

仔細看去，正是那無錫土霸和心田。

和心田的口中是「接我一掌」，實則他早已暗中兩把短尖刀握在手中。

他打算一招間先傷了敵人，和心田心中明白，這小子的功夫高，不動點心機是難以取勝的，然而，玄小龍的反應還是令和心田吃到苦頭。

落地，玄小龍發覺他幸運，右掌沿只是皮肉被劃一刀，並無大礙。

此刻，涼亭上高掛起兩盞燈籠，玄小龍手上滴着血，早被那令狐八百與余永豹二人發現。

「邪神」令狐八百嘿嘿笑，一步一步的走到台階下，他向玄小龍招招手，道：「過來，過來，令狐大爺倒想見識見識你的絕學，有什麼了不起的。」

玄小龍淡淡的道：「閣下是……」

令狐八百道：「令狐八百，道上有人叫我一聲邪神，坦白說，我自己也覺不太正，那就邪他娘的了。」

玄小龍道：「不，我只想知道，你老兄是不是此地大龍幫分舵的人？」

令狐八百搖頭，道：「不是！」

玄小龍道：「那就好，你可以走了。」

令狐八百一瞪眼，道：「走？那得交過手以後。」

玄小龍道：「在下只是爲了收復基業，並不與別人爲敵，你老兄……」

令狐八百道：「如果按實情而論，我自己算半個大龍幫的人。」

玄小龍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令狐八百道：「很簡單，我們『閩浙海運分棧』的人幾乎與大龍幫快要合穿一條褲子了。」

玄小龍忽的冷笑，道：「閣下是『閩浙海運分棧』的人物呀！」

令狐八百把胸一挺，道：「大爺我就是主持無錫分棧的首腦，怎麼樣？」

玄小龍道：「兄台，我好像無法拒絕你的挑戰了。」

令狐八百道：「你非動手不可，否則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一條路？」

「帶着你的人馬，一個一個爬出去。」

玄小龍道：「你還是很慈悲，沒說叫我們流血掉肉的走出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就與你不大一樣了。」

令狐八百道：「說，怎麼不一樣？」

玄小龍道：「如果你問我，你想退出，我的條件是你留下一條臂，否則只有死。」

他突然改口，而且聽得人覺得他字字鏗鏘，無不心中一沉。

令狐八百仰天哈哈一笑，帶着一點悲壯的意味道：「行，且看你小子有沒有這個能耐。」

「刷刷」兩聲交替響起，令狐八百兩手各抓着一支分水刺，那種在水下動手的兵刃，陸上更見威力。

他左手刺前移，右手刺高擧，吼道：「娘的老皮，你可以進招了。」

一笑，玄小龍緩緩的拔出長劍，道：「以我的看法，你最好有個幫手，吸，我提個意見，你同那姓余的聯手，如何？」

令狐八百不怒反笑，道：「你小子在爲自己臉上貼金？個小王八

蛋！」

玄小龍道：「我是認眞的，難道你不打算找便宜？」

忽的一聲大笑，余永豹走下台階了。

「令狐兄，你忘了人們常說的一句話了。」

令狐八百道：「余兄，什麼話？」

余永豹道：「上蒼要毀滅一個人，必先叫這個人發狂呀，是不是？」

「哈……」令狐八百大笑，道：「對，對極了，這小子就在發瘋，那麼，你我還客氣什麼？」

「咻！」聲起處，余永豹的刀舉在半空中，他與令狐八百錯開身法，一聲招呼。

「上！」

「殺！」

兩人幾乎同時往玄小龍身前撞去，那眩目的刀芒在閃耀，兩團黑影……不，成了三團黑影出現在玄小龍的身子兩側與正面。

是的，無錫土霸和心田突然也舉刀向玄小龍撲來。

這和心田眞夠奸詐，他在被玄小龍自半空中摔到涼亭內之後，立刻運氣調息，當他聽了玄小龍要力戰令狐八百與余永豹二人之後，他便決心在暗中下手。

他要在最佳時機出手，當然，這最佳時機莫過於玄小龍專心對付余永豹與令狐八百的時候。

玄小龍原是打算錯身發招，一舉收拾余永豹與令狐八百二人的，他不打算多在此費時，而這兩人也正是他欲收拾的人，不料，他突然發覺又一團黑影也撲來。

玄小龍的四週刀芒已現，一共五道極光繞體而到，本能的他大吼一聲拔身而起。

左足立刻感到一股子刺痛，而他的人便已拔身三丈餘，玄小龍在空中不稍停，兩個空翻到了涼亭另一面，他慶幸逃過五把尖刀的刺殺。

站地，頓覺左足已濕漉漉，顯然鮮血在流，往他的靴中流着。

玄小龍抬頭，見三人又合力撲追過來，他火大了。

就聽他一聲狂叱：「修羅殺！」

六把兵刃奏出的急驟響聲，宛如正月花炮一般震人耳目令人吃驚，隨着這一陣響聲中，就聽噗通幾聲傳來，燈光之下，有兩條斷臂先落地，有一團黑影打着血旋撞上台階，他還回頭罵。

「操那娘……的……」

這人不是別人，余永豹是也。

余永豹只罵了一句，便歪在台階上不動了。

有四個受傷大漢已扶起斷了一臂的和心田直往小院門走過去。

龍虎與趙起山二人並肩攔，那龍虎叱道：「想走？命留下來！」

有個大個子吼道：「咱們和爺是來吃酒的，可不是專門同你們拚殺呀！」

龍虎道：「他已經出刀了。」

那人抗辯道：「朋友有難，作爲朋友的能不有所表現嗎？那還是人？」

玄小龍收劍過來了。

「龍大叔，放他們走。」

趙起山道：「太便宜他們了，滾！」

十人分兩邊，讓出一條路，五個人便急匆匆的走了。

那面，「邪神」令狐八百還在急喘息，他的胸前一刀眞不輕，三根肋骨也露出來了。

龍虎見令狐八百未死，一個大巴掌拍在肚皮上，血自他指縫中往外溢，舉着鐵杵就要當頭砸下去。

玄小龍立刻攔住，道：「龍大叔，放了他。」

龍虎一楞，道：「放了他？少幫主，他們是海盜呀，也是坑害大龍幫的傢伙，咱們這幾個月在海裡同他們玩命，生生死死的幾乎沒命，如今好不容易堵住，你說放了這狗東西？」

玄小龍道：「龍大叔，我明白你同趙大叔們海上拚命的厲烈，爲了大龍幫，你們赤膽流露，忠心撼日月，只不過我們不殺他，是借他的一張嘴巴，爲咱們傳幾句話給那大海盜金申之洞。」

他低頭看看令狐八百，又道：「朋友，你回去告訴金申之洞，叫他稍安毋躁，早晚我們大龍幫會找上他，這是一筆必須清算的賬，他應該知道我不會放過他的。」

緩緩的自血泊中站起來，「邪神」令狐八百齜牙咧嘴的恨聲道：「好……好……你……小子這剜心一劍就足以叫咱們老爺子……恨不得生啖你的心肝……」

他錯着脚步往外走，走得夠淒慘了。

趙起山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余永豹斷氣了。」

玄小龍道：「我出劍就沒叫他有活的機會。」

他抬頭看向涼亭外，五個漢子中兩個是帶傷的，那正是在湖邊被玄小龍打傷的二人與三名在涼亭侍候余永豹的下人。

五個人早想溜了，但小院門被十個漢子堵住，想走也走不了啦。

五個人木然的站着，幾乎不敢相信事情會是這麼個結局，舵主死在血泊裡，那模樣令人吃驚。

趙起山戟指這五人，向玄小龍道：「少幫主，他們五人怎麼收拾？」

玄小龍招招手，道：「過來！」

五個人緩緩的走過去，木然的站在玄小龍面前。

玄小龍道：「我的話只問一遍，你們的出身是不是與丘泰來當年一夥的？」

五個人有點頭有搖頭的。

玄小龍冷冷道：「海盜！」

五個人齊搖頭，仍然無人出口說話。

玄小龍道：「我要聽實話，丘泰來與你們當年是幹海盜的，對不對？」

五個人更是猛搖頭。

龍虎道：「少幫主，我有辦法問出來。」

他走到五人面前，雙手托着大杵，對第一個漢子道：「你是不是與丘泰來當年一起幹海盜呀？」

那人聽了仍然搖頭。

龍虎突然挺着大杵猛一搗。

「彭！」

「唔！」

那人雙手捂肚皮，退了七步跌坐在地上。

「我當年沒有同丘當家幹海盜，我是從閩浙海運分棧轉來大龍幫的呀！」

他用力的說完，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只這一句話，玄小龍幾人吃一驚，想不到金申之洞已開始把他的人馬往大龍幫中安插了。

龍虎又逼近第二人，道：「你呢？」

那人怕挨搗，忙點頭道：「是的，當年我是與丘當家在海上討生活，可是那是當年，人嘛，總有回頭的一天，咱們如今幹的可是正經八百事呀！」

龍虎冷笑道：「把大龍幫陰謀篡奪去，你們搖身一變成了好人，娘的，咱們可慘了。」

他似乎越說越火大了。

忽的，龍虎一個斜身，大杵對準那人又是猛一搗。

「啊！」

那人雙手捂着肚子直叫喊！

龍虎尚未站到第三人面前，餘下的三人忽的往墻邊奔跑，十個漢子一擁而上。

十個人揍三個人，三人中還有兩人受了傷，當然被這十人合力打得鼻青臉腫，癱在血泊裡。

有兩個漢子走上涼亭，見吃的喝的全在，便向玄小龍報告，道：「少主，該吃點喝點了。」

笑笑，玄小龍道：「你們吃喝過了快把此地收拾妥當，糧秣刀械搬船上，帳上銀子列册，等着把大門上鎖封起來，我這就先回湖邊看看朱舵主辦得怎麼樣了。」

趙起山道：「少幫主，你也餓了，何不一起吃些。」

玄小龍道：「我還不餓！」

他轉身往大院門就走，出了大門前面一片黑暗，但就在他剛繞過半坡的時候，忽見前面奔來一批人馬。

等到雙方碰上面，才發現是朱舵主朱光遠率了十多人奔來了。

朱光遠發現只有玄小龍一個人，他驚怒交加。

「少幫主，怎麼一回事，他們人呢？姓余的玩什麼坑人把戲了？」

笑笑，玄小龍道：「事情一切順利，我叫他們留下來清理事情了。」

朱光遠道：「還以爲姓余的厲害角色……」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條快船已安排妥當，見少幫主許久未回來，屬下率兄弟們趕來了。」

玄小龍道：「眞是辛苦朱叔了，咱們等趙大叔他們回來就放船。」

他低聲又問朱光遠，道：「從無錫走內河入長江，有航道可走？」

朱光遠道：「有，有內河通長江。」

玄小龍道：「如今咱們水面上的分舵只有南京分舵與洪澤分舵了，是嗎？」

朱光遠道：「對，就只有兩個分舵沒收復。」

玄小龍忽的冷笑一聲，道：「我要留下南京分舵，到最後再收復。」

朱光遠道：「少幫主的意思，屬下不大明白，爲何不趁機會把南京分舵也拿下？」

玄小龍嘿然笑了。

玄小龍以爲，到了該去奪取淮上的時候了。

* * *

玄小龍經過這幾個月的奔波斷殺，他已大致有了作戰經驗，若想成功，必須有才幹，才幹就是武功，若想成事，尤其成大事業，免不了要使手段，而使手段的不二法門，那就是不能手軟。

玄小龍已經殺人了，而且也殺了多人，他並非殺人殺上癮變成個殺人魔，而是想到了大龍幫仍有那麼多忠義之士在爲大龍幫基業拚命，他便是殺人也釋然了。

* * *

便是無錫分舵的三條快船也跟着裝滿了糧秣刀械與銀子，移到玄小龍的雙桅快船這面石堤靠妥。

這時候石岸邊的四條雙桅快船上各站了幾人正自遙望過來。

玄小龍上了快船，立刻取出刀傷藥把脚傷手傷敷藥包紮，他冷冷的對朱光遠道：「江湖鬥爭，江湖掙扎，無非是各出奇謀，各用手段，朱叔，我饒不了丘家父子。」

不旋踵間，那龍虎與趙起山二人也率人再一次的運來許多東西，他們已運了三次了。

大伙來到船上，朱光遠對趙起山與龍虎二人把少幫主欲先奪取淮上的事對二人說了一遍。

那趙起山想了一下，忙對玄小龍分析利害。

「少幫主，以屬下意思，還是先把水上幾個分舵全部奪回來，這叫翦去姓丘的羽翼，然後再把幾處陸上分舵拿回來，逼姓丘的走投無路。」

一邊的龍虎接道：「對，逼姓丘的露出原形。」

趙起山道：「要知道，目前咱們是各個擊破，也正是一口一口的把他們吞掉，既省力氣，又奏奇功，否則，他們集中力量，咱們便也難以對付。」

他頓了一下，又道：「便是能打敗他們，我們也必然損失慘重了。」

玄小龍一聽猶豫了。

朱光遠道：「少幫主，南京分舵，原來的舵主叫時運生，時運生的外號叫『賽諸葛』，此人足智多謀，深得老幫主的歡心，才會派他去南京那種大地方主持分舵業務，他的屬下有大小船隻近二十艘，還有個騾馬棧房在北城外紫金山下不遠處，那兒距離邑江門外安家巷也不算遠，如今聽說他同接他職位的李濤李大膽合作得還不錯，這一點我就是想不通了。」

玄小龍道：「南京分舵船多，騾馬多，他的人員更多，聽起來應有上百人之衆了？」

朱光遠道：「生意旺的時候，人員接近二百人。」

一聽人馬如此多，玄小龍道：「看樣子要費一番工夫了。」

朱光遠道：「少幫主如果有意思先收回南京分舵，這個差事我朱光遠接下了。」

玄小龍道：「朱叔有何錦囊妙計？」

朱光遠道：「我見過李大膽李濤這個人，這個人是個粗中有細的傢伙，只不過那時運生與我還不錯，我去把時運生找來，從他的口中探探狀況再說。」

玄小龍道：「朱叔，咱們這兒四條快船已裝滿了東西，便人員也分配妥當，不如由趙大叔與龍大叔把這四條船帶去高郵，與石敢當石大叔他們先會合在一起操練，我與朱叔去一趟南京。」

那趙起山的兒子趙大壯與龍虎的兒子龍上天二人足可以把船引到高郵湖上與那石敢當、黃忠、馬超人、尹大明、林能等會合了。

只不過，當趙起山聽玄小龍只帶朱光遠一人前去，他老人家心中一沉，道：「少幫主呀，便是目前咱們所有的人都去，也不夠呀，何況只你二人前去。」

龍虎道：「是呀，眼前咱們唯你少幫主馬首是瞻，怎好叫你一人前去冒險。」

玄小龍一聽，淡淡一笑，道：「二位大叔不用擔心，我自有主張。」

他對朱光遠又道：「着人快去把馬拉過來，備好了咱們連夜去南京。」

他的心中忽然一沉，有一種不祥之兆令他全身一哆嗦。

但玄小龍只是心中閃過一絲不快，他想到了他爹玄劫了，因爲他已幾個月沒有玄劫的消息了。

玄小龍心中明白，由於不停的改換地方，只怕是那傳遞消息的張發旺也很難見上一面。

他的心神不寧，也許正就是父子連心吧！

* * *

由無錫到南京，二百五十里快馬急趕也得一天半。

玄小龍與朱光遠二人並馬奔馳，第二天中午來到鎮江要打尖，就快走到街頭了，忽的前面一片紫竹林中傳來叱吒聲不斷，仔細看去，只見大白天人影幢幢在閃掠，十幾個漢子圍圈叫吼不休。

玄小龍看看朱光遠，道：「這是在幹什麼的？」

朱光遠道：「少幫主，咱們還有急事。」

他站立馬鞍上看了又看，道：「必是江湖門派互鬥，這種閒事，還是少管！」

玄小龍也以爲不必多事，他正欲撥轉馬首，忽的一道斜坡上站起一個老者來。

那老者的模樣令他心中一動，玄小龍對朱光遠道：「朱叔！」

朱光遠道：「少幫主，你發現什麼了？」

玄小龍已嘿嘿笑了！

「朱叔，我忘不了那老傢伙，那個用毒粉害我幾乎死在鎮江的老傢伙。」

朱光遠忙抬頭看去，忽的咬牙道：「個地頭蛇，那不是姓白的叫白不染的老傢伙嗎？」

玄小龍道：「是他，我一眼便認出來了。」

朱光遠道：「娘的老皮，他又率領他的徒子徒孫們在此害人了。」

玄小龍道：「他在鎮江開了一家西山武館，不少打手是他的孫子。」

他邊說邊下馬，抓了長劍對朱光遠，又道：「我過去瞧瞧，且看他們是同什麼人幹，如是雙方都是黑道的，我是不會插手的，你放心。」

朱光遠接過玄小龍馬韁繩，道：「少幫主，多加小心吶。」

玄小龍道：「你放心，那老兒除了毒物之外，他那幾手招式差遠了。」

繞過紫竹林的斜坡，玄小龍才看清紫竹林中央有個小小的圓場，這時候場中央席地坐了三個人，那是一個青年人用力抱住個受傷的老人，二人萎坐在地上，另有一個半百婦人，她却在二人身邊不停的遊走。

有幾株紫竹半彎向正中央，輕風吹來，竹子一彎一閃的還發出吱呀響聲。

那女人每走過一根彎竹，必用力的搬動三下，再看地上，十幾塊石頭放的方位也奇怪，那些石頭每一塊上百斤，必是久已放置在那兒了。

那婦人在竹林中不停的繞圈走，圈外面，十七個大漢舉刀在奔跑，他們噢噢叫，但無人往那婦人身前走。

玄小龍看得吃一驚，就在這時候，忽有一個大漢帶刀往婦人砍過去。

只見這婦人只把左袖往這殺來大漢的身上抖甩一下，那大漢就如同酒醉之人似的，歪歪斜斜的撞在竹身上，然後被彈飛出去，摔得一聲大叫。

「哎呀！」

忽聽斜坡上的白不染叱道：「不許你們隨便撞進去，需知中了妖婆的邪門手段，那是白挨……」

他指着竹林，又道：「咱們把他三人囚死在紫竹林中，老夫以爲他們挺不了多久了，兩天已過，他們不吃不喝，咱們自在呀，哈！」

他故意大聲笑，聽得人不知是何滋味。

竹林中的小圓場內，那女人似也疲憊了，但她仍然無法停下來稍作休息。

忽有個大漢奔向白不染，這人只一出現，剛過來的玄小龍已發現了。

這人不是西山武館的大教席叫艾沖的嗎？

那艾沖大聲對白不染似報告的道：「老爺子，快了，這婆娘天大的本事，她仍然是肉眼凡胎需吃人間烟火的凡人呀，她有多少精力再耗下去，快了，只需她無力作法，奶奶的，咱們就給他三人來個亂刀殺，殺完了就地掩埋，乾淨方便呀！」

「哈！」

白不染原是得意的大笑，忽然他不笑了！

白不染爲什麼不笑？那是因爲他發現有人往這面走過來了。

漸漸的，他「噫」了一聲，喃喃道：「見鬼了不是？」

艾沖急忙踮脚看過去，不由大駡，道：「他娘的老皮，是那小子來了。」

玄小龍滿面帶笑，他還伸手打招呼。

「嗨，原來是二位呀，多時不見身子骨又硬朗起來了。」

艾沖一個飛躍迎過來，他指着玄小龍來的方向，叱道：「去，去，去，爺們不惹你，爺們怕了你，怎麼樣，如今咱們不是同大龍幫攪和一起，咱們另案處理一件大事，與你無關，走！」

白不染不過來，但他的手中已暗自抓了一把毒物，只要玄小龍過來，他就出手。

玄小龍早發覺了。

這就叫，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玄小龍暗中提眞氣，如果他出手，他可以十招之內不換氣。

玄小龍哈哈一聲笑，道：「老兒，我可以不管，但我却很想知道，這是在幹什麼，爲什麼十多人把三個有氣無力的人圍住了，殺不殺的只叱喝，他們又是什麼人？」

「你他娘的問得太多了，別再陰魂不散了，滾吧，小王八蛋。」

玄小龍忽的面色一寒，道：「你駡我王八蛋？」

艾沖道：「你若立刻回頭走，王八蛋算我駡我自己。」

玄小龍冷笑，道：「我必需知道，你們這是在幹的什麼勾當。」

他心中熱熱的，也緊緊的，因爲他想到了師妹！

當他漸漸發覺竹林中那婦人繞着竹林走，自接近彎竹處必去用手搬動三次，他明白，這是在施法術求個自保，因爲一旦走出來，必被十多人亂刀殺。

玄小龍就是發現這一點，他才會聯想到師妹王彩雲。

王彩雲曾以石陣助過他。

王彩雲也曾用石陣助過「翻江龍」李俊。

玄小龍一旦心念及此，他是不會調頭而去的。

淡淡一笑，玄小龍拔出長劍來了。

艾沖怒叱：「你想幹什麼？」

玄小龍道：「我是不想亂殺人的，只不過有人如果想對我不敬，這個人準挨殺。」

艾沖大怒，吼道：「你又是什麼東西，你的口氣如此托大，你把爺們當什麼呀？當大烏龜呀，操！」

玄小龍道：「你出招吧！」

他拉開架式，逼艾沖出手，而且還冷冷的道：「咱們之間總是免不了一場厮殺，對不對？」

他這話，艾沖是聽不懂的。

玄小龍心中有決定，他在恢復大龍幫基業，而鎮江地方有大龍幫分舵，如今同鎮江地頭蛇們正面幹上，這以後再派人來就有麻煩。

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消除這個痲煩，所謂的一山難藏二虎，今天遇上最合適不過了。

玄小龍有此念頭，艾沖便高舉免戰牌也難了。

艾沖大怒，吼道：「你找我打架呀！」

玄小龍道：「你怕麼？」

艾沖道：「誰怕誰呀，只不過咱們的正事沒完成，還沒輪到同你幹呀！」

玄小龍道：「江湖上後到先來的實例太多了，你還是拔刀吧！」

艾沖已再難忍受的側頭對五丈遠處的白不染，道：「老爺子，這小子非要踢盤子呀！」

白不染高舉一手，他忽的往另一方向躍過去。

他在幹什麼？原來他又想用毒了，他舉手在測試上風頭，然後出手。

艾沖一見，他立刻拔刀狂斬而上，口中厲吼如虎：「我砍了你這小畜牲！」

「殺！」

玄小龍一聲大吼，長劍倏然筆直的點向敵人，然而劍走一半忽的上揚半尺，他的人已在一道刀芒中閃過。

身後面發出「轟！」聲，艾沖連喊叫的機會也沒有，因為玄小龍出手不留情，他出手就叫艾沖死，劍尖削過艾沖的喉管，把喉管切斷了。

當艾沖倒地的時候，有着嘟嘟流血聲，一股股的鮮血自艾沖的脖子上往外冒。

白不染便在這時候撲上來了。

他的人未到，一把毒物先到，這一回玄小龍早已口鼻封閉，他層層劍芒發自兩極似的直把個灰髮老人白不染殺得衣碎肢殘，肚破腸流的摔在一片乾草地上。

白不染那一聲嗥叫，直把遠處圍殺的十多大漢們也引得往這面奔來。

這十多名殺手奔到斜坡看，只見白不染早已死在地上，下肢正一拽一抽的顫動。

這位鎮江地頭霸「震三江」白不染死得慘，幾乎像是被人分了屍……

另一邊血泊中死了西山武館大當頭艾沖。

帶領他們的兩個頭兒都死了，有人一聲大吼：「兄弟們，為白老爺子報仇呀！」

「殺！」看上去是一擁而上。

玄小龍以為殺了兩個厲害的，其餘的人就會逃之夭夭了，不料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好像激起這批殺手的同仇敵愾之心，要拚命了。

玄小龍心中冷笑。

他以為，逃就逃了，一逃沒事了，他是不會再追殺的，不料十多個人無一逃走，他便想不通這些人是怎麼服貼這白老兒的。

玄小龍見這些人一擁而來，大吼一聲：「找死！」

只見他旋起漫天劍光流閃，挾帶着窒人的咻聲，直往來的人堆中殺去。

立刻間，噌噌噌噌之聲響起，當玄小龍自這十多人的中間衝出去的時候，他的身後面便傳來幾聲「噗通」聲，五個殺手已倒在地上了。

便在他二次仗劍反殺而回的時候，忽聽有人大聲吼叫：「不好了，是上一回那個小王八蛋呀！」

玄小龍的出現，那是在竹林深處，如今已有人認出他來了。

另一大漢急叫。

「收兵，收兵！」

只這麼兩句叫喊，尚餘的十二名殺手拔腿便往山坡另一面奔去，地上死人也不管了。

玄小龍果然沒追殺，他收劍，緩緩的走到紫竹林的那一片場地上，他嚇了一跳。

玄小龍發覺那兒的原來三人全躺在地上不動了。

玄小龍以為自己救晚了，立刻躍過去，也立刻覺得那地方一片霧茫茫，如同個大墳場。

玄小龍什麼也看不見了，不由得大聲喊叫：「喂，我來救你們了，你們人吶？」

玄小龍叫了兩三聲，聽起來好像空谷中有迴音。

就在他緩緩移動中，右足踝突然被人用手抓住，他低頭一看，才發現地上的人是那老婦人。

玄小龍忙低頭看，把身子蹲下來，道：「老大娘，我把要害你們的人殺跑了，你別怕了。」

那老婦人點頭笑笑，道：「我看到了，我很高興，你快把我抱起來，我為你開道，要不然你出不去的。」

玄小龍心中一動，立刻把長劍入鞘，雙手托抱起那位臉色已蒼白而全身却又冰冷汗濕的老婦人。

只見老婦人把手指向一支彎竹，玄小龍便抱住這婦人走近一棵彎竹。

老婦人在彎竹上取下一張黃裱紙，上面紅筆勾有圖，那婦人把圖小心取下收入懷中，放掉彎竹，只見怪事出現，竹子又筆直起來了。

於是，老婦人又指向另一彎竹，同樣的取下一張上面畫有彩圖案的黃裱紙來，那彎竹一鬆手便又直了。

圓場中一共有八株這樣的彎竹，當彎竹全都直起來的時候，這些竹林與往昔一個樣子而毫無異狀。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但玄小龍就不覺得奇怪，他在天山王子正門下就曾見識過。

這時候，老婦人開口呼叫了。

「逢秋，逢秋！」

那青年人抬頭，道：「姑姑，我爹又昏過去了。」

那婦人太累了，她的雙脚站不起來，玄小龍立刻大聲呼叫了。

「朱叔，朱叔快來！」

竹林外有了回聲，朱光遠匆匆拉馬過來了。

「少幫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玄小龍道：「趕快把老人抱扶馬背上。」

他問那餓得快斷氣青年人道：「你們住那裡？我送你們回家去。」

青年人指一指土坡後，他張口無聲音了。

一個人被困在竹林中兩天半未有吃喝，三個人這罪受大了。

玄小龍不知道這一切的後果多嚴重，玄小龍聽過艾沖的話，要活活餓死他們三個人。

玄小龍又把老婦人扶上另一馬背上，他叫朱光遠背起青年人，緩緩走出紫竹林，轉過土坡，果然有幾間紅色小屋，小院門已開，裡面好像有間佛堂，只不過另外幾間屋內早已亂七八糟，滿地盡是摔破的東西。

朱光遠看得咬牙切齒，大罵這批惡霸該死。

玄小龍發覺老婦人是累慘的，立刻扶到床上，玄小龍運起內功抵單掌，掌心按在老婦人的命門上，立刻間一股暖流衝向老婦人的四肢百骸，當那老婦人的七十二大穴有反應，她忽的開眼來，反手扣住玄小龍。

她的動作令玄小龍吃一驚。

「大娘，妳這是……」

不料老婦人就是不放手，而且抓得更緊，光景是怕玄小龍逃去似的。

玄小龍怔怔的，發覺老婦人在為他相面了。

老婦不但為玄小龍相面，而且還摸着玄小龍，她好像有一股難以壓抑的衝動要爆發出來了。

玄小龍再一次的用同樣的話，道：「大娘，妳這是……」

老大娘開口了。

「他還好嗎？他在什麼地方呀，他……為什麼多年未曾有他的消息了，他……」

她黯然的又道：「是不是歸壇了？」

歸壇也是去西方極樂的意思，玄小龍聽得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老婦人也許是累糊塗了，當然，她也餓糊塗了。

玄小龍低聲的道：「大娘，且先歇着，一時之間我二人不走開，先為你們弄些吃的喝的來，且等休息過來，妳老有什麼話，咱們再細說。」

老婦人這才重重的點點頭。

玄小龍扶着老婦人躺下來，他與朱光遠可也忙起來了，先是找到小灶房，由朱光遠動手先熬上一鍋粥，小菜也弄了兩三樣，匆匆的送到正屋內，他二人分別把吃的送到三人手中，那老者伸手無力氣，朱光遠只好一口一口的餵這老者吃。

青年人吃得多，匆匆三大碗下了肚，他的精神也來了，忽的坐起來，又走下地，但覺頭還是昏昏的。

青年人吃力的去找東西，朱光遠道：「兄弟，你別動，找什麼，你對我說。」

青年人指着一個小桌，道：「大叔，那桌內有內傷藥，我爹苦大了，內傷極重。」

朱光遠立刻自小桌內找出幾包藥送到床前，年輕人找出幾包，道：「溫水一大杯，大叔，痲煩你了。」

朱光遠立刻去弄溫開水，另一大床上，那老婦人又拉過玄小龍，這一回她十分親切的道：「快對我說，我師兄他如今還在嗎？」

一楞，玄小龍道：「師兄？妳……」

婦人拍拍玄小龍，道：「剛才你對那些人出劍又出掌，我一瞧就知道那是修羅神掌。」

她愉快的笑笑，又道：「當你又用內功助我恢復元氣的時候，那正是我師兄常用的，而你……」

玄小龍吃一驚，道：「夫人，難道妳還認識家師？」

那女人道：「你師父是不是王子正？」

玄小龍忙點頭。

那女人又道：「他……他還在……嗎？」說着，她已滿眶淚水欲流了。

玄小龍忙起身下拜，恭敬的施禮，道：「原來妳老人家是師姑呀，小子玄小龍給妳老叩頭了。」

原來這女人並非別人，乃「天山飛鷹」王子正的師妹，也是當年白蓮教中主力人物，她的名字叫劉圓圓，也正是太湖邊上寒山寺住持松竹大師的大妹子。

松竹大師俗家名字叫劉逢春，他們還有個兄弟叫劉逢秋，而劉逢秋一年前帶了一船貨去台灣，不料一去無消息，不知怎的，如今劉逢秋又出現了。（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三小懷疑看護小松母親之人是林琴所扮，回頭查察却已人去屋空，小松發現母親留下的字條，內容分明是正常人所寫，遂認為她之病已癒，這時洪門人已將三小包圍，又是緊要關頭，有一蒙面人以暗器協助他們脫險，洪門中地位頗高的廖天祥說出蒙面人身份，但蒙面人不出聲，此際又有一老婦幫他們解了危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喬裝闖重地　伴稱毀印信

小龍道：「她的手及臂上的肌膚，那像是五十左右的婦人？」

「對對！還是小龍哥仔細。」小松道：「她是誰？」

小龍道：「會不會是林琴？」

「她？」柳談和小松齊聲道：「又是她？」

「我不過是猜測罷了」

小松道：「對對！十成十是她，現在我想起來了，她剛才說話時雖然故作老聲偶爾還會聽出嫩聲來。」

柳談道：「二十來歲的人扮個五十左右的人竟能看不出來。」

「易容術是一種很特殊的技能。」小龍道：「更難的是使嫩音變老，使鄉音改變，這女人眞絕！」

小松道：「的確，她到底是敵是友？」

柳談道：「談不上是敵是友，只不過是因為她騙了我們的銀子，過意不去而出手相助罷了！」

小龍突然沉聲道：「快追！」

三人一起向那婦人所去的方向追出十來里路，自然是沒有追上，小龍道：「我們追得遲了些。」

小松道：「她若有意迴避，當時立刻追還是追不上。」

小龍道：「我有一種預感，這女人似乎並無惡意。」

柳談道：「沒有惡意怎麼可以劫走康夫人？」

小龍道：「她一定有她的理由。」

小松道：「她如果對我娘有惡意，應該不會協助我們的。」

小龍道：「放心！令堂是安全的。」

＊　＊　＊

柳談是個在家中躭不住的人，每到一個新地方就先上街走走。

小龍和小松在家，也許是為了使她不想她母親，自後面抱住了她，使她暫時忘憂，近來他們常常如此。

「小龍哥，你眞討厭。」

「我怎麼哩！」

「還不是手不老實。」

「第一次可是妳把我的手放在這肉球上的。」

「我不是抱怨你這個，那是我自願的。」

「為什麼自願？」

「小龍哥，我跟你出去時，只不過是嚮往外面的海闊天空，對你的印象還算不錯，出來以後，加上知道你就是大姨媽的獨生子，也是我的未婚夫，我才……」

小龍道：「就算是未婚夫吧，也不必……」

小松道：「小龍哥，你不知道我的心情？」

「我的確不知道。」

他的手伸入衣內，他們常常這樣溫存。

他喜歡撫弄這奇軟而又膩滑的乳房。

少女的乳房軟，滑之中還極具彈性。

軟！說不出的一種柔軟，小龍每次都不忍釋手。

而她也願意讓他撫弄，並非有什麼快感，而是感覺出他很喜歡她的乳房因而感到喜悅和驕傲。

他們從未有進一步的行動。

甚至小龍也沒有進一步的强烈反應。

這是一種情感的昇華，和對對方的一種尊重。

小龍道：「妳到底是什麼心情？」

小松倚在他的懷中，道：「我就怕你……不能與我長相廝守……所以我能給你的一點也不吝嗇……」

小龍摟緊了些，道：「小松，妳不該認這份親的。」

「我為什麼不認？我一開始就喜歡你了。」

「可是我可能活不了三年。」

「世上有幾對夫婦的熱度能維持三年？有幾對夫婦一生數十年的愛能濃縮到我們這三年的濃度？」

「的確太少了。」

「所以我說過，小龍哥，萬一你走了，我也不會戀棧留下。」

小龍摟得更緊了些。

「小龍哥，如果我現在就陪你睡，你會不會以為我是一個壞女人？」

「不會的，好壞我能分辨出來。」

「小龍哥，你需要嗎？」

小龍道：「不……不需要……」

「小龍哥，你說的不是眞話，你也需要。」

「妳怎麼會知道？」

「因為有幾次夜晚為你蓋被子，我發現……」

她的臉紅到耳根。

小龍大笑道：「怎麼樣？」

「像一根旗杆，好可怕！小龍哥，如你要……就告訴我，小龍哥，我很希望你快樂，你快樂我就快樂。」

小龍道：「小松，我不否認，有時會想……」

「想和我作那事還是想和別人？」

「我不是想和妳，會有誰？」

「那也不一定，你一生總不會只見過我一個女人吧？」

「女人見了很多個，但像妳這樣充滿了青春活力，渾身綿軟，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人就太少了。」

小松道：「小龍哥，你猜我為什麼不主動找你？」

「當然是難為情，女孩子都是這樣的。」

「不是，小龍哥。」

「不是？」

「是的，我也怕着，也怕別人閒話，只不過我把一切獻給未婚夫，就不怕蜚短流長了。」

「那妳是為什麼？」

「我怕你的身子受到耗損。」

「妳也懂這些？」

「是的，在錢府中長大，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多，一些男人在一起，十之八九會談論女人，或男女之事。」

「妳聽到有關男女之事很多？」

「有個『浪道人』，不知是出自哪一派，他精於『御婦之術』，有一次他在密室內和錢起交談，被我聽到。」

「妳敢聽？」

「最初不知道『浪道人』在說甚麼，後來漸漸地有點懂了。」

「妳不敢聽？」

「本來心頭猛跳，也以為他們很下流，可是『浪道人』似乎說這種交媾非但無損耗，還能採補陽(或採陽捕陰)，甚至還說了些怪異的事兒……」

「甚麼事？」

「剛生產的女人，在三天內陰部收縮，仍似處女。」

「這……有這回事兒？在目前來說，就是『括約肌』收縮術。但三天內恢復如處子一樣就玄了。」

小松道：「我雖然聽了不少，却不會使用那邪術，況且下次也不敢去偷聽，萬一被發現有多糟？」

小龍道：「妳信不信『房中術』？」

「聽『浪道人』之言，似乎他眞有兩套。」

「錢起跟他學？」

「而且十分認眞！甚至還在外面弄了個女人，以她作爐鼎練習。」

「爐鼎是『房中術』的術語，妳也知道？」

「是啊！就是聽『浪道人』說的，『浪道人』說，他一夜能御女二十個，而且每一個都能使她們達到高潮。」

小龍道：「他自己能控制不洩？」

「是的，他對錢起說過一句術語，叫甚麼『控、縱、送』，這是御女的三部曲，能嚴格遵守這三個字，就會百戰不疲。」

小龍也聽人說過這些，甚至比小松懂的還多。

只不過他從沒試圖找個女人實習一下。

幾乎任何人學了「房中術」，都會設法找女人驗証一下。

小龍道：「小松，妳剛才又說討厭我，又要和我睡，這是不是前

後矛盾了？妳說過這話對不？」

「對。」

「怎麼又討厭我了？」

「小龍，你現在兩手都捂在我的右乳上對不？」

「是啊！」

「仔細摸摸，是不是一個大一個略小些？」

「這……」小龍道：「不會吧！」

「仔細摸嘛！」

小龍甚至還交換雙手去撫摸，道：「小松，是不大一樣，一大一小，是不是原來就是如此的。」

「才不是哩！」

「那是怎麼回事？」

「你的右手摸我的右乳房，左手摸我的左乳房對不對？因爲你總是在我的身後伸手進入我的衣內。」

「對，一向如此。」

「通常一般人習慣用右手，少數的左撇子習慣用左手，你當然是用右手，習慣用那一隻手，那隻手就有力些。」

「對。」

「你大多數是雙手伸進去摸，偶爾只伸入一隻手，當然是伸右手，就算每次都是雙手齊摸，右乳房也會比左乳房大些的。因爲不知不覺之中，由於右乳房被撫摸的力量大，動作頻，自會比左邊的大些。」

小龍道：「我看看成不成？」

「去你的，柳談也快回來了！」小松道：「記住！以後要多摸摸這邊，使兩邊長得一樣大……」

小龍道：「以後改爲正面摸，那麼我的右手在妳的左乳房上，左手是在右乳房上，一段時間之後就平衡過來了。」

這工夫柳談在院中道：「甚麼平衡過來了？」

兩人立刻分開，小松道：「我們在研究『左右逢源』這一招武功。」

小龍道：「街上還好玩吧？」

柳談道：「我相信我又遇見了林琴！」

小松精神一振道：「在哪裡？」

「在一家酒樓走出來，我當時楞了一陣，再找人就不見了。」

「小柳，要是你的母親在她手中，你一定……」

柳談連連搖手道：「這可眞是天地良心，我目前正在想盡辦法討好妳，妳娘和我娘簡直沒有分別。」

小龍道：「這話我信。」

小松道：「我們快去找！」

「不必找了！我找了很久，幾乎走遍了此鎭，幾個客棧也問過，却沒有一男一女兩個人一起住店的。」

小松道：「兩個人？」

「是的，還有個白面無鬚的中年人，看來三十五六，四十不到，很文弱，也很儒雅，像個讀書人。」

小龍皺皺眉頭，道：「文弱？是不是有點像個女人？」

「這……」柳談想了一下，道：「對，是有點女人味！這麼一說，果然像個女扮男裝的人，走路就邁不開大步。」

小龍道：「小松，那位文士說不定就是令堂。」

小松道：「我娘女扮男裝和她在一起，是不是受制於她？」

「這當然不便臆測。」小龍道：「也許她們還在鎭上。」

柳談道：「可是三家客棧我都問過。」

小龍道：「也許你去問的時候她們還沒有入店，或者她們分別住入，不住一房。」

小松道：「我們再去問。」

「這會打草驚蛇的。」小龍道：「我以爲，起更以後，咱們分頭到三家客棧去探一下，我們三人都聽過林琴及令堂的本來口音，如她們在某家客棧，只要交談就可以聽出來。」

小松道：「小柳，你有沒有看出，那位中年文士的表情如何？比喻說他很自然或愉快，或者神色木然。」

柳談道：「我當時匆匆一瞥，只看到他的側影，因爲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林琴那女人身上。」

「當然！你不說我們也能想到，」小龍道：「林琴是個很不錯的姑娘，但這女人可不會太簡單。」

小松道：「這也是實話，我們忙是要幫的，只不過能不能幫上忙可就不敢說了，但我們會盡力而爲。」

柳談道：「那黑衣蒙面人被廖天祥認出，雖不說話，大致也可以看出是白總管，他爲甚麼不和我們聯絡？」

小龍道：「八成是怕人確定他就是白殿卿。」

小松道：「廖天祥都指名道姓說出來了呀！」

小龍道：「只不過他一直沒有承認，對方就不能確定是他。」

＊　＊　＊

一更過半，通常這光景很少有人上床就寢的。

這家迎賓客棧中的客人，也大多未眠。

最後的三間內的一房中，燈光全無，却有人低聲交談。

這可能是準備就寢吧！

也可能是怕別人注意而熄燈談話。

自己人在暗處，覬覦的人在明處，比較容易提防。

這工夫一個年輕的女人聲音道：「妳爲甚麼要這樣？」

一個中年女人聲音道：「一是爲了自身的安全，二來也是爲了一件昔年陰謀案的保密需要。」

「昔年發生了甚麼陰謀大案？」

「在目前，恕難奉告！」中年婦人道：「姑娘救我却又不讓我知道妳的身份，教我如何報答姑娘？」

年輕女人道：「妳有很多報答的方式。」

「請告訴我是哪些方式？」

「比喻說……」忽然沒有聲音了。

停了一會中年女人才「噢噢」連聲地道：「這方式似乎不妥，除了這方式，我可以用任何其他方式……」

年輕女人道：「除此方式之外，我不要其他任何方式報答。」

中年女人喟然道：「這太使我爲難了，妳對我有恩，但我却不便以我女兒的終身幸福作爲回報！」

年輕女人道：「妳也可以不必報答我！」

中年女人道：「要我欠恩不報，我會十分痛苦的。」

「夫人放心，我絕不會因妳未能答應此事而虎頭蛇尾，半途而廢而棄妳不管，我不是那種人。」

「我也能看出，姑娘不是那種人！」

「那也不見得……」此刻屋中突然傳來一聲慘嗥，伏在窗外偸聽的小龍大驚，立刻踩開門衝入屋中。

如由窗子進入，可能被敵人攻擊而不易閃避。

小龍入屋，雖然無燈，大致可以看出這外間無人。

然後他再進入內間。

在進入內間之前，總要有所提防，萬一敵人藏在內間施襲就很危險，因此，在進入內間前也躭擱了一段時間。

但內間也沒有人。

這兒一共三間，一明兩暗。

他看過另一間，也沒有人，亮起火摺子一看，地上也無血漬，小龍是個反應快的人，隱隱猜出又上了當。

剛才的兩個女人一個是林琴，那是年輕的一個。

中年婦人必是小松之母康夫人了。

只不知她們談了些什麼。

好像是康夫人要報答對方，對方可能是以「蟻語蜨音」說了些什麼，康夫人却不願以那方式報答她。

小龍立刻追出。

他不知道康夫人的身手如何，如果不比小松差，二人先走了一會，一定追不上了。剛才的慘嗥，八成是林琴發出的，可能她已知窗外有人偸聽。

她要造成窗外偸聽者的錯覺，以爲是康夫人慘呼。

這種慘呼通常是被人刺了一刀所發出的。

窗外的人入屋後必然各處搜一下，這工夫她們可以從容離去。

小龍在屋頂手打涼篷，四下打量一陣，看不到人影。

他知道，對方是個經驗豐富的人，絕不會竄房越脊。

只要順着街道奔掠，在屋頂上很難看到。

只不過小龍還是追出，至少他以爲，康夫人目前和林琴是一條心，如果她想見自己的女兒和他，她只要叫一聲就成了。

小龍遇上了小松，道：「有無所見？」

小松失望地搖搖頭，道：「小龍哥，你呢？」

小龍捏着她的肩胛，道：「一切都不必發愁。」

「小龍哥，莫非你看到我娘了？」

「是的，至少我聽到了令堂和林琴在黑暗的屋中交談。」

小松大喜道：「我娘還好吧？」

「當然，似乎她和林琴相處得很不錯。」

「這怎麼會呢？她是個大騙子呀！」

「那可能另有原因。總之，我敢保証，夫人平安無事。」

「小龍哥，照你所聽到的情形判斷，我娘是眞的好了？」

「這點不容置疑。」小龍道：「如果令堂的失心瘋仍未好，絕對說不出那些正常的話來。」

小松道：「她們都談了些什麼？」

小龍想了一下道：「好像令堂要報答她，對方說出一種報答方式，除此方式外，其他的都不接受，但令堂却說，除此方式外，任何方式她都答應。」

小松愕然道：「那到底是什麼方式？」

小龍道：「令堂說那方式對她的女兒不利，她不考慮。」

「就談了這些？」

「對，就在這時，黑暗的屋中發出一聲慘嗥。」

小松大驚道：「她向我娘下了手？」

「別急！那不過是她發現窗外有人偸聽的脫身之計而已。」

「又怎知我娘未遭毒手？」

小龍道：「這道理很簡單，以林琴的身手，要向令堂施襲，絕不會使妳娘發出慘嗥對不？」

小松道：「我娘也不是庸手，比我高明些。」

「這就對了，可見令堂還在配

合她不使我們找到她。」

這工夫柳談也出現了，攤攤手表示白忙了一場。

三小再返回那家客棧，搜過夫人和林琴的房間，什麼也沒留下，於是三人返回他們自己的客棧。

柳談聽了發生的一切，道：「原來是周瑜打黃蓋。」

小松道：「怎知不是林琴以什麼手法或藥物控制了我娘？我總以爲這個女人不是正里八經的女人！」

小龍道：「根據我聽到的片段對白，令堂很感激她的救助，所以才要報答她，而她自動說出了報答的方式。」

小松道：「由此推斷，我娘在那村中療養，似乎早已痊癒，却故作病得重的樣子，也許被林琴識破！」

小龍道：「如果是這樣，令堂爲何要感激她？」

柳談道：「小龍你的看法呢？」

小龍道：「我也是僅憑臆測，我以爲，八成那時敵人也看破令堂已癒而裝病，或者可以說是敵人先看穿正要下手救人或殺人，被林琴發現救了她！」

小松在想這件事的可能情形。

小龍又道：「也只有如此，令堂才會由衷地感激她而決定報恩，至於她不以某種方式報恩，似是怕傷害了妳。」

柳談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龍道：「這就只有康夫人和林琴知道了。」

小松欲言又止。

似乎她猜到了些什麼而又不願說出來。

* * *

三小以爲，林琴和康夫人仍在這一帶附近一里左右。

這一次猜得稍有出入，康夫人和林琴却去了一個地方，在百里以外。

她們所去的地方，如果要三小來猜，一定也猜不到。

她們去了錢府的一個接待站。

這要是被三小知道了，豈不會嚇一大跳？

接待她們的是個初自外地調回來的內八堂的人物「坐堂」馮大奎，在洪門中他算是第四號人物。

順序是「制皇」、「龍頭」、「副龍頭」、「坐堂」，職位是協助龍頭辦理全山事務，也等於是副龍頭的助手。

正因爲這位「坐堂」初來，不認識康夫人，把她們招待在上賓密室內侍茶。馮大奎一看二人端茶的手式(右手捏住茶碗邊，左手只有兩指捏住，另外三指伸出。)

這叫着「三滴水」，也叫着「三番了」。

幫會中人最初採詢或表示自己及對方的身份，往往是以茶杯的擺法、端法以及碗筷的放法來暗示。

對方注意了以後再「盤通」。

筷子如横放在自己面前，表示友善，一團和氣。

用湯匙不可在碗邊上刮動，也不可在碗中撈東西。

這叫着「撈湯灑油」，指哥們兒的油。

筷子、湯匙和碗一齊使用時，切忌把筷子架在盤與湯匙上，洪門的規矩，這叫着「架砲台」。

對方會以爲你要向對方「架樑子」。

如要提早離席，應把筷子放在空碗盤的左邊，但筷子頭絕對不能露出桌邊，長輩會叫你「請便」。

如果筷子頭露出桌面，人家會以爲你夜郎自大，光棍而必出頭了，總之，幫會的規矩太多太多了。

這時馮大奎抱拳道：「請問姊妹，梁山上有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座銀欖台，不知姐妹高陞哪把金交椅，哪座銀欖台？望你姊妹開金口，漏銀牙，申登起來，我兄弟也好稱呼！」

林琴也抱拳道：「我姊妹初入龍門，不知深淺，初上梁山，不知高低，多在寒舍，少在外遊，五陰六陽全不曉，三綱五常都不知，少讀詩書，不知周公之禮，我兄弟不方不圓，不週不全，望您老哥包涵。」

馮大奎神色更加恭敬起來。

這足以証明是幫中的人物，而且輩份不低。

爲甚麼洪門經常提到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條好漢？

因爲洪幫因襲了梁山泊的香規禮儀而釐訂律法。

洪門的組織共有三十六步半官位(俗稱三十六把金交椅)其職掌除了內八堂及外八堂，還有如：聖賢(洪幫關羽神位)，迎聖大典全由此職負責。

另有：恆候、披紅、插花、金鳳、紅旗、黑旗、藍旗、執法、青剛、巡風、巡山、鎮山、花冠、銀鳳、賢牌、白旗及八德等等……

林琴道：「『坐堂』大爺可知這位是甚麼人？」

她指指康夫人。

馮大奎這才仔細打量康夫人。

馮大奎這半天見她未發一言，全由林琴「盤通」，還以爲她是個剛入門的新貴人或者尚未入門。

這一打量，不由心頭一凜。

因爲他看出，這位中年婦人頗似龍頭錢起的堂客。

她們如果是姊妹，這身份就很高了。

馮大奎吶吶道：「這位莫非

是……」

林琴道：「是老爺子的三小姐錢佩蘭，嫁康杰，也可以稱之爲康夫人，因夫人佯裝失心瘋在外療養，被我發現制了她的經穴獻給錢老爺子。」

「姑娘……」

「我叫林琴。」

「在本會那個部門……」

「桂林分堂堂主。」

「林堂主有腰牌嗎？」

林琴道：「左手爲票，右手爲牌，合掌爲印，心爲憑，口爲號令，詩爲證……」這是隱語。因爲當時清廷緝捕雷厲風行，發給會員腰牌(又稱羅漢頭、八卦或票布，以後簡稱爲寶)記熟後多焚燬。

「寶」的制定和質料，最早是白、赤、黃綢。但有區分。

「紅旗」以上至「內八堂」均用綢。以下用布或紙。

「寶」的正面中間加蓋米色山堂正印。

文字用連綴法，以一句文字顛倒或多句相襯，使外人無法索解。背面塡記年月日。

至於「連語」、「詩語」和「襯語」以後再述。

馮大奎一聽林琴的對答，即深信不疑。

廣西桂林確有分堂。而馮大奎也是不久自黑龍江調回來的。

原來論輩份和職位，兩人在伯仲之間。

如今林琴建了大功，把裝病的三小姐逮了回來。

這件任務會內兄弟們四方出動數十人次都沒辦到，可以說他們都被三小姐矇住，以爲她眞的得了失心瘋。

林琴道：「請問『坐堂』大哥，『制皇』和『龍頭』大哥在會中嗎？我有要事想見見二位……」

馮大奎道：「是不是爲了三小姐的事？」

「不是，三小姐人已逮回，只跑了一個看守的黃玲，相信不久即可回籠。我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馮大奎道：「眞不巧，制皇、龍頭甚至『副龍頭』都不在家，但本人獲准代理山堂事務，對我說也成。」

林琴道：「那就好！不過在我說出這件大事之前，也想瞭解一件事。」

馮大奎道：「請姊妹問吧！」

林琴道：「最近小妹聽到傳言，昔年三小姐的丈夫『白衣劍客』沒死，也盛傳大小姐之夫龍玉也健在。」

「有這等事？」

「另外，還聽到一些傳言……」

馮大奎道：「姊妹請說，現在咱們都知道彼此同爲『湖海』(洪門)中人，這兒又是『古松』(秘密集會場所)，如姊妹還不敢信任，兄弟可以『抖海』(即發誓之意。)！」

林琴道：「言重了，請問，以前的『制皇』是老爺子、『龍頭』是龍玉、『副龍頭』是康杰對不？」

「這……」馮大奎忽然發覺這句話不便隨便出口。

林琴道：「如兄弟仍不敢信任，可以不說……」

馮大奎很爲難，如他不說，林琴剛剛透露的大秘密就不會說出來。

他略一思攷，決定透露一點。

這也是由於他身份超然，在洪門中名列第四，而洪門中人不下百萬人衆，這身份地位自然是十分顯赫的。

這種身份才知道會中某些大秘密。

他不說出來，林琴也不說，「制皇」和「龍頭」一回來，到手的一份功勞就拱手讓人了，於是決定說了。

馮大奎道：「昔年錢老爺子是『制皇』、『龍頭』不是錢起，而是龍玉，也就是錢老爺子的大女婿，『副龍頭』是三女婿康杰，不知爲何，兩人互相殘殺，皆受重傷，而負傷逃走，因會員自相殘殺，要受嚴厲懲罰的。」

林琴道：「他們自相殘殺總該有原因吧？」

馮大奎道：「據說是爭權，康杰不甘屈居副龍頭。」

林琴道：「傳說龍玉已死……」

馮大奎道：「是的，以後証明了這件事。」

林琴道：「那時錢起龍頭是否已入會？是甚麼職位？」

馮大奎道：「在龍、康正副龍頭未火併之前，錢起已與二小姐成婚，但也僅是『管堂』的職位。」

「也就是說，他比馮兄弟的職位還低？」

「是的。」馮大奎反問道：「姊妹的秘密是……」

林琴道：「如今已發現龍、康的後人，以『雞鳴八九號』爲暗語互相聯絡……」

馮大奎哂然道：「關於這件事上面已經知道了！」

林琴道：「當然還有。」

馮大奎道：「姊妹有話就不必吞吞吐吐了！」

「據說內八堂之內有一位是對方臥底的……」

「是哪一個？」

「這箇還沒有弄淸。」

就在這時，有人來報，說是「制皇」和「龍頭」都回來了。

馮大奎道：「兩位小坐，我還是要先通報『制皇』一下，看看他在何處接見兩位，去去就來！」

馮大奎一走，兩人立刻開始行動。

待錢老爺子和錢起在議事廳中要接見二女時，已經找不到人了。一問下面的人，說是去了中院。

中院是洪門最重要所在。

這兒有洪門秘密史資料、武功秘笈，以及洪門發生大事故之原始紀錄。

當然，這兒是戒備最嚴之處。

「我是龍頭夫人……」康夫人自然是冒充當今「龍頭」錢起的老婆，因爲姊妹兩人頗像，部下不能否認。

康夫人指指林琴，道：「這是桂林分堂堂主，回來述職。『制皇』有令，叫我們兩人來取些史料。」

看守的人當然都不是大人物，頭子爲八堂中人，其餘全是「巡風」以下人物，但沒有新手（新貴人）。

龍頭夫人的權力甚大。

也可以說，她有時說的話比「龍頭」還管用。

於是，三道關卡都放了行。

這兒是「洪樓」，但不是樓而是閣。

然而，要進此閣，須知開閣門的方法。

開的方法有二，一是用鑰匙，一是懂機關。

可是兩人既無鑰匙也不知機關如何開法。

因爲康夫人所知道的開啟之法是昔年龍康兩人沒火併之前的，如今已改變，無法開啟。

這是很糟的事，好在看守之人並沒看到。

「康夫人，如今時間緊迫，咱們立刻進去才行。」

康夫人錢佩蘭道：「左側有個通風口，勉强能進入，但出來要在內開正門或側門才能出來！」

於是兩人立刻來到了側門處，果然門上有一通氣孔。

其實這也算是個天窗。

二人都不是高頭大馬型的女人，勉强鑽了進去。

這個閣分三層，最下面的一層有會員名册、各種兵刄分類儲藏，第二層是秘密資料（也叫海底），法刀（小寶）、大印（翻天子）等存放之處。

二人匆匆翻搜史料，尤其是昔年龍玉當龍頭時的一些秘密史料，她們始終沒找到最珍貴秘密的史料。

就在這時，外面有了動靜。

二人發現已被包圍了。

「夫人，如今怎麼個去法？」

康夫人四下一打量，道：「妹子，機會不大。」

林琴道：「如今只有硬闖了，而且還要用點詐。」

康夫人道：「妹子，我聽妳的。」

林琴向外大聲道：「請『制皇』答話！」

錢起厲聲道：「妳算什麼東西？找康夫人答話。」

林琴道：「康夫人有失心瘋，語無倫次，說了等於白說！」

「妳放屁！再不出來，一旦攻進去……」

「不等你們攻進，這兒的重要資料就被炸爛，付之一炬了。」

外面果然不出聲了。

停了一會，馮大奎道：「妳們別咋唬，妳們身上沒有火器。」

林琴道：「你們是不是要試試看？」

錢起厲聲道：「妳要怎麼樣？」

「西北角處的撤走，讓我們離去，在我們離開之前，請龍頭夫人進來談幾句話，就是這樣。」

錢起道：「妳們有什麼資格要求這些？」

林琴道：「因爲『翻天子』（大印）和『小寶』（法刀）全在我們手中，我們隨時都可以毀了它。」

錢起大聲道：「妳作夢！」

這時忽然此閣的第三層上傳來了一個老女人的聲音，道：「不是作夢噢！你們的『制皇』不進來，請我們走還不走哩！」

外面的人一聽，怎麼又出來一個？

林琴和康夫人也一震，這老女人又是誰？

聽口氣似乎和她們站在一起。

林琴低聲道：「康夫人，妳認識剛才說話的老女人？」

康夫人搖搖頭。

林琴道：「她是何時進來的？」

康夫人道：「如果她的輕功高絕，不必經由通氣孔，可以直拔四五丈高，直達三層的欄杆處。」

林琴道：「這人的輕功也未免太高了。」

這工夫那老女人道：「錢大經，你進不進來？」

錢大經道：「請問尊駕何人？」

「你上來不就知道了？」

「如果錢某不上去呢？」

「所有的資料全付之一炬，此閣化爲灰燼。」

錢起道：「我不信！」

老女人道：「你不信是不是？」

「不錯。」

「好，你就站在此院正中央。」

「我爲什麼要站在院子中央？」

「只問你敢不敢？你是『龍頭』，應該豎立勇敢的典範。」

錢起果然走向院子中央。

他剛剛站定，閣上忽然掉下一個拇指大小的東西，到了錢起的頭子上，錢起急忙閃出一丈外且蹲下來。

但是，絕未想到，這東西好像

有兩片小翼。

錢起一移動，自然帶動空氣使之流動。

那東西立刻跟上。

錢起知道此理，再次儘量不帶動空氣，而且以「之」字型步法疾退一丈以外，這東西居然也以「之」字型逼了上來。

錢起大爲震驚。

武林中善使火器的人，只有一個「紅毛火神」金查禮，據說此人是來自波斯，對火藥本就內行，到了中國，又研成很多稀奇古怪的火器（暗器）。

可是，這不是男人，而是個老女人。

錢起突然向院外掠去。

這一次，因爲錢起出門急轉門外旁邊，這東西撞在門框上面炸開，「啪！」地一聲，火星迸濺。

錢起只受到輕傷，衣上有數處炸破，傷及皮膚。

以「龍頭」的身份來說，這是很尷尬的。

那女人道：「我說『龍頭』，你信了吧？」

這時錢大經道：「尊駕不敢說出姓名來歷？」

女人道：「敢與不敢，言之過早，你敢不敢上來一談？反正咱們二人一定有個敢，也有個不敢的。」

錢大經道：「妳敢下來嗎？」

「不敢！」

「原來尊駕也有不敢的！」

「錯了！老娘一下去，你們就會蜂湧而上，老娘就必須大量使用火器，老實說老娘不忍殺死一些小嘍囉。」

錢大經冷笑道：「那些小炮仗能有多大威力？」

「你要不要先見識見識？」

「也好！」

三樓上忽然射下個比兒拳略小的東西，樣子像個小西瓜，當然，錢大經不會用掌去劈。

只不過，他却不會像錢起一樣狼狽的閃避。

他只退了三步，以隻手輕輕虛空一托，那東西立刻退後四五步，但並未落地，可見上面的女人也在運功。

這是虛空御物的玄門功夫，看得洪門中人目瞪口呆。

就連錢起也做不到，但他並非一點也不行。

錢大經距這東西較近，那女人當然較遠。

距離遠的人即使功力稍强，影響也必然弱些。

然而，當此物退到兩人之間相等的位置時，此物被雙方的內力排擠壓抑之下，突然向一邊牆上撞去。

「轟」地一聲，地動山搖，一堵牆被炸了個大缺口，磚石飛射，落塵如雨，傳來一片驚呼聲。

錢大經並沒被炸傷，因他在那東西撞向牆時，他就運起護身罡氣，把磚屑石塊震了開去，但部下却傷了好幾個。

那女人「嘎嘎」大笑道：「錢大經，你看比炮仗的聲音大還是小？如果再來幾個大的能不能把此閣炸飛？」

錢大經氣得發抖，道：「與洪門爲敵，你太不智了。」

那女人道：「姓錢的你別唬我，我知道你的底細。」

錢大經道：「好吧！我上去見妳……」

一代大豪，洪門太上皇「制皇」居然被此人揪住了小辮子。

他的身子緩緩上昇，幾乎大多數人未見過這種輕功，他的身子搖擺，就像水中的蝌蚪頭擺尾搖一樣。

緩緩地，像在水中游動上了此閣第三層。

輕功只貴在輕柔，有時慢比快難練。

比喻說把身子如箭射出容易，如風箏般冉冉飄落則難，而且在空中停留愈久就愈可貴。

那女人顯然已在閣內，道：「好俊的輕功。」

錢大經開啓閣門，進入閣中。

儘管他目前一個人還沒看到，却冷冷地道：「這兒有四個人，二層有兩個人，何不現身相見？」

那女人道：「錢大經，你爲什麼六親不認？」

錢大經道：「此話有何根據？」

那女人道：「第一，你的大女婿龍玉失踪，你沒派人去找尋，也有人說他已經死了，你若心中有他，在此處設神位才對。」

錢大經道：「他們二人自相殘殺，已犯了本門甲等刑法。」

「甲等形法？還有乙等和丙等了？」

「當然，甲等是斬頭死刑（又名丟全統、劈堂或下灰），乙等就是『三刀六眼』及自己掘坑自己跳，丙等是打紅棍。」

「如果你錢大經也犯了法，該用那種刑法？」

「廢話少說，錢某已經上來了，妳有何話說？」

「我想請你喝酒。」

「錢某謝了！」

「我是非請不可……」突然自樑上射來兩道水箭，錢大經知道是甚麼而急閃！

但這水箭以一股奇速，眨眼射到。

錢大經急閃，但因這第二層閣上比較狹小，有些櫥櫃及傢俱被移

動過，也不是原先的位置。

錢大經已不如以前那麼熟悉了。

所以閃的位置並不妥當，而且閃出的距離也不遠。

因此，那股水箭在他身邊的傢俱上濺開，仍然濺了他一頭一臉，他立刻嗅出這是尿而不是水。

女人的尿弄了一頭一臉，這有多倒楣？

錢大經氣得跳脚。

那女人道：「老錢，酒是好酒，而且是陳年的，當然是越陳越香，要請你吃喝，不可能小器。」

「妳這個下三濫女人還不給我下來……」

女人道：「我當然要下去，如果妳並不欣賞老酒，而喜歡『綠螘新醅酒』，這兒也有。」

這工夫一個少年人道：「對，你要白干還是黃酒，只要你叫出名來，我們馬上大量供應！」

一個老女人自樑上落了下來。

由於閣內無燈火，又是二更過後，星月無光，僅憑院中的燈光，而且燈光又暗，是不夠的，所以閣中視野不清。

錢大經隱隱看出，為首的是個五十左右一頭亂髮的女人。

這老女人身後有三個年輕人。

錢大經看出那小姑娘正是他的外孫女小松。

這一肚子火可大了。

他以為是自己的晚輩引狼入室，使他受辱，「小松，妳這畜牲，外公那麼疼妳，妳却串通外人整我。」

小松不出聲，躲在小龍身後。

柳談道：「你問問自己，夠資格作她的長輩嗎？」

老女人道：「閑話少說，錢大經，我們要走了，請你親自送我們一程，我們出了此鎮，再偏勞你的尊腿走回來。」

錢大經道：「錢某就放你們一馬，但要搜搜身，先小人後君子。」

老女人道：「怎麼？把我們當小偷啊！」

錢大經道：「你們已經是小偷了！小松，妳還不站過來？」

小松道：「外公，我不想留下，還要到外面去。」

錢大經道：「你們四人加上二層上兩個女人，誰是『雞鳴九號或八號』？」這工夫二層上的兩個女人也上來了！

這工夫老女人伸長脖子「咯咯咯……」叫了一聲。

她大聲道：「這是雞鳴九號。」

她又伸長脖子「咯咯咯——」叫了一聲道：「這是八號。」

柳談「嗤」地笑了起來。

這工夫小松投入母親懷中，小龍又上前見禮，低聲說話，錢大經道：「哪一個是龍玉的兒子？」

小龍：「我就是。」

錢大經道：「聽說你身有絕症，外公十分難過，龍玉聽說已歿，只有你這一脈香烟……」最後已是語不成聲了。

小龍不出聲。

錢大經又道：「我不斷派人找你和你母親，却一直找不到，如今天可憐見咱們祖孫遇上了！你一定要留下來，外公這兒有武林一流的大夫……」

小龍仍不出聲。

那女人道：「錢大經，人家不出聲，就表示不認這份親，好意心領了。」

錢大經的目光落在康夫人身上，道：「佩蘭妳……妳也和爹作對嗎？爹這把子年紀了，還能活幾年？」

三小姐錢佩蘭低頭道：「我有苦衷，您也有苦衷。」

「爹有甚麼苦衷？」

「不說也罷！要不我怎麼會失心瘋迄今？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是裝病的。」

錢大經道：「這麼說，妳也在和爹作對了？」

錢佩蘭道：「作不作對，錯不在我而在你！」

錢大經的目光又落在林琴身上道：「妳到底是誰？」

林琴道：「你目前不可能知道，有一天一定會知道。」

錢大經道：「妳怎麼會知道本會中這麼多的秘密？」

林琴道：「幫會中的秘密再嚴謹，還是會洩出的，因為人手太多，總不免有些良莠不齊的……」

錢大經道：「放你們走是可以的，把東西留下。」

那女人道：「你把我們當作了闖空門的？」

「有所謂賊不走空，你們身上一定有東西。」

「甚麼東西？」

「秘密文件和印信。」

那女人道：「那塊豆腐干(印信)對我們根本無用。至於甚麼秘密史料，老實說，清廷的人有興趣，我們却無。當然，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們也不會保留下來，早就燬了。」

錢大經也相信這一點。

這些人絕不會要他們反清復明的組織規範、全國各省的組織單位地點、主持人姓名及身手等等。只是這些人混入閣中，必有所圖。

錢大經似乎知道他們來此的動機。

只要他們在某一方面得不到資料，錢大經就不怕。

（未完・四）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